
武俠世界
第36年
44
$18.00

編者話

今刋南宮宇先生所著的巨型小說「血濺寶盒」。乃差當完和尚——每個泰國男人必須履行的義務，便在老同學魯特的引薦下去沙特阿拉伯皇宮做工，無意中發現了寶盒，在億萬美元誘惑下，他已渾忘了老和尚的叮囑和當地的戒律。寶盒運到泰國，因尋找大買家……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故事，充分反映了人類的貪婪，在金錢的誘惑下，能做到不爲所動者眞是難如登天，可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乃至理名言也，欲知貪字的背後是如何的結局？請閱本文。

*　　*　　*

今刋霍去病先生撰著的「虎嘯來如風」續集「寒夜屠龍」。霍去病先生所著的故事幽默、風趣，頗受廣大讀友擁戴，再獻上新故事以饗讀友。

鐵石心先生撰著的短篇「蕩魔傘」在本期刋出，故事內容引人入勝，眞是好文章，請欣賞。

*　　*　　*

下期將刋蕭玉寒先生繼「飛龍在天」之完結篇「龍飛鳳舞」巨型小說。

*　　*　　*

84.3.10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4期
（總號185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盜寶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血濺寶盒



橫財天降 疑幻疑真

乃差剛滿十八歲，並且完成了每個泰國男人都要做的事情——當和尚。

在這六個月的和尚生涯之中，他感到厭煩極了，除了每天要吃一大砵豬餿般的食物之外，還要朝念早課，晚念晚課，令他不勝厭煩。

沒有辦法，那是每一個泰國男人都要履行的義務，因此，當他完成了整個和尚生涯，他發狂般地奔出了寺院。

他並沒有回家。

他跑到當地一間酒吧，呼嚕呼嚕的喝了兩大瓶啤酒，似乎想用啤酒冲去他多月來的煩悶。

他因為這樣狂飲，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什麼，但當他離開了酒吧，行不及兩步，人已倒了下來。

他躺了不知多久。

當他醒來的時候，只見四周黑濛濛的一片，看看手錶，已是翌日的早晨五時半。

他想起昨天早晨這個時候，他還要出外接受布施，還要沿門托砵，而今是一切自由了。

他想起來了，但感到頭痛欲裂。

他再躺在地上休息了一會，又睜開了眼睛，想站起來，當他仰頭之時，他看見了一個和尚。

那是一個年老的和尚。

年老的和尚道：「年輕人，你快起來吧！」

一時之間，乃差還分不清自己是否仍然是和尚，也許他已習慣了受寺中老和尚的吩咐，他霍的站了起來。

老和尚道：「年輕人，你臉泛紅光，在不久的將來，你會離開這地方，但會去一個極少人的地方，在那裏你會得到你平生夢想的東西，不過，在你的紅光週圍，有着一些黑氣。」

「黑氣？這表示什麼？」乃差追問，他知道佛寺之中，有很多奇人異士，雖然，他過去並沒有遇到，想不到這一次醉倒甦醒之後，却能遇上了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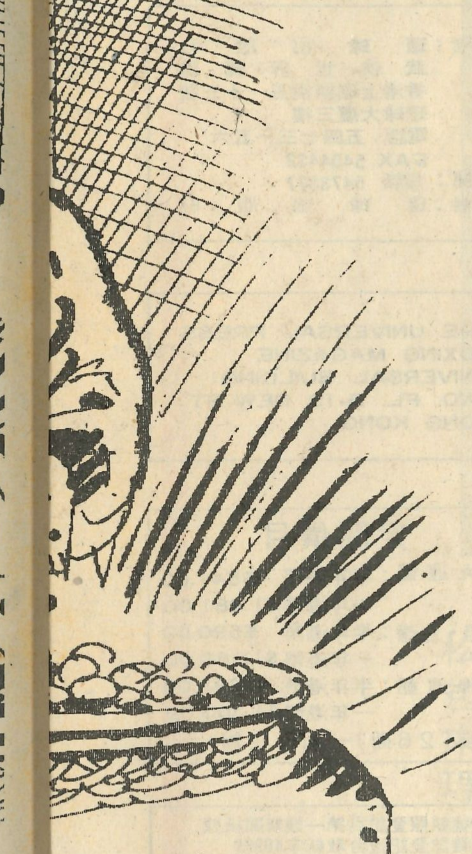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你紅光中泛着黑氣，黑氣並不十分明顯，不過，我可以肯定，那一定是黑氣。」

「我只想知道黑氣表示什麼？」

「我只知道黑氣的出現是代表不祥的事情。」

「不祥的事情？究竟有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

那老和尚並沒有回答他，並且轉身要離去。



乃差一手拉着和尚追問道：「告訴我，快告訴我。」

和尚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也許這是天機，我沒有能力知道，我只能奉勸你一句話，切勿離開本地，否則……」

乃差道：「離開本地？我怎會離開本地出國。」

和尚續道：「如果真的離開了本地，切戒貪念，否則你將會……」

乃差沒有興趣聽下去，因為他是一個剛剛當完和尚的人，兩袖清風，不要說是離開本國，單是要離開本市也不行，因為他沒有錢。

乃差回到家裏，倒頭又睡了一日，他的父母都要工作，當他們下班回來，見乃差已回來，他的父親並沒有什麼表示，母親却弄了一頓較為豐富的晚餐給他吃。

在吃晚飯的時候，父親道：「你有什麼打算？」

乃差道：「沒有。」

「你已成年，而且當過和尚，已是大人，你要尋找你自己的生活。」

母親道：「休息一兩天才再說吧！」

乃差道：「我一定會找工作。」

父親道：「現在外面經濟很差，能找份好工作不易，如果你找不到，不妨……」

乃差立時接口道：「不用，不用，我不會做你那種工作的。」

「清潔有什麼不好？」原來乃差的父親是一個清潔工人。

乃差道：「不好的地方太多了，工時又長，工錢却又不多。」

父親有點怒意道：「如果我不是做這份工，怎能養到你這麼大？」

母親見他們父子你一言我一語，她深知他們都是火爆的性格，因此便插口道：「乃差，你好好去找工作，當然，我們也希望你不當清潔工人，找到一份好工作。」

乃差道：「我一定不會當清潔工人。」

「你大言不慚，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不要來懇求我，你求我我也不會為你找。」父親說完離開了餐桌。

母親道：「乃差，你慢慢找。」雖然，她是這樣安慰兒子，但其實她也知道，乃差有什麼本領找一份好的工作？他學歷不高，也沒有什麼手藝，最多還是做個採椰子的工人。

這一頓本來是迎接乃差當完和尚回來的晚飯，却弄成了不歡而散。

乃差下定決心，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

可是，下定決心並不是一定有用的，乃差找了一個月，半份工也沒有找着。

他有點心灰意冷，很多時候，很晚才入睡，到了翌日，日上三竿

還不起來，這樣他更加沒有機會找到工作。

父親少不免罵了他幾句：「看你的樣子，連清潔工作也不能找到。」

乃差被父親看低，激發了他的鬥志。

他忽然想起那個老和尚的話：「你臉泛紅光。」

紅光，當然是好的氣色，有了好的氣色，怎會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

於是，他立下決心，再往城中去找。

他走了一整天，仍然沒有什麼結果，心裏又浮現了父親那個看不起自己的樣子，可是，自己的確又沒有什麼本領，一時之間，感到非常鬱悶。

他不經不覺來到一間酒吧，這種本地酒吧的設備十分簡陋。

乃差要了一杯啤酒，把身上僅餘的幾十銖也用了。

當他喝了一口，卻聽到有人叫他：「乃差！」

乃差回過頭來，卻看到一個滿臉鬍子的人，在泰國留鬍子的人並不多，乃差印象中也沒有這一個朋友。

「乃差！」那人又再多叫一聲。

乃差不知怎樣回答他，附近又沒有其他人，看來他一定是認錯了人。

不過，那滿臉鬍子的人依然走近，道：「乃差，你不認得我了？」

乃差搖了搖頭。

「我是魯特！」

「魯特？」乃差雖然唸起那個名字，不過，他仍然無法把眼前這個人跟魯特這個名字聯成一起，因爲魯特以前是一個瘦小子，而且臉白白，但而今卻是于思滿臉。

「我正是那個魯特，記得我們在小學讀書之時，常常打架？」

「你眞是魯特？」

「當然是，如假包換。」

「不過……」

「不過，我變得高大些，人也胖些，鬍鬚也多些。」

「是你，果然是你！來，叫杯酒喝！」

乃差立刻招來侍者，爲他叫了一杯啤酒，當啤酒送來的時候，他摸摸口袋，才記起自己最後的幾十銖也花在自己的啤酒上，那還有餘錢？

他感到有些尷尬。

不過，魯特非常機靈，一眼看到他臉上稍爲變色，便自己伸手入袋，拿錢出來結賬。

魯特出手很豪爽，不單找了啤酒的錢，還給了幾十銖作爲貼士。

「在這些地方不用……」乃差道。

「啊！幾十銖，沒有什麼關係。」

看來這位老友魯特，混得不錯。

「這幾年完全沒有見過你，你去了那裏？」乃差好奇地問道。

「去了外國。」

「去了那裏？美國？」

「不，一處比美國更容易發財的地方。」

「發財？」

魯特道：「也並不是什麼大發財，不過，找三兩餐飯吃，也不成什麼問題。」他說話之時態度從容，看來並不是假話。

「你做那一行？」

「裝修。」

「裝修？在什麼地方？」

「在沙地阿拉伯。」魯特道。

「在中東的沙地阿拉伯，那裏有很多石油出產？」

「對，就是在那裏。」

「那裏是沙漠地帶，那有什麼好裝修？」

魯特笑了起來，並且一口把啤酒飲盡，他又再招手，叫了侍者來，道：「兩杯啤酒，還要一些熱辣的鷄翼。」

乃差沒有作聲，因爲他自己袋裏沒錢。

不一會，侍者捧了兩杯啤酒來，並有一碟下酒的辣鷄翼，香氣惹人垂涎。

魯特大方地付了賬，並道：「我們飲勝，飲完再叫。」

乃差喝了一口酒，道：「魯特，究竟在沙漠內有什麼好裝修，難道那些帳幕也要裝修？」

魯特笑了起來，道：「你還以爲沙地阿拉伯完全是沙漠？你錯了，那裏早已建立了很多大城市，有冷氣，有冷熱水供應。」

「什麼？」乃差想也沒有想到，沙漠之中竟會如此。

「其實那些地方比泰國曼谷還要繁盛，那些酋長，人人都賺了大錢，他們早已不住帳幕，而是住皇宮了。」

「皇宮？天方夜譚中的皇宮？」

「也差不多，不過，更加現代化。」

乃差道：「那麼，你便是去裝修皇宮？」

「正是。」

「那麼你眞的發大財了。」

「也不，我只是個小小的判頭，我這一次回來，也是找一些工人去做工。」

「去沙地？」

「當然是。」

乃差沒有作聲。

「咦，你有興趣嗎？」魯特問。

乃差有點囁嚅地道：「有，不過，我並不是學裝修的，我想去也沒有用。」

「不用什麼專長，只要你邊學邊做，那便可以。」

「我也可以？」

「當然可以，至低限度，你也懂得釘釘子，鋸木板，上螺絲？」

「這些我懂。」

「那便可以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不過，那地方工作十分沉悶，但有一個補償。」

「什麼補償？」

「人工不錯。」

「有多少？」

「大約有一千。」

「一千銖？」

「不，是美金一千。」

天，對乃差來說，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他仍然有點懷疑地道：「你在開玩笑？」

「不。」魯特嚴肅地道：「我現在正在找尋工人去工作，你有興趣嗎？」

「我？」他似乎一時之間並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有資格賺取這麼多的金錢，他有點茫然道：「我？我什麼也不懂！」

「我早已說過，你懂釘釘子，上螺絲或者鋸一下木，便可以了。」

「我當然想去。」乃差道。

「那麼，你便決定去吧！你當了和尚沒有？」

乃差道：「剛剛當過了。」

「那好極，當你做了一兩年工作回來，你不單可以在鄉下建一間屋，還可以娶一個老婆。」

對於一個普通的泰國人來說，那根本是一個完美的夢想，乃差聽了，十分高興。

魯特道：「如果你仍有什麼懷疑，或者有些什麼想不開的，你可以跟你父母商量一下，然後再來找我。」他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張卡片，遞了給乃差。

乃差接了過來，看到上面有英文，也有泰文，還有那些彎彎曲曲的文字，相信是阿拉伯文，那是一間大機構，因爲卡片上電話也有幾個。

乃差道：「我怎樣找你？」

「你打這一個電話。」魯特指了其中一個電話，又道：「你要快快下決定，因爲我要爲你辦手續，而且我也決定了下月起行。」

「好，我很快便通知你。」

「不過，我仍有一個忠告，到沙地亞拉伯工作是非常悶的，他們那裏不准飲酒，大熱天時，你想要這麼的一杯啤酒，在那裏，比登天還難。」

乃差喜歡喝啤酒，但沒得喝，對他來說，也不是一個什麼問題。

魯特又道：「還有，那地方你幾乎見不到女人。」

「沒有女人？」

「不，那些女人，全部密密實實的包裹着，連臉也是蒙上的，見到女人也等如見不到女人。」魯特笑了起來。

乃差還年輕，對這也不成什麼問題。

魯特又道：「那裏還有很多禁忌，例如，不能偷東西，如果被發現，扭上法庭，被定了罪，可能是判斬手的，用左手偷，斬左手，用右手偷，斬右手！」

乃差聽了，伸伸了舌頭。

魯特道：「還有，偷喝酒的，會判坐監，與女人有關的罪，更是十分嚴厲。」

乃差道：「我要去做工的話，我不會犯這些。」

魯特道：「我還有其他招募人手的工作要做，你好好享受一下這些啤酒，明天給我一個回覆。」

乃差看着魯特離開，自己再在酒吧坐了一會，懷着十分興奮的心情回家。

他的母親見他有點面紅紅，還帶酒氣回家，便道：「你沒有去找工作，只顧喝酒？」

乃差道：「工作是找到了，不過，不知你准不准我去做？」

他的父親從屋內傳來聲音，道：「有工怎會不讓你去做？」

乃差道：「要去外國的。」

「外國？」父母兩人異口同聲地道。

乃差並沒有加以解釋。

他的父親有點揶揄地道：「你有什麼本領往外國工作？你在這裏也找不到一口好飯吃。」

乃差有些憤怒，因爲他實在不喜歡父親說話的語氣，而且永遠看不起他。

母親道：「誰找你往外國？往那裏？做些什麼工作？快告訴我。」

乃差仍不出聲。

母親道：「你父親總是這樣的，他心情不好，你不用理會他。」

乃差道：「我今天碰見一個舊同學魯特。」

「以前那個瘦小的魯特？」

「是的，你還記得？」

「當然記得，那時候，他常常來我們家吃飯的。」

「他現在做了一個判頭。」

「判頭？做什麼的？」

「裝修，而且在外國做。」

父親在裏面，其實一直聽着他們的對話，這時又插口道：「那有什麼特別，不外做粗工、泥水、木工。」

乃差道：「他已經不用動手動腳去做，他回來招募人去做，他也

叫我去。」

「你懂裝修？」母親問。

「他說可以邊做邊學。」

他的父親道：「人家請你去，等你去學？他要帶你去什麼地方工作？」

「沙地阿拉伯！」

兩人聽了，都呆了一陣。

母親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中東。」

「中東？」是父親的聲音：「前年打仗那地方？據說現在還有一些火頭未撲熄，而且到處佈滿了地雷，怪不得他要叫你去，讓你去送死。」

「爸，沙地阿拉伯並不是以前打仗的地方，那裏是出產石油，十分富有。」

母親道：「有多少人工？」

「一千。」

「離鄉別井，也只是一千銖？」

父親道：「夠你自己花差不多。」他的語氣仍然充滿了嘲諷。

乃差知道父親一直認爲自己沒有出息，有點氣憤地道：「是一千！」

父親道：「千萬不要被人騙了去，他把你當成豬仔一樣出賣，到了中東，可能成爲他們的奴隸。」

乃差道：「是一千美金！」

父母親都立時沉默起來，他們沉默並非聽不到，而是出乎意料之外。

母親道：「每個月一千美金？」

乃差大聲地道：「是的，一千美金。」

父親似乎眞的聽清楚，語調已有了一些改變，道：「一千美金又可以去做。」

乃差幾乎是笑了出來，道：「那麼不怕他們賣我豬仔，運去中東當奴隸？」

父親道：「魯特是你的舊同學，相信也不會，而且，中東那麼多人，也用不着來泰國找奴隸。」

乃差道：「我想過了，還是不去。」

「爲什麼？」父親從屋內傳出他提高了八度的聲音。

「離鄉別井，有什麼好？」

「一千美金，離鄉別井算得上什麼？」父親道。

乃差笑看母親，母親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們都笑父親是見錢開眼的人。

兩人沒有作聲。

乃差的父親走入廚房，道：「你不去？」

乃差道：「我要仔細考慮，如果去的話，做一兩年，有一萬美金的話。」

「那時，我們可以建新屋子，甚至可以裝上一部冷氣。」

乃差哼了一聲回到客廳，那個所謂客廳，其實也只是吃飯的地方，十分狹窄。

父親道：「我早已看出你這人沒有出息，有機會也不去好好把握，眞是……」

乃差聽在耳裏，非常憤怒，自忖道：「我不單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而且要賺大錢回來。」

可是，入夜之後，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那次，他醉倒街頭，醒來之時，看見那個老和尚，他曾經告誡過自己，千萬不要離開家園。

那時，他嗤之以鼻，因爲自己從來沒想過出國，也沒有機會出國。

但人生有時是預料不到的，他竟然有機會出國，而且會賺大錢回來。

乃差不斷地想：「究竟去不去？老和尚的話，是否有根據？出門有大禍？我會有什麼大禍？」

他不斷地思索着。

當他想到，自己可以賺了美金回來，建一間新的房屋，對看不起自己的父親還以顏色，他似乎再沒有其他顧慮。

他終於下了決心，很快便入了夢鄉。

＊　＊　＊

乃差隨着魯特，還有幾個同年紀的伙伴一同來到沙地阿拉伯，目的地是首都的皇宮。

乃差從電視和書本上也看過沙地阿拉伯，但千萬也想不到這地方竟是如此的現代化。

同行的六個工人，其中一個與乃差相當投契，他的名字叫察查。

察查比乃差還年輕一歲，人却十分率直，他自小在職業學校學過木工，而且對木工十分有天份，乃差因對裝修工作並不十分在行，很多時候要倚靠他，因此，兩人成爲了好朋友。

魯特分派了他們工作。

其實，這座阿拉伯皇宮，早已裝修好，只是還有一些輕微的地方，需要修葺一下，所以並不需要什麼眞正的專業人士做。

乃差與察查被派往一間皇宮的內室，把已油好金漆的皇宮牆壁再添上金油，尤其是在牆脚的地方，有很多微小的孔，需要他們補好，然後掃上金漆。

這些工作其實十分簡單，却要有耐性。

察查十分勤力，但乃差做了一個月後，已是非常厭倦，時常去找魯特，希望可以調派他做其他的工作。

在這七個工人當中，乃差可算是最「醒目」的一個，其他六個，包括察查，他們除了有一些裝修本領，其他什麼也不懂，加上魯特念

在過去一段友誼，也答應乃差，有機會派他做其他工作。

可是，答應歸答應，但一直沒有甚麼行動。

察查一直十分努力工作。

乃差看着他油金漆，便問道：「察查，你究竟悶不悶？」

「悶，當然悶！」

「但你爲什麼仍這麼專心致意的油漆？」

「爲什麼不專心？」

「我就是不明白你。」

察查道：「我油的並不是牆壁。」

「是什麼？」

「是一張一張的美金。」

乃差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什麼，你在油美金？」

「是的，我把這片牆視作一張一張的美金，當我油好了全部，這些都變成我的美金，我不專心去油，怎麼可以？」

「我却不耐煩。」乃差道。

「你試試我的辦法。」

「以前，我也像你這樣想，不過，做了這三個月，實在難捱，什麼也見不到，只是這一片牆。」

「看着這些所謂美金，已足夠。」

「其實這裏是個皇宮，應該有很多東西看。」

「裝修未完，那些亞拉伯皇族還沒有入住，這個皇宮實在很大。」

「有沒有興趣到處走走？」

「魯特已告誡過我們，千萬不要亂走，如果闖入了皇族的地方，有可能殺頭。」

「用不着那麼緊張，這地方那麼大，怎會遇到皇族？而且這一邊還沒有裝修完，那裏有人？」他頓了一頓，看看察查的眼神，知道他也有這一個慾望。

「不要再油了，去看看。」

雖然察查安於工作，但是他也是年輕人的心性，而且工作實在沉悶，他放下了油掃，跟着乃差走出了這房間，慢慢的向前走。

他們一直走過了很多房間，每一間的佈置不同，有些已經完工，有些還沒有開始，他們間中也遇到一些人，那是阿拉伯本土的工人。

他們不敢與那些人見面，一遇到有人，便躲在一邊，幸好那地方很大，很容易躲藏，因此，他們一直沒有出事，而且感到十分有趣。

走了一會，察查有些害怕，道：「回去吧！我害怕再多走一會，會迷了路，不知怎樣回去那便麻煩了。」

乃差也沒有堅持己意，回到了他們工作的地方。

可是，這種間歇式的偷懶方法，已漸漸成了他們單調生活的一種調劑。

有些時候，察查不願去，乃差自己仍然在宮中四處逛，有時，他不單在這邊正在裝修的皇宮四處看，而且還到另一邊去。

另一邊是另一個世界。

那裏有很多女人，每一個女人都用黑紗蒙頭，看不到她們的臉孔，却可以嗅到她們身上發出的幽香，她們有時幾個聚在一起，有時又有些單獨一個，坐着發愁。

一直以來，乃差也沒有被人發覺，他自己反覺得，好像變成了一隻阿拉伯皇宮老鼠一般，四處走動，四處觀看，但在他這寂寞的生涯之中，却找到一些樂趣。

察查是個膽小怕事的小子，他只知道工作，間中跟乃差往某些地方看看，但行不了幾步，又縮回去，他一直擔心在這皇宮中迷了路。

他的擔心有點可笑，但事實上是會發生的，因爲這皇宮非常大，建築又沒有什麼規限，有時眞像走進迷宮，一時之間，難以回到原處。

乃差膽子較大，有一次，他又往另一邊去看。

這一次，不再看到許多女人，而是很多男人。

那些男人身穿軍服，頭上也有帶頭巾，却不見蒙面，而是披散下來，通常的軍人都是戴上軍帽，而他們不是，看來有些古怪。

不過，他們手上都拿了槍，並不是一般守衛用的長槍，而是那種輕巧的機關槍，他們不斷的四週巡視，似乎要好好保衛這一座宮殿。

乃差當然不敢闖入，只是遠遠的看看，不過，他心裏却生起一個疑惑，爲什麼這邊這麼重要？難道裏面藏滿了珍寶？

他在家鄉之時，也看過電視卡通片集，裏面好像有「禁宮寶盒」這類中東的卡通，也看過「神燈」、「阿里巴巴」大盜等，這些卡通對中東地方，都是描繪成神秘、古怪，而且到處都有寶藏的可能。

他實在想去看看，不過，礙於那些荷槍實彈的士兵，他還是按捺這個慾望。

有一天，當察查正努力工作，修補牆壁，而乃差却躲在另一邊閉目養神之際，魯特突然來到。

魯特見察查那麼勤力，道：「你眞是個好工人，如果我們這次合約可以快些完工，我一定分多一些花紅給你。」

察查高興地道：「多謝工頭。」

魯特看了一會，仍看不到乃差，便問道：「乃差呢？他去了那裏？」

察查正想說話，乃差已出現，接口道：「我並沒去了那裏，只是

在那邊調較漆油。」

魯特看看他雙手，一些漆油的痕跡也沒有，知道他在說謊，正想拆穿他。

察查却接口道：「是的，乃差一直非常努力工作，我們是好拍檔。」

魯特道：「是嗎？」

乃差感激地望了察查一眼，道：「是的，我們是好拍檔。」

魯特道：「那便最好了，快快工作，把這合約快些完成，快一天，便有幾百元獎金，到時，你們也不會少一份。」

乃差道：「那麼，這一次合約，我們還有多少時候才完工？」

「本來應該是半年，而今已過了四個月，我巡視過四週，看來我們可以提早一個月完工。」

乃差道：「那時，我們便可以回去？」

「回泰國？」

「是的，可以提早回去。」

「咦，乃差，你患了思鄉病？」

乃差道：「不是什麼思鄉病，老實說，這地方實在太悶，一天到晚看着這四片牆。」

魯特道：「察查，你覺得怎樣？」

察查有點吶吶地道：「有些悶，不過，既然是工作，也沒有辦法。」

魯特道：「乃差，你看，察查說得對，工作便是工作，有什麼悶不悶，就是悶，也是要做下去。」

「有沒有機會，帶我出去走走？」

魯特想了一下，問道：「你眞的想去？」

乃差眞是想出去，他那一副躍躍欲試的表情，使魯特也笑了起來。

但是察查，他似乎並不十分熱衷。

魯特道：「好，我有機會，帶你去逛逛！」

乃差十分興奮，道：「你說過的定要做到。」他好像一個孩子般興奮。

也許他實在太悶。

第二天，魯特又再出現。

魯特一見了乃差，便道：「你跟我來。」

「去那裏？」

「我們一邊走一邊說。」他看看手錶，向察查道：「你自己一個人在這裏繼續工作，有問題嗎？」

察查道：「沒有！」

於是，魯特轉身向外面走，乃差亦步亦趨。

乃差道：「帶我去逛逛？」

「不，不是逛逛，是去工作。」

「工作？做什麼工作？」

魯特道：「我帶你去機場，那裏有一個空運部，你替我拿一些工具零件回來。」

「工具零件？」

「是的，這裏缺乏這些零件，我們一定要寄信去訂，那些公司用空運的方法寄來這裏，但空運公司並不負責派送，我們要自己去拿。」

「你是不是每次都自己去？」

「是的，爲了趕工，我下個月會更忙，因此，我今天先帶你去看一遭，然後，也許下次有這些東西寄來，你要親自去拿。」

「啊，眞是好極了。」

「有什麼好？」

乃差道：「又有工作，又有地方去。」

「你要記著乘什麼車……」他頓了一頓，道：「其實也很簡單，只要乘計程車，說去機場便可。」

他們已出了皇宮，截了一部計程車。

他們上了車，那是一個阿拉伯司機，魯特用阿拉伯話道：「機場。」

乃差問道：「你說什麼？」

「機場，對了，你也要學懂這個名詞。」

「怎麼說？」

魯特重覆了兩次，乃差很快也學會了。

「到了機場！」魯特道：「你拿出這些單據，機場工作人員也會明白，你也懂一些英文，假如有問題，你說英文，他們也明白。」

乃差其實並不十分懂，不過，他認爲這件新工作，是一件優差，因此，他並沒有怎麼說，他只是想，到時再算吧！

魯特又道：「還有，可能我們也要郵寄一些樣板出去，因此，你一路上小心看着我，下一次會輪到你自己做也說不定。」

乃差非常喜歡這新工作，因此，他也非常用心地學習，一路上，其實並沒有什麼風景好看，這地方空氣熾熱，使人不甚舒服。

乃差望着這司機，穿了一身長的衣服，便問道：「這位司機，穿了長袖衫，豈不是更熱？」

「不，長袖衫保護他們，反而使他們沒有那麼熱。」

乃差聽了，實在是大惑不解。

很快便來到了機場。

沙地阿拉伯這個機場，出乎意料之外，是相當現代化的，裏面有充足的冷氣，一切設備，應有盡有，井井有條，與其他國際機場比較，不遑多讓。

魯特一直帶着乃差來到空運部，他掏出了一張單據，交與櫃枱的服務人員。

不一會，那個服務人員拿了一大箱東西出來，其中過程，其實用

不了多少語言。

乃差一直小心觀看，當魯特接過了那一大箱東西，他才鬆了口氣。

魯特道：「收貨比較容易，但寄出比較麻煩，不過，只要寫好了包裹的地址，帶足夠的金錢，應該也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乃差道：「我會隨機應變。」他捧起了大紙箱，却是相當沉重。

於是，他又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是一些軸心。」

「什麼軸心？用來作什麼的？」

「啊，那是我們使用的機械的一些軸心，相當重的，小心捧着。」

「飛機也可以運載這些重的東西？」

「當然可以，反而用郵政局，他們却因太重而不受理的，幸好有這種空運服務，否則我們的工具用壞了，便有麻煩。」

乃差捧着大紙盒，走出了空運部。

魯特道：「你一直在喊悶，好了，還有一些時間，我們去喝一杯茶吧！」

「我最想念的是喝一些椰青水。」

「你以爲這是泰國？」

「就是因爲不是泰國，如果在泰國，你給我椰青水，我反而要罵你。」他笑着說。

魯特自己要了一杯奶茶，而捧來給乃差的，竟然是一個椰青。

乃差驚喜道：「怎麼？怎麼……」他竟然歡喜至說不下去。

他也不再說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臉上露出了從來沒有過的滿足。

「好味道，好味道！」他嘆了口氣。

「你在泰國也喝？」

「當然有喝，不過，我從來沒有喝過這麼好味道的椰青水，多少錢？」

「我不知道，一定不便宜，因爲要用飛機運來這裏，單計運費也不少。」

乃差又再享受一口，結果是一滴也沒有遺留下來，在泰國，椰青是最平賤的東西，他們平日口渴也不大喜歡喝，但想不到在這裏，眞是一滴如甘露。

賬單來了，魯特道：「你的椰青要三美元。」

「三美元，一美元是廿一銖，三美元是六十三銖……天，可以買六十幾個，一天也喝不完。」

原來在泰國的鄉間，這種椰青只售一銖，有時甚至爛了也沒有人要。

所謂「物離鄉貴」，的確是有道理的。

從這次開始，乃差間中有機會來到機場，有時是收一些包裹，也有試過寄出一些包裹，他向來也算是個聰明人，每次都順利完成工作。

寄包裹收包裹是幾個星期才有一次的工作，平日，他仍然與察查一起工作。

察查越做越起勁，因爲他渴望可以快些完工，可以多分一些獎金。

但乃差生性使然，並沒有他那麼落力，有時躲在一邊休息，有時走去皇宮的其他部份，偷看那些宮女，或者那些軍人一些活動。

察查也沒有什麼反感，間中說一兩句，叫他工作，也只爲害怕魯特忽然來到。

乃差道：「不用怕，最近魯特回泰國了。」

「他回去幹什麼？」

「看來又是招募工作。」

「他又要多一些人手？」

「是的，上次聽他說，可能還有另一邊皇宮，也要修葺一下。」

察查聽了，似是十分歡喜。

乃差問道：「你聽了很高興？」

「是的。」

「爲什麼？」

「既然他還要回去增派人手，那麼，我們一定還有工作做下去，有工作，便可以多賺些錢。」

「我還以爲你高興什麼。」

「你不想多賺些錢？」

「當然想。」

「你想賺多少？」察查問。

「你呢？」

「我本來只想賺夠回去建一間屋，大概兩千美金也足夠有餘，但現在改變了主意。」

「要多少？」

「我想爲我妹妹也建一間。」

「多賺二千美金？」

「正是！」

乃差吁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爲是多少，四千美金，算得什麼？」

「那你想賺多少？」

「千萬美金！」他似乎在誇大海口。

「作夢？」

乃差沒有再回答，他果眞在做一個美金夢。

* * *

日子如常的渡過。

乃差仍然有機會便到處逛逛，偷懶一會，幸好，魯特也有時叫他幫忙出機場處收一些大包裹郵件，有這些機會，他才可以透一口氣，可以在外面稍爲活動一下。

那一天，合該有事。

乃差的心情不知爲了什麼，竟

然很壞，他來到工作的場地，連油掃也不願意拿起來。

察查並沒有理會他，如常的工作。

乃差坐在牆角，眼中茫然，好像個呆子。

察查知他一向工作時偷懶，也不以爲意，只道：「乃差，心情欠佳？」

乃差並沒有回答。

察查是一個並不十分計較的人，道：「如果你不喜歡工作，到處逛一下，回來之後，可能回復情緒。」

乃差聽了，也覺得甚是有理。

於是，他站了起來，向察查道：「我去那邊看一看便回來。」

察查並沒有理會他。

乃差從他工作的地方開始，向另一邊的禁宮而去，那邊禁宮，平日出入的人，較多男人，而且那些男人都帶有長槍，腰間還有短配槍，因此，乃差並沒有機會深入，因爲害怕一旦被發現，可能滿身子彈洞。

可是，今天却十分出奇，禁宮這邊似乎完全沒有人，一個配槍的男人也不見。

乃差越走越遠，仍然是見不到一個人，他大着膽子走完了一間房間，又是另一間房間。

忽然，他看見一間房的門是虛掩的。

他站在外面，等了一會，試推開一些，看看裏面有沒有反應。

等了一刻，什麼聲音和反應也沒有。

他再把門推開一些，只見裏面放了很多大小的箱子盒子，看來是一間雜物房。

他左看看，右看看，週圍並沒有人，於是，他閃身進了那間房子。

他的本意並沒有什麼，只是好奇，因爲他曾聽過魯特說過，這些地方，如犯偷竊，會斬手或斬脚作爲懲罰，十分嚇人。

他打開了一些箱子，裏面有些衣服，再打開一些盒子，也只有一些沒有什麼用處的雜物。

看來這房間平日很少人到，滿佈塵埃，他翻了那些箱子之後，湧起了一些塵埃，他吸入了微塵，忍不住的打了幾個噴嚏。不過，他却用手按着鼻子，免致發出巨大的聲響，驚動了宮中的人。

他左看看，右找找，也沒有什麼發現。

當他想離開之時，却看到一個好像在電影中看過的寶盒一樣。

他看着那寶盒，自言自語道：「這寶盒好像載有寶藏似的。」

他走近那個也是封滿了塵的寶盒，試圖用力開了那蓋子，可是，蓋子並不能掀起。

他把整個箱子拿起，箱子十分重，他一手提起來，也覺得吃力。

其實箱子並不大，照理沒有那麼重的。

「裏面裝了什麼？」他自言自語道。

他再用力搖一下，聽到裏面有些東西撞擊，發出相當清脆的聲音。

這樣，更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用力掀起蓋子，可是，總無法辦得到。

忽然，他碰到自己的衣袋，內有鎖匙及指甲鉗，他拿了指甲鉗出來，試圖撬開那個盒子。

他試了幾下，果然被他撬開了。

盒蓋一打開，一陣光芒射出，那種光芒，使人有眼花的感覺，他立刻把盒子蓋上。

他定了神，然後慢慢再把盒子打開。

他並沒有看錯，一陣光華自盒中射出，因爲裏面盛滿了寶石金器。

他又再蓋上盒子，因爲他還以爲自己眼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之後，再把盒子打開，他並沒有看錯，也沒有眼花，因爲裏面果然全是珍寶玉石，就像阿里巴巴的藏寶盒一般。

他拿起那些珍寶玉石，那冰涼的感覺使他整個人清醒起來，這麼多珠寶，值多少錢？

什麼人放這貴重的東西在這裏？

如果這箱東西是我的，我的下半生，還要再做什麼工作？

我不單有美金，而且有千萬美元。

不同的念頭在乃差的腦海中閃動。

他突然對自己道：「搏一搏！」

他立時下了決心，把盒子蓋上，然後用手挾着，要離開這個房間。

他的心是卜卜亂跳。

他挾着箱子，先伸頭出房門看看，發現四周仍是沒有人，便立刻跑回他工作的地方。

察查仍在埋頭工作。

乃差也想過，先把這盒子藏起來，不過，回心一想，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收藏這箱子，另一方面，他也想過，察查一直對他不錯，自己有了這個大發達的機會，總應該分他一份。

其實，心底裏他是想要找一個人，以鎮定自己的心神，因爲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多一個人商量一下，出一下主意會比較好一些。

察查聽到了他的脚步聲，並沒有回過頭來。

乃差把箱子放在地上，砰的一

聲。

察查仍然沒有回過頭來。

乃差道：「察查，你看我找到了什麼？」

「找到了什麼。」察查依然懶洋洋的作答。

「你看！」

察查回過頭來，一陣光芒閃着，他立時把頭擰過另一邊，又再擰回一看。

他手中的油掃也跌了下地。

察查呆着，看着那箱珠寶。

乃差道：「發達了，我們發達了。」

察查噓了口氣，問道：「你在那裏找到的？」

「在那邊房間。」

「你偷了皇宮的東西？」

「不，那是個雜物房，裏面全是些箱箱盒盒，我發現了這一個滿是……」

他把箱子蓋下。

「這箱子內的東西，一定非常值錢。」

「當然！」

「值多少？」

乃差不知怎樣回答，因爲他也沒有想過值多少。

「幾十萬美金？」

乃差搖搖頭，其實他是表示不知道。

「幾百萬？」

乃差又再搖頭。

「那麼，一定值幾千萬了。」

「是的，幾千萬，幾千萬，我們終於有了一個千萬美金的夢了。」

兩人都沉默下來。

察查咬咬嘴唇，道：「我們在發夢？」

乃差道：「我剛才也以爲自己在做夢。」

「那麼我們並不是在做夢。」

「不，我們眞的發達了。」乃差道。

兩人又再打開寶盒，用手把盒內的珠寶拿在手上，又讓它們慢慢的跌入箱子之內。

那種冰涼感覺，那種眞實的感覺，使兩人興奮莫名。

忽然，察查站了起來，道：「不，我們絕不能拿走這些東西。」

「爲什麼？你要做個好人？」

「不，不是我要做好人，而是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把這箱東西拿走。」

乃差因爲一直非常興奮，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搬它回泰國。」

「什麼？搬回泰國？」察查笑了起來。

乃差想了一下，也啞然失笑，是的，不要說是搬回泰國，就算是搬出這個皇宮，倒也不是易事。

「那麼，我們入了寶山……」

「空手出去？」察查道。

乃差道：「有辦法，一定有辦法的。」

忽然，遠處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乃猜道：「快把這盒子收藏起來。」

察查十分狼狽，一時之間，這偌大的房間，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收藏這個寶盒。

乃猜道：「如果被人看到，我們兩個可能被拉去，立刻斬頭也說不定。」

兩人匆忙了一會，終於讓他們想到了一個辦法，因爲他們是漆油的，因此房中有很多漆罐，有些是用完的，有些還沒有用完，在房角之處，疊滿了一大堆。

他們把寶盒藏在那些油罐之中。

當他們剛剛把空盒收好，魯特便出現，道：「咦？兩個工作越來越合拍了。」

兩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

魯特道：「乃差，怎麼了？」

「沒有什麼。」

「察查，你呢？」

「也沒有什麼！」

魯特看着二人，雖然覺得兩人態度有些古怪，也不以爲意，還以爲他們工作太悶。

「看來快完工了。」他一邊看，一邊走近牆壁，小心檢視油漆的效果。

「油得不錯！」他一邊說，一邊走近那堆油漆罐處，並且隨手拿了一罐來看。

兩人看着他的舉動，驚得一額汗。

魯特拿起了一罐，發覺是個空罐，便道：「這麼多空罐，趕快丟了一些。」

察查道：「還有很多沒有用完的。」

乃差道：「我們會把空罐子丟了。」他實在害怕魯特再多拿起一兩個罐子。

幸好，他沒有這樣做。

察查也接口道：「我們會丟的。」

魯特回轉身來，道：「你們工作這麼好，看來我們一定會有獎金，繼續努力。」

「好，我們努力點。」

兩人立刻又拿起油掃。

魯特道：「我還要到其他地方去看看。」

看着魯特離開了，兩人才吁了一口氣。

乃差道：「如果他推開那些罐，我們一定碰釘。」

察查道：「是的，這東西一定

不能再放在這裏的，否則不單不會使我們有錢，反而使我們喪命。」

兩人抓着頭，也想不到一個較安全的地方。

察查道：「我們還是把這東西放回原處。」

「放回原處，你發了瘋？」乃差把那個寶盒抱在懷裏，好像抱着自己的親生兒子一般。

「如果不放回原處，你可以把這東西擁着睡覺嗎？而且，一旦被人發現，你我都死無葬身之地。」

乃差道：「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我們從今天開始，不再是兩個窮小子，而是兩個大富翁，你可以回家爲你自己及你的妹子建一間屋，我也可以回到曼谷買一座有冷氣調節的房子了。」

「是的，這東西不只可以讓我們建房子，甚至讓我們到世界各地旅行，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

「難道你不想這些東西？」

「當然想。」

「那你還說把它放回原處？」

「如果不放回原處，放在那裏？」

「我們只要暫時找個地方收藏一下，然後，我們想辦法，把它運回泰國。」

「運回泰國？你眞是妙想天開。」

「如果不運回泰國，我們死抱着它也沒有用處。」

「那麼你有辦法？」

「沒有。」乃差望着察查，兩人茫然，却又掩不住心中的喜悅，這種感覺實在難以言喻。

想了大半天，他們仍然是想不出任何辦法。

轉眼便到了下班的時間，他們不能把這寶盒帶出去，因爲出宮門之時，他們都要遭警衛搜身。

於是，在沒有辦法之中，仍然再度用了今天用的辦法，把這個寶盒藏在那些油漆空罐當中。

當他們要離開之時，魯特又再出現。

魯特看了二人一會，道：「發生了什麼事，看你們有些心神不屬？」

察查臉色有些變。

乃差立時接口道：「在這裏那會有什麼事發生？還不是對着爿牆油漆。」

魯特道：「乃差，又叫悶了？」他頓了一頓，又道：「咦，我不是說過，不要讓這麼多空罐擱在這裏，爲什麼還不拿出去？」

他走近那堆空罐。

乃差被他的舉動嚇得滿頭大汗，察查早已雙腿不斷地顫抖。

乃差也走到那堆空罐之前，道：「我們已打算把這些空罐搬出去的了……不過，今天還沒有空……我們自己會搬的。」

魯特並沒有再動那些空罐，轉過身來，道：「乃差，你說過很悶，明天，有一件差事給你做，你把那一箱壞了的電鑽寄回泰國。」

「我自己去寄？」

「當然，你也去過多次了，難道還不懂自己去？」

「懂，懂！」

「明天你一早去物料部拿，我可能不回來，我會把錢也放在物料部，你好好做這一件事，出去走走，不要再喊悶呀悶呀！」

乃差高興地道：「好極，我明天一早便跟你辦妥這事，你不用擔心，對了，你說是一箱電鑽，很重的嗎？」

「相當重！」

「我想……我想我一個人去，怕拿不動。」

「不會拿不動的，不過，多一個人也好。」

乃差連忙接口道：「那麼讓察查跟我一起去，讓他也見識見識好嗎？」

「察查沒有出過去？」

察查搖了搖頭。

「你想出去看看嗎？」

「想，當然想。」

「那麼，明天你與乃差一起去，不過，不要躭擱得太久，因爲還要趕工，否則沒有獎金的了。」

察查道：「我知道的，下午回來，我會加倍努力工作，你放心好了。」

乃差道：「我也會更落力去做。」

魯特道：「好極，下班了！」

乃差道：「我們收拾一下，你先下班。」

奇謀妙計　寶運泰國

魯特離開之後，乃差大叫，道：「我們發達了，發達了，天也幫助我們。」

察查不明所以，道：「不要這麼大聲叫，否則，讓人知道，命也沒有。」

「你還不明白？」

察查搖了搖頭。

「把這個寶盒也郵寄出國。」

「郵寄？」

「難道你沒有聽見剛才魯特要我們做的事？」

「有。」

「我故意叫你一起去，便是這個目的。」

「你懂郵寄，這東西不輕的。」

「有，當然有辦法，我們先走，我一邊走，一邊告訴你我想到的辦法。」

兩人離開了皇宮。

那夜他們兩人也沒有好好的入

睡，因爲那個寶盒，佔據了他們整個腦袋，一時，他們害怕有人在空油罐堆之中發現那個寶盒，一時，他們又害怕這件被皇宮中的阿拉伯人發現，一時，他們又擔心明天寄出的事。

這一夜，實在太長，他們一共醒了六次，天才開始亮了起來。

他們一早便到了皇宮。

首先，察查回到工作的宮殿，看看那個寶盒是否仍在，乃差則去了物料部。

乃差在物料部，把那箱早已包妥的壞電鑽領了出來，也領到了郵寄的費用，魯特昨天已吩咐妥當，一切都沒有問題。

乃差對那個職員道：「這東西很重，會不會過重的呢？」

「我看不會，我們已磅過，剛剛可以郵寄的。」

乃差又再看了看包裹，道：「我害怕太重，弄壞了這紙箱，那便痲煩。」

「不會的。」

乃差仍道：「爲了安全起見，你多給我一個紙箱，這樣，一有痲煩，也可及時補救。」

那職員想了一下，道：「沒有問題，你等一下。」

他走入了裏面，多拿了一個紙箱出來，道：「還有一件事，我差點忘記了。」

「什麼事？」

「你以前郵寄的包裹，都是把單據帶回來，不過，這一次不同了，你把單據放入這個信封。」他把信封遞了給乃差，又道：「用普通郵寄，寄回泰國，因爲魯特今早已回泰國，他收了單據之後，可以在泰國親自提貨，不用痲煩我們。」

「好極。」乃差十分歡喜，因爲，那天晚上，還有一個重大問題沒有想出，而今却又自動的有了答案。

他捧着那兩個紙盒，有點吃力地回到察查處。

察查一向都很勤力，一開工便會開始油漆，不會停下來，不過，這一天，他心神不屬，只是呆呆的等待乃差回來。

他一見了乃差回來，便問道：「怎麼了？」

「我已多拿一個紙盒回來，快把那個寶盒包在紙箱裏面，我們一起去郵寄。」

察查早已翻開過空罐堆，寶盒仍在。他把寶盒放入了紙箱，紙箱比較大一點，他用一些碎紙，和以前油漆罐內的塡塞物，把空位塡滿了。

乃差早已在物料處，偷了那些必要的工具來，包括膠紙、白紙等東西，因此，包裝並沒有什麼問題。

他照着那箱電鑽上地址寫上地址。

察查道：「兩個盒子都寄往同一地點？」

「是的，那沒有問題，因爲那只是一個收發站。」

「魯特會否收去？」

「不會，提貨單在我們手上，當我們回到泰國，拿了提貨單去，便可領回。」

當一切都準備妥當，每人抬了一箱出去，在皇宮出口處，那守衛看到兩個箱子，一模一樣，也沒有什麼懷疑。

他們乘車往機場。

到了機場，兩人各提一箱，有些吃力，但他們心情興奮，也不覺得怎樣。

乃差道：「我差點忘記，你身上有多少錢？」

「只有幾百銖。」

乃差摸摸口袋，道：「我也有幾百銖，爲什麼我一直沒有想起，投寄這東西，我們要自己付錢。」

「如果不夠錢怎辦？」

「不要想這麼多，寄了再算。」

「他們來到了空運投寄處，乃差已來過幾次，一切駕輕就熟，沒有什麼問題。

最幸運的是，他們所寄那一包，也剛好夠錢付運。

乃差收了兩份單據，其中一份，用早已準備好的信封郵寄回泰國，收信人是魯特。

另外一份單據，由乃差保管着。

當兩人辦完了一切手續，兩人相對一笑，立刻離開。

乃差道：「我帶你四處看看。」

察查道：「不，爲了安全起見，我們要盡快趕回去，否則，讓人們有絲毫懷疑，我們也有痲煩。」

「你眞小心！」

「性命攸關嘛。」

乃差也沒有異議，回到工作場地，這一個下午，他們依然沒有工作，幸好魯特已回了泰國，並沒有人來巡視他們，因此，他們可以放心商討一切。

「寶盒已運出去了，我們還有很多問題。」察查道。原來這個小子，一向不出聲的努力工作，其實他也是一個心思十分細密的人。

乃差道：「我也知道，你害怕那箱東西給人領了？」

「不，單據在你手上，應該沒有問題。」

「那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怎麼回去？」

「回去？對，我們還留在這裏幹嗎？」

「你的合約跟我的一樣，要二

個月後才滿。」

「二個月？我們怎能等這麼久？」

「但合約未完，總不能走，一來，我們沒有機票，二來，也會引起別人的懷疑。」

「是的，有什麼辦法？爲什麼我一直沒有想到？」乃差不禁問自己。

「可能你一直非常興奮，因而只能見一步走一步，不過，我們一定要盡快離開這裏。」

「向魯特要求——不，他自己已回去了。」

「如果魯特在，他也不會答應讓我們回去，因爲我們是有合約的。」

「我們提前解約？」

「可以，但是我們要賠償的。」

「賠償，賠多少？」

「我們整個合約的人工。」

「那並不是很多，只要拿寶盒中一塊小小的玉石，那也足夠了。」

察查道：「乃差，你以後一定要小心說話，千萬別再提那個寶盒，甚至在發開口夢的時候，也不要說出來，否則是殺身之禍。」

乃差伸了伸舌頭。

察查道：「其實我們若多留在這皇宮，也說不定有殺身之禍。」

「怎會？」

「那一盒東西，放在那個雜物房內，怎會有這個道理？你想過沒有？」

「沒有。」

「難道皇宮中的人不識貨？」

「怎會？」

「對，怎會有人不知道這一盒東西價值連城？但爲什麼會放在雜物房？」

「大有可能有人偷了出來，一時無法運出去，因此暫放雜物房內。」

「正如我們也會經把那盒子放在空油罐當中。」

「是的，因此，終有一日，那人要找回這個盒子，而我們是在這皇宮附近工作的，你以爲皇宮中人，會懷疑誰人幹的？」

「我們？」

「正是，不單是我們兩個，整批泰國工人，是最大的嫌疑。」

「我們會累及別人？」

「是否累及別人，我不理會，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離開，盡快離開。」

「有什麼辦法？」

他們兩人拚命抓頭，但抓了一個下午，依然沒有任何可行的辦法。

「偷走？」乃差道。

「這反而招人懷疑，表明出自己此地無銀三百兩。」

「偷走出去，他們知道，也奈何我們不得。」

「就算讓你走，你有沒有機票？」

「沒有。」

「你有辦法走出這個沙漠之國？」

乃差搖了搖頭。

察查道：「我們一定要想個辦法，要光明正大，名正言順的離開。」

「你說得好容易。」

「我認爲始終有辦法的。」

結果他們想了二天，仍沒有任何可行之法。

第三天，他們回到工作處，兩人都是異常憔悴。

乃差望着察查，道：「你病了？」

「沒有，只是睡不着。」

「我也是。」

兩人又相對沉默着。

忽然，察查道：「剛才你說過什麼？」

「我說過什麼？」

「你一進來之時，所說的第一句話。」

「那一句？」

「你好像說過『你病了？』對嗎？」

乃差點了點頭，道：「好像是。」

「對，是病。」

「你眞的病了？」乃差問。

察查突然很興奮地道：「有了，有了！」

乃差仍沒會意，道：「你眞的病了？」

察查道：「我們病了，而且病得非常嚴重。」

「那又怎樣？」

「那麼我們便可以名正言順的回國。」

乃差聽了，似乎有些明白。

察查道：「假如我們兩個都染上了一種疾病，譬如是一種傳染病，你以爲這裏的總管，會怎樣處理我們？」

「送我們回去。」

「正是。」

乃差開始明白。

察查道：「對，我們最好染上一種傳染病，他們不得不送我們走。」他十分興奮。

乃差問道：「傳染病，怎樣才會有傳染病？」

「是的，怎樣才有傳染病？」

這實在也是個難題，兩人想了很久，也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使自己有傳染病。

乃差道：「我們要什麼傳染病？」

「一定要明顯的，讓總管知道，其他人也知道。」

「那種使人避之則吉的。」

「對！」忽然，乃差道：「你好好的想一下，我要去厠所。」

乃差走了出去，察查在房間內左踱右踱，自言自語道：「乃差總是這樣，一遇到痲煩的地方，便要去厠所，而且一去便去了這麼久。」他不斷的沉吟着：「厠所……厠所……」

這時，乃差回來。

「想到了嗎？」

「有了，厠所。」

「什麼，厠所？」

「我不是說去厠所，而是我們應該有一種傳染病，最好是要肚疴的。」

「又疴又嘔？」

「正是。」

兩人異口同聲的道：「霍亂病。」

「如果我們患了霍亂，他們一定要立刻送我們回去，因爲霍亂病最易傳染，而且會死人。」

「可是，我們怎樣才能有霍亂病？」

「當然不是眞的患霍亂病，我們扮作患了霍亂病便可以。」

「怎樣扮？」

「明天我會去買一些瀉藥，下班之前吃了，回到宿舍之時，我們便會大瀉特瀉。」

「嘔呢？」

「嘔可以作狀，只要你大聲作嘔，所有人都會走開，看也不看你。」

「好極，這實在是個好辦法。」

於是，兩人開始實行這個「霍亂病」的計劃。

第二天，乃差買了一些瀉藥回來，二人在下班之前吃了一些。

回到宿舍，瀉藥開始生效，他們頻頻上厠，上完厠所，他們又大聲作嘔。

那天，他們兩人都沒有吃晚飯。

他們這多天以來，都因爲寶盒之事，耿耿於懷，沒有好好睡過，兩人本來已有「熊貓眼」(黑眼圈)，再加上瀉藥的功效，不到第二天，兩人的樣貌，更是憔悴不堪。

有人前來問候，兩人有意無意之間，透露了他們不斷的又疴又嘔，漸漸，有人懷疑他們有了疫症。

又疴又嘔這個症狀，最容易令人想起霍亂病。

於是，第二天早上開始，已有人開始談論兩人可能染上霍亂。

那天，兩人也沒有上班，他們也實在非常疲倦，因爲乃差買的那瀉藥，效力非常厲害。

當他們的同事下班回來，兩人又再又疴又嘔，到了這個時候，所有人幾乎都可以肯定，他們倆已患上霍亂。

正是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

這班從遠道而來的工人，平日工作苦悶，沒有什麼事可談的，而今有了這個話題，個個都越說越興奮，並且各自互相叮囑，怎樣避開兩人，以免被傳染。

一時之間，乃差與察查，好像患了痲風一般，沒有人敢接近他們。

突然，魯特也來到這宿舍。

他一來到，便入了兩人的房間，床上的病人，倦怠無力，兩眼深陷。

魯特道：「你們兩個怎麼了？」

乃差睜開了眼睛，有氣無力地道：「我們……我們沒有什麼……」

「是不是又疴又嘔？」

「你不是回泰國了？」

「是的，我剛剛回來，一踏入皇宮，便聽到你們患病，立刻趕來看看。」

察查也醒了過來，也是軟弱無力的道：「沒有什麼，我們只不過是上多了幾次厠所。」

「你們吃錯了什麼？」

「沒有什麼，我們吃的只是皇宮方面供應的食物。」

「如果有病，也是皇宮傳給我們的。」

魯特有點緊張地道：「不要這麼說，如果你們眞的染上霍亂，那可不得了。」

「有什麼不得了？」

「霍亂是傳染病，一傳開去，不單我們的伙記有痲煩，皇宮的阿拉伯人聽了，更加一定會趕我們走……那麼，我們這宗工程的合約……」

他越想越是可怕。

乃差道：「不會的，我們只是吃錯了一些東西，不會是霍亂的……」他頓了一頓，突然笑了起來，道：「魯特，你坐一會，我要去……」

他話未說完，便奔上厠所。

察查也明白，這是一個好機會，他也勉强的站了起來，也奔向厠所。

魯特看見兩人的情形，知道這事情並非謠傳，過了一會，又聽到二人在厠所大聲作嘔的聲音。

他心裏考慮着：「千萬別讓這件事傳到皇宮的人的耳裏，否則累了公司。」

過了一會，兩人蹣跚的出來，他們疴了兩天，人也有點虛脫，加上了做戲，實在似足患上霍亂的人。

魯特立刻有了決定，道：「你們有沒有去看過醫生？皇宮的醫生？」

「沒有，我們患的也不是什麼

病，只是吃錯了一些食物，一兩天便會好的了。」

「你們疴嘔幾天了？」

「也有兩三天了。」

「我想你們還是回去的好。」

「回去？」兩人望着魯特，同道：「回去那裏？」

「當然是回泰國，你們兩個水土不服，不適合在這裏工作，所以回去。」

「我們來了差不多四個月，怎麼會水土不服？」

「我說會便會。」魯特疾言厲色道。

乃差道：「不，不，我們不回去，我們要繼續在這裏工作，一直到合約滿了爲止，因爲……因爲我們要賺錢回去，我們這樣回去，怎能向我們父母交代？」

察查道：「是的，我們不能這樣回去。」

魯特知道這事實在非常嚴重，萬一這消息洩漏出去，整間公司都會給他們拖累，因此，他已下了決定，一定要盡快讓他們離開。

魯特道：「你們還有兩個多月才滿合約，不過，你們既然患病，我會向公司說，給你們全部工資，讓你們回去好好醫病。」

乃差道：「不可以……不可以……」

魯特不想再與他們多談，道：「我會向他們說，盡快送你們離開。」

察查道：「我……我們不想。」

乃差道：「究竟你想我們什麼時候離開？」

「盡快。」魯特斬釘截鐵的道，而且迅速離開。

當魯特離開了他們，二人實在忍不住的笑，開始是哈哈地笑，然後是大聲笑，最後是捧腹大笑。

他們笑得厲害，牽動了肚子，又要趕入厠所之內。

察查道：「你怎會買了這麼厲害的瀉藥，買輕些不用這麼辛苦。」

乃差道：「如果不是這麼有效，我們也不會這麼快有機會離開。」

兩人覺得這一次疴得特別舒服暢快。

魯特辦事能力眞高，第二天早上已知會他們，傍晚的時分，二人已到了機場。

而且是魯特親身來，他美其名是親自送行，其實害怕二人中途有變，親自押送。

他們沒有多少行李。

察查道：「我們最重要的是那份收貨單據，你小心好好保管。」

乃差道：「這個當然。」

兩人入到海關，不知什麼緣故，這一天海關特別緊張，對出境旅客，非常嚴格的檢查。

他們排隊輪候。

察查道：「你把單據收到那裏？」

「袋內。」

「會否有不妥？我們只是個工人，沒有理由會有這一張單據。」

「我看他們不會理會的。」

「如果理會呢？」

「到時再算。」

兩人到了檢查處，那個關員，看到二人憔悴不堪的容顏，並沒有放鬆，把他們身上的東西，一一檢查。

果然，連那張單據也沒有放過。

乃差見他拿起那張單據，心下非常緊張，只要他一打開，看到單據上有關皇宮的字樣，那麼，他們若要加以解釋，也一定大費唇舌，而且並不能一定可以開脫。

察查也十分緊張，自忖：「這次死定！」

可是，當那關員一打開那單據，一小疊美鈔跌了出來，他連忙拾起，說了一句話。

乃差雖然不懂阿拉伯話，但看他表情，便知道是叫他們走。

他連忙拿起了東西，拉了察查，三步併作兩步，走向侯機室。

到了侯機室，二人找了個座位，等候入閘。

察查道：「嚇死我了。」

「我也幾乎被嚇到窒息。」

「他眞的要看那單據，爲什麼拿了又不看？我看到他是拿了一疊綠色的東西，那是什麼？」

「是美鈔！」

「那疊美鈔救了我們。」

「是的，沒有那疊美鈔，我們死定。」

「你怎會把那疊美鈔放在單據之內？」

「不是我故意放的，我上次在機場換了一些美鈔，一直沒有用，我放在口袋內，想不到插入了那單據之內。」

「我們眞幸運。」

「這只是開始，還要看以後。」

直到飛機開動，兩人的心才稍爲安靜下來。

* * *

各位看官，故事說到了這裏，才是開始，而且要話分兩頭。

一邊是阿拉伯皇宮，另一邊是泰國。

先說阿拉伯皇宮。

魯特送走了他心目中的兩個瘟神，才安心下來。

皇宮裏的其他工人也都安心下來，不再害怕被傳染。

過了幾天，一切如常。

魯特突然被皇宮內的大總管召

見，這個大總管，魯特是見過幾次的，都是談及裝修皇宮之事。

這位大總管，看來在皇宮勢力極大，因爲阿拉伯王十分相信他，凡是宮中大小事情，他都有份管。

魯特接到了召見的消息之後，心內一直忐忑不安，他害怕裝修工程出了問題。

他一早到了奈巴的辦公室，奈巴便是這位大總管的名字，他地位尊貴，辦公室門口也有守衛。

到了約定時間，魯特被帶入了奈巴的辦公室。

奈巴是個瘦削的人，不過，他穿上那種阿拉伯寬袍大袖的衣服，仍是威風凜凜。

「奈巴先生，我是負責裝修工程的魯特。」

「請坐。」奈巴雖然客氣，但說話中仍帶有命令的語調。

魯特坐了下來。

奈巴並沒有立刻說話，沉默的氣氛，令魯特有點心驚膽顫的感覺。

「魯特，你手下的工人，全是你請回來的？」

「是的，奈巴先生，他們有甚麼……」

「沒有甚麼，你可以保證他們……」

「他們都是勤奮的工人。」

「他們出身？」

「他們雖然出身清貧，目的只有一個，來這裏賺多一些錢回國。」

「他們對這份工作酬金滿意嗎？」

「滿意。」

「不過，人總有貪念的。」

魯特實在不明白這話，只覺話有深意。

奈巴一直在看魯特的反應，但魯特並沒有什麼。

「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近日，皇宮之內，發現了一宗失竊案。」

「是……」

「我們並不知道是誰做的，不過，你們的工人，是外來人，我們懷疑他們，也是極自然的事。」

「我明白，不過，我早已告誡過他們，不許他們在皇宮內闖，只許他們在工作場內。」

「雖然皇宮保安嚴密，不過，事情已經發生了。」

「失去了什麼？」

奈巴想了一會，才道：「一箱珠寶。」

「一箱珠寶？」

「一箱重有四十多公斤的珠寶。」

「天，四十多公斤？」

「是的，四十多公斤，你可以想像得出有多少珠寶，價值是多少。」

「我不能想像。」

「是的，這四十多公斤珠寶，體積也不小，根本沒有機會運出皇宮，因此，我想到……」

「你可以隨時突擊檢查工人宿舍。」

「我當然可以，不過，我不想把這件事情鬧大，因爲……因爲……」

魯特明白地道：「我可以爲你效勞！」

「如果查到這人……依照我們的法律，可以當衆斬頭，你也知道。」

「我知道。」

「不過，我們不想這事張揚，抓到這工人，我們會立刻送他離開。」

「好極。」

「不過，你不能把這事公開，你要找一個好的藉口，檢查工人宿舍，要徹底的檢查。」

「是的，我今天晚上便去做。」

「我等你的電話。」

魯特離開了奈巴先生，心想：「近日這麼多事，我霉運？對了，我這次匆忙回來，沒有去拜神。」

泰國人最信神，什麼事情都要拜神。

那天傍晚，魯特來到了工人宿舍，親自搜查每個工人的床鋪被蓋，私人用品。

他的藉口是，爲了保護各人健康，免至像乃差與察查那樣染上了霍亂。

沒有人懷疑，其實他們也沒有能力反對魯特的一切，結果是，魯特一無所獲。

他心想：「如果有人偷了一箱四十多公斤的珠寶，也沒有理由這麼易搜到。」

他立即致電奈巴，奈巴似是無可奈何。

第二天，奈巴又再度召見魯特。

奈巴在這天早晨，已掩飾不住他的不安與焦躁，對魯特道：「皇宮最近失竊的這一箱珠寶，根據一位珠寶鑒証專家的估計，這箱珠寶價值可以達到一億美元。」

「一億美元？」魯特道：「那麼貴重的珠寶，怎會隨便擺放？更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偷去。」

奈巴有點怒火上升道：「這箱珠寶怎麼會被竊，我也想知道，但目前我只可以告訴你，我們心目中有很多懷疑人物，其中一個目標是你們這班工人。」

魯特道：「但我已爲你搜過。」

「這樣的搜查可能沒有用，因爲既然有膽偷皇宮的東西，一定有本領把珠寶收藏，我而今只想問你

幾個問題，你仔細地想一下，才答覆我。」

魯特道：「我一定從實答覆。」

奈巴道：「最近你們工人之中，有沒有行動古怪的？」

魯特想了想，道：「沒有，我們正如火如荼的趕工，每一個人都非常落力，因為根據合約，我們早一日交貨，會有獎金的，人人都努力工作，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情形。」

「有沒有新來的工人？」

魯特想了一想，道：「沒有，我們是整批招募而來，而且經過嚴格審查他們的背景，並沒有左請一個，右請一個的情形出現。」

「有沒有人離開？」

這話令魯特有些異樣的感覺，因為的確有兩個人離開，不過，他們離開，並非犯了什麼錯誤，而是害怕他們患上霍亂，趕他們離去，可是，這個原因，並不能告訴奈巴，不則，會惹上其他不必要的麻煩。

魯特不想有麻煩，道：「沒有。」

奈巴道：「既然沒有人離開過，那麼，如果有人偷竊了珠寶，一定還在皇宮範圍之內，魯特，假如有什麼發現，請立刻通知我。」

「一定。」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這件失竊案，是皇宮一項重大秘密，不能洩漏出去。」

「我會保守秘密。」

魯特離開了奈巴，心中不斷想着一個古怪的念頭，難道這件事與乃差和察查有關係？

乃差是由小相識至大的朋友，這人好吃懶做，沒有什麼大志，怎樣看也不像一個大盜。

察查更是一個木納寡言的人，他自知什麼也不懂，只懂油漆，怎會牽涉入這一宗皇宮珠寶竊案之中。

不過，如果說要離開，則最近只有他們兩個人離開，因此，他們沒有理由是竊賊。

魯特左想右想，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

過了兩天，奈巴又再召見魯特。

奈巴坐在他的辦公室內，鐵青着臉。

魯特知道，事情可能有變，便問道：「奈巴先生，找到了什麼線索？」

「有，有一條重要的線索。」

「可以告訴我嗎？」

「我不單要告訴你，而且要指控你！」

魯特聽了，嚇了一跳，道：「要指控我？我與珠寶之事，全沒有關係。」

奈巴道：「我並不是要指控你與珠寶案有關，而你急不及待的說了出來，豈不是作賊心虛，自打嘴巴！」

「不，不，不……」魯特越是心急，越是結結巴巴，不知如何說話。

奈巴看着他，他凌厲的眼神，使魯特心慌意亂。

「我查過檔案，最近離開過本土的，只有你一個人，是嗎？」

「是的。」

「你偷運珠寶出境。」

「不，不是，我怎會這樣做？」

魯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回復了一些鎮定，道：「奈巴先生，假如我眞的運了珠寶出境，回到我自己的國家，你以為我還會回來，讓你拘捕我嗎？」

這實在是個無可反駁的道理。

「不過，事實上只是你離開過。」

「是的，你可以翻查記錄，我這幾個月來，也常常來回泰國，因為我的責任是保養工具，招募工人，這兩件事情我都要回國做。」

「招募工人，我清楚，保養工具？我們這裏邊有工具。」

「我們用的是泰國工人，所以用的也是泰國工具，因為他們熟悉工具，工作也更有效率，我不在這裏購買，是因為保養問題，這裏沒有保養公司，而且費用十分昂貴。」

「貴過你乘機回泰國？」

「是的，貴過我的機票。」

奈巴似乎是無話可說。

不過，他似乎仍不放棄，也許，他被上頭逼壓得厲害，他一定要找個代罪羔羊。

奈巴道：「不過，你仍然嫌疑最大。」

「不，不是我，我沒有這麼大的膽量。」

「我只找到你一個人離開過。」

「我早已說過，我有機會偷了珠寶離開，我還會回來嗎？」

「會。」奈巴道。

魯特知道奈巴已踏入了橫蠻無理的階段，不過，他仍然抗辯，道：「我怎會再回來？」

「因為你為了掩飾你的罪行，再度回來，使人不會懷疑你。」

魯特聽了，氣在心頭，却想不出如何答辯。

奈巴抓緊這個機會，道：「沒話可說了，你還不招認？」

「我招認什麼？」

奈巴道：「你招認罪行，並且交出珠寶。」

魯特知道，自己已被當作一隻代罪羔羊，奈巴是皇宮的大總管，其實是皇宮中的御林軍，也是這個國家的秘密警察頭子，他要陷害一

個人，根本不用揀日子。

而阿拉伯這些地方，仍沿用很多以前遺留下來的回教法律，這些法律，根本上是有理也說不清。

奈巴看着魯特臉色轉變，知道魯特已在自己的權威之下，無法爭辯，不過，事實上誣蔑魯特容易，但要找回珠寶困難，就算殺了他也毫無用處，最重要的還是要迫他幫忙找回那箱珠寶。

奈巴道：「不過，我因與你們交易已有一段時間，姑念你們一向工作盡責，也有誠實的表現，我而今給你一個機會，想辦法找那個珠寶賊回來。」

魯特道：「一定，一定。」他有點皇恩大赦的感覺，滿臉汗水，因為他剛才已一脚踏入了墳墓，而今有幸出來，眞有死過翻生的滋味。

奈巴道：「想想，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只要是一些蛛絲馬跡也不要緊。」

為了洗脫自己的嫌疑，他不能再有所隱瞞。

魯特道：「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他欲言又止的望着奈巴。

奈巴道：「快說。」

「不過，在我說出來之前，請你先免我的罪。」

「什麼？我未清楚你要說什麼，我怎能免你的罪？」

「我……」

「萬一你承認了偷珠寶，而我也要免你的罪？」

「不，不是我偷珠寶，而是剛才你問過我一個問題，我並沒有老實作答，而我不誠實，是有我的苦衷。」

「快說！」奈巴顯得有點心急。

「最近，我有兩個工人離開。」

「誰？離開了本國？」

「是的。」

「怎麼沒有告訴我？」

「因為他們大有可能是患有霍亂，我害怕他們兩人會傳染其他人，因此叫他們離開，因為霍亂是傳染病，我不敢告訴你。」

「兩人，你說是兩人？」

「是的。一叫乃差，一個叫察查。」

「快把他們兩人的資料給我。」

「可以，我立刻回到我的辦公室，可以找出他們的檔案給你看。」

魯特的話還未說完，奈巴已道：「走，快去看！」

他立刻跟隨着魯特回到他那間狹小的辦公室，假若是平日，奈巴那會來此地方。

魯特很快找出二人的檔案，其實那也不算什麼檔案，只是兩張塡有他們身份資料的表格。

奈巴看了一會，道：「他們在那裏工作的？」

「在那邊……」

「帶我去看看。」奈巴道。

魯特領着奈巴來到皇宮，乃差與察查的位置，早已有工人代替，兩個工人正埋頭工作。

兩人見了魯特，十分恭敬的道：「魯特先生，我們可以做……」

「你們不用理會，繼續工作。」

兩人又再繼續油漆。

奈巴看看四周，只見這兩個工人正在把牆鬆上一些金漆，大部份已完工，目前只做一些修補工作。

「那兩個人以前也是做這些工作？」奈巴問。

魯特道：「是的，他們已完成大部份工作。」

奈巴看了一會，步出門口，然後向左邊望去，道：「這邊是去禁宮的，這一邊是去另一邊皇宮，對了，對了，這兩個人好大嫌疑。」

「為什麼？」

「失竊的地方是禁宮那邊，由這裏去，並不太遠。」他一步一步的向那邊走。

當他們來到禁宮之前，魯特停步。

奈巴回頭望着他。

魯特道：「根據皇宮禁令，我們不能入這邊。」

「是的。」

「我早已把這個禁令告訴了所有工人，他們也不敢在這裏私闖。」

「是的，表面是如此，你以為有沒有人暗地裏違命？」奈巴道。

「這點我不知道。」

「這地方其實並沒有什麼人出入，也沒有守衛，他一時貪玩進看一下，也不是沒有可能。」

魯特道：「他們不會貪玩的，因為這一貪玩，可能連命也沒有了。」

奈巴心裏也同意，不過，口裏仍硬道：「有人是喜歡挑戰的。」

奈巴不理魯特，一直走入禁宮，不一會，興冲冲的出來，道：「對，對，失竊之物既在這裏，他無意闖入，順手牽羊，是的，一定是他了！」

魯特不明他所指，他正想問，奈巴已道：「跟我來，再詳細告訴我這兩個人的事。」

他快步的跟着奈巴回到他的辦公室。

奈巴道：「他們兩人，除了鬆漆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工作？」

「沒有。」

奈巴似有點不相信。

魯特也突然想起，道：「其中一個叫乃差的，我曾經帶他出去過機場空運。」

「空運？對了，十之八九，便是這人。」

魯特還是不明所以。

「為什麼你會讓這人……這人叫乃差，做這些工作？」奈巴問。

「因為他是個較為好動的人，有時我太忙，教懂他出去投寄一些零件回泰國修理，或者接收一些由泰國寄來的工具，可減輕我的工作。」

「他做了多少次？」

「也有三次至五次了。」

「那麼，他對投寄已有經驗，明白一切運作。」

「是的，那又有什麼用？」

「他把珠寶當作工具，郵寄回泰國了。」

「沒有這個可能吧！」

「你看看，他最近有投寄過包裹嗎？」

魯特想了一下，道：「在他患病之前，我回過國，我臨上機前一天，吩咐過他投寄。」

「還有沒有，或者當你離開之後？」

魯特道：「讓我回去問問。」

「不用回去，用這裏的電話。」

魯特撥了一個電話到工具部，他聽了之後，臉色一沉，奈巴已知道，乃差會出過去。

奈巴道：「他去過？」

魯特點了點頭。

奈巴道：「我要證實他曾經把珠寶郵寄回國。」他拿起了電話，用他自己的方言說了一些話，然後放下了電話，等了一會，電話響了。

看來剛才他是要接線生為他找尋空運公司負責人，而負責人知道了，便立刻回電。

奈巴又說了一大堆話，然後放下了電話，道：「我幾乎可以肯定，是你伙記幹的好事。」

「為什麼？」

「因為那個乃差，在最近一次投寄中，寄了兩個包裹出去。」

「兩個包裹？不，我只吩咐過他寄一個。」

「正是，很明顯，其實一個並不是工具，而是珠寶，這人真聰明。」

「不會吧，投寄一個這樣的包裹，也要不少錢，在他們心目中，數目頗大。」

「如果你有一億元珠寶，你會覺得大嗎？」

魯特無言。

奈巴拿起了電話，用他自己的母語說了一大堆話，魯特雖然並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不過，他可以意會得到，事情有了變化。

而且是有了極大的變化。

奈巴的臉變色，魯特的臉也變色，因為當奈巴放下了電話，門外已多了幾個人，他們荷槍實彈。

魯特驚呼道：「你想怎樣？」

奈巴道：「魯特，你涉嫌串謀偷盜皇宮珠寶，因此，你已被拘捕。」

「我沒有。」

四個軍人進來，立時把魯特扣上了手扣。

魯特無論如何掙扎，抗辯，奈巴已不理會，他示意軍人把魯特押走。

可憐的魯特，在皇宮的地下囚室，過了一晚夜，這一晚，是他畢生難忘的一夜，因為這個地窖囚室，是在沙漠之下，晚上沙土散熱之後，異常寒冷，立時使他着涼，翌日一早(其實他並不知道已過了一夜)，沙土吸收太陽熱能極快，地窖又變得異常的酷熱。

經過了一日一夜的煎熬，他身心俱受嚴重的創傷，他自忖：「如果有一日出去，一定找着這兩個瘟神，尤其是乃差這個瘟神，好心帶挈他找份好工，多賺一些錢，却連累自己無端下獄。」

當他迷迷糊糊之際，有人進來，把他拉出了牢獄，一直又帶他上奈巴的辦公室。

奈巴大模斯樣的坐在他的椅子上，道：「魯特，你想清楚沒有？」

魯特道：「想清楚什麼？」

「當然是你串謀盜竊皇宮珠寶的事情。」

「我沒有盜竊珠寶，更沒有串謀。」

奈巴道：「我看你經過一日一夜的煎熬，還沒有好好的想過。」

「有，我有好好的想過。」

「這樣說才對呀！快說，你想過什麼？」

「我想過，如果有一天，給我找到那兩個人，我一定把他們碎屍萬段。」

「你可以找到那兩個人？」奈巴問。

「那麼，更證明你有份串謀。」

魯特道：「不，我而今並不知道他們在那裏，不過，既然他們已飛回泰國，我熟悉泰國每一個地方，他們沒有機會逃出我的手指罅。」

奈巴笑道：「你不用找藉口想逃，快快說出地點，讓我們派人去抓。」

魯特冷笑。

奈巴道：「你笑什麼？」

「我告訴你，奈巴先生，就算我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告訴了你，也沒有用。」

「為什麼？」

魯特故意不言。

奈巴心急地追問道：「為什麼？」

「我要你相信我，我才可以坦白的告訴你。」

「什麼？」



乃猜問各哥：「是甚麼人來當珍珠項鍊……」

「我根本並沒有串謀，我對此事一無所知。」魯特斬釘截鐵地道。

「好了，好了，我相信你，那又如何？」

「如果你要找他們，你只可以派我去找。」

「你去了，還會回來？」

魯特道：「你可以派人跟着我一起去。」

「你說出地方，我派我的手下去。」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由你派人去，並不是去找人那麼簡單，對泰國來說，那是關係到兩國外交問題。」

奈巴其實早已知道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派你去呢？」

「你可以派一個人，或者一隊人，暗中監視着我，由我去找，那是我自己回國找朋友，問題簡單得多。」

奈巴想了一想，道：「你以為他們兩人到了那裏？」

「我真的不知道，泰國這麼大，貧窮落後的地方又多，只要他們躲起來，在那些熱帶叢林當中，找一輩子也不能找到。」

奈巴十分失望。

「不過，我看他們並不會躲起來，因為他們有了珠寶，珠寶換了錢，躲起來作什麼！」

奈巴道：「我們是不惜任何代價要取回這些珠寶的。」

「那你更加要派我去抓人。」

「為什麼？」

「因為泰國首都曼谷，也是個自由出入的地方，每年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不知凡幾，如果讓他們搭通了路，那些珠寶將會散落在世界每一個角落，落在那些有錢佬手上，那時，找到人也沒用。」

奈巴又再考慮了一會，道：「來人！」

兩個軍人又出現門口。

魯特道：「奈巴先生，如果你再押我入地窖，那表示你並不信任我，而且我若忍受不了那些煎熬，我會自殺的。」

奈巴道：「難道你想住皇宮？」

「不，我只想住在我的宿舍，在未出發找人之前，做我日常的工作便可以。」

「你會偷走？」

「沒有機票，我找到駱駝，也逃不出沙漠。」魯特是由衷之言。

奈巴再想了一會，道：「好極，我首先相信你是個好人——當我準備妥當，我會派人跟你一起回去抓人。」

魯特幾經辛苦，才說服了他，免了肉體上的痛苦。

當魯特回到宿舍，很多工人都追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魯特並沒有說出來，只是向他們查問乃差與察查的工作情況，可是，他們是分開工作，並不知道他們做過什麼事情。

第二天，奈巴又再召見魯特。

奈巴的辦公室內，多了一個人，這人穿了整齊的西服，看來並不像個阿拉伯人。

奈巴道：「魯特，這位是羅倫先生。」

魯特道：「羅倫先生。」

「他將會成爲你的好朋友，因爲他會跟你去泰國，目的當然是抓人和找回珠寶。」

魯特道：「我會協助他。」

「羅倫，你表演給他看看。」

羅倫微笑，看看四周，似乎是想找些東西，他的目光落在奈巴桌上一個紙壓上，那是一隻用石頭雕刻而成的駱駝，十分精緻。

奈巴道：「你想要這東西？」

羅倫道：「我想毀了這東西。」

「沒有問題。」

羅倫拿起了那石駱駝，道：「很精緻，毀了有點可惜，是嗎？」

「不要緊，這種石製雕刻，我還有很多。」

羅倫用手掌拍下，登時，石駱駝斷開了幾截。

魯特見了，拍手叫道：「好厲害。」

奈巴道：「拍開這隻石駱駝，對羅倫先生來說，只是一些小技倆，對嗎？」

羅倫微笑。

奈巴道：「你打過眞的駱駝沒有？」

「有，我一拳可以打死一隻駱駝。」

駱駝是龐然大物，皮厚肉多，不要說用手、用拳，用刀殺死牠也不易。

奈巴道：「還有，羅倫，你用什麼槍？」

羅倫道：「我不用槍的。」

「用什麼？」

「他在內衣掏出了一個象牙煙嘴，這種煙嘴是用來套香烟的，近日已少見。

「象牙煙嘴？」

「是的。」羅倫看看窗外，那棵樹上，站了一隻倒霉的小麻雀。

羅倫一吹，只見閃光一過，那隻小麻雀已倒了下來，羅倫親自到外面，把麻雀拾了回來，交給奈巴。

那隻小麻雀並沒有什麼傷痕。

奈巴道：「厲害，麻雀怎樣死的？」

「因爲這算是近距離，我的毒針已穿過牠的身體再飛到別處，因爲針有劇毒，牠中毒而死。」

「怪不得看不見傷痕。」

「其實也有的。」他把麻雀的翼打開，只見一個血紅的針孔。

魯特伸了伸舌頭。

奈巴道：「好了，魯特，羅倫先生跟你回去，帶路找人是你的工作，抓人是他們的工作，如果這事成功，你會有獎賞的。」

魯特道：「什麼時候起程？」

「你回去收拾東西，照平日你回泰國公幹一般，不用告訴其他人這件事情。」

魯特離開了奈巴辦公室。

那知道，那天傍晚時分，羅倫先生已來，帶他一起到機場，直飛泰國。

＊　＊　＊

羅倫與魯特一起入境。

魯特在排隊的時候道：「羅倫先生，你有美金嗎？」

羅倫道：「當然有。」

「你不是以外交人員身份入境？」

「不，跟你一樣。」

「那麼，你最好夾一張十元美金在護照內。」

「多少？」

「那要看你想快還是慢，或者是要多慢或者多快而定的。」

羅倫微笑，他把一張十元美金夾了入護照之內，他們很快便過了關。

羅倫道：「你先跟我回酒店，我們商量一下我們以後的工作。」

魯特並沒有異議。

「你來過曼谷？」魯特問。

「來過，我懂得乘吉甫車往那間大百貨公司旁邊那條……那條人妖街……」

魯特聽了，知道他並不是吹牛，因爲這條人妖街，對有特殊嗜好的外國人，是必來的地方。

羅倫早已訂了房間，是市區中最著名的五星級酒店「蕉柏耶」，他眞懂得享受。

房間很大，兩張單人床已比一般的大，更吸引人的是浴室，鍋輪浴缸，噴射花洒，什麼也有。

羅倫道：「魯特，你先去洗澡，我們才去好好吃一頓，好好享受一下。」

魯特道：「我想回家去。」

「回家？不，你要天天跟着我，你千萬別想逃走，我有命令，可以隨時殺死你的。」

「但是，我們在這大酒店中，怎能找到乃差及察查？」

「你不用這麼心急，我們先享受一下，才開始行動，你爲什麼這麼急？」

「急？如果再多費一些時間，他們把那盒珠寶分散出售了，那時，找着二人也無用。」

羅倫想了一想，也覺得魯特所

說的話也有道理，道：「我們始終也要吃飯，吃了飯再算。」

魯特無奈，等他洗澡完畢，才到下面餐廳用膳，這酒店設備一流，供應的食物也是一流，特別是提供的酒，對於一個長期居住阿拉伯的外國人，無疑是從沙漠中出來，發現了綠洲一般。

羅倫一喝便酩酊大醉。

魯特叫兩個侍者，把他抬上酒店的房間，當然，侍者那麼落力扶一個二百多磅的醉漢上樓，魯特是花費不少。

魯特立刻離開酒店，乘車往乃差的住所，到達的時候，已是晚上十時多。

曼谷雖然是一個不夜天的城市，但對於一些普通的居民來說，仍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乃差也只是一個普通平民，他應該在家。

他敲門不久，便見乃差的母親出來開門，道：「你找誰？」

「伯母，我是魯特！」

乃差的母親記得魯特，因爲他替乃差辦理到外國工作時，曾多次來過，而乃差的母親也非常感激魯特協助他的兒子找到工作。

「啊，魯特，你找乃差？」

「是的。」

「有什麼事？」

「他在家嗎？我想與他直接談一下。」

「他不在，自他回來之後，只在這裏住了一晚，便離開了，沒有再回來。」

「他有沒有說過去那裏？」

「沒有，他只是提過，他不想再在阿拉伯工作，要好好在這裏找一份工。」

魯特心內十分狐疑，猛向裏面探望。

乃差的母親知道他懷疑自己的說話，道：「請你進來看看！」

魯特入屋內，並沒有找到乃差，乃差的父親也被吵醒了，道：「乃差發生了什麼事？他從阿拉伯回來，又失去了踪影，魯特先生，他眞辜負你對他的幫助。」

魯特道：「你們知他去了什麼地方？」

兩人都異口同聲表示全不知道。

魯特又問：「有沒有人找過他？」

「沒有……電話則有幾個。」

「他說了些什麼？」魯特問。

「我們都聽不到。」

「你從阿拉伯回來，爲的是找乃差？對了，爲什麼乃差會突然回來，他一向對我們說，阿拉伯的工作一直不錯，人工又好，只是悶了一些而已。」乃差的父親道。

魯特沒有回答。

乃差的母親似乎比較敏感一些，追問道：「乃差在皇宮闖了禍？」

魯特道：「可以這麼說。」

「什麼禍？」

魯特道：「我暫時不能告訴你們，不過，我可以透露的，只是他闖了一個大禍。」

「大禍？」

「是的，不過，你們也不用擔心，只要他一出現，你們便通知我，我會幫助他。」

兩個老人，聽到兒子闖了大禍，都憂心忡忡，追問道：「究竟他犯了什麼事？」

魯特道：「你不用問，問了也沒有什麼用，最重要的，一見了乃差，不要告訴他我來過，只通知我便可以了。」

他離開了乃差的住所，他決定立刻找察查。

察查所住的地方更遠，魯特乘的士前往，到達的時候已是午夜十二時。

察查所住的地方是近郊的鄉村，居民更是早睡早起，十二時這個時間，已是一片靜寂，當他下車時，到處都是狗吠的聲音，他叫的士司機等他。

魯特雖然沒有來過察查的住所，但他也很容易便找到他的小屋。

開門的是察查的年老父母，他們得到的答案，跟剛才在乃差家裏所得到的，幾乎是一模一樣。

魯特見多問下去也不得要領，也只好對察查的父母說，只要察查一出現，便要立刻通知他。

魯特乘的士再回市區，本來，他想回到自己家裏，但回心一想，羅倫警告過自己，他有權殺死自己，他知此言不虛，因此，他決定回到酒店。

酒店內，羅倫熟睡有如死屍。

第二天早上，羅倫醒來，似乎並沒有開始偵查乃差與察查的事情，他提議魯特帶他四處逛逛遊玩。

「羅倫先生，我帶你四處玩，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我害怕乃差與察查一旦賣了那箱珠寶，你和我以後也不能再回阿拉伯。」

「不用擔心，那一大箱珠寶，那會這麼容易找到人買？他們一定逃不了！」

「就算逃不了，也要找到他們才可以！」

羅倫道：「魯特，老實告訴你，我來這裏，並非做什麼偵查大事，我只是作渡假享樂，在阿拉伯這麼多年，你不覺厭的嗎？」

魯特不敢多言。

羅倫道：「好，你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僱員，你先帶我去吃喝玩樂

的地方，然後，我讓你自己去偵查——你是非常熟悉曼谷的，對嗎？」

「你對我放心？」

「我想過的了，你也逃不過我的手指罅。」他頓了一頓，又道：「假若你破了這案，捉到了兩個小賊，找回那盒珠寶，你也有好處。」

「好處？什麼好處？我只想安安份份回到阿拉伯，完成我這個裝修合約，賺回我應賺的錢便可以了。」

「不，魯特，讓我告訴你，只要你找回珠寶，酋長只要給你其中一件，你下半世也無憂了。」

「那盒珠寶眞是那麼名貴？」

羅倫只是微笑，道：「你努力去找吧，自然有你的好處。」

魯特道：「好極，我送你去玩，然後，我自己去查，查到了便通知你。」

「對，就是這樣簡單。」

魯特送了羅倫往那些吃喝玩樂的地方，個中情形，不必細表。

魯特離開了羅倫，便立刻往空運公司查問。

他憑記憶，問及最近由阿拉伯寄回來的兩盒工具與零件。本來，無單無據，空運公司的職員可以不理會的，不過，他與這些職員相當熟。

幾經辛苦，那個職員爲他找到了那些底單。

職員道：「是的，有兩份東西寄回來。」

「收貨了沒有？」

「收貨了。」

魯特道：「什麼人收貨？」

「你們公司的職員，不過，並不是兩包貨物一齊收的，先收其中一包。」

「另一包呢？」

「只是前幾天才由另外兩人來，我並沒有見過他們，可能也是你們的職員。」

「前幾天？那一天？」

職員數算了一下日子，道：「五天前！」

魯特心中自忖：「五天，五天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你認得那兩個人嗎？」

職員道：「不太認得，如果再見到，應該也可以認得的。」

「爲什麼你把貨物交給他們？」

職員奇怪地回答：「他們有單有據，我們爲什麼不給他們提貨？」

這話反問得有道理。

魯特離開了空運公司，顯得十分茫然，而今幾乎可以肯定，乃差與察查已把那盒珠寶提走了。

他們兩人，拿了這一盒價值連城的東西，怎樣處理？他們一定無法找到買家。

有誰可以一次拿出這一大筆錢，而且，珠寶太多，反而會引起別人懷疑，甚至惹起人垂涎。

不過，賣一件則不成問題。

對，一件！而且不用賣，可以上當舖。

泰國也有當舖，當一件珠寶是平常事，不過，這麼多當舖，怎知他們往那間當？

魯特突然想起一個老友，一個當差的老友。

他去到中央警察局，找那個叫乃猜的警員，魯特認識他時，乃猜是當警員的，相信他而今應該可以晋升到警長，又或至低限度也是「沙展」。

在中央警局並沒有找到乃猜，只知道他被調到近郊一間小警署。

魯特立即依地址前往。

乃猜正從一間房間走出來，有點垂頭喪氣的樣子。

魯特叫道：「乃猜！」

乃猜抬起頭來，見是魯特，道：「咦？怎麼會在這裏見到你？你不是去了阿拉伯？」

「是的，剛回來，我是專程來拜訪你的。」他頓了一頓，道：「出去喝一杯？」

乃猜道：「好極！」他放下了手中文件，與魯特出了警署。

魯特道：「升了級？」

「升什麼級？做了便衣，給那個探長駡得狗血淋頭，比做軍裝還差！」他有點神傷。

魯特本想爲他叫杯啤酒，但他推辭，因爲他仍在值班的時間。

「找我什麼事？」乃猜問。

魯特早已想了一個故事，道：「我有兩個伙記，在阿拉伯皇宮中偷了一些珠寶出來……」

「阿拉伯皇宮珠寶？一定價值連城。」

「我不知道，但最重要的，我是他們主管，他們偷了東西，却要由我負責。」

「那麼你回來抓人？」

「可以這麼說，不過，我知道他們可能當了一件或兩件小型的珠寶。」

「你肯定？」

「不敢，但在市場出賣，並不容易，當——亦該是最容易出手，而且可以試探一下市場。」

「有這個可能！」乃猜表示同意。

「但曼谷有幾百間當舖。」

乃猜道：「但可以高價當物的，不出十間。」

「你知道？」

「當然知道，我替你查。」

魯特道：「我不會差餓兵，只要你查到，我一定會給你酬勞。」

乃猜道：「不要說這些，我們

是朋友。」

當鋪查探　尋大買家

他立刻帶魯特往那些著名的當鋪。

全世界的當鋪都有相同的地方，那是只要當貴重而體積細小的物品，譬如珠寶玉石一定受歡迎。

可是，並不如乃猜那麼想像，很容易便找到所當之物，他們走了整天，一直走了九間。

魯特已有點心灰意冷。

乃猜道：「不用灰心，還有這第十間，如果再找不到，還有幾百間，幾千間，我們先看這十間，只不過是他們較爲著名而已。」

他們進入了當鋪。

坐櫃是個黑瘦的泰國人，他一見了乃猜，似乎立刻有些反應。

乃猜道：「各哥，近日可有什麼『料』？」

各哥道：「『料』？什麼『料』？」他似乎有點不安，尤其是那雙眼睛，閃爍不定。

乃猜道：「不要再在我面前裝蒜了，說！」他的聲調竟然變得很嚴肅。

各哥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的語氣顯得十分軟弱。

乃猜道：「快說，否則，你們以前有過多宗接受人們典當，却又不留姓名地址，這些行爲，足以使你們下一年不再獲得續牌。」

各哥道：「乃猜哥，那是以前的事，我們現在不再會這樣做的了，其實，你今天來想查什麼？」

「近日好生意嗎？」

「差不多。」

「爲什麼還不讓我們進去坐坐？」乃猜突然這一喝，又使各哥有點手足無措。

各哥道：「對不起，對不起。」他親自來開門。

乃猜輕聲對魯特道：「這人很多把柄在我們手中，而且這個各哥眼裏只有錢，說不定……」

各哥已把門開了，道：「請進來。」

這個既是帳房，又是櫃位的地方十分狹窄，三個人一齊坐着，更覺侷促。

乃猜道：「這是你們近日的營業記錄簿？」

「是的。」他有點不安，似不想乃猜去翻這個記錄簿，但乃猜看他表情，知道內中定有問題。

乃猜翻開了那營業記錄册，他看了一遍，立時道：「這是什麼？珍珠項鍊？」

「是的，是的，只是一條並不是十分名貴的東西，本來我也不願當，但見那人可憐，才一好心的幫他一下。」

乃猜聽了，笑了起來。

各哥顯得有點尷尬。

乃猜道：「各哥，不要再在我面前玩把戲，你也會因同情人而接受當物？拿珍珠項鍊來看看。」

「那也沒有什麼好……」

「拿來！」乃猜大聲一喝。

各哥似是無奈。

魯特小心看着那營業記錄簿，那珍珠項鍊賬目之下，記有價錢，典當物件的人的姓名、地址。

在價錢那一項，如果與其他典當物來比較，這珍珠項鍊的價錢可以算是最高的一項，當了三千銖。

各哥在那些櫃內，弄了很久才拿了一個小盒子出來，遞給乃猜。

盒上滿是塵埃，乃猜打開盒子，只見當中一條發黃的珍珠鍊。

「這東西值三千銖？」乃猜問。

各哥道：「我早已說過，這次我肯接受這人的典當，除了做生意之外，還有同情心。」

乃猜嘻嘻的笑道：「同情心？你還有，我却沒有。」

他轉身看看牆上的營業牌照，又道：「還有半年，你的營業牌照便滿期，我看……」

「但請乃猜先生幫忙。」

乃猜笑道：「我幫忙也可以，不過，還是你先幫了我們那才可以。」

「我只是……」

乃猜把那個盒子交回各哥，並道：「好了，好了，我不想這麼婆婆媽媽，你快收拾好貨物，通知客仔，出年停止營業好了。」

乃猜索性站了起來，作要離開之狀。

各哥急道：「乃猜先生，乃猜先生，你再坐一會，我看看有沒有拿錯。」

乃猜向魯特作了一個鬼臉，他熟知這個各哥的爲人，不恐嚇他，他不會就範。

各哥終於拿了另一個盒子出來，盒子依然是有些塵埃，但一打開之後，兩個人都有些呆了。

因爲這才算是一條眞正的珍珠項鍊。

那幾十顆珍珠，全是渾圓，並且發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暗光，在泰國，珍珠項鍊並不十分流行，但只要見到這串項鍊，就算是不識貨的人，也會知道這東西值錢。

「三千銖，這東西值三千銖？」乃猜問。

「這是我可以出的最高價錢了。」

魯特拿起了那串珠鍊，小心看了一下，一拿在手上，更覺這東西值錢。

乃猜道：「什麼人來當？」

「是一個年輕人。」

「那人的姓名地址全是假的？」

各哥有點囁嚅，不知如何作答。

「你當然不想那人留下眞姓名地址，因爲這樣他才會不再來贖，那時，你便可以賺大錢了。」

突然，魯特用手肘輕輕撞乃猜一下，乃猜回過頭來，只見魯特指着那串珠鍊的小金屬扣子。

魯特道：「你看！」

乃猜小心一看，立時也爲之動容，因爲這小金屬扣子之上，竟印有一些文字，並非泰文，也非英文，而是他們不認識的文字，可是，魯特却認得，那是阿拉伯文。

顯然，這東西是他們要找尋的。

魯特道：「問淸楚他來典當那人情形。」

乃猜點了點頭，對各哥道：「快告訴我，來典當的人，是什麼模樣？」

「年輕人……」

「爲什麼這麼便宜也肯當？」

「看來他正等着錢用。」

「還有其他條件？」

各哥有點支吾。

乃猜道：「各哥，這件事對我非常重要，對你也非常重要。」

「怎樣重要？」

「如果你老老實實供出那人，我保證你在兩年內，營業牌照沒有問題，而且，也不會有人上門查這些查那些，使你安心營業。」

各哥聽了，似是大喜過望。

乃猜知他肯合作，道：「快說。」

「其實那人開始並不肯，不過，我看出他態度有些閃縮，以我經驗來說，這東西有些見不得光，因此……」

「因此，你可以大力壓價？」

「這是做生意之道。」各哥頓了一頓，又道：「後來，他們還開了一個條件，不要我寫上他們的名字地址，這更是另一個壓價的條件。」

「他們？你說是一個人？」

「另外一個在外面，我可以看到的。」

「他本來要多少？」

「八千銖。」

「應該值更多。」

「後來我壓到三千銖，他不想當，我也作不在乎的樣子，忽然，那人又說，價錢那麼低，他本想不當，但他又再提出一個要求。」

「什麼？」

「他說他還陸續有東西來當，而且是價值更高，如果我肯爲他們作特別安排的話，他可以……」

「可以做什麼？」

「可以先以此珍珠項鍊作爲給我的好處。」

「你替他安排什麼？」

「大買家！」

「啊，原來如此。」

魯特這時忍不住插口，道：「各哥，換句話說，這個人會再來？」

「相信會，但已過了一個星期，仍未上門。」

乃猜道：「如果他再來，立即通知我。」

「我不敢肯定。」各哥道。

乃猜道：「這東西依然是你的，讓我告訴你，這是一件大劫案的贓物，你再接受他們的典當，那便是接贓。」

「我不知這是贓物。」

「各哥，你是這一行的老行尊，不用在我面前裝蒜，你們這一行，早已有規定，不理你是知道這是贓物與否，一上法庭，你們便入罪。」

各哥當然知道行規。

乃猜道：「我們等你好消息，還有，這東西……」他指那串珍珠項鍊，「千萬不要賣出。」

「不會，他們還會來贖也說不定。」

乃猜與魯特離開了各哥的當鋪。

魯特有點興奮道：「想不到就在第十間當鋪中找到，看來一定是。」

乃猜道：「不要那麼高興，可能他們不會再來也說不定的。」

「怎會？」

「你記得各哥說過嗎？他們正在找大買家，意思是專收贓物那種。」

「不容易找到啊！」

「當然不易，不過，這兩個年輕人有頭腦，他們沒有門路，但可以在當鋪中找門路，他們找到各哥，應該是找對了門路。」

「爲什麼？」

「因爲各哥這種人，見錢開眼，那會理會你是否贓物，只要有錢賺，他什麼也會做的。」

「那麼，他有可能不通知我們？」

「是的，我會派一個伙計來監視他的。」

乃猜去打了一個電話。

魯特把自己住的酒店地址電話給了乃猜，兩人才分別，魯特回到酒店。

* * *

那時已是晚上，羅倫醉薰薰的倒卧在床上。

魯特看着他，心想：「奈巴實在揀錯了人，找這個人出國調查，眞是……」

翌日一早起來，羅倫又是同一樣的提議，要帶他去娛樂的地方。

他並沒有追問魯特有什麼調查結果，魯特見他如此，也沒有告訴

他，叫了一輛的士，吩咐了司機，送他去他最想去的地方，這些地方，每一個的士司機都知道。

魯特又再去找乃猜。

乃猜似是十分空閒，與魯特四出找尋另一些線索，最重要還是找乃差與察查的下落。

到了中午，他們在一間餐廳吃中午飯。

魯特道：「乃猜，近年在警局可得意？」

乃猜嘆了口氣，道：「你看我無事可做，便知道我很不得意。」

「爲什麼會這樣？」

「我不夠運，跟了這一個上司，他看不起我，說我懶惰，不懂辦事。」

「其實你並不是。」

「當然不是。」

魯特道：「讓我告訴你，我要托你做這一件大事，是眞眞正正的大事，如果你有辦法破了，我相信你一定極有前途，一洗頽風。」

「你指這次珠寶案？」

「是的，這並不是一件普通珠寶案，而是關係到國際問題的珠寶案。」

乃猜道：「是國際級的竊案？」

「是的。」魯特本來不想多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但爲了好好向奈巴交代，並且盡快破案，乃猜看來可以幫忙，讓他知道這事，他會更落力。

「乃猜，如果你破了此案，不單是聲名大增，而且有實際的收益。」

「實際收益？」

「阿拉伯方面，會以珠寶價值的一成，分給各方面破案的人。」

「一成有多少？」

「如果一億的話，便有一千萬。」

「一千萬給我們幾個人分，也可以大享受了。」魯特道。

「還有什麼人？」

「還有我一位上司，他與我同查此案，不過，他什麼事也不理，不過，他當然要分一份。」

「還有什麼人？」

「我不知道事情如何發展，因爲這事牽涉十分大，當然，我希望在最快的時間內，找到乃差與察查，而他們又未出賣珠寶，那麼，我們便只是三個人分而已。」

乃猜的傳呼機響了，乃猜道：「我去覆機看看。」

當他回來，臉有喜色，道：「是各哥找我，那人正在他店內。」

「還不走？」魯特道。

兩人立即截了的士往各哥的當鋪。

乃猜道：「我們在遠一些地方下車，免驚動了他們。」

當他們下了車，魯特已看見當鋪門外有一人，這人好面善，因爲他帶上了墨鏡，一時之間，不容易認。

再走近一些，赫然是察查。

魯特幾乎想一撲而出，上前抓他。

不過，乃猜一手拉着他，道：「他逃不了，你不用這麼心急，如果打草驚蛇，裏面那個也會逃了。」

「這是察查，相信在店內應該是乃差了。」

「好，讓我來，先抓這個察查。」

乃猜拿出了配槍，道：「你不要走近，待我拿到了人，才上來！」

魯特點了點頭。

乃差若無其事的走近當鋪，他低着頭，在察查身邊經過，察查本是提高警惕的，但千萬也猜不到這人來到自己的跟前，突然以槍抵着了他。

他來勢非常突然，而且察查的身是靠牆的，被乃猜的槍口抵着腹部，避無可避。

乃猜道：「不要出聲。」

察查道：「老兄，你認錯了人。」

「不，我是便衣警探！」

察查聽了，非常緊張地道：「警探？警探大哥，我犯了什麼罪？我站在當鋪門口也不可以麼？」

乃猜道：「你不要聲張，你的同黨仍在裏面嗎？」

「同黨？什麼同黨？」

乃猜不再與他多言，一手拿出了手扣，把察查反手上了手扣。

察查在他槍下，不敢掙扎，不過，看他臉容，知道他十分緊張。

乃猜先把他推到路旁，道：「你好好在這裏等一下，否則……」他把手扣的另一邊，扣在馬路的鐵欄上，並且招手叫魯特過來。

魯特走了過來，察查看見是察查，額角滲出了汗珠，他低下頭來，不敢望他。

魯特道：「你做的好事。」

察查沒有回答，低下頭來。

乃猜道：「你好好看着他，他走不掉的，不過，你仍要好好的看着他，我要入內。」

「小心！」

乃猜點了點頭。

他把槍收好，然後入內。

當鋪之內，果然還有乃差與各哥在討價還價，乃猜入內時，乃差是提高了警覺，不過，乃猜扮着顧客，在前面飾櫃的地方瀏覽着。

乃差發覺這人並沒有什麼，便繼續與各哥說話，道：「這麼低的價錢我怎能賣給你？」

「低價，這已不算低價，如果你自己再去找人買，我想你一半價

錢也得不到。」

「我不信！」乃差把枱上一條鑲有鑽石的金鍊拿了起來，當他正想把金鍊收入袋內，突然，乃猜閃身而至，一手搶了他的金鍊。

乃差正想出言，乃猜的手槍已抵住他的喉間，道：「舉手！」

乃差在手槍之下，再無選擇，雙手高舉。

乃猜正想把金鍊收入袋中，突然一滑手，金鍊跌了在地上，他仍然用手槍抵着乃差，然後俯身。

在這俯身之際，乃差一脚飛起。

這一脚是準而狠，踢得乃猜人仰馬翻，然後，他不再理會什麼，奪門而出。

乃猜見他閃身，知道再不開槍的話，一定給他逃了出去，於是，立刻向乃差開了一槍。

他的槍法並不太好，打不中乃差，可是槍聲却嚇得他停了下來。

乃猜叫道：「我是警探！」他一個箭步，走近呆了的乃差。

乃差雙手高舉，道：「老友，你認錯人，我只是來當東西，我並不是犯人。」

乃猜道：「我懷疑你當的是賊贓。」

「賊贓？我是一等良民，只不過是一時手頭不便，所以才來這裏。」

「各哥。」乃猜轉向各哥道：「各哥，把他上次當的東西也包起來，我要帶回去作證物。」

「什麼？那件要帶回去？我豈不是……」

「不要再多講了，事情水落石出，一定拿回來給你，你再推三說四，我還可以控告你接贓。」

各哥不敢再多言，把上次典當那條珍珠鍊也包了起來，交給了乃猜。

乃猜上前，把乃差一手反扣，押着他出了當鋪。

當他們一出當鋪，乃差已見到察查被扣，知道事情已敗露，當他再見到魯特在旁，更明白事情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乃猜把兩人用一雙手扣扣着。

魯特見了察查，道：「你對得起我嗎？」

察查道：「我……我……」

「我幾乎被你們兩人累死，在阿拉伯客死異鄉，我爲你們找到工作，你們却恩將仇報。」

「沒有，我們沒有做什麼！」乃差仍然口硬。

魯特有點惱怒，道：「我要拘拿你們上警局。」

突然，乃猜有了一個主意，他摸摸袋中那條鑲有鑽石的黃金鍊，道：「好！」

可是，他並不是召警車來，却叫了一部的士。

魯特有點懷疑，但也不說什麼，上了的士。

乃猜向司機說了一個地方，魯特一聽，便知並不是警局，一時之間，並不明白乃猜的意思。

的士一直向郊外駛去。

過了差不多半個鐘頭的車程，轉入了一條支路之後，才停了下來。

那裏有幾間三層高的石屋，但看來並沒有人居住，乃猜付了車資。

「進去！」乃猜用槍押着二人，入了最近的一間石屋之內。

魯特低聲問道：「我們來這裏做什麼？」

「進去再說。」

屋內滿是一些裝修的雜物，看來這間屋子經過裝修，但却沒有人入住過。

乃猜把兩人推了入另外一間房，並且關上了門。

魯特道：「我們不回警局，來這裏做什麼？」

乃猜從袋裏拿了那珍珠，和剛才他們典當的鑽石鍊放在手上，道：「魯特，你以爲那個寶盒裏面，有多少這樣的東西？」

「很多，而且品種更多。」

「值多少錢？」

「不知道，奈巴沒有誇大的話，他說是值一億以上。」

「一億銖？」

「不，一億美金。」

「天，一億美金，如果只賣得一成，我們兩個也不用再捱了。」

「我們不用再捱？」魯特到了此刻，才恍然大悟。

「是的，你在阿拉伯，每月有多少薪水？」

「大約三千美金。」

「三千，你要工作多少年，才可以享榮華富貴？」

「不知道。」

「說我吧，我只是一個便衣，月入也不超過五千銖，天天看上司臉色，又要出生入死，你以爲我好過？面前便是一個金礦，我們……」

魯特道：「不過，我還有個上司。」

「上司？什麼上司，我們只要說服這個人，加入了我們這一伙，有誰會知道。」

這的確是一個大誘惑。

乃猜又道：「我們把這兩人交回警局，他們日子也不好過，因爲……警局內的人……」

「他們敢？」

「大利之前，有誰敢說自己會把持得定？」

魯特沉吟着。

乃猜道：「既然益人，何不益

自己。」

「我怕。」

「怕什麼？你不說我不說，他們兩個也當然不會說，那有誰知，有了錢之後，我們當然不再躭下去，你要去什麼地方也可以了。」

魯特心中十五十六，乃猜的話未嘗沒有道理，如果迫他們說出寶盒在那裏，四個人分，也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乃猜道：「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你不會不知道。」他伸了右手出來。

魯特有點猶豫，不過，他終於也伸了右手，兩人用力握了一下，表示合作。

乃猜道：「好了，我們先用軟，再用硬，迫他們把藏寶盒的地方說出來。」

魯特點了點頭。

他們入了那個房間之內。

察查與乃差，臉露驚惶之色，因爲他們也在房內討論過，這些警察不帶他們回警局，竟然來這間空置的屋內，當然大有文章。

乃猜仍然持着手槍，道：「兩位，你們可知道你們已入了大半邊墳墓之內？」

兩人愕然，不知怎麼作答。

乃猜續道：「如果我送你們回警局，你們也知道，警局之內，他們會叫你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兩人乃地道的曼谷人，對這些說話，如何不知？

乃猜示意魯特說話。

魯特道：「如果我把你們兩個帶回阿拉伯，你們也知道你們會受什麼刑罰。」

兩人當然知道。

頓了一頓，察查終於問道：「你們想怎樣？」

乃猜道：「快說出寶盒所在。」

察查道：「寶盒？什麼寶盒？」

魯特道：「察查，不要裝蒜了，我已知道，你們利用空運，把在阿拉伯皇宮偷來的寶盒，寄回了泰國。」

「我們……」乃差道。

「這兩件東西，也只是寶盒衆多寶物中最不起眼的兩件，我說得對嗎？」

兩人沉吟着。

乃猜道：「好，我給你們一個機會，好好的商量一下，希望你們同意，我們四人一起合作，好好的合作。」

乃差望着察查，然後兩人又望着魯特。

魯特道：「我們也不是白要你們的，第一，是我帶你們過去工作，你們才有此機會；第二，乃猜不送你們入警局，也是他的功勞。」

兩人依然無言，乃差與魯特出了外面，爲兩人關上了門，其實他們是伏在門口的。

他們小心的偷聽二人所說的。

乃差道：「給他們發覺，沒有辦法。」

「分一些給他們不是問題，而是害怕他們要獨吞。」

「不會那麼容易。」

「只要……」他們突然低聲下來。

過了一會，乃差又道：「多兩個人，而且這個便衣看來也有些辦法，使物件容易出手，免我們整天擔驚受怕。」

兩人又商量了一會。

乃猜推開了門，問道：「怎麼樣？」

乃差道：「先開了我們手扣再說。」

乃猜有些猶豫。

乃差道：「這樣也信不過我們，我們如何合作？」

乃猜只好開了他們的手扣。

乃差道：「我們想過了，合作並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爲這麼多價值連城的東西，我們也要不了。」

乃猜道：「好極，你們想通便好了，那麼，快告訴我們，寶盒在那裏？」

乃差道：「寶盒在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你們也不用知道。」

「爲什麼？」

「因爲我們不想沒命。」察查道。

「啊！」乃猜乾笑地道：「我們不會這樣做的。」

察查道：「合作需要誠意，好了，我們有一個條件，你們先應承，才再進一步研究。」

「什麼條件？」

「將來得到的錢，四個人分。」

「這一點沒有問題。」魯特道。

乃差道：「你們也不能白分的，你看，我們兩個人，並沒有什麼辦法把貨物出手，才會到各哥的當鋪去，結果便被你們兜着。」他頓了一頓，道：「大警探，你在江湖，容易找到大買家。」

「我……」乃猜有點信心道：「我可以找，但寶盒在那裏？」

「你找到買家，我們再說。」

「不過，究竟有多少東西，我也要知道。」

「可以，我們明天給你看。」乃差道。

「明天？」

「當然是明天，我們今晚也要回去睡了。」察查道，說完便要離開。

乃差道：「我們住在一間旅館。」

「不，我們不能讓你們走！」乃

猜道。

乃差道：「我們不回去，怎能把東西拿給你們看？」

這的確是個問題。

乃猜畢竟是個老差骨（老牌差人），對二人道：「而今時間已不早了，我們跟你們回到旅館。」

「到了旅館，那麼晚了，我們也沒有辦法找到那個盒子給你們看。」察查道。

魯特道：「盒子在那裏？」

「我暫時不能告訴你們。」兩人同道。

乃猜道：「好，我們送你們返旅館，然後我們也在那旅館過一夜，第二天我們一起去拿寶盒。」

這個提議，乃差與察查似乎再沒有反對的餘地，於是，他們決定回旅館。

這地方十分偏僻，找車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四人在公路旁邊等了很久，才截到一輛農夫的車，答應送他們到市區。

到了市區，他們又再找到的士，再轉入市區東面的另一個郊區。

乃差與察查其實也是十分小心，他們住的是東面市郊，卻到西面的當鋪典當。

四人乘坐着一輛的士，一直往東邊去。

忽然，察查道：「你們千萬不要往後看——看前面的倒後鏡，好像有人跟踪我們。」

「跟踪我們？」他們都往倒後看。

後面只有疏疏落落的幾輛車。

乃猜道：「你們被熟人跟踪？」

察查道：「不會，我們這次回來，知道的朋友根本上可以說是沒有。」

乃差道：「對，我回來朋友也不知。」他頓了頓，道：「如果是跟踪，也是你的朋友。」

魯特道：「我一回來便着手找你們，也沒有人知道我回來了。」

三人不約而同望着乃猜。

乃猜道：「跟踪我？我有什麼值得跟踪？」

他們談論了一會，後面的車輛已再沒有了，四人懷疑的心才安靜下來。

再過十五分鐘，察查才叫司機把汽車停了下來，四人下了車。

乃猜一看，便發覺有點不對勁，道：「這附近根本沒有什麼旅館。」

乃差道：「其實我們並不住在旅館。」

乃猜有點緊張道：「你們又弄些什麼玄虛？」他已把槍握在手上。

乃差道：「你們不用緊張，其實，我們的情形，你們也明白，我們拿着這麼多貴重的物品，怎能住普通的旅館？」

「那麼你們住在……」

乃差道：「你們害怕？你們既然要分一杯羹，當然要冒險的了。」

乃猜道：「走，我們會害怕什麼！」

乃差引着他們，一直往前走，轉入了一個小小的叢林，這地方形勢十分險峻，而且透着神秘的感覺。

前面是一列車房，看來早已荒棄了。

「你們住在這裏！」

「對，這幾間本來是一些眞正清修的和尚住的，後來，死了幾個和尚，和尚也不敢再來住了。」

乃猜道：「對了，我記起了，這地方叫『鬼墟』！」乃猜是老差骨，對於本市的情形當然熟悉。

「是的，正是鬼墟！你們有膽入內嗎？」

魯特問道：「爲甚麼要來這地方住？」

「因爲沒有人夠膽來！」

「你們的東西便在裏面？」

察查點點了頭，道：「你們夠膽進去嗎？」

本來，乃猜與魯特也有點心怯的，但一聽到可以立時見到珠寶，財迷心竅，登時甚麼也不害怕了。

乃猜道：「爲甚麼你們剛才一直不想我們看到珠寶，而今又帶我們來看？」

乃差道：「我們都想過，珠寶對我們也沒有用，只有把珠寶換了錢之後，那才有用！而乃猜先生是個便衣，我們要靠你找買家！既然如此，我們實在需要坦誠相對，而且，珠寶實在是太多，多你們兩個人，也不是問題！」

乃猜心想：「這人來到他自己安全的地方，口風大變，其中一定有詐？」他已提高了警覺。

他們一直來到一間最破爛的平房，一陣狂風，吹過屋後的柳樹，再吹到他們所站的地方，大熱天時，竟是一陣難以言喻的涼意。

乃差推開了門，亮了燈，他們入內，看來一切都不適宜居住，到處是雜物，凌亂一遍，並且發出一些霉臭的味道。

乃猜忍不住，道：「這地方怎住？」

「不用心急，跟我來！」

乃猜跟着他們，一直來到另一個房間，開了房門，裏面也是非常雜亂，擺滿了很多塵埃的傢俱。

這房中也有燈，他開了燈，房間之內，竟有另一道門，但被一些傢具雜物堵着。

「我們住在下面！」乃差道。

「下面？」

「是的，下面是一個地牢，不過，這地牢十分舒適，而且安全！」

乃差把堵着門口的東西搬開了，這些雜物看來凌亂，其實是由他們佈置過的。

乃差開了門，突然出現一條通向下面地牢的樓梯，而且下面十分光猛。

乃差自己先下樓梯。

乃猜與魯特便跟着下去，下面鋪滿地毡，果然比上面舒適得多，而且有床有枱，一應俱備。

乃差道：「其實這地方是以前一個有錢佬避難的地方，他有了一筆大財富，爲了等候逃出國，便佈置了這一個地方，以便天地線一接通，便可以離開！」

乃猜道：「你怎找到這一個地方？」

「這是察查找到的！」

察查道：「我有一個遠房親戚，也是做裝修的，他以前帶過我來，所以我才知道，以前這地方並不叫『鬼墟』的，現在才這樣叫！」

乃猜道：「我想人們把這地方叫作『鬼墟』，也是嚇走怕鬼的人，那麼，躲在這地方更加安全！」

乃猜道：「不要再說其他，你們的珠寶呢？」

乃差道：「我對你們已是十分信任，你們對我們也應該信任。」

乃猜道：「珠寶在這裏？」

乃差道：「在！」

登時，乃猜與魯特也有點興奮的感覺。

乃差掀起了一角地毡，下面露出一個鐵渠蓋，他把鐵渠蓋抽起，再伸手入內，拿出一包東西來。

他小心翼翼的打開了一個膠袋，然後攤開了那袋東西，一陣眩目的閃光！

全是寶石！

紅的、黃的、藍的，透明的……

寶石反射着燈光，叫人不敢迫視。

乃猜一時之間，還以爲自己在做夢，走進了阿里巴巴的寶藏山洞，不過，他伸手出來，把那些不同顏色的寶石抓起，然後再放鬆手指，讓那一顆一顆的寶石，自他指間溜出來。

眞實，一切都是眞實的感覺。

冰冷的寶石，在他刺熱的手掌中，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魯特也忍不住的抓起了一把。

乃猜道：「就是這些？」

乃差道：「當然不止。」

「其他的呢？」

察查又掀起另一邊地毡，也同樣露出了一個鐵渠蓋，他從裏面拿出來的，却是一袋金器。

金光燦爛，一室登時像變成黃燦燦的。

「還有？」乃猜問。

「當然有……」

乃猜索性自己去抓起地毡的另一角，却沒有再發現有其他渠蓋。

乃差道：「這裏沒有了，而且，你以爲我這麼蠢，會把所有鷄蛋放在同一籃子？」

「在那裏？」

「在外面，我去拿來給你們看。」乃差道。

他們三人都在欣賞這兩包寶物，單是這兩包東西，如果變換了金錢，也足夠每人過三輩子。

乃差走了上去。

三人沉醉在這些寶物當中。

忽然，他們都聽到上面關上門的聲響。

「咦？」乃猜第一個發現不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糟！」

魯特道：「甚麼事？」

「我們中了他的詭計！」

察查道：「甚麼詭計？」

乃猜道：「他連你這個伙伴也不要了！」

「甚麼？」察查似仍不明所以。

乃猜道：「你吸一口氣，試試看……」

察查與魯特也同時吸了一口氣，他們都感到空氣已不再那麼新鮮。

乃猜道：「他停止了這地方的空氣調節系統，要把我們三人焗死在這裏！」

察查道：「不會的，他不會連我也焗死的！」

乃猜道：「少一個人分，對他不是更好嗎？」

察查怒道：「這傢伙……」他衝上那梯階，地牢的門早已在外堵塞了，關閉了。

察查這時才知，乃猜並不是在猜，而是乃差連他也要殺死的事實。

上面傳來一些重物撞擊的聲音，因爲他們處於地牢，並不能分清楚這究竟是甚麼聲音。

乃猜道：「看來他拿了其他珠寶走了！而且……」

察查道：「而且怎樣？」

「而且會放火——或者用其他方法，例如用水，甚至活生生的把我們焗死在這裏！」

察查非常憤怒。

魯特也感到非常緊張。

乃猜道：「他眞的把另一些珠寶藏在另一處？」

察查點點了頭。

「在那裏？」

「還有大部份是在後面那廚房的地方！」

「比這裏還多？」

「不單比這裏還多，而且比這些更加值錢！」

魯特道：「你怎知道？」

「因爲那些東西更加大件，而且閃亮！」

乃猜聽了，頹然的坐在地上，道：「那麼，我們沒有希望了！」

「爲甚麼？」

「因爲他不吝嗇犧牲這一部份的珠寶，更不會珍惜我三人的性命！」

「而今知道有贓物存在的只有他自己一個人，他可以慢慢的出賣，消消遙遙地過活。」

察查撲上去那個地牢出口，他用盡了力，但那門却是紋風不動，他甚至用頭去頂，也無補於事。

「沒用的，坐下來吧！」

「我們眞要坐在這裏等死？」

乃猜道：「那有甚麼辦法！」

不一會，他們感到一陣熱的空氣，似是從門縫中沁入。

「你們嗅到甚麼氣味沒有？」乃猜問。

察查與魯特用力吸了幾下，不禁異口同聲地道：「火，是火燒的味道。」

乃猜道：「乃差眞要趕盡殺絕！」

察查道：「我想不到他眞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個狠心狗肺的人……」

魯特道：「他爲了保護自己，獨得珠寶，還有甚麼不可以做出來！」

察查道：「但那麼多珠寶……而且，他殺了我們三人，也未必可以獨得！」

「爲甚麼？」

「我們這一次出貨，可以被你們發現，下一次他出貨，他也可以遇到其他人！」

乃猜道：「對，他一定要會遇到有關人等！」

魯特道：「甚至阿拉伯方面亦會派人來追究！」

察查道：「我眞後悔聽他的話，與他一起把珠寶運走，如果不走，我而今還在皇室油漆，那工作雖然簡單納悶，但總也有希望，心安理得！」

魯特道：「而今後悔，也是多餘！」

他們越來越感到熱，而且有點翳悶的感覺，看來外面已燃燒得十分猛烈，幸好他們處於地下室，火向上升，熱氣也向上升。

他們呼吸漸感困難，雖然，三人不甘坐以待斃，拚命在地下室內找出路，但他們結果失望的坐了下來，等待死亡的來臨……

當他們陷入昏迷的時候，突然，上面又傳來一些猛烈的聲音。

三人拚命的使自己清醒。

那地牢的門，在這時候，竟然自動的開了，但衝入來的却是更熱的空氣。

不過，他們一看見了出口透光，人已回復了希望，勁力也回到他們身上。

察查第一個撲出去。

乃猜與魯特也跟着出去。

他們在煙霧瀰漫的出口處，緊捏着自己的口鼻向前衝了出去。

外面果然是有燒過的痕跡，不過，幸好這地方是用水泥鋼筋所造成，除了一些木製的東西燒掉之外，其他東西仍然在。

不過，那些什物早已燒光，到處都是灰燼。

三人不理前面是甚麼環境，只要能逃命出去，他們便衝着過去。

他們由這間屋衝過了另外一間。

這一間離開他們原來那一間較遠，本來，他們應該立刻衝出這間屋，出到外面空曠地方，才會眞正安全，可是，大門是燙手的，而且無法開啟。

他們三人在另一間屋子中喘息。

突然，他們都聽到了一陣聲音，一陣痛苦呻吟的聲音，來至另一個房間。

「有人？」他們低聲地道。

乃猜先摸至那房間的門邊，然後輕輕把門一推，那門是虛掩的。

門開了，那邊伏着一個人，他們都看不見那人的面貌，只是他匐伏着，身體顫抖抽搐。

乃猜一眼望去，叫道：「乃差？」

察查上前，一把把他抱起，但乃差整個人像一堆爛泥似的，無法把他完全抱起。

魯特也上前，果然是乃差。

乃差一睜開眼睛，便叫道：「鬼！」

「鬼？」他們都奇怪地回應。

乃差道：「有鬼，這裏是鬼墟，有鬼，有鬼！」他的聲音充滿了恐懼。

察查道：「有鬼，你的心裏才有鬼，要焗死我們，要獨吞珠寶……」他把在地牢中的氣憤，一齊發洩在他的身上，他連打了乃差幾拳。

乃差身體受了幾拳，痛苦非常，但痛苦的感覺似乎不及他恐懼的感覺。

乃猜道：「你那些珠寶呢？」

「被搶了！」

「搶？有甚麼人會搶你的珠寶？」

乃差道：「不是人，是鬼！」

「鬼？鬼也要珠寶？」乃猜向四週望去，畢竟他是個警探，對四週環境有特殊的反應。

這時，外面吹來一陣風。

「眞的是鬼……我本來拿了珠

寶走，而且放了火……可是，那鬼突然出現，趕我回火場……」

「那鬼是甚麼模樣？」乃猜問。

「看不見！」

「看不見你也相信？」

乃差似乎回復了一些理智，道：「他似乎無所不在，一直迫我回來到這裏！」

乃猜心想：「此人一定是想逃走之時，遇到了麻煩，他明知再面對我們三人，一定不好過，才編出了這一個謊言，用來暫保他自己的生命！」

「珠寶呢？」

「被搶了！」

乃猜笑道：「既然被搶，那人……或鬼一定出現過的，你怎會沒有見到他！」

「眞的沒見過！」

察查又向他們打了幾拳，踢了幾脚，道：「到這個時候，你還騙我們作甚麼？」

「我不是騙你們！」突然，乃差睜大了雙眼，口也張大得不能說話。

察查又再打了他幾拳，突然，他也停了手，因爲他發覺乃差不對勁。

他完全再沒有反應，而且身體有點僵硬的感覺。

「乃差！」察查叫了一聲。

乃猜也覺得有點不安，上前一看，只見乃差直挺挺的躺在那裏，雙眼睜着，口部張開，好像是看到一頭非常奇特的東西而嚇死了。

他摸一下乃差的手脚，再摸身體其他部份，只覺到處是一片冰冷。

「死了！」乃猜道。

「死了？他怎會這樣突然的死去？」

魯特也上前，摸了乃差一把，他也知道，乃猜並不是胡說，乃差的確是死了。

三人突然感到一陣自心底升上來的寒意。

「鬼？」他們並沒有說出來，但心裏同時也升起這一個念頭。

乃猜第一個走開，找了一個較爲有掩蔽的地方。

魯特也會意，只有察查仍然呆呆對着乃差的屍體！

乃猜低聲道：「外面有人？」

「不是鬼？」魯特道。

「那會有這麼多鬼？」

察查突然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甚麼事？」魯特與乃猜同時問。

「你們看！」

他指的是乃差的臉，不過，因爲他的身體擋着，而人無法看到甚麼。

乃猜上前，只見乃差的臉孔漸漸發紫——本來青白的臉孔，像浸到紫色的液體內，慢慢染上顏色。

魯特也上來看，他越看越覺恐怖。

乃猜道：「他中了毒！」

「中毒？他怎會無端端的中毒。」

乃猜道：「不可能無端端的！」他想在乃差身上，找一些傷口或者其他可令他中毒的地方，但回心一想，不知道他身上的毒可會傳開？因此，他不敢用手碰乃差。

轉瞬間，乃差臉孔已變紫，再由紫又變成了黑色，非常恐怖。

突然，察查回轉身來，道：「毒？是你倆下的毒手，是你們……」

「我們？」

「不是你們，還有誰？」

魯特與乃猜無可爭辯，因爲這裏只有他們三人，察查可以肯定自己沒有下毒手，那麼，只有乃猜與魯特二人下來，而且他們根本是一伙的。

魯特道：「我們怎會下毒？」

察查道：「你們想獨吞那些珠寶！」

乃猜一直注意察查的神情，當他想撲向魯特時，他已抽出了手槍，道：「察查，你冷靜一點。」

察查見他有槍，一時之間，不敢魯莽，不過，他的神情仍然十分兇惡。

乃猜道：「走吧，你走吧！」

察查聽了，冷笑一聲，道：「你當然想我走，你這不正是告訴了我，你們兩人想獨吞珠寶？」

他剛說完此話，反撲向乃猜，乃猜避開，再警告道：「察查，不要迫我開槍！」

不過，他並沒有理會乃猜的警告，仍然撲向他，並且企圖搶奪他的手槍。

乃猜側過身來閃避，不過，察查身體魁梧，動作也靈活，乃猜避無可避！

「砰」的一聲，乃猜開了一槍，察查倒在一旁，動也不動。

魯特因爲他們動手也閃在一旁，看了一會，見乃猜沒有甚麼動靜，心裏有些恐懼，道：「乃猜，你殺了他？」

「我是被迫的，你也看到！」

魯特慢慢走向察查。

他用手推推察查，看看他是否仍然活命，突然，察查雙脚一撐，這一撐用盡了他生平之力！

魯特吃個正着，他被踢向牆邊，後腦先撞在牆上，整個人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原來察查並沒有中槍，他倒在地上，只希望乃猜走過來，乘他不覺而襲擊他，可是，走來看他的並不是乃猜，而是魯特，他已不理會誰人走近，只要有人來，他用盡雙

腿全力撐去。

當察查發覺被他撐走的並不是乃猜，而是魯特，他再沒有猶豫，又再攻向乃猜。

乃猜再沒有警告他的機會，只見他如狠似虎的撲來，已避無可避，而且，他手中多了一陣閃光。

乃猜是個非常醒目的人，他知道察查已是拚死的攻擊自己，如果不開槍，是自招滅亡。

他立時一避，扭身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這一槍再沒有錯過，子彈穿過了察查的心口。

察查的胸口好像開了一個小窗，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乃猜足足等了五分鐘，仍不見他起來。

看看這個突變的局面，乃猜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他聽到了一陣呻吟聲，呻吟聲來自魯特，原來他並沒有死去！

「乃猜……乃猜……」

乃猜看看他，有點不知所措。

「救我……快救我……」是魯特的聲音，有氣無力的聲音，在這情形之下，特別恐怖。

乃猜走近魯特，只見他身後面已是一大片血漬，原來他的後腦正在流血，看來他已非常危險。

突然，乃猜有了一個古怪的念頭，而今察查與乃差已死，只剩下魯特，如果他也死去，那麼……

他的心突然猛烈的跳動。

這一次開槍殺了察查，將來回到警局，也要解釋，可是在這情形之下，如何可以解釋清楚而使自己無罪，還有那些珠寶……

一想到那盒珠寶，他整個人變得精神抖擻起來，只要魯特也死去，世上再沒有人知道那盒珠寶的存在，那麼，自己的下半世，甚至再多幾輩子，也可以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

他一生人，活了大半輩子，一事無成，而且常常遭人蔑視譏罵，這個機會，正是大吐一口烏氣的時候……

「救……救我……」是魯特的聲音。

乃猜望着他，並沒有移動。

「你……你……」

突然，乃猜提起了槍，向着魯特。

魯特雖然在迷惘之間，在這情形之下，也清醒起來，道：「你……你殺我……」

乃猜並沒有用口回答他，他一扣緊槍掣，子彈已代替了一切說話。

魯特死了，但雙眼依然張開，好像是盯着乃猜。

乃猜看着他，用手替他闔上了眼睛，道：「你怪不得我，而且你也快因流血過多而死……我只是幫助你快快解除痛苦！」

乃猜把槍收拾起來，對自己道：「冷靜，冷靜，一定要冷靜下來。」

頓了一頓，他對自己說道：「第一件事，把珠寶收藏好，第二件事，放火燒了這裏，第三件事，立即離開這地方！」

於是，他再回到最初的一間房子，把那些珠寶一包一包收藏起來，然後又再回來，把察查與魯特身上的珠寶也一一據爲己有。

他們早已把所有珠寶分開包裝，因此，他自己在屋內找了一個盒子，把所有珠寶也集中在一起，然後，他開始找些乾木，放起火來。

這時，原來已近天亮，他打算放完了火，便走出公路，盡快離開這鬼地方。

火終於燒起，這一列的屋子，半用泥石砌成，半用木板，加上日久沒有人居住，沒有修葺，很快便燒得非常旺盛。

乃猜走出門外去。

可是，門外却站了一個人，一個相當高大的人。

乃猜嚇得呆了一陣。

那人道：「放下你手中的東西！」那人說的是英文，原來是個外國人。

「你是誰？」

「我是誰？魯特沒有告訴你嗎？」

「你？是羅倫？」

羅倫笑了起來，道：「是，我眞是羅倫！」

「你——你想怎樣？」

羅倫笑道：「我想怎樣？面對這麼多珠寶，你會想怎樣，我也會有同一的想法！」

乃猜拔出了手槍，可是，他沒有機會發射，因爲羅倫早已向他開槍，子彈在他頭上擦過。

羅倫道：「不要在我面前弄甚麼把戲，你知我是個甚麼人？」

乃猜不知如何作答。

「我是阿拉伯政府派來拿回珠寶的人，連他們也相信我有這個能力，你敢不信？」

「這不是……」

羅倫道：「你不用多言，你們四個人一舉一動，一直在我眼下，自你們在當舖開始，我一直跟踪並且監視着你們，你殺死了三人，你想獨吞……」

「我沒有，我沒有……」他想轉身，但屋裏面是熊熊的烈火。

羅倫道：「你想死？」

「不，我不……」

「當然不想，你手上那麼多珠寶，誰也不想在這個時候死去！」

突然，乃猜提起了槍，他想趁這突如其來的一刻，把羅倫殺死。

羅倫早有防範，而且，他的槍法反應都比乃猜爲優，他一連開了五槍。

這五槍在乃猜週圍擦過，只要多向左移一分，或向右移一分，乃猜早已命喪黃泉。

乃猜只感到全身濕透。

「放下珠寶，你還有一線生機！」羅倫道。

乃猜知道，他絕對不能夠放下，因爲這人不殺自己，唯一的原因，仍然是這箱珠寶。

羅倫道：「這麼多珠寶，我一個人也吞不下，我只要分一兩件給你，你下半生也不用愁！」

「分給我？」

「當然，你不會白白拿我這些酬勞！」

「你要我怎樣！」

「我要你幫助我離開泰國，我們便可以自由自在……」

「爲甚麼要我幫助你？」

「你是一個警察，在泰國，你有權威，一切事都容易辦得多！」

羅倫是個非常深謀遠慮的人，單是看他與魯特回來，扮作一個只顧享樂而不去追珠寶的人，便可以知道他實在是個精明的人，而且非常懂得利用人的人。

如果他一開始便插手這事，恐怕不會這麼容易，便把珠寶拿到手。

不過，乃猜不是一個善男信女，他知道，面對着這一個大鱷，自己恐怕不是他的手脚。

他想：「趁珠寶還在自己手上，可以一博！」他立時扭身，又要逃走。

又再一槍，這次子彈在他臉頰掠過，他定了下來，仍然感到面頰火辣辣的。

羅倫笑道：「你逃不了！」

乃猜轉過身來，他看見羅倫拿着手槍，不過，他可以肯定，他再沒有子彈。

不過，他仍然小心，看清楚他另一隻手，並沒有手槍，他清楚的計算過，羅倫由始至今，一共射出了七顆子彈，第一粒是向他警告。

第二至第六粒，是在他左右射。

第七粒是剛才的一粒。

乃猜把自己的槍提起。

羅倫道：「乃猜先生，你是個頭腦非常精密的人，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

羅倫把手中的槍納入內袋，然後慢條斯理道：「乃猜先生，你以爲我殺不了你？」

「你連手槍也收了，怎麼殺我？」

羅倫哈哈大笑起來，突然，他的左手一揚。

乃猜也同時開了一槍，這一槍本來是向着羅倫心口而來，但因爲他右手突然一痛，準頭立時失了，而羅倫亦側身向右面一閃。

羅倫道：「你不要再開槍，你記得乃差是怎樣死的，怎會無端端的倒了下來，臉部發黑？」

乃猜想起了乃差死去的情形。

「他並不是無端端的死去，而是中了我的這……這東西你們東方人叫鏢，是嗎？」

他拿了一隻很小飛鏢出來。

羅倫續道：「你感到你的肩膊有麻痺嗎？」

乃猜本來沒有甚麼感覺，但經他一提及，肩膊立時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似癢非癢，似痛却又非痛。

他看看自己肩膊，果然是插有一支小小東西，他這時想伸手去拔。

羅倫立刻說：「勿動，如果傷口再入空氣，肯定你會死得更快！」

乃猜的手僵在半空，他知道羅倫的話並非憑空杜撰，因爲他看過乃差的死亡。

羅倫道：「你不想死？」

他從袋內掏出了一個小瓶，道：「吃了這瓶藥丸，那便沒事了。」

乃猜放下了那盒珠寶。

羅倫道：「不要放下那寶盒的東西，捧着他過來，來，過來！」

乃猜無法，只好捧起珠寶，一步一步走過來，羅倫對着他笑，不過，在乃猜看來，那無異是魔鬼的笑容。

羅倫道：「你越是聽話，你活下去的機會越大，而且有那麼多珠寶，你會活得很快樂！」

乃猜道：「給我解藥！」

「可以！」羅倫從小瓶裏倒出了一顆藥丸，遞了給乃猜，乃猜接過，一口便吞了下去。

羅倫道：「這種解藥，要用分段的吃法，如今你吃了一顆，暫時可保一個月，一個月之後，再服一顆！」

乃猜聽了，心下惶然，因爲如此服解藥，自己豈不是會變成他的奴隸？

乃猜道：「給我其他的藥丸！」

「可以！」羅倫非常從容地道：「你幫助我弄好這批珠寶之後，我自然把這些解藥都給了你，你放心！」

乃猜忍着氣，他明白，在這個時候動氣，無疑是向自己的生命挑戰。

羅倫道：「好了，而今火勢越來越猛，我害怕驚動了附近的警局，引來警務人員，你熟悉這個地頭，快帶我逃離這地方。」

乃猜道：「好極，我們走！不過……」

羅倫道：「你不用擔心，你好好待我，我也不會虧待你的！」

乃猜也不再說話，領着羅倫，轉向後山的地方，抄了一條小徑，到了另一邊的公路。

如果不是乃猜這麼熟悉附近地形，羅倫要離開這現場也沒有這麼容易。

乃猜一邊走，一邊想：「這樣下去，實在不是辦法，因爲這人一定盡快離開本國，他拿走了這批珠寶之後，再找他回來，那比登天還要難……那麼，我豈不是一個月後，便會無端端的毒發身亡？」

他越想越驚怕。

「羅倫先生，這批珠寶我不要，我只想要回我的命！給我解藥！」

羅倫道：「爲甚麼你這麼心急，只要你護送我到安全的地方，我便給你解藥！」

「你不給呢？」乃猜惱怒道。

羅倫笑道：「那麼你一定要相信我，而且對我要有信心，我不是這種人……」

乃猜似是按捺不住的道：「你究竟想怎樣？」

「不要發火！」羅倫道：「否則……」他沒有說甚麼，不過，乃猜可以從他的語氣，知道他想說甚麼。

前面已是公路在望，並且看見路上有汽車奔馳，只要到了公路，羅倫大有機會逃離。

乃猜自忖道：「這狡猾的傢伙一逃離這地方，我對他是一籌莫展，與其讓他控制，而且結果也是死路一條，倒不如在這裏搏一搏……」

他突然停止了脚步。

羅倫道：「爲甚麼還不走？下面公路有汽車，我們找到汽車，便可以離開這裏去安享幸福！」

乃猜突然回轉身來，一包珠寶猛然擲向羅倫。

羅倫猝不及防，人仰馬翻。

乃猜趁這機會，撲向羅倫，羅倫並不是弱者，兩人在地上打滾。

乃猜拚命的糾纏着羅倫，不讓他有機會再發那些毒鏢，兩人翻下了一個斜坡，一直滾了下去。

在打滾當中，乃猜才發現自己身上還有一把槍！

他忽然甩開了羅倫，把槍掏了出來，叫道：「把解藥交給我！」

兩人只距離一公尺左右，羅倫的飛鏢在這麼近的距離起不了甚麼作用，但手槍却是非常有效的武器。

羅倫看見他拔槍在手，笑道：「你是要解藥？」

「是的，快！」

「如果我不給你？」羅倫說，他一邊說一邊掏出了那個瓶子，又道：「你一開槍，我便把瓶子拋下山去，那你永遠也找不到解藥！」

他作勢要丟掉藥瓶，他以爲這一個姿勢足以嚇窒乃猜，可是乃猜此時甚麼也不顧，只顧自己的生命。

他立時開了一槍。

這一槍打在羅倫的肩膊上，那個小瓶也跌了在地上，藥丸幸好並沒有散開。

羅倫倒在地上，並且按着自己流血的傷口，道：「乃猜，這些解藥都給你！」

乃猜仍用槍指着羅倫，迅速在他身旁，撿起了那個藥瓶。

羅倫道：「好了，我們各不欠誰的了，我打了一鏢在你肩膊，你也打了一槍在我肩膊，你而今有了解藥，不用再怕我控制你。」

乃猜道：「你控制不了我！」

「不過，我們爭的不是氣，而是發財，乃猜，你帶我去找個秘密醫生，治好了傷口，我答應你，這些珠寶，我們二一添作五！」

提起了珠寶，乃猜立時有了一另一個想法，當他沒有解藥的時候，他只想要回自己的生命，而今，解藥到了手，那却不可同日而語。

乃猜道：「爲甚麼我要幫你找醫生？」

「你一個人獨吞不了這珠寶……」羅倫說了「獨吞」兩字，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

「爲甚麼？」

「因爲……因爲你沒有辦法脫手！」

「你有辦法？」

「我當然有，而且會賣得高價！」

乃猜沉吟。

羅倫鼓其如簧之舌道：「我要靠你協助我找醫生，逃離泰國，而我也可以與你一起離去，然後找個國際大買家，高價出售珠寶，那時，我們可以各自分錢，也可以一起去享樂！」

乃猜知道，自己面對着的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匪徒，而且他所說的「獨吞」二字，在他腦海盤旋，他想：「在泰國，我是個地頭虫，我怎會要靠你？找個大買家，有錢自然有辦法，我何必……」

這時，乃猜已是惡向膽邊生。

他舉起了手槍。

羅倫驚道：「你……你……」

他話未說出，乃猜已經開槍，這是近距離的一槍，子彈從羅倫的胸口穿了出去。

他雙眼睜着，似乎死得十分不甘心，突然，他右手一甩，另一個小瓶從他的手甩了出去，一直落下另一邊山崖。

乃猜上前，想追也追不及。

他拿出那個裝了解藥的小瓶，自言自語道：「爲甚麼他還另有一小瓶？」

他小心看看自己的小瓶，上面竟有一連串的英文字，當時他非常焦急，甚麼也看不到，而今他才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乃猜並不懂英文，英文字母共廿六個，他還總算認識，只見那瓶上招紙印着甚麼A、B、C、D……這時，他才猛然省起，全身冰凍！

因爲這小瓶根本並不是甚麼解藥，而是一瓶維他命丸，羅倫這狡猾的傢伙，用維他命丸來騙他！

那麼，羅倫既死之前猛拋那瓶，才是眞正的解藥！

天！乃猜立時又再感覺到肩上似癢非癢、似痛非痛的感覺。

他又急又怒，用脚猛踢羅倫的屍體，可是一切都已經太遲，沒有了解藥，也沒有了羅倫，也等於沒有了自己的性命，他頓時感到心灰意冷。

突然，一陣警車的聲音傳來，乃猜似是醒了過來，加上東方射來的陽光，照射在地上有些散開的珠寶金器，乃猜眞的醒了過來。

他想：「事情已弄到這個地步，只要把這些珠寶賣了出去，找個名醫，天下有甚麼毒不可解？」

這想法又再令他重拾勇氣，他決定先收好珠寶，離開這裏，在離開之前，他不想警方這麼快便發現羅倫的屍體，因此，他把羅倫的屍體，拖向懸崖，推了下去。

禍事連番　咒語靈驗

乃猜下了山，很快在公路上截了一部貨車，回到市區，他不敢回自己的住宅，找了一間酒店。

乃猜經過這一夜的疲勞，倒在床，便立時睡了，他實在不知睡了多久。

當他起來的時候，他只覺頭痛欲裂，全身發熱。

他按了床頭的一個電掣，電視機亮了。

「警方經過一番調查，而消防人員也到現場勘察過，發現裏面有三條燒焦了的屍體……」

乃猜看到火燒的現場，聽了新聞，才知道正在報告自己有份的那件兇案。

新聞報告員繼續道：「那三具屍體根本已無可辨認，據說這地方名叫『鬼墟』，平日沒有人敢來，相信這是匪徒利用沒有人敢來這地方的弱點，躲在這裏，據說有人見到一名警探也曾與人來過這地方，不過，這警探已失踪了兩天，不知與這件大火案或者是兇殺案有甚麼關係，如果有市民發現任何有關資料，請電……」

乃猜聽到失踪警探，才猛然省起自己兩天或者三天沒有上班了，警方一定是正全力找尋自己，只要自己若在公衆場所露面，他便會被警方拘捕回去。

乃猜想起來，但腰腿無力，而且全身發熱，他這時才想到，那些餘毒可能在發生效力。

他一定要找個醫生。

可是，在這情形之下，怎樣找醫生？

當他勉强起來的時候，他又感到腹如雷鳴，全身乏力，整個人好像虛脫似的。

突然，有人敲門。

乃猜這時十分緊張，道：「誰？」

「清理房間！」

乃猜聽了，才鬆了口氣，道：「不用了！」忽然，他想起，這是間酒店，至低限度，他可以利用這裏的房間服務，叫一些東西上來吃。

他拿起了電話，向服務員要了食物。

不一會，又有人敲門。

羅倫道：「誰！」

「送食物來的！」

乃猜勉强從床上起來，走到房門處，開了門，轉身想回床上，便雙腿乏力，已倒在地上，幸好是地毯，並沒有甚麼損傷。

那個推着餐車的侍者見狀，立時走了入來，道：「先生，你沒有事？」

乃猜道：「沒有甚麼？」

不過，他似乎無力自己起來，那侍者立刻扶了他起來，並且直扶到他上了床上。

侍者看了他一眼，乃猜立時有了非常强烈的反應，他把頭轉向另一邊。

這舉動反而使那侍者覺得十分奇怪，不過，他似乎十分有經驗，不再看乃猜，低頭把餐車上的東西放在枱上，然後，把帳單遞了過來。

「先生，請簽單！」

乃猜接過他的單子單據，簽了名字。

那侍者接回那單據的時候，無意碰到他的手，只覺他手非常燙熱，忍不住道：「先生，有甚麼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幫助你？」

乃猜猶豫了一會，摸摸口袋，拿出了幾張紙幣，道：「這是貼士！」

「謝謝！」

「可以在酒店內找到醫生嗎？」乃猜問。

那侍者想了一下，道：「我可以幫你！」

「不過……」

侍者道：「我明白，我只是為客人服務，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這侍者的確是十分機靈。

乃猜再拿了幾張紙幣出來，道：「好極，你快替我找個醫生上來。」

侍者又接過了那幾張紙幣，道：「不用擔心，很快便來了！」

當侍者離開，乃猜吃了兩口食物，覺得沒有胃口，喝幾口咖啡，反而使他精神起來。

那侍者離開了乃猜的房間，並沒有去為他找醫生，而是先找一份報紙，因為他早已發覺，這個客人有點面善，而且非常像報紙上所刋的失踪警探。

他並非想做一個好市民，而是因為乃猜失踪幾天，警方已開始懸紅，獎金雖只是五萬銖，但對一個酒店工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大橫財。

不過，他也非常小心，先後對過照片，發現房中那個客人，雖然有氣無力，臉容瘦削深陷，但與照片非常接近，他決定打電話往警局。

接聽電話的警察，立即把電話接入了探長室，他問了幾句之後，立即道：「你盡量守在那個人房間附近，不要讓他離去！」

侍者道：「可以，我可以得到那些獎金嗎？」

「不知道，因為我們還沒有見過那人是否我們懸紅找的那個人！」

「如果是……」

「那麼你一定可以得到獎金！」

過了十五分鐘，一輛汽車停在酒店門前，接着兩客貨車也停了下來。

他們都是穿普通人的便服，但從他們的迅速動作，都知道他們並不是普通人。

為首的一個，身穿獵裝，指示了其他人上了樓上，然後自己才由兩個人保護着他上樓。

那人在乃猜住的那層樓，找到侍者。

侍者道：「我是發現那住客人的侍者。」

「你叫甚麼？」

「我叫旺查。」

「我是艮芮探長，客人在那間房？」

旺查指着那房間。

立時那些普通人已拔了手槍在手，並且埋伏在門外。

旺查道：「我看不用這麼痲煩，這人身上有病，多走兩步也脚軟！」

艮芮探長道：「小心一點比較好，你可以肯定那是乃猜探員？」

「看來是！」

「好極，你先往下面，我有伙記跟你辦一些手續，錄一些口供……」

「我的獎金……」

艮芮揮手，沒耐煩再跟他說話，有一個警探拉了他下去，離開了現場。

艮芮看了一會，見一切部署妥當，他自己也掏出了手槍，道：「敲門！」

一個警探上前敲門。

乃猜道：「誰？」

「先生，我找到醫生來了！」

「進來！」

那個警探一馬當先，一入了房間，立時閃身，並且把手槍瞄準了躺在床上的乃猜。

乃猜想說話也來不及，因為其他警探撲入，有些並且來到他的床前，有人用槍指着他的太陽穴，又有人用槍指着他的眉心，更有一支抵着他半開的口唇。

乃猜既動彈不得，也不能說話。

艮芮探長這時才施施然入內，並關上門。

「乃猜？」艮芮探長問道。

乃猜不能回答，點點了頭。

「搜他的身！」艮芮命令。

兩個警員，迅速的搜身，拿起了他的證件配槍，並有一些錢，並沒有其他可疑物品。

艮芮道：「放開他！」

乃猜見所有手槍離開了他的要害，才稍為鬆了口氣，道：「探長，我……」

「你為甚麼要躲在酒店？」

「我……我身體！」

艮芮見他有氣無力，更大聲地道：「你不知道身為一個警務人員，應該在第一時間回到警署報到——無論有甚麼事發生在你身上！」

乃猜道：「因為我……」

艮芮道：「究竟有甚麼事發生在你的身上？」

乃猜道：「我被幾個匪徒押入了那個叫『鬼墟』的地方……」

「鬼墟！其中一人，果然是你！」艮芮探長似乎決定了一些事情，考慮了一會，向他的手下道：「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證人，我要親自在這裏審問他！你們出去等我！」

眾警探散了出去。

艮芮探長把房門關上，道：「乃猜，有甚麼事發生在你身上，快說！」

乃猜道：「兩個匪徒，想搶我配槍，强行拉我入了鬼墟之內，他們本來想殺死我，但後來他們想利用我，威脅警方！」

「利用你威脅警方？有甚麼用？」

「因為他們是恐怖份子！他們兩人之外，還有一個外國人，他們似乎在這裏發動一些陰謀！」

艮芮探長聽了，大笑起來，乃猜看着他摸不着頭腦。

艮芮道：「珠寶呢？」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乃猜不知所措，他依然裝出不明所以的道：「甚麼珠寶？」

艮芮道：「乃猜，你不用瞞我了，我們已經接到阿拉伯方面的知會，有人偷運了皇室珠寶回泰國，而他們也派了一個特使來找珠寶，那個特使叫羅倫，根據阿拉伯方面提供的資料，他是鬼墟大火中燒死了的外國人！」

乃猜聽了，心中叫苦。

本來他以為編了這一個有關恐怖份子的故事，這個探長害怕涉入政治，會放手不再理會這事，想不到他們已早有了另外的情報。

乃猜道：「我不知有甚麼珠寶！」

艮芮道：「乃猜，你是個警探，你會利用犯案者的一舉一動，來猜測匪徒行踪，而你的一舉一動，不是早已告訴我們你把珠寶收藏起來？」

「我沒有！」

「既然沒有，你逃出了匪徒的魔掌之後，為何不直接回警署報到？很明顯，你想逃之夭夭！」

「不，我有病……」

艮芮道：「乃猜，不要再說了，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這件事已提升到國與國之間的層次，你逃不了，你絕對不能一人獨吞！」

乃猜聽了這話，似乎是得到了其中暗示。

不能一人獨吞，那麼，大概可以「攤分」？

「快說！」艮芮厲聲道。

「不，我不知道！」

艮芮突然又轉了聲線，道：「乃猜，這件事牽涉極大，你一個人，以你的地位，你不單不可以獨吞，而且會惹來殺身之禍。」

「我眞不知！」

「如果你有我們做後台，你可以既有錢，又可以安享晚年！」

「你保證？」

這話一出，無疑已是承認了收藏珠寶的事實。

艮芮道：「你還說不知？珠寶在那裏？」

乃猜並沒有回答。

艮芮拿出了手槍，指着他，道：「快說！」

乃猜反而笑起來，道：「好極，你一槍打死我，這批珠寶永遠再沒有人知道！」

艮芮緊扣槍掣，乃猜並不害怕，因為他知道艮芮一定不會動手，因為他目的在珠寶。

乃猜仍然在笑。

艮芮道：「你以為我沒有辦法！」

突然，他把槍瞄準了乃猜的右腿，道：「我先開槍打你的右腿，讓血慢慢流，一直到你死去！」

乃猜想不到這個探長是如此心狠手辣。

不過，他考慮了一會，依然不說，因為他知道，一旦透露了珠寶，他的性命只剩一半，另一半有可能立時把他槍殺，也有可能讓他……

他又想了一會，這是酒店，是公眾地方，這探長無論多麼心狠手辣，他也不敢，而且他可以瞞騙酒店工作人員，也不能瞞騙他的手下。

想到這裡，他想說話。

可是，艮芮已開了槍，「轟」的一聲，乃猜只覺痛入心脾，昏了過去。

這時，外面的警探都以為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情，衝了進來，看見艮芮探長開槍，而受傷的卻是倒臥在床上的嫌疑犯人。

「什麼事？」有人問。

艮芮道：「沒有事，這嫌疑犯反抗，我開槍向他警告，不慎中了他的腳。」

那些探員聽了艮芮這麼說，當然沒有什麼好說，紛紛出去。

艮芮卻道：「你們站著！」

眾人都停下了腳步。

「外面還有人麼？」

「有，他們把守要道。」

「多少個？」

「應該是十二個。」

艮芮道：「不用再驚動他們，你們而今一共是十三人，我們這次出動，不止是找到了涉嫌失踪的警探乃猜，還有他携帶的大量珠寶。」

「珠寶？」眾人都議論紛紛。

艮芮道：「就是最近盛傳來自阿拉伯的珠寶，這批珠寶價值連城，而今卻在這人的手上。」

眾人更是眾議紛紛。

艮芮道：「不過，我暫時無法找到他把珠寶收藏在什麼地方，如果找到這批珠寶的下落，我們——計算我在內，一共十四個人，沒有一個人再肯做這份工了。」

眾人聽了，都明白艮芮的意思。

他們都十分高興。

艮芮道：「不過，想要找到這批珠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找到了之後，更要絕對的保密，我相信，這批珠寶，如果不在這個房間之內，也應該在這個酒店之內，而且我們在離開酒店之前，一定要找到，否則……」

眾探員都非常明白艮芮的意思。

他們已分別在房間每一個角落搜尋。

這個房間不大，他們幾乎把所有衣櫃、桌椅、雪櫃，甚至浴室中的磁磚也搜索過，但一無所獲。

這時，乃猜身體動了，並發出了呻吟的聲音。

良芮停止了他們的行動，道：「讓我再來問。」

衆人散了開去。

良芮道：「乃猜，你把珠寶放在那裡？」

乃猜呻吟道：「我……我沒有……」

「不要再浪費時間，以我情報所得，你一直沒有離開過這房間，而且你從山中下來，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往外面去，因此，你的珠寶一定是收藏在這裡。」

乃猜突然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乃猜道：「你以爲我會把珠寶藏在這裡？」

「那麼藏在什麼地方？」

乃猜道：「我不會說的，除非我見到警務總長。」

「你想見警務總長？」

「是的，他會保護我，給我正義。」

「正義，你要什麼正義？」

乃猜沒有作聲。

良芮道：「乃猜，這件事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你要獨吞這批東西，根本沒有可能。」

「是嗎？」

良芮仍然按捺著他的脾氣，道：「如果你加入了我們這一伙，保証你可以分得合理的一份。」

乃猜道：「啊，原來你們不是來辦案，而是來與我分珠寶！」

良芮實在忍耐不住。

乃猜道：「你殺死我。」

他有皇牌在手，一切都不怕似的。

良芮忽然改變了臉容，笑道：「乃猜，一切都是你迫我的，你不要埋怨我。」

乃猜索性閉上了眼睛。

良芮掏了手槍出來，看看他的樣子，實在難以嚥下氣，眞想一槍打死他。

不過，他的一個手下名剛滿，上前道：「探長，何必動氣？讓我來……」

「剛滿，你有好主意？」良芮道。

「是的，這人一隻腳傷了，也不覺痛，不知道再傷另外一隻，他還有什麼感受。」

乃猜聽了，睜開了眼睛，道：「不要，不要！」他本來也不覺受槍傷那腳的痛楚，但經剛滿一提，立時，使他痛楚非常。

「對，看他能忍耐多久。」

良芮把槍對正了他另外一隻腳的膝蓋，乃猜知道，這一槍打出，他這一條腿肯定廢了。

剛滿道：「探長，慢著。」

剛滿轉身道：「乃猜，如果你獨得了珠寶，而兩條腿也廢了，你有什麼用？難道眞是被打跛腳再享受下半生？」

乃猜道：「不！不！不……」

「快說！」

乃猜暗想：「事情到了這情形，再與他們鬥下去，只會弄得自己生不如死。」

乃猜道：「探長，我想與你單獨談談。」

「有什麼話好說，就在這裡說。」

「不！太多人了。」

「這是我們的兄弟，大家自己人，有什麼話要說，就在衆人面前說好了。」

乃猜不再開言。

良芮見狀，顯得無奈。

剛滿道：「好，我們暫時離開。」

衆探員隨著剛滿出了外面。

乃猜道：「探長，你要保證我的安全，我才會對你說出珠寶的收藏地點。」

「你要怎樣保證？」

「第一，我要珠寶的一半，另外的一半才是你們的。」

良芮道：「一半？我不知道我的手下……」

「一半亦足以使你們每一個人家肥屋潤。」

「爲什麼你要這麼多？」

「因爲我是用生命換回來的，你們只是坐享其成。」

「還有什麼？」

「第二，先送我去醫院，我才告訴你。」

「不能，這樣做，我怎能向我的下屬交代？」

乃猜想了一會，道：「好，我告訴你……」他頓了一頓，又道：「你扶我起來」

良芮不知他弄些什麼花樣，但以他一個受了腳傷的人，也不會有什麼威脅，所以，他扶起了乃猜。

乃猜道：「推開床墊！」

這些酒店的床，全是一個鋼架，上面是一個厚厚的床墊，良芮把床墊推在地下。

他只見一個床架，並沒有什麼。

「沒有！」

「你再看那床墊。」

良芮用腳踢起床墊，只見裡面有一個大洞，因爲這一翻，跌出了幾包東西。

「你讓我坐下！」乃猜道。

良芮放他坐了下去，然後把其中一包跌了出來的包裹拆了開來。

他立時只覺眼前一亮，因爲包裹裡面全是不同種類的金飾，良芮呆著。

不過，良芮並沒有聽他的話，他再打開一包，又再打開一包，因爲每一包都令他目不暇給。

他突然回過身來。

乃猜笑道：「我沒有說錯，你只要一包，也足以令你們……」

良芮的臉孔並沒有笑意，因爲他已開了槍，這一槍立時使乃猜致命。

他不知自己爲什麼開槍，也許是因爲那一包一包的珠寶的魅力，與其說是魅力，倒不如說是魔力。

乃猜一手指著他，但人已僵硬。

這一槍驚動了所有人，剛滿領著人衝了進來，他目的是救良芮，他以爲良芮被乃猜開槍。

當他們衝了進來，不單剛滿一個人，所有人都立時呆了，因爲地上被打開了的珠寶包裹，充滿魔力的珠寶，所有人見到，都被迷惑。

忽然，有一個探員撲上前，便要擁抱其中一個包裹，良芮見了，喝道：「勿動！」

但那探員好像瘋狂了，聽不見他的聲音，只是雙手插入那堆珠寶之中。

良芮又再喝令。

那人仍不理會。

良芮又再開了一槍，「轟」的一聲，那人仆倒在珠寶之上，血自那人身軀源源而出，把他懷裡的珠寶都染上了赤紅的血色。

一幅非常詭異的圖畫似的。

良芮舉起了槍，道：「每一個人都要依照我的吩咐去做，否則……」

突然，「轟」的又是一槍。

這一槍並不是來自良芮的槍，而是來自門外。

衆人似從美夢中驚醒，下意識地伏在地上，只有良芮一個人並沒有伏下，而他堅挺的站著，但不一會，卻搖搖晃晃的倒了下來。

開槍的不是良芮，他是中槍的一個。

門外站了一人，這人一手持著一支「墨林」，一支足以把一個人的頭顱也可轟掉的手槍。

「不要動，我是警務總長。」

衆人慢慢的抬頭一看，果然是警務總長乃固達。

乃固達道：「把所有贓物收拾妥當。」

衆人在這位威風凜凜的總長面前，竟像馴如羔羊似的，乃固達可以貴爲一國之警務總長，自有其道理。

他親自上前，看著探長收拾地上的珠寶，乃固達也有出人意表之處，他似乎並不爲珠寶而迷惑，也許，他見過大場面。

「好了，各位手足，今日這裡發生的事，每一個人都要守口如瓶，每一個人都會得到應得的好處。」

沒有人敢出一言。

乃固達從身上拿出了一個手提電話，道：「派一團機械部隊來。」一切都收拾妥當，但乃固達並沒有叫人動，而每一個人都不敢動。

忽然，有一個女人似怯生生的在走廊出現，一見了乃固達，叫道：「寶貝……」

這話使這聚凝的空氣立時溶化了似的。

乃固達一望，道：「爲什麼你還沒有走？」

「我擔心你！」

乃固達道：「快走！」他的「墨林」手槍指向那個怯生生的女人。

幾乎所有探員都知道，這個女人是乃固達的情婦，不過，沒有人敢有所表示。

「走！」乃固達再喝了一聲，那女人立時失了蹤影。

「我剛巧在酒店休息，卻發現了你們有如此重大的陰謀，因此……」

他頓了一頓，道：「我是你們的警務總長，一直爲你們在內閣議會內爭取福利，但我很慚愧，並沒有爭到什麼，幸好我有這機會，這一次，每一個在場的人員，都可以有足夠的福利。」

原來乃固達總長偷偷在這間酒店內與情婦幽會，卻想不到抓到了一個大大發財的機會。

不一會，警車來了，相信這一個部隊，是他的親信，因此，很快便有人上來，把他與珠寶一齊護送，入了一輛裝甲車之內。

本來這是一宗非常轟動的案件，但翌日，無論報紙或電視台，並沒有提及隻字。

* * *

乃固達總長，回到警署之後，立即審視他由裝甲車運回來的珠寶。

當他把六袋珠寶打開的時候，他眞的被這些珠寶嚇呆了，他足足看了一個鐘頭，也不知如何是好。

有無數的念頭在他的腦海出現，當然，他想過獨吞這批珠寶，不過，他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人，他知道雖然他辭去警務總長這個職位，他也沒有能力獨吞。

於是，他把手下三個副總長都叫了進來。

這三個副總長，各擁有一定的勢力，也有自己的心腹，加上總長乃固達，他們足以與軍方抗衡。

乃固達召了他們入總長室之後，把其中五袋珠寶放了在桌上，

不過，所有珠寶都被藏在那外表並不起眼的袋內，這三個總長似乎聽不到什麼風聲。

乃固達道：「今日我無意中破獲了一件大案，不，不是大案，而是一件巨案。」

斑厲是其中一個副總長，他向來與乃固達有些心病，不過，他表面仍對他必恭必敬，道：「總長，巨案？我們似乎沒有聽到什麼風聲。」

乃固達道：「在沒有告訴你們詳情之前，我們先來一個發誓，好嗎？」

三人同問道：「發誓？」

「是的。」乃固達從胸前抽了一個用金鑲的佛像出來，道：「我們都在這個佛像前面發誓。」

這裡三個人都知道，乃固達這個掛在胸前的佛像，是本國最大的寺院裡請回來的，而且這個佛像，經過全國最有名的高僧開光，因此，這佛像最為靈驗，單是可以使乃固達成為警務總長，便足以證明。

乃固達道：「我們發誓。」

另一個副總長那托道：「總長，不是我們小心眼，我們也要知道為什麼要發誓，才可發誓。」

乃固達道：「當然對你們有好處！」

巴曼副總長也插口道：「什麼好處？升職？加薪？還是其他好處？」

乃固達道：「是為你們增添財富。」

三人互望一眼，似乎有不相信，但卻也有點欣然。

乃固達其實心裡有氣，要帶挈這些人發達，而他們竟然似也不大相信，不過，他知道這件事實在不能一人獨吞，只有借助他們的力量，才可以過關。

乃固達打開了其中一包。

登時，令這三個副總長精神為之一振，因為只是露了一些出來，已使他們估計這一個包裹，價值連城，何況桌上有五包！

這時，三人反而迅速的舉手發誓。

發誓由乃固達領導，道：「我們四人，自今之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異心之人，不得好死。」

發誓完畢，乃固達道：「這一批珠寶，我相信是阿拉伯皇宮的，前幾天我們已收到阿拉伯大使向我們提出，有人偷運了他們皇宮的珠寶回國，要我們為他們徹查。」

斑厲道：「幸好讓警務總長得到，恭喜你！」

「是的，我偶然查到的。」他頓了一頓，道：「這批珠寶既然落在我的手裡，當然不會奉送回阿拉伯，我們當差的，出生入死，平日沒有人重視我們，因此，我想把這些珠寶都分了，也益了我們的兄弟。」

三人聽了，都急於要看看全部的珠寶。

巴曼道：「總長，為什麼還要益我們的兄弟？」

「你看過便知道了。」

乃固達拆開了其中一包。

他們都見過珠寶，可是，卻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不但數量多，款式多，件件皆是精品。

斑厲想看看其他的。

乃固達道：「不要再拆開，因為每一包裡面都是大同小異，總之一句話，我們每人要了一包，任何一包，也足夠我們奢華地生活三輩子。」

三人都同意。

斑厲道：「這裡共有五包，我們是四個人。」

「對，每人一包，還剩下這一包。」乃固達道：「本來這一包應該屬於艮芮，他的功勞最大，可惜，他已殉職，但他手下已全知道這件事，因此，這一袋應由他的屬下分配。」

眾人似無異議。

乃固達道：「還有一點，你們而今手下並不知道這事，不過，既然艮芮手下知道，而且受惠，很快，你們的下屬也知道的。」

巴曼道：「他們知道又如何？」

「這件事牽涉極大，而且你們每人只要拿出一小部份，變賣了成現金，分給他們，有錢財到手，他們自然而然的不會開口。」

那托似乎最心急，道：「好極，好極，我們分……總長，你先揀！」

乃固達道：「你們先揀，其實也不用怎麼揀，那托，你先！」

那托先拿了一包。

接著斑厲與巴曼各拿了一包，檯上只剩下一包已拆散的，另外一包還未開。

乃固達拿了那一包未開的，道：「這包拆散的，便是給艮芮手下的人，不過，我再聲明一次，我們手上的珠寶，大同小異，但當中有什麼不同，例如多些鑽石，少些黃金，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拆開了看過，這要各安天命，不要再埋怨。」

三人似乎十分心急要拆開來看。

乃固達道：「不要在這裡拆，我們得了這麼多錢財，將來有什麼事發生，你們也要……」

三人齊道：「我們知道。」

乃固達道：「為了公平起見，我招艮芮的手下──不，應該是他的上司和萊進來，把這包東西給了他們。」

各人把自己的一包收好。

乃固達召了和萊進來。

和萊一入總長室，見到檯上的珠寶，人也呆了，半晌才聽到總長的說話。

乃固達道：「和萊，你以前常常說乃猜不中用，而今他死了，帶挈你們也大大賺了一筆。」

和萊道：「是乃猜，對，他看來不中用，不過，他有潛質……有潛質，可惜他死了……」

乃固達道：「這包東西是分給你與你全組手下，一個也不要遺漏，因為每個人都有利益，才會甘心情願擔當一切。」

他又再重覆了剛才與三位副總長說過的話，和萊當然是唯唯諾諾。

當所有人都離開了總長辦公室，乃固達才咪咪嘴的笑了起來。

他真想得週到，他既然可以得到這批珠寶的大份──他名正言順的收了一包，另一包他早已藏了起來，而且，他還邀得了所有警務人員一起與他背這黑鍋。

* * *

在阿拉伯皇宮的奈巴，接到了羅倫的死訊之後，知道那批被盜去的珠寶，大概再難以物歸原主。

不過，他受的壓力真大，皇宮方面要求他立刻追查，並且要他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尋回那些寶物，另外，其他酋長也下令，要他尋回珠寶，因為其中有很多寶物，都是他們的國寶。

最慘的是，有些酋長懷疑奈巴自己先把珠寶藏在宮內的儲物室，趁機與人合作，運了出去。

奈巴當然不肯背這黑鍋，他建議這些酋長，先以國家名義知會泰國，要求追查珠寶下落，再派特務入泰境，用盡所有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務要找回珠寶。

泰國接到這個知會之後，當然下令警務總長乃固達偵查此事。

乃固達接到這個命令，心裡清楚，他已作好了準備，已向上層遞了辭職信。

他辭了警務總長之職後，隱居在他的家鄉。兩個月後，他秘密的買了兩張船票，與他那位心愛的情婦，環遊世界去了。

郵船從泰國開出，一直向西面而去，繞過印度，到了中東地區。

那天早上，乃固達與情婦在甲板上曬太陽。

乃固達這些日子，似乎過得非常愜意，問道：「前面的海港是什麼地方？」

他的情婦名叫戴安娜，道：「前面是中東地帶，不過，那裡沒有什麼好玩，郵船將在這地方入油之後，便再向前行。」

「什麼？前面是中東地區？」

「是的，有什麼不妥？」

「沒有什麼！」乃固達擔心的是，經過阿拉伯的地方，不知道有沒有危險，但隨即他自我開解地想：「有誰知道我在這裡享受！」

他閉上眼睛，享受溫暖的太陽，也享受溫和的風，加上身畔情婦的幽香，他實在不知人間何世。

忽然，有幾個人走近，他們身穿著運動裝，看來像郵船上的乘客，其中一個停下了腳步，另外幾個也慢下來，他們都望著那女人。

他們說了幾句話，又走近來。

女人推了乃固達一下，乃固達張開了眼睛，立時見到這班人如狼似虎的走近，他坐了起來，正想說話。

其中一人，上前道：「這金飾從何而來？」是非常生硬的英語。

乃固達看看自己的女人，只見她頸上掛著一件小小的金飾。

乃固達心中一凜，原來那是一件贓物中的金飾，他早已吩咐了他的女人千萬勿戴在身上，但想不到她竟然偷偷的掛了這一件在頸項上。

乃固達並不直接回答那人的話，只道：「你們想怎樣？我……」

那人見乃固達並不回答，回頭向其他人打了一個眼色，那幾個人一擁而上。

當中一個人，一手搶了那女人頸上的金飾，那女人當然抗拒，而且發出尖叫。

乃固達即上前保護他的女人。可是一個人攔阻乃固達，另外三個人，一個按着那女人的嘴巴，兩個左右押着那女人。

乃固達怒喝一聲，當他聲音還未叫完，他只覺胸口一痛，那人一拳打在他胸口與胃部之間，登時，他只覺中氣被窒著，竟然發不出任何聲音。

那人又再問：「金飾從何來？」

乃固達忍著痛楚，道：「買回來的。」

「跟什麼人買？」

乃固達道：「在泰國。」

這話一出，乃固達看到那幾個人的眼神，才知道自己實在說錯了話。

而他的女人，在拚命掙扎中，恰巧有機會叫了一聲：「乃固達，救我……」

那人道：「你是乃固達？」

乃固達並沒有回答，也只是拚命掙扎，那人再打了他幾拳，每一拳都是力道剛勁，打得他非常痛楚。

忽然，其中一人發出了一聲驚呼。

原來有其他乘客經過。

那幾個人立即鬆開了他們，扮作與他們相熟，正在交談似的，但

乃固達感到腰間有硬物頂著他，他不敢動，也不敢再呼叫。

但那女人卻非常驚慌，她似乎並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呼叫有什麼後果。

當一個乘客走過，她叫了一聲，不過，她的聲音只引起了那路過的乘客，看了各人一眼之後，便立即離去。

乃固達與女人相隔不遠，只見他心愛的女人已閉上了眼睛。

乃固達忍不住的叫道：「寶貝，寶貝！」

寶貝已不再是寶貝，因爲她已經不懂得應乃固達。

當那乘客過去了，那幾個人說了幾句話，然後，他們立刻行動起來。

乃固達見他們把那女人押了起來，急忙道：「你們想知道什麼？」

那人道：「爲什麼你不早點說？」

乃固達道：「說，說……」

可是，事實上已太遲，那幾個人左右看了一下，非常迅速的抬起了那女人，向船邊而去。

到了船邊，他們竟立即把女人抬起，並且把她拋了下海。

乃固達看見女人背後一片鮮紅，也看見他們的行動，立時叫了起來。

他又再吃了幾下老拳，這時，他知道不再反抗，將永遠沒有反抗機會，他立時掙扎，不過，他只有這一次機會，然後，後腦被沉重的一擊，昏了過去。

當他甦醒的時候，他當然已在自己的郵船客房之中，四個大漢團團的圍著他。

乃固達叫道：「你們想怎樣？」

「我們只想知道，那些珠寶在那裡？」

「珠寶？」

那人有點發怒道：「如果你想和你的女人漫遊龍宮的話，你再亂說下去。」

乃固達道：「我眞的不知道。」

其中一人，突然抽出了一柄長長的刀，那刀有點像日本的武士刀，但比武士刀更爲薄，而且鋒利。

「乃固達先生，我們沒有時間，快說！」

乃固達看見他們的刀，心中十分害怕，但一時之間，這事卻不知如何說起，因此，他在支吾著。

那知道，那人突然一刀砍下，他的右手，齊腕而斷了，一時之間，他痛得死去活來，又再昏過去。

這班人行事狠辣，實在令人害怕。

乃固達再醒來的時候，他的右手已被包紮妥當，當然那仍然十分痛楚。

那四個人依然圍著床前。

其中爲首的一人道：「快說，你若不說，你還有一隻左手，兩隻腳。」

乃固達這一次不敢怠慢，道：「你要我怎麼說？」

那人道：「從頭說起。」

於是，乃固達把整件事和盤托出。

「你的珠寶呢？」

「其中一包在泰國以低價賣出。」

「低價？」

「是的，因爲泰國沒有太多有錢人。」

「另外一包呢？」

「我藏在……藏在……」有時，錢財的確比人的性命重要，不過，當乃固達看見另外一個抽出那柄阿拉伯刀的時候，他不敢再隱瞞。

「我藏在我父親的靈塔之內。」

「靈塔？」

「那是我父親安放骨灰的地方。」

乃固達說出了一間泰國佛寺。

「有什麼證明？」

「有……」他想找尋自己的皮包，但皮包早已被他們搜去了。

乃固達道：「我皮包之內，有一張收據，那裡有佛寺的地址。」

有人打開皮包，果然搜到那一張證據，不過，上面全是泰文，他們也不認識，可是，看乃固達受斬之後，他再沒有說謊的可能。

那人道：「好了，你把贓物均分了出去之後，你那些同黨怎樣？」

「我不知道，因爲我辭了職，不再做警務總長，我想享富貴……」他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嘆息。

「快把那幾個人的名字說出來。」

乃固達把那托、斑厲、巴曼的名字都說出來，並且詳細的把他們的地址告訴他們。

「珠寶都在他們身上？」

「是的，不過，我並不敢肯定他們的行蹤，因爲他們有了錢之後，不知會否有所改變。」

那人道：「正如你一樣！」

乃固達道：「我很後悔……」

那人笑道：「後悔已經太遲，你可知道，我們阿拉伯的法律，盜寶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而且盜竊皇宮的寶物，那是罪加一等！」

乃固達道：「我已把所有從犯……」

「但是，你仍然犯了盜竊罪，你知道，我們有一條古老的法律，用右手偷東西的，要斬去右手；左手偷東西的，要斬去左手。」

乃固達非常恐懼地道：「我已

被你們斬了右手。」

那人道：「不過，那還要看你偷的是什麼東西。」

「那你們想怎樣處置我？」乃固達想掙扎起來，但已經太遲了，因爲那幾個人已一齊下手，把他押著，當他想開口，一件柔軟的物件，早已把他口也塞了。

四人押著乃固達，出了客房，一直上了甲板，來到船尾。這是近機房的船尾，並沒有人，他們二話不說，便把乃固達拋了下海。

乃固達再沒有浮起來。

＊　＊　＊

自從乃固達辭去了警務總長的職位之後，那托便成爲了他的繼位人選。

那托是個非常深謀遠慮的人，他知道阿拉伯皇宮珠寶被盜這件事，一定不會不了了之，不過，他卻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上位之後，非常奮力的做好他的警務總長工作，他並沒有像巴曼、斑厲他們，花天酒地。

那托當然不是單爲地方治安，保護人民財產而努力，而是他落力搞好警務工作，他也可以從中得到極大的好處，那當然是金錢的收益。

巴曼與斑厲都覺得非常奇怪，那托有了那些阿拉伯珠寶，根本上不用再上下其手的貪污。

當然，他們都不知道，那托有他自己的秘密，因爲他並沒有出售珠寶，他並沒有拿出其中任何一件出來。

但巴曼與斑厲卻不同，他們利用他們的江湖地位，一件一件的把珠寶出售。

過了兩個月，斑厲也辭職了，巴曼在半年之後，突然不明不白的失蹤。

那托知道，要發生的事情，終於要發生了。

那天，那托接到國會的對外事務長的通知，他立即到國會的辦事處，對外事務長郭閣打也是一位剛上任不久的事務長。

郭閣打見了那托，便道：「那托總長，阿拉伯派了一個大使來見你，商談有關失去珠寶的事。」

那托道：「這件事已發生了大半年，爲這件事而死的也有好幾個人了，但我們一直茫無頭緒。」

「是的，我知你是個好的警務總長，但那位大使一定要見你，並且正式知會我們國家，看來他們對這件事不肯罷休似的。」

那托道：「我們應該怎樣做？」

「照實情告訴他們。」

「他們不信又怎樣？」

「那也沒有什麼辦法，我知你是個新上任的好總長，你既然與這件事毫無關連，你只依照實情，完全地告訴這些大使，我們的確爲他們查這件案便可以了。」

那托道：「他們損失非常重大，不過，他們也有保險賠償吧？」

郭閣打部長道：「沒有，一來是阿拉伯皇宮的東西，價值連城，他們不願付出龐大的保費，二來也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接受投保。」

「怪不得他們那麼鍥而不捨。」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那是阿拉伯酋長之物，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東西，他們不容有失。」

「但事實上是失去了。」

「所以他們誓要用任何手段，也要找回珠寶。」

「但珠寶經過那麼多人手，相信早已有一些流入了市場，購買這些昂貴的東西，並不一定是泰國人，可能是世界上各處不同的人，他們那裡查？」

「我不知道，他們知道你是個好的警務總長，堅持要見你。」

那托笑道：「那沒有問題。」

郭閣打帶了那托入另外一間房間，裡面已坐了一位西裝畢挺的人，阿拉伯人臉形輪廓分明，雖然他穿了西服，仍然是一眼望過去，也知他是阿拉伯人。

郭閣打道：「這位是阿拉伯大使先生格方，這位是那托警務總長。」

格方伸出手，熱情與那托握著，並向郭閣打部長道：「我可以和那托總長詳談一下？」

「當然可以。」郭閣打離開了那個會議室。

格方笑道：「你也知道我爲阿拉伯皇宮的珠寶而來，你是新上任的總長，你對這件事……」

那托道：「我們已全力追查此事。」

「我知道，不過，看來並沒有什麼結果。」

「格方先生，我想你也明白，這事經過的人手極多，而且死了的人也多。」

「是的，你見過乃固達沒有？」

「沒有，自他辭職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他近日可好？」

「好極了，他去了環遊世界。」

「啊！」

「可惜，他在半途上，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無端的跳海死了。」

「什麼？他跳海？」

「是的，其實那也並不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因爲他盜用了我們的珠寶，而那些珠寶都有咒語的，那些咒語在我們阿拉伯相傳了好幾十年，沒有人盜了這些珠寶而可以擺脫死亡的。」

那托道：「是的，我相信是的。」

格方道：「他跳海之前，不知

是否受了咒語的驅使，竟然把一袋珠寶，完完整整的交還了給我們。」

「啊，那好極了，他有沒有供出其他疑犯？」

「可惜當時他已是迷糊不清，他不能以行動表示他的後悔。」

那托聽了，心裡才感到較為安慰，不過，從這位大使口中，可以知道，乃固達死的時候，是十分辛苦的。

格方道：「由於乃固達交回了一袋珠寶給我們，因此我們相信應該還有其他珠寶仍然存在貴國。」

那托道：「我們已盡力去查。」

「是的，我還有另外一個故事要告訴你，巴曼，你當然認識？」

「認識，他失蹤了，我們仍然找尋他的下落，相信他也是有份參與這件事情。」

「斑厲呢？」

「我也不知道，他們辭職離去之時，那時極為混亂，我接手做這個職位，只一心想搞好治安方面的事情。」

格方道：「我知道你是個好總長，不過，為了保持我國與貴國的良好友誼關係，我想你一定要多派人手，也要多用腦筋，去破這件案子。」

「好，我會盡力。」

「我們也知道，這些珠寶有些已流入了市場，或者在一些私人的手上，不過，我們的酋長，已有意退而求其次，只要現存的，還沒有出售的一兩包，交回給我們，我們也可以向酋長作一個交代。」

那托似乎是明白格方的意思，卻也有點摸不清他的眞意，不過，有一點非常明顯，格方來見外務部，也要見警務總長，那表示了阿拉伯方面，是循非常正當的外交手法來繼續處理此事。

不過，三日之後，那托開始明白。

那天，那托照例一早起來，便走進他的花園內，打算游早水，因為，他每天都是如此。

當他踏入花園，已嗅到一陣非常難聞的氣味，他再快步入花園，便看見那游泳池……

一池血色的血水！

他忍不住的叫了一聲，再走近一看，他並沒有看錯，一池都是已染紅了的血水。

當然不可能完全是血，不過，這一個景象，當然嚇得那托有點手足無措。

他實在無法想像，自己那麼苦心孤詣的掩飾自己也有參與這件收受珠寶的案件，也會被人懷疑。

他鎮定了心神，回到客廳，自忖道：「沒有理由，他們只在恐嚇我！我把珠寶收藏得那麼好，而且一顆也沒有出售過，他們沒有人會知道的。」

可是，他回心一想，巴曼與斑厲可能洩露了口風。

他也早已預料有此一著，嘴巴在別人的身上，自己是無法加以阻止的。

不過，那托自己也有嘴巴，他可以為自己辯護，而且最有力的證據是，他從未出賣過珠寶。

這天，那托依然上班，並且低調處理這件事，不過，他也有通知幾個得力的手下，卻沒有把這件事張揚出去。

他這樣想：「一來，自己是警務總長，還可以向誰求助？難道要向軍隊求助？二來，他不張揚這事，目的是告訴向他下手的人，他並不害怕什麼。」

不過，那托已暗中加派人手，在自己的屋子附近巡查佈防，他並不是害怕自己遇襲，而是害怕家人受到不必要的騷擾。

血染泳池水的第三天，晚上時分，那托快要就寢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訪客。

訪客不知怎樣的入了他的家，之前，那托並沒有收到任何附近佈防人員的通知。

他一出現便是在他個人的書房內，這人彷似有法術般進入了他書房之內。

本來，他也不知道，當他要上床時，床頭電話響了，他拿了起來，只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道：「請立即到書房來。」

那托嚇了一跳，不過，他仍然慢慢的走到書房去，書房便在他睡房的隔壁，他離開之前，想再用電話通知他的保安人員，不過，電話已失效。

他本不想去，但訪客已在隔壁，要避似乎沒有再可以避的地方，他決定硬著頭皮去。

當他到了書房，房內並沒有人，他正覺得十分奇怪的時候，卻發現了他書檯之上，有兩個包裝得非常漂亮的盒子，他走近一看。

盒子上附有一張小小的卡片，他拿來一看，上面寫著：「那托先生笑納。」

那是送給他的禮物。

他稍為猶疑一下，決定拆開這禮物，當他在打開盒子之時，覺得這禮物也相當重，而且還有另外一盒，什麼人會送來這些禮物？

拆開了包裝紙之後，是一個密封的罐子，這時，他忽然想起，這可能是個炸彈。

不過，他把這禮物輕輕的搖了一下，又細細聆聽一番，幻想着：「什麼也好，拆開再算！」

當他拆開了其中一角，一陣消毒藥水加上腥臭的味道從盒內傳出

來，他再把盒子那角拆開，赫然發現……他整個人不由自主的墜入了後面的大班椅子之內。

盒子內竟然是一個人頭。

那托捧著臉，整個人顫抖著，縮在大班椅之內，良久，他才從這個現實的惡夢中驚醒。

「不用怕！」這句話從他心裡說出。

這個盒子也裝了另一個人頭。

兩次難以形容的驚懼，使他整個人像快要崩潰似的，不過，那托也見過世面，而且有他自己堅忍的一套毅力。

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又再嚇了一跳。

因為在他書房前面已坐了一個人。

「不用怕，我們見過面了。」

那托再看清楚，那人是格方，阿拉伯派來的大使。

「你……你怎會……」

格方格格地笑道：「我什麼也會……你這人膽子也算大。」

那托道：「我……」

「你雖然知道那是兩個人頭，但你卻未看清楚那是誰的人頭。」

那托看看格方，驚魂未定。

「你再看看……」格方似乎是漫不經意地說道。

那托低下了頭，但仍然無法睜開眼看清楚那兩個人頭，因為他實在害怕。

「你不敢看，那麼讓我告訴你，其中一個是斑厲，一個是巴曼。」

那托聽了，忍不住的張開雙眼，果然，一個是斑厲的人頭，另一個是巴曼。

他們都有點面目模糊，但相處了多年，那托知道那一定不會是假的。

「你……你想怎樣？」那托問。

「非常簡單，我想要回珠寶，這兩個人，以前是你的同僚，已把剩下的珠寶交還給我，如果他們肯早一些這樣做，也不會落得這樣的收場。」

「他們……」

「他們最後被我割下人頭，也是為了你。」

「為我？」

「因為他們不肯洩露你的秘密。」

「我？我有什麼秘密？」

「你與他們不同，你並不是個暴發戶，你並沒有露出你收藏過那些寶物的一些痕跡，但我可以肯定，你已收了。」

「沒有！」那托死撐著。

「你不用再狡辯，我開一個條件給你，因為我知道你還有一包完全沒有開過或者賣出的珠寶。」

那托道：「我根本沒有。」

格方笑道：「你不想成為另一個這樣的人頭？」

那托這時才覺得再度心驚膽顫。

格方道：「如果你把珠寶交了出來，我可以仍然讓你安安穩穩的坐在這個警務總長的職位，不會有人再打擾你的了。」

「我在泰國的職位，豈可由你來保證？」

格方道：「你怎麼說也可以，相信不相信你當然有權，不過，如果你選擇收藏珠寶，我也沒有辦法。」

那托臉色開始有些轉變。

格方那麼鎮定，從容不迫的威脅自己，當然有他一套，早幾日的一池血水，而今奉上的兩個人頭，一切都不是虛幻，而是實在。

警務總長是個大肥缺，不要說是終生，再多做幾年，相信所賺的錢，會比這批珠寶還要多，有更多的好處，當警務總長，是個權貴的人。

「你眞可以保証？」

格方聽了這話，道：「可以，因為你拿出了這包珠寶，我也只能找回兩包完整的，一包來自你的前任總長乃固達，另一包便是你這一包，其餘的，都是零零碎碎，有很多已賣入了其他人手上，我有了這兩包，勉强可以向酋長交代。」

「你收了我的珠寶，不履行諾言又如何？」那托問了這句話，才覺得自己太傻。

格方道：「不會的，我們阿拉伯人，並不輕易食言，而且，我還要你幫忙。」

「幫什麼忙？」

「我要你為我找一個替死鬼，正正式式被拘捕，然後解上法庭，被判入獄，那麼，我可以正式的向阿拉伯宮廷交代，你們貴國以後也不會再為這些珠寶而煩惱。」

那托想了一會，決定應承格方。

「珠寶呢？」

「在我的游泳池內。」

「游泳池？」

「是的，如果你想看，明天才可以。」

「不！」格方道：「你需要什麼工具才可以看到？」

「我首先要放了整池的水，這也需要兩個小時。」

「沒有問題。」

「這樣黑，很難看到。」

「我可以提供最完善的照明設備，我們一起去放水，不過，我要警告你，若你不守諾言，你又是另一個用藥製了的人頭。」

那托道：「不會！」

格方並沒有跟那托一起出花園的泳池，他一出了書房，便不見了

蹤影。

那托心想：「怎麼這人比自己還要熟悉這屋子？」

格方當然熟悉，他為了偵查這件有關珠寶竊案，曾在那托的屋子出現無數次，但總無法找到那批珠寶的下落，他只有向那托提出條件。

那托到了泳池。

格方已駕駛著一部吉甫車進來，花園遠離屋子，並沒有驚動其他人。

那托去開了放水的掣，用去了差不多個半鐘頭，才把泳池的水徹底放乾了。

格方看了池底一遍，問道：「珠寶呢？」

那托道：「當中最深的地方，有一個去水的地方，看見嗎？」

那去水的地方，並不是用鐵或者其他物質所做，與池底其他的瓷磚一模一樣，因此並不容易被發覺。

他們走下了泳池。

那托把那去水的瓷磚蓋掀起上來，格方早已把他那輛吉甫車的車頭燈開了，照著這去水的地方。

他再從去水道中抽起了兩袋東西，格方立刻開了其中一袋，立時，耀眼的珠寶，在强烈射燈之下，更為眩目，使人眼也不能睜開。

再開另一包，也同樣刺目。

＊　＊　＊

格方拿回珠寶之後，並沒有食言，他真有本領扶植那托，因為在泰國，軍方的力量最大，但自格方收回珠寶之後，那托也不再受制於軍方，這一點在他的工作上，自然而然的體會到。

而那托也替格方找到他要的替死鬼，那是乃固達時代的一個手下剛滿。

這人也分了一些珠寶，不過，他本來應該平分給其他下屬，可惜，他分得並不公平，很多人都對他非常不滿，卻又沒奈他何。

剛滿已升上了總警司的職位，他最先出售了所分珠寶，得到的錢並不多，不過，他憑著總警司這個職位，加上欺負下屬，每日所收的錢也不少。

那托一直為了自己的事，加上幾個同僚辭職或者失蹤，早已弄得頭大如斗，因此，並沒有理會他，剛滿因而更為意氣風發。

當格方收回了珠寶，那托立時冷靜下來，於是，他立即下令拘捕了剛滿，並且透過正式的指控，上了法庭。

剛滿既不得人心，又沒有什麼餘錢，加上那托的示意，根本沒有人敢幫他。

不到三堂，剛滿已被迫承認所有控罪，並且被判入獄十八年，刑期這麼重，主要原因，他沒有把珠寶交出來，他也沒法指證他的下屬，因為他們各分了一兩件小東西，早已流入了地下市場。

這件轟動一時的案子，總算有了一個結果。

阿拉伯方面，本來循正途的外交手法來找回這批寶物，可是，軍方一直沒有理會，因為他們也實際上無能為力，後來派來了格方，才用這種手法拿回兩袋珠寶，對他們來說，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本來是分作六包的珠寶，早已流入了各地的市場，但為這些珠寶而死的人，實在很多，其中有些間接為這批珠寶死的人，更加多。總之誰擁有這些咒語的珠寶，必定沒有好下場。

阿拉伯人相信，這些珠寶都有他們祖先的咒語，得到這些珠寶的人，一定不得好死，而這一次偷竊的結果，果然是靈驗。

看官，當你閱完本文，有日你到泰國，若發現一些美麗的珠寶，價錢便宜，請不要太開心，因不知那是否是流入市場的阿拉伯珠寶？當心受咒語的詛咒。

（全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鐵石心・文
可飛・圖

蕩魔傘

魔教肆虐　面臨抉擇

這是一個黃梅季節，天空鋪滿了鉛塊似的烏雲。一道道閃電划過天際，雷聲夾雜撕裂的威勢震撼大地，偶而，大雨如注，宛如缺堤江河般自天空倒傾而下。

這場大風雨一直延續了好幾個時辰，到了傍晚時分，風雨的威勢非但沒減，反而越來越大了。

天色已黑了下來，突然，在九宮山下的一條山道上，忽然响起了一陣急促的「沙沙沙」聲响，聲音由遠而近，沒有多久，從山咀那邊現出一團黑影來。

那團黑影越來越大，原來竟是一人一騎，冒着大風大雨在山道中放馬疾馳。

怪了，那人究竟有甚麼重大事，要在這種大風大雨的黑夜放馬飛奔，適時一道閃電從天際划過，只見馬上人衣衫盡濕，他整個人蜷伏馬背上，是以身形面貌都看不清楚，他在不斷的喘氣，那馬已夠快了，但他還不時緊勒韁繩催馬疾馳，要知道這等大風大雨之天不比平時，那馬子盡了餘力，此時再經他一再催打，就在掠下一座陡坡時，那馬前蹄一滑，「唏聿聿」一聲悲嘶，疾馳之中煞不住勢子，龐大的身子從山坡上翻了下去。

馬上之人大驚，危機之中，陡見他身子拔空而起，半空中身腰一挫，人已落在地上，天雨路滑，無法穩住身形，腳步一滑，一跤跌坐地上，就在這時，他懷裡「哇」的發出了一陣哭聲。

地上之人神色一緊，趕緊俯身擋住了懷中孩兒，回頭朝來路望去，滿臉焦急道：「秋兒，忍耐些，逃過這裡，咱們就有救了……」

他自管自說着，那知懷中孩子太小，剛才又受驚嚇，竟不停歇的哭了起來，那人大急，奮身從地上站起，他的步履有些踉蹌，顯然地，在他策馬飛逃之前，他已受了內傷，但他此刻顧不了身上傷勢，走到那馬跌下之處伸手摸去，馬的前蹄已斷，他不禁頹然嘆了口氣，然後彎身擋住急風大雨，以免淋着懷中嬰兒，片刻不敢躭擱，抬步向前疾行。

那知他步子剛抬，一陣桀桀怪叫之聲已在身邊響起，那人心頭一震，極目望去，風雨之中已現出三條人影，一排橫身攔住了去路。

那人慘然臉色一變，「蹬」的退了一步，順手把寶劍拔了出來。

那三人身上各自穿着紅黃黑三

色勁衣，紅衣人身材較高，黃衣人較瘦，黑衣人却是又胖又矮，三人服色不同，身材各異，獨有那張臉一般無二的沒有一絲血色，令人一望而生畏。

紅衣人冷冷道：「趙元眞，你還想逃命麼？」

那叫趙元眞的人擦了擦臉上的水珠，右手緊緊抓着寶劍，悲憤的道：「你們已毀了趙某一門二十四口，難道連趙某唯一的骨肉也不放過麼？」

黃衣人陰聲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姓趙的，便是你此刻跪在地上向咱們求饒，咱們也不會放過你們父子的！」

趙元眞仰天呼道：「斬盡殺絕，只怕人謀不如天算。」

紅衣人不屑道：「旣知現在，何必當初，你如不背叛本教，教主何致會命咱們血洗你滿門呢？」

趙元眞切齒道：「『血魔教』以殺戮爲手段，以征服武林爲目的，趙某實是看不過你等胡作非爲，才毅然決然離開，你們……」

黃衣人大吼叫道：「住口，姓趙的，想不到你現在變得清高起來了。」

紅衣人譏諷的道：「淸高有甚麼用？那可得拿滿門生命作交換啊！」

黑衣人桀桀笑道：「兩位有這份閒情和他瞎扯，教主正在等候我們覆命，嘿！」說着，大步向趙元眞欺去。

風勁雨急，空中仍是雷電交加，趙元眞握着劍，懷中孩兒啼哭聲使他心痛有如刀絞，但是生死大敵當前，他那敢分心去照顧孩子，孩子被雨水一淋，這時哭聲已越加淒厲。

趙元眞滿腔悲憤，想起一家不下二十四口，盡都死在「血魔教」教徒刀劍之下，自己受傷後帶着愛子趙劍秋逃出，那知對方竟毫不放鬆的要趕盡殺絕，自己一死不足惜，愛子何辜，眼看也將在刀劍之下喪生，一念及此，不禁悲痛欲絕，握劍的手禁不住戰抖起來。

黑衣人走到趙元眞面前五尺之處站定，「嗆郞」一聲，拔出一柄鬼頭鋼刀，獰聲道：「姓趙的，你認命吧！」手臂一抬，當頭一刀劈了下去。

趙元眞咬了咬牙，橫劍架出，豈料黑衣人那一刀子是虛招，刀鋒一偏，忽向懷中孩子劈去。

黑衣人行事心狠手辣，他知道趙元眞要保護孩子，如自己對準孩子下手，趙元眞必盡力掩護，心神一分，天大的武功也要大打折扣，他算無遺策，自忖在二十招之內定可將趙元眞殺死！

趙元眞在慌忙回劍一擋，黑衣人立刻取得先機，大喝一聲，一柄鬼頭大刀舞得呼呼生風，風雨之中，但見滿天都是刀光，霎時攻了十數招之多。

趙元眞左遮右擋，他雖然受了內傷，可是，應付黑衣人的攻勢仍是遊刃有餘，紅衣人朝黃衣人望了一眼，陰聲道：「他死到臨頭，還要掙扎，爲了爭取時間，咱們只好一起上了。」

黃衣人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身形一動，拔出長劍從偏鋒攻出，紅衣人也不敢怠慢，五指如鈎，朝趙元眞「天突穴」抓去。

趙元眞和黑衣人動手，堪堪只鬥個平手，紅衣人和黃衣人加了上去，他頓時感到壓力大增，刷刷的擋過黃衣人一劍，紅衣人五指已然抓到，其快如電，趙元眞一咬牙，反手一劍掠出，紅衣人招法忽變，疾然十指齊出，右手五指堪堪抓住趙元眞劍柄，趙元眞一驚，被迫退兩步。

紅衣人厲聲道：「那裡走！」搶步欺身，五指招式不變，竟是不容趙元眞有絲毫喘息機會，如影隨形的又攻了過去。

趙元眞兩眼血紅，一緊長劍，大吼道：「趙某和你們拚了！」

長劍一起，便向紅衣人五指削去，他存心拚命，招式又狠又疾，紅衣人嘿嘿一笑，身子陡然一盤，讓出前面空隙，黑衣人恰好攻上，一刀把趙元眞劍式化開。

趙元眞早時受了內傷，剛才一陣疾馳，現在又和黑衣人鬥了十多招，內傷早已發作，此刻勉力支持，身子大不如前，黃衣人揮劍疾攻，招式如風，趙元眞慢得一慢，左肩已中了一劍，「噗」的一聲，連衣帶肉被划下一大片來。

那三人正是「血魔教」三大使者，紅衣人是追魂使者赫連元，黃衣人是奪命使者戚大方，黑衣人是鬼頭使者周可。

趙元眞悶哼了一聲，跟蹌退了五六步，肩頭血流如注，一個穩不住身體，一跤跌下地去。

奪命使者戚大方見狀大喜，趕上去一劍刺下，趙元眞傷勢雖重，但他心中仍念念不忘愛子之安危，見戚大方一劍對胸刺到，深怕愛子受傷，也不知那裡來的這股力氣，霍然一翻而起，躲開了這致命的一劍。

他雖然躲開了戚大方一劍，可是身子一翻之際，恰好落在鬼頭使者周可身邊不遠，周可獰聲一笑，刀出如風，狠狠的劈到。

趙元眞拚死抵擋，剛剛躲了周可三招，追魂使者赫連元一抓襲至，危急間他抬起左臂擋去，那知道左臂剛才受傷，行動有欠靈活，

手臂只抬一半，驟見周可刀鋒一偏，風雨中，趙元眞只覺眼前一花，「克察」一聲，左臂齊肩而斷，趙元眞一聲慘叫，仰天栽倒地上。

周可得意的道：「總算完了！」

走過去朝趙元眞身體踢了一脚，趙元眞寂然不動，戚大方道：「不必躭誤時間了，乾脆把那小的也宰了吧！」

周可點點頭，道：「當然，當然。」

鬼頭刀一擧，狠劈而下，說時遲，那時快，突見傷臥中的趙元眞疾彈而起，寶劍一揮式子雖後發，但這招乃一個人臨死之前最後一擊，劍式之快，力道之勁，實乃窮盡一個人全部眞力而發，周可萬萬料不到趙元眞斷了臂之後還能忍痛裝死，鬼頭刀沒劈下，趙元眞的劍招已一閃而至，第二個念頭猶未閃起，那一劍已穿胸而過，他連叫都沒叫出聲，噗通倒下地去。

趙元眞一劍殺死周可，他自己也是油盡燈枯，周可向後一翻倒，他也跟着倒在地上，愛子在懷中號啕大哭，他再也聽不到了。

變起倉促，赫連元和戚大方都不禁驚呆了，當他們倆神智清醒過來時，走到周可身邊，只見趙元眞仍在顫動不已，周可早已斷氣身亡，赫連元搖搖頭道：「老周太大意了，如是稍加提防，怎會中了他一劍。」

戚大方苦笑道：「趙元眞臨死一擊，這是誰也想不到，就是換了你我，也是未必可以躲得過去。」

赫連元道：「他斷臂未必立刻會死去，讓我去再看看。」

戚大方喝道：「這次要當心了。」

赫連元一邊走，一邊笑，說道：「如他還沒有死，我回去定代他向教主乞求一命就是了。」

戚大方道：「我是說着玩的，過去順手把小的也解決了吧，他媽的，老周眞是死得有些寃枉。」

赫連元走到趙元眞身邊，這時風雨已弱，半彎新月已吃力的從雲層中探出頭來，趙元眞的臉龐淸晰可辨，只見他兩眼圓睜的怒視蒼穹，嘴巴大大的張開着，赫連元用脚踢了兩踢，罵道：「哼哼，你可是死得不服了？」

目視趙元眞胸前，一雙又黑又大的眼睛露了出來。那是孩子的眼睛，看來他只有四五歲，此時似知兇神惡煞降臨，居然停止了哭聲，恐怖地望着赫連元。

赫連元搖頭道：「這小子長得很可愛，只可惜他投錯了娘胎。」

戚大方已納劍歸鞘，聞言道：「怎麼，赫連元，你也起了菩薩心腸了麼？」

赫連元笑道：「好說，我追魂使者也會心軟的話，天下廟裡的和尙都沒有飯吃啦！」

五指一張，朝趙元眞懷中的孩子疾抓而下。

他外號追魂使者，心腸之狠，便是殺一百個一千個無辜孩子也不會心痛手軟，五指正對着趙元眞懷中孩子臉龐，這一下如被抓着，那孩子就算再多一條命也沒有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赫連元五指抓過之際，突有一縷勁風挾着破空之聲襲到，赫連元心中一驚，手腕微翻，掌上已多了一件物件，那物件入手沉重，赫連元見微知著，情知暗襲之人並非庸手，忙向四週一望，同時大喝道：「什麼人膽敢施襲？」

忽聽一人冷冷的道：「老夫不是在此嗎？」

赫連元、戚大方聞聲望去，只見五丈之外站着一位青袍老者，由於在風雨黑夜之中，加上距離甚遠，兩人都無法看清老者的面貌，赫連元手上仍握着一物件，心中有數，不由暗暗的吸了一口氣，心想這青袍老者是誰，半夜三更怎會在此地出現？

戚大方一躍上前，冷聲道：「尊駕是誰？爲何來攪這趟渾水？」

青袍老者道：「老夫是誰，憑你們還不配過問！」語帶不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

戚大方冷冷一笑道：「眞的麼？」

他爲人陰險，說這句話時，五指已抓着劍柄，準備趁那青袍老者不備，一擧將趙元眞懷中的孩子殺死，青袍老者淡淡的說道：「老夫行事素來說一不二，地上死者是誰，老夫且不去管他，只是那孩子乃屬無辜，你等也不放過，老夫勸你等見好即收，千萬不要做出趕盡殺絕傷天害理的事。」

戚大方嘿嘿的道：「好說，好說。」

他嘴裡說着，其實功力早已貫注右臂，最後一個「說」字出口，寶劍也突然翻起，閃電般向孩子刺去，這一劍出手之快，加之距離又近，戚大方心想你就是有通天本領，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自忖孩子非在他劍下喪生不可，是以臉上充滿了獰笑。

那知道他的劍甫出，忽覺臂彎一痲，劍到中途，竟然刺不下去，他大吃一驚，趕緊向後一退，手腕揮動，竟又絲毫沒有影響，不由暗暗稱奇，心想這是怎麼回事？

赫連元道：「怎麼啦，刺得好好的，爲何又半途中收手了？」

戚大方連聲道：「怪事，怪事！」他心中兀自不信，一面說一面走前，走到了近處，又是一劍刺下，哼道：「奪命使者劍下如有活

口，那是天下大奇聞了。」

他第二次出劍，力道式子都比第一次勁疾，嘴裡說着話，暗地留了心，他手臂剛抬，見青袍老者袍袖輕拂，說來奇怪，他手肘又是一麻，劍到中途竟又刺不下去，這才爲之大駭，趕緊向後暴退。

這時，赫連元也發覺情形有異，道：「那老兒有點古怪，莫非他會邪法麼？」

戚大方搖搖頭道：「咱們今夜碰到了對頭，老赫連，你剛才手上接住的是甚麼？」

赫連元翻手一看，道：「一枚銅錢而已……」

話甫出口，猛然想起一人，忙翻過銅錢一看，原來他剛才看的是背面，這時看正面，只見上面鑄了「免死」兩個字，驚呼道：「『免死銅錢』，他……」戚大方臉色亦是一變駭然道：「武神……」

剎那間，兩人那慘淡的臉色都變成了死灰色，要知武神乃是天下第一奇人，武學之高，相傳已是陸地神仙般人物，無論黑白兩道，只要提到「武神」大名，無不尊而敬之，他的「免死銅錢」乃是武林一大恩物，就算十惡不赦的人，只要有「免死銅錢」在手，任何人也不敢侵犯，否則，天下各門派必羣起而攻之。赫連元今夜衝昏了頭腦，初接到「免死銅錢」，只道有人襲來暗器，現在一看，才知大事不妙，他和戚大方你望我，我望你，連大氣都不敢出一口。

青袍老者不屑的道：「還算你們有些見地，只可惜老夫已二十年不曾沾過一滴血腥，今夜亦自不會爲你等再污雙手，回去轉告宇文明，就說老夫善言相勸，叫他速速解散『血魔教』，如若不然，只怕他數十年英名將毀於一旦。」

赫連元和戚大方面對着武神，那敢說個「不」字，嚅嚅連聲稱是不已。

武神把手一伸，道：「拿來！」

赫連元趕緊把那枚「免死銅錢」雙手送了過去，朝戚大方一望，兩人一躬身，雙雙飛奔而去。

武神走到趙元眞身邊，解開他懷中孩子，似是安然無慮，雙眼機伶伶地望着武神，武神望着他那可愛的臉孔，再望望慘死在地的趙元眞，不禁仰天嘆了一口氣，喃喃的道：「安息吧，十五年後，老夫會叫你兒子自行去找宇文明了斷就是了。」抱起孩子，大步邁向山林，轉眼踪跡不見。

風止雨息，月亮已脫出了濃密的雲層，高懸天空，那皎潔的月光照射在血漬斑斑的趙元眞屍體上，他的眼睛已闔上了。他，眞正的安息了。

* * *

時光流逝，轉眼過了十五年。

清明時節，天空飄着霏霏細雨，到了黃昏時分，散佈在幕阜山的村落已是炊煙四起，種田的農夫也都荷鋤而歸了。就在這時，一個穿着樸素，年約二十幾的少年，從一條泥濘的山路上轉了過來。

那少年五官清秀，手上撑着一把雨傘，肩上掛着一個包袱，望着山下縷縷炊烟，也不禁嚥下了口水，敢情他已趕了大半天路，此刻覺得腹中飢餓，想到山下找一戶農家買點東西果腹，一瞥之間，立刻加快了脚步向山下走去。

待他走到山下，天色已黑了下來，他並不認識道路，只是順着山道而行，不遠處現出一間小茅屋，別家烟囪都冒出炊烟，獨有這一家冷清清的毫沒有半點動靜，那少年並沒有注意到這種異象，一直向前走，他的脚步聲却驚動了茅屋中兩個人。

這兩個人乃是一對夫婦，年紀都在四十開外，男的手中拿着一把鋤頭，正一鋤一鋤的在前院挖着土坑，那女的兩眼已瞎，却是端坐在堂上不動。

那男的已挖了一條土坑，此刻在挖第二條，第二條已挖了一尺多深，他忽然停鋤不動，目光望向門外，那女的嘆道：「挖吧，八成是他來了，把土坑挖好，然後把棺材抬出來，咱們死也死在一起。」

那男的指着門外，「啞啞」叫了兩聲，原來他竟是個啞巴！女的雙目雖然已盲，只是那把沙「啞啞」一叫，她有如親眼目睹一樣，搖搖頭道：「大禍降臨，這還有甚麼好遲疑的，我去抬棺材了。」

她說過之後，閃身飄向後房，她兩眼雖盲，只是對於這間房子一牆一瓦都摸得清清楚楚，走起路來毫不受到阻延，不久，雙手已托着一副棺材閃了出來，然後輕輕放在地上。

男的嘆了口氣，雖然不能說話，面容之上却現出凄苦的表情，拿起鋤頭，正待一鋤挖下，那少年已在門口停步住足，院中兩人，女的兩眼不見，男的嘴巴不能言，但男的却看清來人面貌，神色之間頓現驚容。

女的聽覺靈敏，似已發覺來人並不是想像中的仇家，瞽目翻了一翻，靜候反應。

那少年剛踏進院來，忽見眼前現出兩條土坑，而且在土坑旁邊又放了一具棺材，似也感覺意外，欲待把步子退出，可是人已走進去，他十分尷尬的看了一下，拱手說道：「兩位請了！」

那瞽婦冷冷的說道：「尊駕有何見教？」

她眼不能見，不知來者乃是一

個樸實青年，語氣十分冰冷，男的一雙烱烱的眼睛却瞪着那少年，伸手往瞽婦一拉，那瞽婦冷冷笑的道：「我知道啦！雖然不是他本人，說不定是他的使者也未可知！」

他們兩人雖一個不能說話，一個眼不能見，但兩人動作配合，都與常人無異，那少年皺了皺眉頭，乾聲說道：「在下路過行旅，因爲腹中飢餓，不知大娘能否行個方便？」

那瞽婦神色微動道：「你眞是路過行旅麼？」

那少年點點頭道：「大娘見外了，只因在下初次出門，不識路途，假如大娘不方便，在下只好告辭了。」

那瞽婦聽那少年言詞誠懇，面容稍見緩和，說道：「一瓢一飯之飢，行旅在所難免，只是尊駕來得太不湊巧了。」

那少年心忖道：「是啊！看他們拿鋤頭挖坑，坑邊又放了棺木，八成是家裡有了喪事，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求人一飯充飢，未免不知好歹，只是這家人也太奇怪，家裡死了人，爲何不埋到郊外去，反而葬在自己家中。」

他滿腹狐疑，又聞那瞽婦之言，不得不回言道：「大娘說得是，在下就此告辭了。」

轉身欲行，突聽那瞽婦大叫道：「且慢！」

那少年停步道：「大娘有何見教？」

那瞽婦嘆道：「老身一朝被蛇咬，聞得風吹草動，未免都心驚肉跳，聽小哥口氣，想必不是他的同路之人了。」

她口稱小哥，想必已聽出少年語音嬌嫩，不是一般老江湖可比。

那少年微笑道：「在下孤身獨行，並無同路之人。」

那瞽婦道：「老身一向好客，如不是今夜家裡有事，小哥可盤桓一宿，宿既不能，一餐飯食，老身尚可接待。只是小哥用罷飯菜之後，必需趕路，話先言明，並非老身有意逐客。」

那少年暗暗吸了一口氣，心想那瞽婦懷疑我有同路人，實則是他家死了人，但奇怪的是，又沒有見一個人披蔴帶孝。如說家中有「事」，起碼也該有個道士唸經，既要留我，又叫我吃罷之後立即趕路，這是什麼緣故？

他原本沒有留下的打算，聽那瞽婦話後，反而引起好奇之心，當下說道：「大娘放心，就是有天大的事，在下吃飽了便走罷！」

他嘴裡這樣說，其實心裡已另有打算。

那瞽婦道：「如是小哥有請！」朝那中年人的男子作了一個手式，那中年男子「伊啞」叫了一陣，那少年看得明白，中年男子頗有責怪瞽婦多事之意，這一來，他更存心非留下不可，也不管那中年男子是何意，躬身一揖跨了進去。

這間茅屋建造得極其簡便，除了堂屋之外，便只有兩間臥房，室中陳設也與一般農家無異，那少年左思右想，實在是看不出今夜有何重大事故發生。

沒有多久，那中年男子把飯菜端了出來，少年道了聲謝謝，那中年男子猶如未聞，舉步走了出去，少年方待舉箸，那瞽婦已飄然而進。

那少年心中微微一動，心道：「原來眼前的瞽婦還會武功的，那麼那男子也不是普通人，瞽婦所謂今夜有事之語，想必是有仇家前來尋仇。」

他心裏想着，委實飢餓已極，第一口飯已嚥了下去。

那瞽婦却在屋角一張板櫈上坐下，道：「尚未拜問小哥高姓大名，今欲何往？」

那少年停箸道：「在下趙劍秋，此次遠行，純是料理私人瑣事。」

那瞽婦聽到了「趙劍秋」三字，跟着唸了好幾遍，心想趙劍秋這個名字，江湖上生疏得很，大概不會是那魔頭一夥，當下道：「小哥是做生意的？」

她眼不能見，聽趙劍秋說是「料理私人瑣事」，只當他是「生意人」，趙劍秋也不多作解釋，含糊應道：「不錯，在下正是生意人。」

瞽婦「哦」了一聲道：「老身眞是多疑了。」

趙劍秋默默的吃了幾口飯，朝門外一望，只見風雨越來越大，那中年男子仍不停地挖着土坑，不由皺了皺眉頭，說道：「大娘，雨大啦，那大爺還要工作麼？」

瞽婦嘆道：「小哥有所不知，我們預知死期將臨，所以正在自掘墳墓。」

趙劍秋驚奇地問道：「兩位不是好端端的麼？大娘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瞽婦搖搖頭道：「現在是好端端的，轉眼便要命喪黃泉，小哥不知江湖兇險，不說也罷！」

趙劍秋神色凝重的道：「這樣說來，大娘這裡今夜有人前來尋仇了？」

瞽婦點點頭道：「不錯，小哥乃無辜之人，所以我才奉勸小哥吃罷之後趕快上路。」

趙劍秋暗想，眼下兩人一啞巴一盲人，心地又十分忠厚，不知何人竟會找上他們，我本來不願管閒事，只是今夜事非尋常，我倒不得不伸手一管了。

他心念一閃，當下說道：「大娘，外面雨下大了，在下祇怕走不成啦！」

那瞽婦急道：「那不成，需知那個魔頭生性兇殘，行事無分好歹，便是天公下雨如刀，小哥也得吃飽趕路。」

趙劍秋心裡感激，嘴裡却道：「在下乃過路客旅，份屬無辜，那人眞連在下也不放過麼？」

那瞽婦白眼一翻，道：「你道老身騙你麼？『血魔敎』的陰司秀才羅不全，乃是江湖中有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三歲小童亦聞名膽寒，他如見你在此，那管你是有辜無辜之人。」

趙劍秋心頭一震，道：「『血魔敎』的陰司秀才？」

那瞽婦一怔道：「怎麼，你認識他？」

趙劍秋忙道：「那裡，在下乃生意人，怎會認識武林中人物？」

那瞽婦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那便甚好，時間已經不早了，你吃完了麼？」

趙劍秋又盛了一碗飯，他這次盛飯故意把飯碗聲音撞擊得很大，那瞽婦催促道：「快吃，快吃，塡飽了肚子就走路，不要爲多吃了一碗飯而送命，到時老身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老身九泉之下也難以瞑目。」

趙劍秋嘆道：「大娘心地眞好。」

那瞽婦道：「小哥見諒，並非老身有意逐客，實因羅不全行事又凶又殘，小哥平白送命，老身於心難安。」

趙劍秋道：「敢問大娘，羅不全在『血魔敎』中所司何職？」

那瞽婦一怔道：「你問這個幹嗎？」

趙劍秋微笑道：「在下一時好奇問問而已。」

那瞽婦道：「他是刑堂香主，握有生殺大權。」

趙劍秋道：「這樣說來，大娘是與『血魔敎』有仇？」

那瞽婦搖搖頭，道：「你乃生意人，說出來你未必知曉，我與啞子從前亦是『血魔敎』一份子，只因不滿彼輩所作所爲，所以才悄悄離開了，事隔十年，想不到被他們尋着，三天前敎中有人到此，言定今晚羅不全親自來取我夫婦生命，我們明知不敵，所以親作安排，求他們殺死我們之後，將屍體盛置棺木，以免曝屍荒野。」她越說越激動，越說聲音越顫抖，好像羅不全就在眼前，死亡恐怖已籠罩全身，又是驚駭又是氣憤。

她自顧自地說自己的處境，那知道一旁的趙劍秋，早已聽得氣血翻騰，兩眼血紅，十五年了，眼前瞽婦的處境，不就是他家歷史的重演嗎？他反手握着那雙筷子，眼中充滿了殺機，情不自禁，那雙筷子竟被他揑得粉碎，假如那瞽婦這時兩眼能見物的話，不驚叫出聲才怪。

就在這時，那中年男子已經把另一土坑挖好，他神色黯然的走到後面，又抬出一口棺材，然後平平放入土坑中，瞽婦悲聲道：「啞子，都挖好啦，咱們死期也近了。」

趙劍秋道：「兩位既知大禍將臨，爲甚麼不早些離開？」

瞽婦苦笑道：「『血魔敎』勢力掩盡天下，咱們便是逃到天涯海角，也難脫出他們的魔掌！」

趙劍秋心想她說得不錯，想當年，自己一家慘遭「血魔敎」屠殺，如是能逃的話，爹爹早已逃了，何況那是十五年之前之事，十五年後的今天，「血魔敎」的勢力已不知强過往昔多少倍，這對啞盲夫婦，逃得了麼？

趙劍秋嘆道：「說的是，他們勢力太大了。」

瞽婦起身催促道：「知道就好了，你也該走了，遲則不及。」話聲甫落，突聽遠處响起了一聲震人的厲嘯，瞽婦臉色慘然一變，喝道：「快走，那惡魔來了！」耳邊响起了盤碗疊集之聲，瞽婦翻起一雙白眼，驚訝道：「你不快走，還在幹甚麼？」

趙劍秋從容道：「在下用過大娘飯菜，理該替大娘收拾碗盤，大娘只顧去迎戰吧，在下收拾好就走路了。」

瞽婦怒道：「你不要命了麼？」

趙劍秋道：「螞蟻尚且貪生，何況區區一條命。」就在這時，那厲嘯之聲已由遠而近，瞽婦跌足道：「多了一個死鬼，老身罪更大了。」

伸手在牆上抓過一根拐杖，再也顧不了趙劍秋去留，人已飛身而出。

她向中年男子打了一個手式，那中年男子似知强敵已臨，目視外面，一條人影如鬼魅似的閃身而至。

那人年約五旬，身材頎長，兩隻眼睛一大一小，兩鬢已經斑白，偏偏穿了一襲文士衣裳，看來不倫不類，只見他摺扇搖了兩搖，陰氣森森的道：「好啊，連後事都準備好了麼？」

中年男子不能說話，却由瞽婦插口道：「咱們明知不敵，却也不甘心束手就縛。」

那人道：「然而你倆還想較量是麼？」身形一閃，大步跨了過來。

瞽婦辨風知位，雙手握杖，恨聲道：「那是當然！」

那人不屑的道：「仇九娘，你等叛敎，罪大當誅，本座親自前來執刑，你等還圖反抗，那是死有餘辜！」

仇九娘道：「『血魔敎』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夫婦幸早脫離苦海，你們倒行逆施，今後，定然不會有好下場的！」

來人大吼道：「住口，你敢妄言批評本敎的不是？」

仇九娘抗聲道：「老身現在說了，又怎地，大不了一死了之。」

那人嘿然冷笑，道：「死也要看看怎麼個死法，你們夫婦自掘墳墓，滿以爲死後會將你們盛入棺內，嘿嘿，你當我姓羅的是甚麼人？」

仇九娘顫聲道：「羅不全，老身知道你是有名的心狠手辣……不過……」

羅突然打斷了話頭，道：「臨死反抗，罪加一等，老夫斃了你們之後，要將你們撕成碎塊，抛到後山去餵野狼。」

那中年男子察言觀色，似知兩人在說些甚麼，他低聲一叫，當先在上首位佔了一個方位，仇九娘身形一閃，在中年男子右側站定，恨聲道：「一死百了，咱們早時就只求一個全死，今既不能，咱們只好放手一搏。」

羅不全嘿嘿的笑道：「你們想得都很天眞，十五年前，趙元眞爲了叛敎，滿門被誅，十五年後的今天，你們同樣走上趙元眞的道路，還妄想求個全屍，豈非白日做夢？」說着，大步搶了過來。

那中年啞子雙掌一揚，齊胸推了出去。

羅不全冷冷一笑：「螢火之火，也敢比當空皓月！」手臂一抬，摺扇疾點而下。

中年啞子身手不弱，一撤雙掌，閃向左邊，仇九娘大喝一聲，一杖架了過去。

兩人氣息相通，一進一退之間配合得天衣無縫，誰知羅不全招式潑辣之極，他一點不中，摺扇跟着捲回，從仇九娘右側攻了過去。

那中年啞子閃向左邊，他却向右邊搶攻，仇九娘畢竟吃了眼盲的虧，聞風辨位，趕緊撤杖倒掃，却已落後了一着，羅不全摺扇一張一合，殺招連綿而出，中年男子雖在一旁助攻助守，仍難抵擋他凌厲的攻勢，十幾招一過，兩人已是連連遇險。

細雨初停，地上泥濘不堪，更加之那中年啞子早把院中挖得一高一低，仇九娘眼睛不便，好幾次都險些滑倒，那中年啞子一面拒敵，一面分心照顧仇九娘，心神一亂，擊出掌式大打折扣。羅不全看準時機，以一式四兩撥千斤的手法，突然一扇一扇點出，只聽「嘿」的一聲，摺扇點在仇九娘拐杖上，仇九娘雙手一輕，拐杖已脫手飛出。羅不全得勢不饒人，摺扇直向仇九娘華蓋穴點去。

要知道華蓋穴乃是一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如被點中，那有命在？中年啞子見狀大驚，奮身前撲，掄起雙掌向羅不全當頭劈去。

羅不全冷笑一聲，他似是早已料到中年啞子有這麼一着，右手招式不變，左手橫推，以一敵二，硬生生的架了出去。

這一來，仇九娘的危機仍然絲毫未減，眼看即將傷在羅不全的扇招之下，不知何時，一根黑漆的拐杖已悄然沒聲的驟伸過來，「叮」的一聲，羅不全那一招剛好擊在拐杖之上，手臂一震，左手力道驟減，反被中年男子震退了兩步。

羅不全大驚，轉身望去，只見趙劍秋手裡拿着仇九娘的那根拐杖，面容森冷的傲然而立。

仇九娘從九死一生之中撿回一條生命，似知情況有異，顫聲道：「那位高人救了老身一命，老身這廂謝過了。」

正待以大禮相謝，趙劍秋道：「一飯之恩，在下猶未相謝，大娘如此多禮，豈非折殺在下了麼？」

仇九娘聞聲大驚道：「小哥是你！」

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說過之後，兩隻白眼翻得大大，臉上滿是難信之色，那中年啞子也睜大了眼睛，臉上充滿了感激之容。

趙劍秋看了看天色，道：「風止雨停，在下也該告辭了，這根拐杖還給大娘代步吧！」

輕輕一抛，拐杖插在仇九娘面前兩步之處，仇九娘激動不止的道：「原來小哥斂藏不露，老身早時看錯了人，且容我夫婦謝過救命之恩。」

一打手式，那中年啞子會意，兩人雙雙跪了下去，趙劍秋欲待伸手去扶，可是兩人一東一西，他扶住了仇九娘，那中年啞男子却硬向他行了大禮。

趙劍秋惶然道：「大娘，這豈不折殺在下了？」

仇大娘悲聲道：「天道循環，冥冥之中似有前定，適間下雨，此時已是雨過天晴，老身敢信我夫婦，撥開雲霧見靑天了。」

羅不全冷冷道：「妳高興得太早了。」說完一頓，復轉臉對趙劍秋喝道：「小子，你可是他倆請來的幫手？」

趙劍秋道：「不，在下乃是過路之人！」

羅不全桀笑道：「『血魔敎』之

事，你也敢插手去管，想必是嫌活命太長，本香主手下不殺無名之輩，快把姓名門派報上，待本香主超渡於你。」

話雖這樣說，只是他心裡明白，他早先一招把仇九娘拐杖震飛出手，那根拐杖是如何到了趙劍秋手上，他竟然絲毫沒覺察，後來趙劍秋伸杖救人，身法輕靈，羅不全亦一直沒發覺，他乃老江湖，見微知著，情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口氣極大，却是外强中乾，那敢有絲毫托大之心。

趙劍秋冷聲道：「在下何名何姓，以及何門何派，憑你還不配知道。」口語之大，根本不把羅不全放在眼中。

一旁的瞽婦聽得暗暗吃驚，心想，這位小哥究竟是何許人物，居然不把「血魔教」的刑堂香主放在心中，如果想以大話嚇人，那可是找錯了對象。

羅不全臉色變了一變，要知「血魔教」的勢力掩盡天下，他以一個堂堂刑堂香主身份，會被一個不知名的少年視如無物，這口氣如何受得了，勃然大怒道：「小子，你敢在本香主面前端架子？」喝叫聲中，手中摺扇挾起凌厲的勁風拍了過去。

他恨極了趙劍秋，這一招幾乎運足了十二成眞力，扇風所至，發出嘶嘶刺耳銳响，端的是一記凶狠無比的殺着。

那知道他一招施出，眼前忽失去趙劍秋的人影，羅不全心頭大震，突聽趙劍秋在身後冷冷的道：「就憑你這兩三下三脚貓功夫，也敢動不動就出手殺人，太不自量了。」

羅不全大驚，轉過頭去，只見趙劍秋好端端的站在後面，臉上現出不屑之色，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心想：他使的是什麼身法？

那中年啞子聳然動容，「伊伊啞啞」的對瞽目婦人叫了幾聲，瞽婦嘆道：「我知道了，咱們今夜死裡逃生，全是恩人所賜，普天之下能勝陰司秀才的人並不多見，何況他一招施出，連恩人衣角也摸不着一下，據此以觀，陰司秀才可以休矣！」

她聽風辨位，對於眼前之局有如歷歷在目，剛才稱呼趙劍秋爲小哥，此時改稱「恩人」，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羅不全心中雖驚，只是他天性兇殘，一招擊空，只道自己大意失手，那會心服，聞言嘿嘿的道：「好說，好說，待本香主摸他衣角給妳看看，我就不相信他會使邪法。」說話聲中，身形突然彈起，有如大鵬展翅，在空中飛掠三圈，摺扇連揮，利時使出三九二十七招！

這一式乃是他「九曲扇法」中最厲害一記殺着，名喚「俯察河嶽」，他每轉一圈，便連攻九招，三圈共是二十七招，一招比一招疾，一式比一式凌厲，但見漫天都是扇影，迎頭下擊，當眞有氣吞河嶽之概。

那啞夫盲婦知他使出最凶殘的殺着，兩人臉色立現凝重，暗暗替趙劍秋擔心不已。

趙劍秋朗聲一笑，只見他閃電般在地上遊走一圈，手臂一抬，早時拿來遮雨的那把雨傘突然划出一片風輪，力道又勁又疾，「叮叮叮」奇快的响了二十七下，羅不全手上拿着鋼骨摺扇，趙劍秋拿的是一把鐵傘，羅不全那二十七招全數擊在趙劍秋鐵傘之上，兩物相觸，其聲悅耳，羅不全只覺胸口一窒，自半空之中跌下，「彭」的一聲跌在地上，竟是半晌爬不起來。

他試圖運轉眞氣，那知眞力竟是一時提之不起，這才爲之大駭，正待翻身而起，趙劍秋一脚踏住他的胸口，道：「你惡行昭著，本當賜你一死，但趙某上體蒼天有好生之德，也罷！」突然曲指點出，羅不全只覺「百會穴」一緊，刹那間勁力全失，待趙劍秋把腿抽起，他費了大半天氣力才從地上爬起，知道趙劍秋已廢去他一身功力，頓時臉色大變。

陰司秀才橫行一世，至此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禁頹然嘆道：「你爲何不殺了我？」

習武之人武功在突然之間失去，那眞比死還難受，這一刻陰司秀才心裡當眞有如刀割，臉色灰暗，但願一死也不願受這種活罪。

趙劍秋不屑的道：「殺你不過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趙某之所以留你一命，自然別有用意。」

羅不全恨聲道：「你還有何用意？」

趙劍秋深深的吸了口氣，道：「趙某之所以不殺你，便是要你把今夜之事告訴宇文明。」

羅不全兩眼一瞪，哼道：「難道你與本教有深仇大恨？」

趙劍秋切齒道：「十五年前趙元眞一家滅門之仇，難道你忘記了麼？」

此話一出，不獨羅不全大驚失色，便是仇九娘聽了，亦爲之心動神搖不已，喃喃的說道：「老身眞是健忘了，恩人姓趙，想必與趙元眞大俠有關了。」

趙劍秋道：「不敢，正是先父。」

仇九娘激動的道：「十五年前，趙元眞大俠滿門遭戮，武林之士莫不髮指，但恨歸恨，又有誰敢挺身而出抱打不平，現在，恩人自己出來了結這件血海深仇，老身焚

香以禱，但望恩人來日達成願望。」

羅不全道：「憑他一個人之力，那還差得遠！」

趙劍秋星目一閃，斷然道：「你只要趙某把話傳到，餘外的沒有你的事。」

羅不全心想原來這小子是趙元眞唯一漏網孤兒，他既要報仇，我也正好假教主之手了却今日之恨，當下道：「你要羅某轉告教主些甚麼？」

趙劍秋兩眼血紅的恨聲：「回去告訴宇文明，就說趙家後人兩月之後必至『血魔教』巢穴，向他索討十五年前滅門之仇。」

仇九娘驚道：「恩人一個人去麼？」

趙劍秋點點頭道：「趙家之仇不需假手他人，在下正是獨自一人前往。」

羅不全道：「大丈夫一言既出，你可得說話算數。」

趙劍秋凜然道：「趙某言出必行，你只管回去報信就是了。」

羅不全恨恨的瞪了趙劍秋一眼，道：「兩月之後，敝教上下一定恭候大駕。」哼了一聲，轉身而去。

仇九娘無限關心的道：「恩人，那太冒險了。」

趙劍秋拱拱手道：「多謝大娘關心，在下自有處置之法！」望一望天色，又道：「雨過天晴，在下就此告辭了。」

仇九娘道：「大恩猶未相報，恩人這便一走，叫我夫婦如何能夠心安？」說時，人已攔了上來。

趙劍秋搖搖頭道：「大娘不必客氣，賢夫婦今日處境，正與寒家十五年前相似，此地既被『血魔教』徒偵悉，賢夫婦還是趁早離去爲妙，在下不便打擾了。」身形一起，人已飛掠而出了，仇九娘待要阻攔，那知趙劍秋身法如風，人已在十丈之外。

仇九娘嘆道：「有功不居，謙懷若谷，趙元眞大俠有此後人，可以瞑目九泉了。」隨對門外高呼道：「恩人慢行，恕我夫婦不遠送了。」餘音嫋嫋在田野中响起，可是趙劍秋早已走得遠了。

＊　＊　＊

這是一個清新的早晨，從子午鎭走向「南華山莊」的官道上，陸陸續續出現了數十名武林人物，這些人行色匆匆，有的面露怒容，有的却又一臉憂容，大約是晌午時分，他們一行人進入了「南華山莊」，奇怪的是，當他們走進「南華山莊」的莊門時，每個人都亮出一張深藍色的請柬，負責招待的人才把他們一一帶了進去，當他們都進去之後，接待的莊丁「砰」然一聲又把大門關上，好像店子已經打烊，不再接受顧客的光顧了。

偏巧就在這時，有一個形影孤獨的人影，在稍後不久來到「南華山莊」高大牌樓之面前，他的年齡不大，穿一身粗布衣服，雖是大熱天，手裡仍然拿着一把雨傘，加上肩上那隻小包袱，活像是個趕路進城的鄉下少年。

那少年朝「南華山莊」高大牌樓望一眼，心中有種難以掩飾的激動，就在這時，突聽身後蹄聲得得，兩騎駿馬已如飛而至，那少年回頭望去，只見馬上坐了兩名少女，當先那名少女一襲黃衫，漆黑發亮的頭髮上紮了一個蝴蝶結，面容嬌美，駿馬飛馳之中，秀髮隨風飄起，馬駿人也俏，那少年一見，不禁暗暗喝了聲采，好一個俊俏美嬌娥。

黃衣少女身後跟着一名綠衣婢女，那婢女長相亦是不俗，兩人策馬飛馳，有如一陣香風掠過，那少年似是自慚形穢，側身讓過一邊，兩騎縱到門口，大門「呀」然而開，一主一婢翻身下馬，轉眼沒入莊院之內。

那少年在莊門口悵然望了一會，隨又向前走去。

來到了莊院大門口，那個剛才開門的莊丁，正要再度把門關上，見那少年走來，朝他上下打量一眼，見他衣着樸素，一副土裡土氣樣子，皺皺眉頭道：「你找誰啊？」

那少年拱拱手道：「議問大哥，這裡可是『南華山莊』麼？」

那莊丁朝橫楣上的匾額指了一指，臉露不屑之色道：「你識字嗎？」

那少年抬頭一望，只見橫楣匾額上面大書「南華山莊」四字，不禁失笑道：「抱歉，在下倒是多此一問了。」

那莊丁乾聲道：「說得是，你究竟找誰？」

那少年道：「請問莊主在麼？」

那莊丁一怔，心想你也配找莊主，看他樣子八成又是來打秋風的，搖搖頭道：「咱們莊主素來仗義疏財，平日各方朋友有所求助，雖千金亦不吝嗇，只是今天……」

他還待再說下去，少年微笑地打斷他的話頭道：「大哥誤會了，在下不是來求助的。」

那莊丁訝然道：「那麼你來幹甚麼的？」

那少年道：「實不相瞞，在下有事面謁莊主一談。」

那莊丁再向看他打量一眼，鄙夷的道：「你也有事找咱們的莊主一談？我看算了吧，敝莊主今天正有事，至於你那事……還是過兩天再說吧！」

那少年道：「不瞞大哥說，在

下之事十分緊急，躭誤不得！」

那莊主見他說得十分認眞，把手一伸，道：「既有要事，請拿名帖來吧，待我前去通報。」

那少年尷尬的道：「大哥說笑了，像在下這等無名小卒，那來的名帖？」

那莊丁把手一攤，冷笑道：「既無名帖，也該有請帖，那麼請你把請帖拿出來，我也好爲你帶路。」

這並非那莊丁有意找他爲難，實因「南華山莊」今天有事，所以對於往來賓客，都有個限制，那少年遠道而來，不悉事情，此刻被摒擋門外，心裡不禁焦急不已。

那少年暗想今天之事我怎能放過？只是這裡門規甚嚴，我既無名帖也無請帖，如何能夠進得去？腦中一轉，忽然心生一計，當下道：「既是大哥這麼說，在下只有打道回轉了，只是此事日後被程莊主知道怪罪下來，大哥可不要後悔。」

說着，便往回走，那莊丁見他口氣甚大，一時也沒了主意，忙道：「慢着，你且說說，究竟是甚麼大事要見莊主呢？」

那少年冷冷的說道：「事關貴莊的安危，這事能說不重大的嗎？」

那莊丁聽了大驚，要知道今天之事，正與「南華山莊」安危有關，像這等大事他焉能阻攔，當下忙道：「請稍候，待我前去通報就是！」

那少年搖頭道：「不必麻煩大哥了，在下見着程莊主時，自會對他說明便了。」也不管莊丁態度如何，舉步跨了進去。

那莊丁呆了一呆，本想追上去，繼之一想，此人年紀輕輕，態度和藹，既說有事，總不會來找麻煩的吧，這樣一想，便又打消追人之念，雙手掩了大門。

那少年人直往前行，循路來到了客廳，舉步跨了進去，這時客廳裡已坐了三四十人，他們正在交頭接耳談話，那少年走了進去，誰也沒有注意他，他也懶得理會別人，便在就近的一張座位上坐了下去。

他側耳傾聽，但聽那三四十人談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個個神情激動，大有一拚之心，忽然間他只覺得眼睛一亮，早時所見的黃衣少女已走進廳來。

她和廳中數十名武林人物都熟悉，一面點頭打招呼，一面安排席位，就像穿花蝴蝶般的飛來飛去，每人面前都走到，就沒到那生面少年面前一站。

那少年朝自己衣衫望了一望，暗想像這副寒酸相，她自然不屑一顧了，那知道這個念頭剛動，那黃衣少女似一陣風似的到了面前，那少年頓時有種受寵若驚的感受。

那黃衣少女清澈的眸子朝他一掃，淡淡的道：「請問尊駕是那一派的高手？」

那少年吶吶道：「在下並無派別。」

黃衣少女臉上立現不屑之色，揮揮手道：「請到那邊去坐吧！這裡是首席坐位，專門接待成名露面的人物。」

那少年俊臉一紅，心想我怎會坐到首席位來了，只是黃衣少女最後那話却使他有種被侮辱的感覺，暗暗哼了一聲，心忖：「不是成名露臉人物便不能坐此位了？」

他本待向黃衣少女發作幾句，可是當他目光和黃衣少女清澈的眸子相觸時，那黃衣少女美麗端莊，氣度高雅，他怕自己的話出了口，就會褻瀆一個女神似的，他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靦覥的道：「對不起，在下坐錯了。」語罷，朝最後一副座頭走去。

他這一讓不打緊，只聽一人大笑道：「土裡土氣，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那裡也是你坐的了？」

那少年已在最後座頭坐下，聞言知道有人譏諷自己，朝那人一望，只見那人長得又黑又矮，正望着自己冷冷而笑，他不屑與那人計較，把頭側了過去。

只聽另一人道：「是啊！像你鐵掌周元都不配上坐，他又是什麼東西。」

這話說得很重，衆人聞後哈哈一陣大笑，那少年性子甚好，忍了一忍，既不反駁，也不加解釋，只是獨坐一邊，不理不睬。

衆人見那少年不理，便又去談論剛才的事，不久便把他忘了，衆人談了一會，忽然有人低聲道：「怎麼程莊主還沒出來？」

一個麻臉漢子應道：「茲事體大，聽說他正和幾位高手在後堂商量，大概還沒有商量好吧！」

一個藍衣漢子叫道：「還有什麼好商量的？『血魔教』要咱們兩湖武林聽命，老實說，辦不到。」

此人嗓音奇大，尤其是「辦不到」三字出口，當眞聲震屋宇，衆人情不自禁大聲附和。

他身旁坐了一位文士模樣的人物，聞言微微笑道：「藍兄高論，兄弟欽佩不已，只是藍兄恐怕忽略了一件事。」

那姓藍的漢子正在興頭，聞言哂道：「任大俠，敢問兄弟忽略了什麼事？」

那任大俠道：「『血魔教』氣焰萬丈，連當今八大門派都對他們無可奈何，咱們兩湖人物又拿什麼和人家硬拚？」

那姓藍的冷笑道：「八大門派歸八大門派，『血魔教』還沒找到他們，如今已先對咱們兩湖武林下手，咱們能夠像他們開一眼閉一眼嗎？」

那任大俠笑了道：「是啊，所以程莊主爲了慎重起見，才不得不深思熟慮，聽說眼下參與斟酌的，便有少林、武當、峨嵋，三派高手在內！」

那麻臉漢子道：「不錯，少林來的是監院大師了然，武當是玄風道長，峨嵋來的是誰，兄弟就不知道了。不過單憑這兩塊牌子，『血魔教』的人今日要想爲所欲爲，只怕還不太容易。」

那任大俠搖搖頭道：「話雖是這樣說，但是各位可知『血魔教』今日來的又是誰呢？」

鐵掌周元大聲道：「總不成今日來的是他們教主？」

任大俠道：「那倒不是。」

藍衣漢子哼了聲道：「那麼來的是誰？」

那位任大俠故意賣弄了一下關子，道：「請問各位，在『血魔教』中，誰的兇名最著？」

麻臉漢子駭然道：「奪命使者？」

任大俠點頭道：「今日除他之外，還有一人。」

藍衣漢子一驚道：「總不成還有追魂使者在內！」

那任大俠道：「不錯，正是他們兩人。」

衆人聞言，不禁齊都臉色大變，要知道「血魔教」今天勢力之有這麼大，固然是他們教主宇文明領導之功，但宇文明究竟是貴爲一教之主，位高權重，平常之人很難見他一面，「血魔教」近二十年來兇名大著，全是他座下追魂使者、奪命使者所爲，平常辦事，追魂、奪命二人之中只要出動一人便足以應付而綽綽有餘，今日兩人齊出，顯見事非尋常，無怪衆人聽了會頓然色變。

麻臉漢子暗暗吸了口氣道：「怪不得程莊主這麼慎重其事。」

那任大俠嘆道：「一個奪命使者已足夠人應付，何況再加上一個追魂使者，『血魔教』此番派出兩大魔君，對咱們兩湖武林顯然存了志在必得之心，程莊主身爲兩湖領袖，又焉能不慎重考慮。」

衆人一聽，不禁點了點頭，認爲程莊主慎重考慮是應該，獨有旁坐少年嘴角泛起冷笑，只可惜沒有人注意他的出奇的表情。

就在衆人議論紛紛之際，從大廳側門走進四五個人來，衆人一見，談論之聲立止，紛紛起立以示禮貌，那少年也跟着站了起來，他目光一掃，只見當先一個半百老者，那老者滿臉憂容，在他身後跟着一名胖和尚，緊隨胖和尚之後是兩道一俗，黃衣少女却是隨着他們之後向首席座位走去。

那少年對這幾個人一個也不認識，不過鄰座有人指指點點，他才知道半百老者正是「南華山莊」莊主程雪溪，那胖和尚是少林了然大師，兩名道者之中，一個武當玄風道長、一個是峨嵋太乙道長，那俗裝中年人却是近數年來名震江湖的百花劍尚曉揚，這些人無一不是當今武林響噹噹的腳色，可是當他們走進大廳之時，每個人的臉色都很沉重。

程雪溪站在首席坐位上作了一個四方揖，沉聲道：「各位請了。」

衆人齊聲：「莊主請了！」

程雪溪表情嚴肅的道：「今日之會，早不待老朽多言，想必諸位都明白了事實眞相，事關兩湖武林榮辱存亡，所以老朽請各位前來一抒高見，以便老朽作個抉擇！」

程雪溪話聲甫落，鐵掌周元大聲接道：「在下主張一戰。」

程雪溪道：「周兄可知來的乃是追魂、奪命兩大魔君了？」

周元激動的道：「在下早知道了。『血魔教』魚肉武林，無所不用其極，追魂奪命二人更是心性兇殘，他們今日此來，無非想征服咱們兩湖武林，咱們如是退讓，他們日後必會變本加厲去欺凌別的門派，咱們兩湖武林素重信義，便是拚一死，也決不可退讓一步。」他外貌不揚，但說出這番話來，却字字鏗鏘有聲，頓時贏得滿堂的掌聲。

那藍衣漢子接口道：「我藍金堂贊成周兄的高見。」

麻臉漢子也大聲道：「我徐萬田也贊成！」

各人一聽，紛紛附議，原來尚有小部份想息事寧人之人，自聽完了周元一番高論之後，個個心情激憤，霎時也改變了主意，隨之也附和一戰之主張。

程雪溪目光一掃，只見衆多之人盡都贊成一戰，獨有那位任大俠不發一言，當下道：「不知志忠兄有何高見？」

原來任志忠乃是兩湖武林有名的智多星，爲人極有計謀，雖有這麼多人贊成一戰，程雪溪仍希望聽聽他的意見，於此可見對他器重非同一般。

任志忠神色凝重的道：「莊主見重，任某實是榮幸不已，只是茲事牽涉太大，如在下猜測不錯，『血魔教』向咱們兩湖武林下手之後，必然還有第二個目標。」

程雪溪點點頭道：「不錯，第二個目標正是少林。」此言一出，衆人無不悚然動容，心中都想：怪不得少林、武當、峨嵋這次都有人來，原來少林已是第二個目標，看

來「血魔教」氣候已成，要一舉併吞天下武林了。

任志忠道：「能否請了然大師一抒高見？」

了然大師合十道：「不敢，近十數年來，『血魔教』一意發展勢力，其分支分教已遍及天下，早期，吾輩總想彼不犯我，我不犯彼，如今情形不同，彼輩不但向兩湖武林下手，且同時向本派挑戰，本派自然不能任其囂張而袖手不理。」話中之意，少林亦已準備一戰。

藍金堂道：「然則少林亦準備一戰了？」

了然大師莊重的道：「不錯。」

衆人一聽，不由歡聲雷動，齊聲道：「既然少林都準備一戰，咱們兩湖武林還有甚麼好說的！」羣情激昂，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試。

任志忠微微笑道：「衆意所歸，夫復何言，在下自也贊成一戰。」

徐萬田大聲說道：「不知莊主意下如何？」

程雪溪莊嚴地道：「兩湖朋友重信義，今天更是站在天下武林對抗『血魔教』惡勢力前端，咱們如退讓，『血魔教』必更肆無忌憚地向其他派別進逼，到時武林那有安靜之日，老朽自當竭力一戰！」

他乃兩湖武林領袖，此話一出，無異作了決定，衆人轟然叫好，他身後的黃衣少女看見大計已定，揮了揮手，十多名莊丁一起動，紛紛端上酒菜，那少年敬陪末座，別人拍手，他也跟着拍手，別人叫好他也跟着叫好，其實在一衆武林高手之中，他的動作根本微不足道，別人那會注意到他。

霎時，酒菜齊備，程雪溪執杯在手，起身大聲道：「今日之會，難得各位衆志成城，老朽感激之餘，特敬各位三杯！」

衆人轟然道：「我等敬莊主一杯！」

程雪溪一聲「謝謝」，接連乾了三杯，衆人也跟着舉杯而盡，大敵當前，他們絲毫不減豪邁之情，那知就在這時，大廳門口有如鬼魅似的出現一紅一黃兩個人來，這兩人來的悄沒聲息，但當衆人目光一掃之際，無不爲之臉色大變，偌大一座客廳，頓時變得鴉雀無聲。

他們雖都存了一戰之心，但當紅衣人、黃衣人突然出現，各人心裡好像驟然受到一陣重壓，行動滯遲，酒興大掃，再也無心舉酒杯。

紅衣人朝黃衣人一眼，陰惻惻的道：「別人都開動了，咱們來遲了一步啊！」

黃衣人冷冷笑道：「咱們十天之前不是有信通知主人了麼？言明今天此時準到，主人便不賣咱們的面子，我又有甚麼辦法？」

紅衣人搖搖頭說道：「既然來了，好歹得叨擾一頓酒菜，總不能空着肚子餓回去吧？」

黃衣人道：「當然，要不，便喝一口湯也可以，你說是麼？」

紅衣人道：「可是主人硬不理睬我們，你看怎麼辦？」

黃衣人跨上一步，道：「這邊不是有坐位嗎？咱們倆就做個不速之客吧。」

他走的方向正是對着首座位，就在兩人一和一唱之際，程雪溪已霍然而起，見黃衣人走來，冷聲說道：「嘉賓遠來，請恕程某失迎之罪。」

黃衣人冷冷的道：「好說，好說，咱們的信想必閣下已經過目了？」

程雪溪點點頭道：「老夫已看得一清二楚。」

黃衣人陰森森的目光朝廳中各人掃了一眼道：「閣下意下如何？」

程雪溪義正詞嚴的道：「兩湖武林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黃衣人一聽，慘淡的臉容突然掃過一道殺機，怪聲笑道：「好志氣，好膽量，本使者今日看到第一個敢抗命的人，不過，話又說回來，閣下如果反抗，可會想到了後果？」

程雪溪斷然道：「老夫深思熟慮已久，既經決定，義無反顧。」

字字鏗鏘，落地有聲，周元大聲響應，道：「不錯，兩湖武林絕不向『血魔教』低頭！」

黃衣人朝他掃了一眼，不屑的問：「請恕本使者眼拙，大駕怎麼稱呼？」

周元哼道：「在下周元便是。」

黃衣鄙夷的說道：「本使者行道江湖以來，還沒有聽過尊駕的名頭，不過尊駕既然敢當衆慷慨陳詞，本使者記下便是了。」

藍金堂大叫道：「我等與周元意見相同，你要找就找咱們大家！」

黃衣人目光一轉，道：「眞的麼？」

衆人轟然道：「當然是眞的！」

衆人齊聲附和，威勢頓時一壯，但是那黃衣人絲毫沒把衆人看在眼中，哂然一笑，兩人先後大步走到首席座邊，不待主人招待，大刺刺的朝座位坐了下去。

黃衣少女看不過兩人那種目中無人的姿態，大怒道：「赫連元，戚大方！說吧！你倆究竟打算怎麼樣？」

追魂使者赫連元臉色變了一變，陰冷冷的喝道：「女娃兒，老子姓名也是妳叫的麼？」

黃衣少女哼聲道：「叫了又怎

麼樣？」

程雪溪不願愛女惹事，忙叱道：「惠蘭，這裡的事不用妳多嘴。」

程惠蘭高聲道：「甚麼多嘴不多嘴，不答應他們就是不答應。」

赫連元哼聲道：「女娃兒，妳可知道不答應的後果是甚麼？」

程惠蘭憤然道：「你們妄想血劫本莊，哼，咱們拚了一死，也要和你們週旋到底！」

赫連元陰鷙的目光從少林、武當及峨嵋和尚曉揚等人身上掃過，不屑的道：「別以爲請了幾位當代高手便可以太平無事，需知他們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了然大師冷冷的接口道：「赫連施主，好說了。」

赫連元道：「你可是不相信麼？」

了然大師道：「追魂使者名震武林，老衲怎敢不信？」

赫連元點點頭道：「既然信了，那就用不着在這裡替別人作後台，還是快快回少林去自個兒先料理一下後事要緊。」

了然大師忍了一忍，從桌上斟了一杯酒，他執杯在手，對赫連元諷刺之言假裝未聞，含笑說道：「多謝赫連施主之言，老衲無以爲敬，權代主人敬你一杯酒如何？」

衆人知他敬酒爲名，實際上要和赫連元較量內功，心中都想，讓了然大師試一試也好，如能將赫連元挫敗，今日之事便能化險爲夷，萬一不幸了然大師敗了，自己這邊還有許多人，就是聯手而鬥，也不讓追魂奪命使者得手而去。

赫連元仰天打了個哈哈，聲如裂帛似的笑道：「主人不敬酒，倒要你這個客人向本使者敬酒，本使者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了然大師道：「多謝施主賞光。」

親手注滿一杯酒，他右手執杯，實已暗運內家眞力於掌腕之上，口中喝道：「酒來了。」

一語甫畢，突見杯中一陣搖晃，一道酒箭直向半空激射而起，其勢迅速，閃電般向赫連元射去。

了然大師以內家眞力將杯中酒激射而出，正是少林派名震天下的「掌心引」功夫，各人一見，無不爲之聳然動容，酒箭射出，力道剛勁，平常之人莫說要把酒喝下去不易，就是要想躲避酒箭疾射也萬分困難，廳中各人都睜大了眼睛，望着赫連元，看他如何能喝下那杯酒？

赫連元神態從容，微微笑道：「多謝啦！」

起身退了一步，突然間只見他那襲寬大的紅袍無風自動，嘴唇張大，那道酒箭直向他嘴裡射去，剎那間滴酒全無，他舐了舐嘴唇，連稱：「好酒，好酒，來而不往非禮也。」

嘴唇再度一張，一陣「嘶嘶」銳聲響起，酒箭從他口中射出，一齊傾入杯中，仍是滿滿一杯。

赫連元不但把滿杯酒都喝下去，甚至中途還換氣說話，酒箭再從他嘴裡吐出，點滴不少，這種「週旋神功」登時震懾全場，衆人一見，無不爲之震駭不已。

了然大師肅容道：「施主武功超卓，老衲領教了。」他臉孔鐵青，說過之後，向程雪溪和羣豪合十作揖，黯然而去，廳中之人你望我，我望你，呆在那裡半响作聲不得。

周元一抛眼色，和藍金堂雙雙離席而起，叫道：「了然大師內功不敵，咱們要討教閣下兩手高招！」

奪命使者戚大方向前跨上一步，道：「既要領教，爲甚麼還不動手？」

藍金堂道：「這裡不好施展，要動手到外面去！」

戚大方不屑地道：「你怕擾亂筵席麼？好吧，本使者就陪你到外面玩玩！」

周元和藍金堂更不答話，雙雙掠出，戚大方隨後離席而起，衆人正待跟出，突然見門外銀虹閃動，兩聲慘叫已先後响起，衆人身子尚未離座位，戚大方已扶劍而入，劍鋒染滿腥紅刺眼的鮮血，顯見剛才那兩聲慘叫，正是周元和藍金堂已遭了毒手，戚大方一來一去，不過是刹那間的事，像這等快似閃電般的身手眞把衆人震懾住了。

廳中之人早時已充滿一拚之心，此刻眼見追魂、奪命兩人先後露了一手武功，無不銳氣大挫，半响作聲不得。

戚大方眨眼連殺兩人，態度猶自懶懶散散，環眼一掃，冷冷的道：「還有誰不服麼？」

他問了一句，沒有人應聲，他隨即又把那句話一連問了兩三遍，廳中各人被他倆的武功所懾，竟是沒有一人敢開口說話，戚大方很得意的道：「既然沒有人答話，那便表示兩湖武林已信服本教啦。」

話聲甫落，突聽一人嗤了一聲，此刻廳中氣氛凝結，這一聲冷嗤，端的份外清晰刺耳，戚大方臉色一變，厲聲道：「哪個敢發冷嗤之聲？」

廳中各人俱感詫異，要知此時此地有人發出冷嗤，無異是向追魂、奪命兩大魔頭挑戰，衆人一齊循聲望去，那知不望尤可，一望之下，無不大吃一驚。

（未完・一）

上文提要：鳳峯生在杭州巧遇昔日揚州怡紅院的蝴蝶，心生疑惑一路跟踪，相見之下，鳳峯生向她打聽莫氏母女下落，蝴蝶答應替他打聽，不過要鳳峯生娶她為妻，鳳峯生躊躇不決，蝴蝶道出眞名叫洪小凰以及身世，並表現得百般溫柔，才博得他好感。兩人至孫記客棧救莫氏母女，發現酒中有人下毒，突然又殺出林行山等人，蝴蝶的「眞誠」令他……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凰劫

欲取首級救伊人　鋌而走險入虎穴

鳳峯生冷笑道：「眞是上陣不離夫妻兵呀！」原來此人正是「毒娘子」霍秀所扮。

霍秀狠毒地道：「上次着了你的道兒，湖水淹不死你們，今日不將你挫骨揚灰，難消心頭之恨！」

鳳峯生以一敵二，短時間內沒有問題。問題是他仍要擔心洪小凰，也顧忌環伺在四周的其他敵人。

起初他來此，打算先由洪小凰探好樂襯歡母女被困之地方，然後與對方談條件。若談不攏再殺出去，想不到對方早有準備。

「喂，你們這裡誰是頭目？如何稱呼？」

白髮老頭道：「有屁就放！」

「你們把莫憂母女捉來，用意何在？要什麼條件才肯放人？」

白髮老頭冷冷地道：「咱們把其擄來，目的只在乎你，難道你至今尚未明白？」

「誰僱你們殺鳳某的？代價多少？」

「代價非常之高，二十萬兩銀子！只要你肯拿出此數目之銀子，老子不但把樂襯歡母女放了，也給你一條生路！」

鳳峯生哈哈一笑：「想不到鳳某這麼值錢！這個代價可說是空前絕後，打死鳳某也不相信！你難道不覺得對方只是在利用你們？恐怕殺了鳳某，眞正給你們的代價，也不會超過兩萬兩！」

「你以為咱們都是傻瓜？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墻梯！他敢騙咱們，咱們十個人也不會放過他。」

鳳峯生大笑：「難道他敢騙你們，便不會防範你們？此戰完畢，你們十個人，最多只能有五個人活着離開！再說，對方的眞正身份，你們到底知不知道？依我看，他並不會付重酬給你們。」

「你以為咱們吃飽飯沒事幹？」

鳳峯生沉聲地道：「因為你們有把柄捏在人家手中，是故他出的酹勞非常低！」

白髮老頭大笑，但其實笑聲任何人聽後都會感覺到其內心之虛弱。「咱們人多勢衆，天下間還有誰值得咱們害怕的？鳳峯生，你別賣弄小聰明了！」

「不如咱們坦誠合作，協力殺掉那斯，彼此可一勞永逸如何？今日他要殺我，明天說不定又要你們去殺別人，永無止境，最後刀不刄血便可將你們十個人消耗貽盡！」

鳳峯生沉聲接道：「雖然你不承認，但鳳某有十足之信心，我之推測絕對正確！」

白髮老頭澀聲道：「你是道上出名的狡猾殺手，老子如何相信你？更遑論坦誠合作？說不定還沒合作，便一一地被你幹掉了！」

「閣下如何稱呼？姓總該有吧！」

白髮老頭道：「老子姓魯，雙名劍雨，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鳳峯生腦海裡迅速閃過一串名字，覺得魯劍雨此名十分陌生，肯定是個化名，當下也不說破。「今日你有多大之信心逮住我？須知我身上還有不少絕活，我却有八成之把握逃離！事後你如何向他交代？」

魯劍雨大笑，「老子告訴你，我有十足之把握，將你擊殺於客棧內！你有絕活，為何還不使出來！」

鳳峯生長嘆一聲：「冥頑不靈，枉費口舌，那就讓事實來証明吧！」他長劍劍勢一變，全是拚命之招式，左手飛刀不斷發射，反把林行山及霍秀弄得手忙脚亂。又提高聲音道：「四娘，你小心一點，咱們開始闖關突圍，錯過今日，還有機會！」

魯劍雨怪笑道：「鳳峯生你別吹牛嚇唬人！就算讓你跑掉，老子不信你肯置樂襯歡母女而不顧！捨得了老的，難道還捨得那如花似玉的莫憂！」

鳳峯生大笑。「女人對鳳某來說，猶如身上之衣裳，穿過了便丟，從來不洗！何況莫傲已死，我還有何顧忌？反正又不是鳳某殺死她的！」他話音剛落，身法一變，脚尖踢飛一張桌子，向站在四周的那幾個大漢撞去，同時三柄飛刀隨後拋去。

林行山叫道：「小心！」可惜一位大漢雙掌推開桌子，脅下空門大露，已被一柄飛刀射進去，幾乎深及刀柄！

鳳峯生哈哈笑道：「姓魯的，我說可殺你們五個人，如今已解決了兩個，還有三個！」

魯劍雨大怒，喝道：「全部上前，把姓鳳的亂刀砍死！」

「不不，再讓鳳某先殺死五個，剩下五個人，平分二十萬兩銀子，可多分不少哩，魯劍雨，枉你是老大，居然如斯笨！」

其他五個大漢一湧而上，喝道：「臭小子，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霍秀道：「壓住其左手，他發不了暗器，很快便沒戲唱了！」話音未落，突見迎面飛來一蓬鋼針，她一個失算，臉上及胸上各中了一枚，不由尖叫起來：「針上有毒，快拿解藥來！」

鳳峯生哈哈笑道：「這可要看魯老大的意思了！」他手臂一橫，把噴筒對着林行山。林行山如見鬼魅般閃開。背後風聲急响，鳳峯生吃了一驚，右手長劍來不及擋架，只好閃身，揮左臂再按動噴筒。

背後傳來一個驚呼聲，鳳峯生自己背上亦覺得一陣疼痛，知道自己受了傷。

他不敢大意，竄起一張桌子上，劈手將空噴筒向迎面奔來的一個大漢拋去！那大漢揮刀一格，剎那間，「砰」地一聲响，噴筒突然炸裂，那大漢不知內情，頭髮全燒焦，臉上被噴筒之碎片嵌滿了，一張燒焦的臉滿是血，嘶叫着退下，「快救我，快救我！」

鳳峯生也不知道莫傲之遺物，竟還有此一項功效，稍稍一怔，便大喜，再將最後一個噴筒取出來，喝道：「還有哪個不怕死的！」

與此同時，只聽洪小凰一聲驚呼：「鳳郎，魯劍雨身上穿着盔甲！」

鳳峯生一回頭，只見洪小凰已落在魯劍雨手中，「姓鳳的，你女人落在我手中，你還橫甚麼？」

鳳峯生大吃一驚，表面上鎮定如常。「哼，剛才某已說過，休拿女人來威脅我！此刻我要離開這裡，有誰能擋得住我？哈哈哈，十個人只剩五個，你還有甚麼本領！」

魯劍雨冷笑道：「這個女人跟莫憂不一樣，老子相信你會聽我談條件！」

鳳峯生立即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心，「有話便說，有屁就放！」

魯劍雨道：「老子把樂襯歡母女放了，但留下蝴蝶，只要你替咱們做一件事，事成之後，也把蝴蝶放了，咱們之間的恩怨便一筆勾銷！」這十人之關係，純粹是利益一致才湊合的，那五個已死的「兄弟」，他才不放在心上，只要活着的五個人有好處，便甚麼都可以說。

鳳峯生笑一聲。「閣下還是不夠乾脆！你要鳳某做甚麼事不說出來，讓鳳某掂量掂量，教我如何答應你？難道你要我上天摘星星，鳳某也要答應？」

魯劍雨忍住怒，以笑解窘。「難道魯某會要你上天摘星星，這對我有何好處？」

鳳峯生揚一揚手中之噴筒，道：「鳳某耐性有限，你不想說，鳳某也不想多躭，誰知你是不是在等救兵！」

魯劍雨吸了一口氣道：「你替老子把岳麓殺掉，咱們便放掉蝴蝶！」

這個答案出乎鳳峯生之意料，他沉吟了一下方道：「此人武功並不高强，難道你們殺不了？他又不是甚麼大人物，是誰要殺他？」

魯劍雨截口道：「第一個問題是：此人比啇天河及歐陽雄厲害，

何況他身邊有不少死士心腹，不好下手，至於第二個問題，很簡單，爲何有人僱你殺商天河及歐陽雄？你有問其原因麼？」

鳳峯生又是一怔，目光一瞥洪小凰，只見她亦是臉露驚詫之色，因爲殺此兩人，是洪小凰做的伢子。「你如何知道那兩個人是在下殺的？有証據？」

魯劍雨哈哈笑道：「明人不說暗話，你再否認便沒意思了，你到底答不答應此交換條件？」

「問題是在下如何相信你？萬一我殺了人，你們不放蝴蝶，我豈不是做了寃大頭？」

「其實這等買賣對你來說，佔盡便宜，咱們已先放了兩個俘擄，你還懷疑老子之誠意？我要的只是錢，在你身上賺不了錢，只好另尋目標，老子有錢，什麼女人要不到？何須爲一個粉頭與你結怨？」

忽聞林行山悲呼一聲，接着惡狠狠地衝過去。「鳳峯生，賠我老婆一條命來！」

鳳峯生將噴筒對着他，冷冷地道：「你若害怕令夫人在黃泉路上孤單的，鳳某大可以成全你。」

魯劍雨喝道：「老林別瞎來，老婆死了可以再娶一個，性命却只有一條，划得來麼？」

林行山胸膛起伏，雙眼充滿仇恨地瞪着鳳峯生。鳳峯生還以顏色。「你別凶，鳳某不會怕你，你敢妄動，我便敢殺你，哼哼，你受僱殺我，我還沒跟你算賬哩！」

林行山狠毒地道：「姓鳳的，論武功老子不如你，但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從今日起，你便得替我小心一點。」

「退下去！」魯劍雨暴喝一聲，林行山這才忍怒退後幾步。「姓鳳的，廢話少說，你若不答應，咱們再鬥一場，鹿死誰手還不知道哩！但……你若不答應，某如今便可將三個女人先殺掉，這買賣到底誰佔便宜，你掂一掂！」

「且慢！鳳某如何証實樂襯歡母女還活着？」

魯劍雨回頭道：「老楊，把那兩個女人帶過來！」一個大漢立即應聲而去。過了一陣，便見他帶着樂襯歡及莫憂回來。

莫憂一見到鳳峯生便歡呼一聲：「我早說過了，爹一定會叫鳳大哥來救咱們。」

樂襯歡道：「怎地不見你爹？」

鳳峯生道：「魯劍雨，這買賣咱們做定了，不過，假如我帶岳麓的人頭回來，若發現蝴蝶少了一根頭髮，哼，你們都聽着，這輩子，就算你們逃到天涯海角，鳳峯生都會百倍討回損失！」他語氣狠毒，加上一股懾人之氣概，魯劍雨等人聽了都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洪小凰道：「鳳郎，你不必爲我冒險，萬一有什麼閃失，就算我活着也沒意思。」

鳳峯生道：「妳放心！魯劍雨，岳麓如今在何處？」

「他老窩在茅山丫髻山，他此刻是否在那裡，咱們也不知道，鳳峯生，某給你兩個月時間，你若逾期……」

「且慢！萬一他不在茅山，兩個月時間，教我去哪裡找他？」

「我索性再寬限一下，由今天起計算，一百天之內交人頭。」

鳳峯生道：「先以此日期爲限，屆時若找不到再說，蝴蝶，你要保重。莫憂，咱們走！」他躍下地上，向樂襯歡母女打招呼，快步出客棧。

洪小凰忙道：「鳳郎，你也要保重，不要教我等太久！」耳畔却聞莫憂的聲音傳來：「那妖女是誰，爲何叫你鳳郎？」

姓楊的道：「蝴蝶，你演得眞好，屆時咱們算妳一份酧金。」

洪小凰冷哼一聲：「姑奶奶沒有幾下子，能騙得了鳳峯生？」她輕輕一掙，脫離魯劍雨手掌。

魯劍雨道：「你先回房休息吧！」

洪小凰頭也不回地進內堂去了。

林行山低聲道：「老大，你看這婆娘靠得住麼？」

魯劍雨瞪了他一眼，道：「靠不住她會把鳳峯生帶來？剛才是她叫我擄住她的，想想那時之情況多混亂，她根本可以隨鳳峯生溜掉。」

林行山點點頭。「那姓鳳的不是省油燈，咱們不能再住在這裡，萬一他起了歪心，在附近埋伏暗殺咱們……」

魯劍雨不待他說畢便道：「有理！派個人去跟踪姓鳳的，其他人立即準備轉移。」

＊　＊　＊

走出孫記客棧，莫憂仍喋喋不休地問：「大哥，那妖女到底是什麼人，她跟你有什麼關係？」

鳳峯生雖然在以寡敵衆之下，取得險勝，但他毫無半點興奮；相反，因爲分不清洪小凰對自己之情感的眞僞，不知今夜她是誠心幫自己，還是陷害自己，心中煩惱不已，此時聽她在旁囉嗦，十分厭煩，忍不住喝道：「你給我住口！你不管自己，却去管別人！」

莫憂一怔，她料不到鳳峯生會這般粗暴，甚至連繼母向自己打眼色也看不到。「你，你爲何這般凶？」

鳳峯生睜大雙眼，怒道：「令尊死了妳知不知道？那個女人跟我的關係，比妳父親死了還重要？」

這話未曾說畢，兩個女人已齊聲叫了起來：「你說什麼？」

「我說什麼都好，你倆還是先回西三巷小院去看看吧！」鳳峯生話剛說畢，樂襯歡及莫憂已一陣風般奔出去。

鳳峯生慢慢返回西三巷小屋，到了巷口他突然加快速度，然後倏地躍上屋頂，匿在屋脊後偸窺。過了一忽，只見一個黑影悄悄閃出來，在巷口探頭探腦。

時在二三更之交，天地黑暗，但鳳峯生仍認出此人是魯劍雨之兄弟，心中輕哼一聲，靜觀其變。不久，那廝便走進小巷，由於有樂襯歡母女之哭聲指引，他很快便來到大門外。

鳳峯生由屋頂上躍下，冷冷地道：「回去告訴你們老大，說鳳某最討厭被人跟踪，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下次再發現，便莫怪鳳某出手無情了，滾！」那廝聽了此番話，立即抱頭鼠竄而去。鳳峯生飛身橫掠，落在莫傲秘密巢穴之天井內。

一落地便聽到裡面傳來飲泣聲，鳳峯生快步走進去，道：「人死不能復生，兩位節哀順變……」話音未落，白光一閃，一把柳葉刀已迎頭砍了下來。

鳳峯生猝不及防，大吃一驚，忙不迭退後，「嗤」地一聲響，饒得他退得快，衣襟也被刀尖割裂，鳳峯生喝道：「莫憂，你瘋了麼？」

「我才沒有瘋，瘋的是你！你爲何殺死我爹？」莫憂兩把柳葉刀舞得像切菜一般。「他是你未來泰山，你連他也殺了，還是不是人！」

鳳峯生不斷閃避，「你先聽我解釋！」他避無可避，最後只好抽劍抵擋，有劍在手，莫憂想殺他，便難過登天了。

「我不聽我不聽，你到閻王那裡去解釋吧！」

樂襯歡輕嘆一聲，道：「你如今是殺不了他的，不如先聽聽他如何解釋！」

莫憂住了手，仍怒氣冲冲地道：「好，你解釋！」

「你爹是我殺的沒錯！但當時他躲在門後偸襲我，臉上又蒙着布，光線又暗，我根本不知道是他！最重要的是我在門外聽到呼吸聲，因此知道門後有人，是故他一動手，便反被我殺死了，是以這只是無心之失。」

樂襯歡又嘆了一聲。「一條人命，就只值一句話，無心之失麼？」

「事實如此，這可不是在下之本願，只能想辦法替他報仇。」

莫憂怒氣未息，「殺人凶手就是你，你還怎樣報仇？」

「相信令尊偸襲我不是出其本意吧？後來在下當然知道，那是有人拿你倆之性命來威脅他！要替他報仇，便是將威迫他的人殺掉，這才是正理！」鳳峯生正容地道：「在下遇到偸襲，自然產生反擊，當時眞的不知道他是莫傲！他臨死時也沒有怪我，只求我要救你倆脫險！夫人，冷靜之後，當能原諒我！」

樂襯歡長長一嘆。「正如你所說，人死不能復生，而你又的確冒死救了咱們，我還有什麼話好說？能不原諒你？」

「謝謝！」鳳峯生輕吸一口氣，「還有一件事要說清的，莫傲與在下之關係是什麼，相信夫人知道得很清楚。咱們之間只有買賣關係，完全不涉及其他，故此，莫小姐剛才那一句話實在有語病！在下再鄭重說一遍，莫傲絕對不是鳳某之什麼未來岳父！」

莫憂叫了起來：「我身子都被你摸過，我不嫁給你，還能嫁給誰？」

鳳峯生怒道：「莫小姐，這種話可不能亂說！在下幾時摸過你的身子？」

「你還不認？那天在西湖水……你自己回憶一下！」

鳳峯生心中甚是不悅，語氣也頗冷傲，「水中救人，難免肌膚相觸，江湖兒女還拘這個小節？早知如此，我就不應該救你了。」

莫憂漲紅了臉，「怎地，你翻臉不認人了？總之，我今生是非你不嫁，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抓回來！哼，像姑奶奶這等人材，你能得到算是三生修來之福，你別不知足！」

鳳峯生十分厭惡，別過頭對着樂襯歡，「夫人，你們如今有何打算？」

樂襯歡道：「賤妾也不知道，目前只好先把外子葬了再作打算。」

「杭州是躭不下去了，夫人最好搬到別處去！孫記客棧剩下的那五個漢子，在下不會放過他們，也就是說，報仇的事，由我來辦……」

莫憂搶着道：「誰要你獻殷勤？我不會自己報……」

鳳峯生不讓她把話說畢，道了聲珍重，一個倒飛，雙脚一頓，便拔空而起，再凌空一個轉身，姿態美妙蕭洒，落在屋外去了。

莫憂叫道：「你別跑！」縱身追下去。

樂襯歡叫道：「你們都跑了，留下我一個人，教我怎麼辦？」

＊　＊　＊

鳳峯生不用看也猜得出，莫憂必會跟着他，是故一落地便又拔身而起，匿在斜對面屋頂，果見莫憂越墻而出，向巷口急奔而去。

鳳峯生暗中嘆一口氣，在懷內摸出兩錠銀子，拋進小院裡，聊作帛金，略盡心意。就在此刻，他見莫憂亦躍上屋頂，且發現了他，他忙不迭提氣急馳。

憑他鳳峯生之本領，要撇掉莫憂，實在不用費多大的勁。他溜出城門，躍上一棵大樹過夜，可是雙眼雖然閉上，却沒有睡意。

令他睡不着覺的，不是如何替莫傲報仇，或是如何刺殺岳麓，而是教人莫測高深的洪小凰！

他本對她有極高之警惕，有了關係之後，推心置腹地長談之後，他對她信任了，並爲自己尋到眞愛而慶幸。

但孫記客棧的事過後，他信心又動搖了。

到底洪小凰帶自己去孫記客棧，是爲了幫自己救樂襯歡母女，還是引自己踏進預早佈置好了的陷阱？到底她對自己之感情，是眞還是假？他越想越糊塗，越想越不能自拔，越看不清楚，兩邊太陽穴突突地跳着，他頭一遭嘗到頭痛如裂之滋味。

老天爺似乎在跟他作對，漫漫黑夜過得特別慢，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鳳峯生振作一下精神，下樹覓路急行。茅山在金陵之西南，路途不近，走了八里路，才買到一匹過得去的馬，於是揮鞭催馬。

一路上他心神恍惚，魂不守舍，曉行夜宿，不一日已到茅山下，走了一天路，他又飢又渴，囊中有乾糧，無法下咽，幸喜山下有一泓潭水，水來自山澗，十分清澈，他走過去，伸手掬水，水面上映出他的容貌來，令他自己吃了一驚：怎地一副落魄相？眼眶全黑了，雙頰凹下，滿面鬍鬚，哪裡有昔日之半分瀟洒？

鳳峯生深深吸了一口氣，決意在山下過夜，好好睡一覺，養足精神上山，若只是對付一個岳麓還好辦，討厭的是他有數十位死士，那可不好解決。何況目標如今在何處？有何佈置？他完全不知道，未來要做的事還多呢，精神稍差一點也不行。幸好，在孫記客棧裡受的那點傷，此時已痊癒了。

他就着潭水，吃乾糧，直至把肚子塡飽，然後找了個背風的地方躺下，下定決心，再也不想洪小凰，一定要睡好覺，偏生一閉上眼，洪小凰嬌麗的花容，立即映入眼簾，教他煩躁不安。

不過，鳳峯生的確有過人之能，最後還是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熟，待他醒來時，日頭也掛得老高，再到水潭又喝水洗臉，發現眼眶已不黑了，他舒展一下手脚才覓路上山。

丫髻山不難找，但岳麓之巢穴在何處，則需費些手脚才能找到。

鳳峯生先換了一套樵夫的衣服，易了容然後在丫髻山到處尋找。

一個下午過去，毫無所獲，眼看已經黃昏，忽見一條漢子自樹林裡走出來，也是獵人之打扮，但鳳峯生却發現此人乃練家子，步履起落間十分輕捷，顯然練過輕功，而一般人縱使練過幾天武功，一般也只練氣力及拳頭，甚少練輕功，是故鳳峯生便暗中對他起了疑心。

那漢子手提一柄鋼叉，見到鳳峯生便打招呼，「兄弟，你也來打獵？倒霉，今天連一隻兎子也不見！」

「是啊，俺跑了半天甚麼也獵不了！」鳳峯生先下手爲强。「咦，俺怎地從沒見過你？你是哪條村子的？」

那漢子道：「我也未曾見過你哩！咱是前山三石村的，你是哪裡來的？」

「俺是方山後山易家村的，嗯，俺不常來丫髻山，以前是耕田的，家裡弟弟們長大了，才改爲上山打獵，前些時，聽人說這山常有許多人出沒，怕是有强人在此作巢，一直不敢來，近日因方山無獵可打，今天才過來，兄弟可有遇見强人？」

「甚麼强人？眞是胡說八道，俺一年三百六十天，至少有一百五十天在此山走動，從來沒見到一個。」

忽然村林裡又冒出一人來，喚道：「老林！」

那漢子回頭應了一聲，又對鳳峯生道：「兄弟，咱同伴招呼我！」言畢走過去，忽又回頭問道：「你貴姓？」

「俺姓錢！」鳳峯生答得十分自在，易家村的人沒有一個是姓易的，最大的姓是錢氏，這之前，他已先打聽過了，但三石村村民，都是姓張，那廝叫他老林，說明他不是三石村人氏！爲何要打誑語？鳳峯生心頭有數。

抬頭一望，只見姓林的進林裡去了，鳳峯生立即竄前，也躡手躡足進林，只聽那廝問姓林的：「這人看來有點古怪，可要小心。」

姓林道：「他說姓錢，証明他是該村人……」

那廝不待他把話說畢，便冷冷地道：「誰保証他事先不會先調查清楚再來？頭兒吩咐這幾天要小心一點，莫讓正點子來了，被蒙在鼓裡！」

也許這廝職位在姓林的之上，只見他唯唯喏喏：「大師兄說得有理，小弟再去問問他。」

「不，再去問他，會打草驚蛇，還是在暗中監視他比較妥當，有消息，立即來報。」

姓林的又應了一聲才出林而去，那廝看了他一眼，不出林，反而往內走去，鳳峯生提氣急追，借着大樹之掩護，很快便追貼，忽見那廝住步，他立即縮在一棵樹後，閉住呼吸。

過了一忽，只見鳳峯生向遠處拋出一塊小石頭，石頭碰到樹葉，發出沙地一聲响，引得那廝轉頭望去，鳳峯生即如一頭豹子般，凶猛地撲了出去。

那廝訓練有素，猛地偏身扭腰，右拳迎面打來，鳳峯生也非省油燈，左臂一格，還以一拳。

那廝輕輕一躍跳開，鳳峯生不容對方有喘息之機，連攻三招，那廝邊抵擋邊呼喚同伴，鳳峯生趁他分神，飛起一腿，將其踢翻，緊接着，俯身扣住其臂上「曲池穴」，再封住其昏穴，然後抱起他，向旁掠去。

他一口氣跑了二十多丈，方解開那廝穴道，冷冷地說：「相好的，請你識相一點，不要呼叫，否則老子一根手指頭便可取你性命，先報上名來！」

「鄒聰。」那廝答得十分乾脆。

「你是岳麓的手下？你剛才說的正點子，是甚麼人？你們要怎樣對付他？」

鄒聰道：「是一個叫鳳峯生的殺手，咱們不是要對付他，是要熱情招待他！」

鳳峯生心中駡了聲見鬼，却沉下臉道：「你最好老實回答，剛才聽你之語氣分明提防着他，怎地又說要熱情招待？」

「眞的，因爲有人出資要咱們好好招待鳳峯生，然後通知他，他要親自來見鳳峯生。」

「甚麼人出資僱你們做招待？」

「這個在下不知道，只有師父才清楚，我說的都是事實。」

「你師父便是岳麓？他如今在何處？」

「家師正是岳麓，他在何處在下不能說，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說，因爲說了，你放過我，家師及師兄弟們也饒不了我，除非……」

鳳峯生厲聲道：「怎地吞吞吐吐起來，除非甚麼？」

「除非是鳳峯生來了，在下方能引他去。」

鳳峯生沉吟了一下，暗道：「看來他們早已有準備……罷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下道：「我便是鳳峯生！」

鄒聰遲疑地道：「在下如何相信你？」

「你認識鳳峯生？你根本不認識，因爲我並不認識你！既然互不認識，你要甚麼証明才相信！」

鄒聰吶吶地道：「因爲閣下之容貌，與家師所描述的不一樣。」

「你看清楚，在下這副面孔是以藥物易過容！天已快黑了，在下沒工夫跟你磨菇！你想想看，除了鳳峯生之外，誰還會來此找你們？誰還有此等武功，幾個照面便將你擊倒？不管你信不信，都得帶我去見岳麓！」

鄒聰想了一下，終於點點頭道：「好，在下答應你！」鳳峯生一手扣住其腕脈，再將之扭到身後，押着他走。

鄒聰道：「你武功這麼高還怕在下逃掉？如此根本走不動，天色已快黑，也趕不及到老窩！」

鳳峯生改爲封住其雙臂痲穴，讓其自由行動，「咱們先說清楚，你若敢耍花樣，便別怪鳳某心狠手辣！」

鄒聰輕哼了一聲，往前走去，步履甚快，走了一忽，倏見那姓林的氣喘咻咻地跑過來。

鄒聰忙道：「正點子已到，愚兄正要帶他到老窩去，你去通知一下頭兒……」

鳳峯生忙道：「且慢，姓林的你跟着走，沿途若有暗哨，由你解釋，你若違抗，鳳某便拿令師兄開刀！」

那姓林的看看鄒聰，見他沒有表示異議，只好乖乖跟着走，鳳峯生又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我……在下姓林，雙名揚信。」

「你們巢穴，離此尚有多遠？你倆一齊答！」

鄒聰答道：「說遠不遠，說近不近。」

林揚信則道：「大概還有將近半個時辰脚程。」

「姓鄒的，你不要跟我打迷糊，說清楚！」

「敝寨建在一座絕密的山谷裡，山谷離此不遠，但路不好走，還得走半個時辰，方算眞正到達！」

那座樹林頗深，沿途果見有暗哨，鳳峯生一個個召出來，並以鄒聰之性命作脅，迫他倆跟着走，不一陣已有七八個人，鳳峯生爲防萬一，索性把長劍抽了出來，遙指鄒聰之後背，若情況有變，他有九成把握先將之殺掉，亦由此得知鄒聰在他們心中之份量。

幸好，再走一陣，便走出樹林，不遠之處便有一座山峯擋住，那座山雖然不太高，但兩邊直立險峻，甚難攀登，奇怪的是山峯當中之下半截，有一條裂縫，上窄下寬，靠地那一段之寬處，剛好能容一個人通過。他心中不由暗暗作難。

「鳳壯士，敝寨便在山腹裡！」

「果然隱蔽，難怪無人知道！」

鳳峯生暗自打量，若讓其他漢子先進去，他們必會通風報訊，若讓他們在後面，又怕背前後襲，山縫狹窄，連轉身都困難，任何高手都抵擋不了背後一擊。那些人都望着鳳峯生，等他決定。

鳳峯生權衡利害，只好擇其善，道：「你們都先進去！」那些大漢魚貫而入！鳳峯生轉頭望四周，不見後面有人，才迫鄒聰進山腹。

一入山腹，便讓人有種毛骨悚然之感，山風在山腹裡撞擊迴盪，發出一陣陣嗚嗚之怪响，甚是嚇人，加上陰暗、潮濕，更教人有一步一驚心之感，此處若有機關設置，縱是大羅神仙，也逃不掉！鳳峯生不由自主地握緊長劍。

山腹甚深，頓教人產生：黑暗幾時盡，何時見光明之感？由於山腹地道不是畢直，再加上狹窄，是以行動甚緩，鳳峯生忽然心頭一動，問道：「你們出入全靠此一條通道？」

他開了口之後，聲音在山腹裡迴盪，震得耳鼓嗡嗡作响，使他吃了一驚，鄒聰道：「請在此莫說話，震掉頭上的碎石，十分危險……這確是咱們之主要出入通道。」

走了頓飯工夫，終於見到亮光，出了山腹，只見林揚信一個人站在出口處。稍遠之處，有七八條陌生的大漢，一手提兵刃，一手擧着火把，把附近照得如同白晝。

鳳峯生忙再扣住鄒聰之腕脈，抬眼望四周，只見山谷有六七十畝平地，四周全是峭壁，脚下有草，山壁上有不少樹木斜生，縱然爬上山頂往下望，亦未必能發現其中機關玄妙。

忽見一位剛才先進山腹之漢子，帶着兩名年紀稍大的大漢迎了上來。「家師有令諭，請鳳壯士到大廳，請！」

鳳峯生推着鄒聰往前走，只見前面有一座以木材建造的大屋，兩旁各有兩排長屋，排列十分整齊，屋子四周都植着枝葉茂盛的樹木。那座大屋掛着一塊牌匾，上書三個大字，「聚義廳」。

鳳峯生尚未走近，裡面已走出一大羣人來，羣星拱月般擁出岳麓。岳麓見到鳳峯生居然笑容滿面道：「歡迎歡迎！鳳兄相信還認得岳某，但岳某却至今未見過閣下眞面目。」

鳳峯生冷冷地道：「廢話少說，閣下倒履相迎，葫蘆裡到底賣的麼藥？」

岳麓道：「既來之則安之，不急不急，鳳兄請先進廳坐下再說，請。」

鳳峯生到此地步，只能見機行事，是以昂然尾隨岳麓走上大廳，雙方分賓主坐下，自有人送上香茗。

鳳峯生見左右及兩旁共坐着十多條大漢，不由冷笑道：「岳當家的未免太看得起小弟了，只我一個人，犯得着這麼多人服侍麼？」

岳麓打了個哈哈道：「那只是岳某怕死，並非閣下太過値錢，請莫誤會。」

鳳峯生沉聲道：「咱們還是說正事吧！」

岳麓喝了一口香茗，道：「談什麼正事？」

鳳峯生忍氣耐性地道：「閣下請在下來此，用意何在？」

「閣下說錯了，你是不請自至，岳某能請得到你麼？」

鳳峯生道：「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如此彼此都可以節省時間及精力。」

岳麓仍然好整以暇地道：「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不願說出來此之目的，怎好意思叫別人先說？」

鳳峯生明知在虎穴內，不能善了，便索性道：「有人以敝友之性命脅迫我來殺你。」

岳麓哈哈大笑：「一個殺手會為朋友而免費殺人，岳某頭一遭聽見。」

「殺手也是人，也有朋友，不足為怪！岳當家的，在下耐性有限，最好還是爽快一點，否則便兵戎相見。」

岳麓臉色一沉，冷冷地道：「若兵戎相見，你還有機會活下去？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不是不知天高地厚，而是眼生於頂。」

鳳峯生言下之意是不將岳麓這羣人放在眼內，教岳麓如何不怒？他一拍茶几，長身而起，戟指罵道：「鳳峯生，你眞是欺人太甚，你殺死我兩位義兄，岳某還沒跟你算賬，你還敢放肆！」

鳳峯生心頭一跳，脫口道：「胡說，在下幾時殺死你義兄？」

岳麓臉色再一變，澀聲道：「此賬且不跟你算，若非有人出重金要跟你相見，岳某早就下令殺了你。」

鳳峯生神色不變，道：「是什麼人物要見鳳某？」

岳麓忽然揮手摒退手下，大廳只剩下他兩人，岳麓一本正經地道：「是令堂想見你。」

岳麓話音未落，鳳峯生便如受驚的兎子般，跳了起來，指着岳麓顫聲問道：「你，你……你說什麼……誰來看我？」

岳麓「幸災樂禍」地哈哈一笑道：「我說，你娘要來看你，你親生娘親來看你！」

（未完・五）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天王傳奇

仙子暗香泛浴池　刀帥酒氣薰玉閣

上文提要： 主上擄獲媞眉，挾上中堅台，雲烟和尚前來救她，主上見了這小和尚，驚為可造之材，面對美色、良材的抉擇，主上寧放走美色，也要良材。媞眉回到玉閣，師父優秀大發牢騷，因派兩徒刺殺主上均失敗，又詛咒小葉，其實內心是掛念小葉安危……多餘山的多餘洞，鬼醫高興在此洞，鐵艷初、葉璧天已來到多餘山……

她只是傷勢初癒，便不辭而別。

沒有人知道她走到了什麼地方，只知道斧霸的巨斧已然毀爛，再也不能使用。

她走的凄然。

她凄然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翡翠城的變化。

這本是葉天王的江山，但這江山終於不保。

葉璧天不但江山不保，連性命也很可能保不住。

武林，本來就是變幻無常，起落不定的大千世界，今天的王者，到了明天，可能比淪落街頭的乞丐還更不如。

葉璧天似已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但琴婉沒有在這時候緊緊跟隨在主上的左右。

她走了，走得去不留塵，一如「千里蝴蝶」。

鐵艷初極度失望，他以為琴婉會陪着自己的，就算不陪着自己，最少也會陪在葉城主左右。

但她忽然走了，消失得像是一陣不留痕迹的風。

於是，本來自負風流，自負倜儻瀟灑的鐵艷初鐵大俠，就變成了現在這副潦倒不堪的樣子。

高興很不高興。

他抓住蝙蝠，把蝙蝠的肚子擦在艷初的臉上。

艷初竟然動也不動，有如一具木頭人，高興緊繃着臉，另一隻手拈出了一顆血紅藥丸：「這是鎖喉穿心化骨絕命丹，入口即刻溶化，即服即死，你反正不想活了，這便張開嘴巴，把藥丸吞下去吧！」

艷初果然張開了嘴，神情依舊木然。

高興冷冷一笑，把藥丸拋入他嘴裏，然後再也不瞧他一眼，抓住蝙蝠鑽入另一個洞穴中。

＊　＊　＊

這一個洞穴，滿是難聞之極的藥味。

在洞穴四周，擺滿着大大小小的藥罏、藥瓶。

洞穴中央，有一張矮床，矮床是用竹搭造的。

在矮竹床上，又有一張竹椅，椅上坐着一個臉色灰白的人。

這人的瞳孔半開半闔，唇角間似笑非笑，似是正在緬懷着過去輝煌燦爛的日子，又似是正在憧憬着茫然未可逆料的將來。

這人的背後，是竹椅的靠背，在靠背上，有一張又厚又軟的獸皮。

竟是珍貴無比，百年難得一見的「天山紫面狐」的狐皮！

高興走到這人面前，面對面瞪着他。

高興動也不動，像個死人。

這人動也不動，也像個死人。

只有一直給高興抓住了大半天的蝙蝠，牠的翅膀不斷地在拍動着，掙扎着。

高興瞪着這人很久，忽然問：「你感到怎樣？」

這人苦澀地在笑，笑得像是在哭泣：「不怎麼樣！」

高興道：「這不是好的答覆！老子是大夫，是神醫，是老子把你後面的死屍，從你身體上分割開來的，你明白不明白？」

這人似是艱難地點了點頭。

這人赫然竟是君子！

* * *

君子，本是君子婦的一半。

但婦已死，她的腦袋甚至已給宮本千軍砍了下來。

君子本長倚在婦之背後。君子是正人君子，婦是蛇蝎婦人。婦活着的時候，她是君子背後的危牆。

君子長倚在婦之背後，也就等於是長倚在危牆之後！

可是，婦死了，君子背後的「危牆」雖已坍塌，但卻令君子陷入更危險的險地中！

這不單是險地，甚至可以說是死地！沒有任何人能想像得到，君子婦其中一半死亡之後，其餘一半仍然能苟活下去。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這問題，當君子婦彼此平安大吉之際，無論是君子也好，是婦也好，他倆都時時刻刻沒有忽略這一個可能性的存在。

只是，這問題太可怕了，可怕得君子不敢說，婦也不想說。

但這種不敢說和不想說的事，終於發生。

君子一直以爲，在他和他背後姊妹之間，要是其中有一個人必須先死，那麼，在君子想像中，先死的必然是他自己，而不是婦。

因爲君子認爲自己比不上他姊妹那麼聰明，那麼機警。

可是，到最後，先死的是婦，而不是君子。

高興又在凝注着君子的臉，他用手指翻掀着君子的眼皮。

君子動也不動，任由高興怎樣做便怎樣做。

高興看了很久，忽然輕輕的吁了一口氣，道：「老子以爲你死定了，但你還能活到現在，簡直是他媽的天大奇蹟。」

君子苦笑了一下，道：「能夠遇上尊駕，已經是奇蹟中的奇蹟。」

高興道：「朋友，你且慢高興，你的臉雖然看來不怎麼樣，但背後的肌膚，卻是潰爛得十分可怖！」

君子嘆道：「人生在世，本來就是一件可怖的事。」

高興道：「但常言有道：『好死不如惡活。』也正因爲這樣，世上才會有老子這一種郎中、大夫、醫生！」

君子道：「這種工作，好玩不好玩？」

「當然好玩，要是他媽的一點也不好玩，老子早就不幹了。」

「你幹了這一行多久？」

「自出娘胎便開始幹，老子三歲的時候害了一場大病，老娘卻到京城採藥去了，只賸下只有三歲的老子在家……」

君子道：「你不害怕？」

高興道：「誰說老子不害怕？老子並不是甫出娘胎便膽大包天的，照老子看，老子最少到了十五歲以後，才算是開始有一點點膽色。」

君子道：「但你現在的膽子，比誰都更大。」

他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目光盯在高興左邊太陽穴的折疊扇上。

連一把這樣的折疊扇都膽敢插入太陽穴中，其膽色之驚人，自是不言而喻。

高興卻嘆了口氣，道：「往事不消提，人，每一天都在做事，把千千萬萬件事計算下來，又有多少件事情是做得對的？」

他不斷搖頭，不斷嘆氣。

他沒有再說三歲時，他怎樣爲自己治病的故事。

他只是告訴君子：「只要你死不了，就可以繼續活下去。」

君子點點頭，道：「不錯，只要死不了，我就可以獨自繼續活下去。」

君子說的話，聽來和高興說的話幾乎完全一樣，只是多了「獨自」兩個字。

他要獨自繼續活下去。

* * *

蝙蝠仍在高興的手裏，但牠的翅膀已不再拍動。

蝙蝠沒有死，只是太疲累。

高興抓住蝙蝠，又鑽入了另一個洞。

洞中有人，一個躺在石床上的人。

這人的臉色比君子更蒼白，更了無生氣，但他是活着的。

他一直都氣若游絲，但一直都沒有死掉。

高興不能讓他死。

高興去到這人的面前，凝視了大半天，才皺眉道：「人人都以爲你死定了，就連君子也以爲你非死不可。」

躺在石床上的人，正是身受重傷，元氣大損的「翡翠天王」葉璧天。

高興把蝙蝠放在葉璧天的臉龐上。

蝙蝠的翅膀又再大力拍動，但葉璧天動也不動，他渾然不覺。

高興的臉色很不好看，他放走了蝙蝠。

他「哼」一聲，喃喃道：「這是老子的難題，天大的難題！」

* * *

晨曦。

在一道無名瀑布下，四處怪石嶙峋，洶湧的流水，自百尺山峯之上奔瀉到潭水間。

一個白髮老者，錦袍玉帶，穿着非常講究，神情冷酷地站在潭水和瀑布間一塊巨石上。

這老者，赫然竟是「無敵獅王」鍾海嘯。

鍾海嘯，統領東海七幫十一會高手，殺入翡翠城，把翡翠城戰將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河，重重擊潰「翡翠天王」葉璧天的大好江山。

但他並不愉快！

就算他曾經看來與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模樣，但在他心底裏，絕不愉快！

那是因爲「主上」的存在！

沒有主上，鍾老太爺未必膽敢趁虛而入，揮軍偷襲翡翠城。

有了主上的支援，鍾海嘯放膽殺入翡翠城，但卻在大功告成之後，發覺這並不是東海七幫十一會的成功！

一切功業，都在不知不覺間，成爲了主上所獨有！

主上！他成功地利用了鍾海嘯，成功地利用了七幫十一會數千高手，一舉擊潰了葉璧天！

鍾海嘯在這一役之後所佔的光采，遠遠不如主上！

這是鍾老太爺絕對無法忍受的。他已六旬開外，他需要的並不是金山銀海，而是尊貴的威嚴，和任何人都無可抗拒的權力！

但這尊貴的威嚴，無可抗拒的權力，如今只屬一個人所擁有！

那是主上！神秘莫測的主上！

鍾海嘯極不服氣，但卻不敢輕舉妄動！他忌憚的並不單只有主上，還有主上背後的一股驚人勢力——魔宗！

主上是魔宗中人！他是魔宗之中，權力極大，地位也極高的一份子。

但主上決不是魔宗之中，權力最大的一人！

在主上之上，另有人上之人！皇上之皇！魔中之魔！霸中之霸！

這才是鍾海嘯無法逆料的恐怖力量！

鍾海嘯，是東海羣雄的總瓢把子，人人都知道，他是東海七幫十一會的大頭子。

但這還是表面的！在骨子裏，鍾海嘯還另有他的勢力！

他有一些外界無法明白的潛在力量，也就是他最後的一注本錢！

* * *

瀑布奔流，永不歇息。

瀑布之上，忽然出現了一幕奇景。

無數鐵槍、長矛、大刀、斧頭，甚至是沉重的仙人擔，有如流星般隨着瀑布飛瀉而下。

但這只是奇景的開始，接着更奇的，是鍾海嘯倏地身如怪鳥，向那些兵器直撲過去！

最先隨着瀑布飛瀉而下的，是十二根鐵槍。

鍾海嘯把十二根鐵槍全都攬入懷中。

接着而來的，是八支長矛、三十六把大刀、斧頭十六柄……

鍾海嘯身形舞動，竟以鐵槍作爲兵器架，把所有長矛、飛刀、斧頭，全都承托下來。

隔遠看去，那些兵器堆堆疊疊之下，竟比鍾海嘯整個人還要高！

鍾海嘯是以雙足蹬立在瀑布石壁上的。

那石壁滑溜異常，要站穩其間，已絕不容易，但鍾海嘯不但蹬立得四平八穩，雙手之上，更承托着七十二件沉重的兵器！

這已經是奇景，但更令人嘆爲觀止的奇景，接踵而至。

一副最少有千斤以上的仙人擔，也隨着瀑布衝水，直衝而下！

這千斤仙人擔，便是放在地上，要扛起它也是極不容易的事，更何況自百尺懸崖瀑布上直衝而下，其勢道更兇猛絕倫，豈容人力所能抵擋？

但鍾海嘯卻夷然不懼，只見他足下一點，竟托着七十二件沉重兵器，身如箭矢般撲向仙人擔！

好一個鍾海嘯，竟以右手托住七十二件兵器，再以左手抓向仙人擔！

一抓住仙人擔，身形徐徐飛回巨石之上！

* * *

瀑布仍在如常流瀉，勢如千軍萬馬，奔騰水聲懾人心弦。

瀑布頂上，悄悄地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身形比鍾海嘯還更高大的中年人。

這高大中年人一身文士裝束，但無論怎樣看，他都不像個讀書人。

他有一份與生俱來的霸氣，無論他身上穿着什麼衣服，都絕對掩蓋不住這種凜冽、威煌，甚至似是君臨天下般的霸氣。

武林中有兵器堡。

兵器堡，以兵器爲名，堡主在塞北邊關武林中，也可算是一號人物。

但那已經是百年以前的武林人

物。

百年之後，兵器堡早已在武林中湮沒無聞，但卻有另一個人，在另一個地方，以「兵器」二字爲號。

這人，就是在瀑布頂上，氣定神閒佇立俯視着鍾海嘯的——兵器王！

* * *

兵器王！是成名比「翡翠天王」更早的武林異人！

他看來大概四十歲年紀，但沒有人知道他眞正的年歲，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到了怎樣的地步。

但兵器王的武功，遠遠超越過當年兵器堡堡主柳浣天，卻是毋庸置疑之事。

江湖傳言，兵器王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人。

他驕傲，是因爲沒有什麼人能比得上他，縱使有這樣的人，他也不大理睬。

但這一次，他卻是應鍾海嘯之約而來的，地點就在這瀑布之上！

兵器王，身高幾近九尺，但他行動之疾迅，鮮有人能及。

他是身形高大的人，他更喜歡高高在上的感覺，正如此刻身在翡翠城中的主上！

那七十二件兵器和仙人擔，當然都是兵器王自瀑布上擲落下來的。

要是鍾海嘯接漏了其中一件，他立刻就會掉頭而去，再也不會現身於瀑布之上。

兵器王居高臨下，俯視着鍾老太爺：「鍾老，久違了！」

鍾海嘯道：「兵器王不在乎多與寡，只在於精、堅、銳、利！」

兵器王道：「對一個人來說，鍾老之言，自是屬實，但對一支軍旅來說，這就不怎麼恰當！」

鍾海嘯道：「當今武林大勢，洪兄總該很清楚吧？」

兵器王姓洪，名二。

但武林中人，知道他叫洪二的，少之又少。

鍾海嘯卻是其中之一。

兵器王吟哦半晌，倏地身形飄動，自高處飄向巨石。

他自百尺高空，身形徐徐飄下，其姿態之美妙，眞是無以復加。

那七十三件沉重兵器，正在鍾海嘯身邊，雖然由石地上堆疊而起，卻比鍾海嘯的身形還更高出一兩尺之譜！

兵器王身形自高處直飄而下，一直都是勢道徐徐飄下，但當他接近那疊兵器約莫兩丈左右，卻突然加速一沉，更閃電般揮動雙手，把七十三件兵器一一挑起！

兵器王這一着，大不尋常！

昔才鍾海嘯在瀑布下迎接兵器，已是奇景中的奇景，但兵器王此刻所展露的身手，卻更是匪夷所思，駭人聽聞已極！

只見那高高堆疊在一起的兵器，在兵器王雙手撥動之下，竟似是雀鳥般紛紛向四方飛了出去！

也在此同時，原本恬靜的山壑，突然響起了如雷似的叱叫！

數十名青衣漢子，在瀑布四周冒了出來。

每一名漢子都在叱叫着完全相同的八個字，那是：「兵器之王！我武維揚！」

每一名青衣漢子，都是精悍的戰士！

這些戰士，甫出現之際，人人都是赤手空拳，但等到那八個字的叫聲漸漸地在山壑中消散後，每一個人的手中，都有了明晃晃的兵器！

十二根鐵槍，落入十二名青衣漢子手中！

八支長矛，落入另外八名青衣漢子手中！

還有三十六把大刀、十六柄斧頭，都先後「派發」到每一名青衣人的手上！

但這些青衣漢子，其距離最少都在巨石十丈開外！

而且，在俄頃之間，竟能把七十二件兵器準確無誤地同時「派發」到七十二人手上，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武功？怎樣的一種手法？

巨石上，只賸下一副重逾千斤的仙人擔。

鍾海嘯瞧着兵器王，道：「這又是誰的？」

兵器王道：「鍾老兄，你要不要主上死？」

鍾海嘯毫不遲疑，大聲回答：「主上一定要死！他不死！我死！」

兵器王陡地大笑：「說得好！那麼，這重擔便是你的！你可以用這東西，把主上整個人砸成肉醬！」

鍾海嘯一聲狂笑，立刻把仙人擔抓在手中，叫道：「好兵器！好一副千斤重擔！」

鍾海嘯並不是一般江湖賣藝，要把式之流。

若是江湖賣藝耍把式之輩，如此輕而易舉地便抓起這千斤仙人擔，定必會在鬧市之中，惹來人羣一陣喝采叫好之聲。

但這裏並不是市集街頭。

名震天下，統率東海七幫十一會的總瓢把子「無敵獅王」鍾海嘯，也不是一個街頭賣藝之流的武者。

他是當今武林中有數的梟雄之一！

兵器王洪二先生，給他一副千斤仙人擔，決不是一番善意，而是一個考驗！

要是鍾海嘯禁受不住這個考

驗，那麼，不但兵器王瞧不起他，兵器王麾下的戰士，也更瞧不起他！

堂堂七幫十一會東海羣雄的領袖人物，要是眞的那麼乖乖聽話，扛着兵器王送給他的千斤仙人擔在江湖上走動，那簡直是一個笑話！

天大的笑話！

所以，這仙人擔對鍾老太爺來說，根本就是一種侮辱！

鍾海嘯絕對明白。

但他還是抓起了仙人擔，把它扛在肩膊上。

兵器王看着他。

兵器王麾下戰士每一對眼睛也在看着他。

沒有人相信他會把仙人擔一直扛在肩膊上。

兵器王不相信，他的手下也沒有一個人相信。

可是，鍾老太爺只是把仙人擔扛在肩膊上，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別的動靜。

兵器王的眼神終於漸漸變了。

他的眼神，原本一片冷厲、高傲，簡直可說是目中無人。

縱使鍾海嘯把仙人擔扛在肩膊後，再運凝無匹內力，把仙人擔震碎，以至是震成微塵飛灰，也決不能令兵器王的眼神改變。

因爲他本來就以爲鍾老太爺會這樣做！

憑「無敵獅王」的無上神功，要把千斤仙人擔震碎甚至變作飛灰，絕對不是難事！

他若眞的這樣做，他立刻便可以把「笑話」和「侮辱」消除，洗刷得一乾二淨。

然而，鍾海嘯並不如此。

他眞的把仙人擔扛着！扛着！而且一臉泰然，絕對沒有半點介意的樣子！

也正因爲這樣，兵器王的眼神終於變了！

他帶來的七十二名戰士，沒有人敢嘲笑，唯獨一個使長矛的不知好歹，「嗤」一聲笑了出來！

兵器王的眼睛立刻有如電光般射向他！

「戴烈！有什麼好笑？」

那青衣漢子陡地一凜，忙道：「屬下……不敢笑……不敢笑……」

兵器王怒道：「但你已笑了！」

戴烈的臉上突然淌滿了汗，冷汗！

「幫主！屬下……只是無心之失！」他的聲音，已是哀求！

兵器王冷笑：「但已足夠讓兵器幫所有兄弟齊齊丟臉！」

戴烈的身子劇烈地顫抖起來：「幫主……屬下知罪！」倏地自腰間取出一把鋒利無匹的短刀，竟自行把舌頭割掉下來！

舌頭掉落在潭水中，戴烈臉色慘白，滿嘴鮮血，但卻連半點聲音也不敢發出來。

其餘青衣漢子，人人都保持沉默。

沒有任何人作聲。

鍾海嘯也不作聲。

他雖然把千斤仙人擔扛在肩膊上，但並沒有人膽敢嘲諷他片言隻字。

那個戴烈，他只是「嗤」的笑了一下，已換來了血淋淋的慘痛敎訓！

兵器王的目光，又再落在鍾海嘯的臉上：「總瓢把子，洪某今天，總算認識了東海第一把交椅上的人物，洪某佩服！佩服！」

他並不是裝模作樣，更不是口服心不服！

他伸手輕輕一挑，把鍾海嘯肩膊上的仙人擔凌空挑起！

這一挑，仙人擔竟被挑起數丈！

如此沉重的仙人擔，似已變成了輕巧的毛毬。

「嗨！」兵器王猛然一聲斷喝！

喝聲未落，他右掌已向上狂掃而出！

喝聲震撼長空，仙人擔瞬即在驚人掌力下化爲碎片，以至變成粉末了！

「那個主上，將與此物同一命運！」兵器王聲如洪鐘般吼叫！

鍾海嘯緊接着狂笑！

洪二的話，正合他的心意！

那個什麼「主上」，鍾老太爺已對他忍無可忍！

* * *

當夜初更鼓響，翡翠城明珠殿內，燈火輝煌。

一個眉清目秀，錦衣華服的年輕人，正在閉目盤膝練功。

他頭上戴着一頂鑲了古玉的帽子，腰間繫着用二十四顆寶石串合而成的腰帶，堪稱氣派驚人。

但他卻有着既可笑復可憐的感覺。

他並不是什麼富家公子，更不是權貴人物。

他本是一個和尚。

一個自幼出家，皈依我佛的和尚。

但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命運，而命運之怪異，往往是令人無法逆料的。

不想做和尚的人，被逼做了和尚。

一個立志修行到底的和尚，卻被逼還俗。

這年輕人，本是雲烟和尚。

但主上命令他還俗，而且還給他改了一個名字。

雲烟立時道：「你曾說過不用改的……」

主上冷笑道：「你以前的師父，也沒說過你會還俗！」

雲烟無言反駁。

在主上面前，任何反駁都是不濟事的。

主上命令雲烟：「你以後就叫雲烟吧！」

雲烟愕然，他本叫雲烟，主上在「中堅臺」的時候，曾告訴他這兩個字不用改了……

但到了明珠殿，主上又改變了主意，執意要把他「雲烟」這兩個字改一改。

可是，到最後，主上所「改」的名字，仍然是「雲烟」！

雲烟初時給弄糊塗了。

但不久之後，他終於想通了這關竅。

主上說的話，就是「聖旨」。

無論主上說什麼，又無論主上用甚麼樣的方式說話，主上的意旨，都是絕不能違背、抗辯或討論的！

主上若說一條牛有八條腿，那麼天下間每一條牛都是這樣的，絕不會有任何一條牛例外！

於是，給「改了名字」的雲烟，最後還是叫雲烟！

但這已經是給改掉了的名字！

＊　＊　＊

明珠殿內的雲烟，他身子冰冷。越來越是冰冷。

主上忽然在雲烟背後悄悄出現。

「徒兒！你要脫胎換骨，才能打破殘酷命運對你的羈鎖，也只有這樣，天下間所有武林英雄，都不敢小覷你的力量，你明白嗎？」

雲烟不明白，但他沒有發問。

他不明白，他一直都只是規規矩矩地做和尚，何以會遇上了小藍、遇上了媞眉，最後更成爲主上的俘虜？

主上成爲了他的師父。

他的師父，本是一個老和尚，但老和尚給殺了，而主謀者就是主上！

主上操控優秀，要優秀殺了海鏡！

於是，優秀動手了！她本是葉城主最尊敬的人！

而海鏡大師，又是葉城主最尊敬的另一個人！

這正是悲劇中最可悲的一幕——一個備受自己尊敬的和尚，給一個自己最尊敬的女子殺掉！

雲烟並不是葉璧天，但他卻能深深體會到這種悲哀！一種不必說出口，已可深深領略，永不消褪不磨滅的悲哀！

主上的聲音，又在雲烟背後繼續響起：「武林中，奇人輩出，但你可知道，當今武林中最可怕的人是誰？」

雲烟不想說，但不想說並不等於不敢說。

這正如他的外表。

他的外表看來既斯文又儒怯，連說話的聲音也不怎麼響亮……但他絕不是個膽小怕事的和尚！

他只是不喜歡吵鬧、不喜歡出事！

當有需要表現出勇氣的時候，雲烟的勇氣是鮮有人能比擬的！

主上這樣問他，他雖然不想回答，但卻幾乎立刻便據實相告，道：「你就是武林中最可怕的一個人！」

主上乾笑着，他的笑聲和他的說話，都同樣是世間上最難聽的聲音。

雲烟不曉得主上爲什麼要發笑，甚至不曉得，這種笑其實是不是眞的是笑？

主上在他背後，突然雙手繞過雲烟脅下兩側，向他胸前摸了過來！

對雲烟而言，這是一種極難受的感覺。

但他沒有逃避掙扎，因爲他知道無論怎樣，自己都沒法子可以躲避開去！

有如在刑場上的犯人，伸頭是一刀，低頭也是一刀！

只好刀來頭受！

主上的手，他的動作是緩緩的、輕柔的，但卻充滿了罪惡！

他的手，有太多血腥！

他的手，說不出的可怖！

雲烟全身肌膚在跳躍！不自禁地在跳躍！

主上恐怖的聲音，在他耳邊怪異地響起：「當今武林，最可怕的人，絕不是朕……唉……這才是朕最不愉快的事！」

他的手已滑入雲烟的衣衫裏。

他的聲音漸漸變得更低沉：「朕，很渴望能夠成爲武林中最可怕的人，但朕不是！絕對不是！」

雲烟神色愴然。

他的臉一片蒼白，但瞳孔卻已殷紅。

但他盤膝而坐的姿勢，還是沒有任何改變。

他是有定力的和尚。

但在主上的擁抱壓逼下，再有定力的和尚都不中用。

主上的手，在雲烟身上停留不動：「最少，朕知道有一個人，比朕還更可怕！」

雲烟問：「那人是誰？」

主上答：「他叫易春秋，年紀比朕輕，但他遠遠比朕更可怕！」

「就連你也害怕易春秋這一個人？」

「朕的確害怕，而且是說不出的害怕！」

「但你的聲音還是很鎮定！」

「雲烟，害怕一個人，或者是害怕某一件事情，並不一定會在身體、聲音以至是眼神裏現出來。」

「那是因爲你擅於掩飾之故？」

「不是刻意的掩飾，只是本身的定力，與別不同。」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定力，不世梟雄當然也有不世梟雄的定力。

這一點，雲烟倒是不難明白的，他長長的吁一口氣，才問主上：「易春秋比你年輕，他這個人有什麼可怕之處？」

主上道：「他做了一件絕少人能做得出來的事。」

雲烟道：「他怎麼了？」

主上道：「在數年前，易春秋只是一間布匹綢緞莊的少東，只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但有一天，他在浴盆內引刀自宮！」

雲烟呻吟起來：「引刀……引刀……」下面兩個字，他說不出來。

雖然他是個和尚，但「自宮」這兩個字的意思，他還是明白的。

正因爲他明白，所以說不出口。

主上的身體和聲音都沒有顫慄，但雲烟顫慄了。

但他顫慄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易春秋當年的一刀！引刀自宮的一刀！

「他……他怎能下得了手？」

「朕不知道，」主上沉聲道：「朕只知道，那一刀不但改變了他自己，也改變了整個武林的命運……他……他已成爲武林中的一場大氣候！」

「就只是因爲他揮出了……那一刀？」

「不錯，他揮出那一刀，是爲了要練就一種傳說已久，也失傳已久的武功——『葵花寶典』！」

「易春秋終於成功了？」

「他在武功方面，能夠得到多大的成就，天下間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但他在別的事情上，卻突然有着匪夷所思的進展！」

「他怎麼了？」

在短短數年間，易春秋由一個藉藉無名的小人物，突然搖身一變，成爲黑道武林中的巨人！」

雲烟吸一口氣：「他能與你的功業相比嗎？」

主上也吸一口氣：「他接掌了地獄門！」

雲烟再問：「他能與你的功業相比嗎？」問的字眼，完全一模一樣。

主上仍然沒有直接答覆，只是自顧自地在說道：「朕沒有見過他，但雖相隔千里之遙，已能感應到從他身上散發出來殺氣！」

「千里之外也能夠感應出來？」

「不錯。」

「我不相信。」

「雲烟，你也曾經是個出家人，難道沒有聽過『神馳物外』這種事嗎？」

「但你不是修練佛學的人！」

「雖有所異，其理則一！」主上緩緩地說道：「天下間可以威脅朕的人太少了，但既有這樣的人，那麼無論他身在何方，朕還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但你連易春秋是怎樣的一個人都不知道！」

「雲烟，你這種想法太幼稚了，」主上乾笑着，「認識一個人的臉貌，並不等於眞的認識這個人！相反地，一個你所熟識的對手，並不一定必須知道他的臉貌如何如何！你明白嗎？」

雲烟本來不明白，但主上只是向他解說了兩三句，他就點頭，表示明白。

主上稱讚：「很聰穎的雲烟，朕一說，你就明白過來！」

雲烟嘴角露出了一絲蒼涼的笑意。

主上的左手，突然在他胸間肋骨上使勁一捏！

這一捏，使雲烟的胸間肋骨發出了清脆的骨裂聲響！

雲烟疼得連眼淚都掉下下來，但他盤膝而坐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

主上在他背後悠然一笑：「好定力！」

在此同時，他的右手也在雲烟另一邊胸間肋骨上一捏！

又是一陣骨裂的聲響！

雲烟已滿頭冷汗，連嘴角唇邊也咬得綻出了鮮血！

主上怪笑：「朕的好徒兒！你怎麼不問師父，爲什要把你這樣折磨？」

雲烟道：「徒兒的命賤，師父愛怎樣處置便怎樣……處……處置……」

主上道：「錯了，誰敢說你這一條是賤命？」

主上沉默片刻，又道：「你是朕的好徒兒，朕說過，要你脫胎換骨！」

雲烟嗆咳着，他兩邊胸口肋骨被折斷，一咳之下，更是疼得渾身顫抖。

但他咬緊牙關，只是忍受着。

主上接道：「朕要把你體內五臟六腑，以至每一根根骨和筋脈，一一改造，在這期間，你必須忍受痛苦，因爲那是達到武學巔峯的必經歷程。」

雲烟沒有問，也沒有反駁，只是任由主上處置自己的命運！

主上的手又在雲烟胸膛上撫

摸。

這一次，他摸得很輕，力道柔和。

但在這時候，再輕柔的力道，也足以令雲烟疼得冷汗汨汨而下。

主上又道：「朕果然沒有看錯人，你雖然看來並不壯茁，只是像一棵禁受不住風雨的幼弱樹苗，但到了眞正要接受考驗的時候，你比任何人都更能吃苦！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徒兒！要對付易春秋，必須付出血汗！

「易春秋並不是憑運氣踏上高峯的，他流出來的血汗，決不比當今武林任何一位前輩更少！

「他引刀自宮，並非出於一時意氣用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鋪排，然後才付諸行動的壯舉。

「雲烟，你要勝過易春秋，必須徹底把整個人改變！只有換胎脫骨之後，你才有這個機會！

「普天之下，只有朕能令你脫胎換骨！除了朕，再也沒有人能這樣做！

「朕把你身上八條肋骨折斷，那是一記險着，倘若朕眼高手低，你一定活不過三天！

「但你是朕的希望！你的死活，天下間就只有朕最關心！朕是你的師父，爲師把你的肋骨折斷，是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把你體內五臟六腑，透過『黑皮紫玉膏』的幫助，先枯後榮，强壯百倍！

「徒兒！爲師說的話，聽來十分駭人，但只有用如此駭人的手段，才有機會創造出駭人的絕世高手，就一如引刀自宮的易春秋！

「徒兒！忍耐着！爲師是不能令你失敗的……」

* * *

三天後的黃昏，翡翠城北寒風凜冽。

「無敵獅王」鍾海嘯出城六日，一直不見踪影，終於在這一天的黃昏，獨自回來。

在翡翠城，東海七幫十一會最少有三千戰士，薈聚其間，鍾海嘯離城，或多或少，對這三千幫衆，總有些影響。

鍾老太爺終於回來，東海羣雄立即爲之歡聲雷動。

鍾海嘯走的時候，悄然而去。

他回來的時候，也一言不發，只是看來滿臉僕僕風塵之色。

絕少人知道鍾海嘯離城而去，所爲何事。

但他一回來，在主上麾下的右路元帥，突然接獲主上的命令：「無論用任何手段，務須殺獅！」

殺獅令！這是主上的殺獅令！

主上要殺的，當然不會是一般的獅！

他要殺「無敵獅王」！

* * *

主上的右路元帥，是一個不喜歡出鋒頭的元帥。

他擁有逾千戰將，本身當然也有一身武功，更有滿腹謀略。

他叫「刀帥」！

刀帥擅用刀，也收藏不少寶刀、名刀。

但刀帥最喜歡的，也許不是刀，而是刀鋒下的女人。

刀帥已接獲主上的命令。

主上要他殺鍾海嘯，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命令。

但他在接獲這個命令之前，如在他接獲這命令之後，臉上的神情並沒有任何稍爲明顯的變化。

他看來還是和平時一般，該笑的時候便笑，該抓起酒瓶爲自己斟酒的時候便斟酒。

刀帥並不是個無酒不歡的酒徒，平時，他很少喝酒。

凡是熟悉刀帥的人，都知道他只會在兩種特別的情況下，才把烈酒大口大口地灌入喉嚨內。

那是當他要殺人，又或者是要和女人共赴巫山的時候！

黃昏，鍾海嘯一回來，刀帥就接獲命令要「殺獅」。

刀帥一接獲命令，立刻就把一瓶好酒找了出來，仰首便喝。

然後，他就一面喝酒，一面去找女人。

今夜，他要找的女人是誰？

* * *

玉閣依然沉靜如昨。

玉閣珠簾，暗香浮動。

小藍、媞眉已回藥王仙山。

不是她倆要回去，只是師命難違。

優秀仙子把小藍趕回仙山，罰她面壁。

小藍又要面壁思過了，她所犯何罪？

優秀沒有向她說得一清二楚，但就連小藍自己都心中有數，在翡翠城這段日子以來，她所犯的過失，就算談不上「罄竹難書」，最少也是接二連三，罪無可恕。

優秀只是要她面壁十天，已算是從寬發落。

至於媞眉，優秀要她離開翡翠城的理由，更是不必細說。

媞眉是不想離開翡翠城的，因爲她心中懸念着一個眉清目秀的和尚——雲烟。

雲烟是爲了她才落入主上魔掌之中的，他以後的命運將會變成怎樣，媞眉不能不擔憂。

只是，師命難違，師父既已下了命令，她和小藍已沒有任何別的選擇餘地。

於是，玉閣之中，更是沉靜得令人感到空空蕩蕩。

優秀仙子，就在這沉靜、空蕩、冷冷清清的玉閣中。

她在這空空蕩蕩的樓閣中竟日沉思，她在想念着些什麼樣的事情？

她是否仍然只是想念着她的葉郎？

* * *

刀帥踏過琴橋的時候，酒瓶已空。

雖只是一瓶酒，卻能令刀帥有七分酒意。

並不是刀帥酒量淺薄，只是因爲酒性着實太猛烈。

要是尋常人物，只喝一小半，已可昏醉得不省人事。

酒能令刀帥膽氣更壯。

他知道，在琴橋玉閣裏，有一個叫優秀仙子的女人，她是主上眼中的人間絕色。

主上的女人，從沒有人敢碰上一碰。

但刀帥例外，完全例外。他不但會向主上的女人打主意，而且凡是主上寵愛的女人，他都會想盡辦法，一親芳澤。

任何人都知道，這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危險的並不是那些女人，而是主上！

但刀帥是個特別奇怪的人，他專向主上喜愛的女人打主意，就是因爲喜歡有這種「危險的感覺」。

主上是個極危險的惡魔，無論是誰令他發怒，那人便註定是個死人。

刀帥比誰都更清楚這一點。

但他偏偏要做這種事！他要看看，主上甚麼時候才會向自己算帳！

可是，一次又一次地，主上都把他的「罪行」視若無睹。

主上仍然重用刀帥，甚至是一天比一天更重用刀帥。

刀帥也仍然全心全意爲主上効忠，但在効忠、賣命之餘，他也仍然繼續向主上寵愛的女人打主意。

這是一個說不出奇特的癖好。

主上是知道的，但優秀仙子是否也同樣明白？

* * *

刀帥已踏入玉閣中。

玉閣內，雖然冷冷清清，但卻暗香浮動，令人迷醉。

連刀帥滿身酒氣的人，也給這種香氣深深的吸引住。

他步入玉閣深處，看見了一座蒸氣瀰漫的浴池。

池中水花潑動，一個美麗動人的背影，映入刀帥眼簾內。

這背影，身無寸縷，膚色雪白。

一個高貴的女子，她的臉龐輪廓有着令人莫敢逼視的冷艷。

刀帥就距離在浴池丈許外停下了脚步。

他不是不敢再向前走過去，只是不想驚擾了浴池中正在沐浴的麗人。

她是優秀。

除了優秀，這玉閣內已沒有別的女子。

她倏地緩緩地轉過了身子，目光幽幽地看着刀帥的臉龐：「你終於來了。」

刀帥「喔」的一聲：「妳早已知道我是誰？甚至知道我一定會到這裏來？」

優秀輕輕一笑：「刀帥的故事，我已聽說過不止一次。」

她的手正放在酥胸上，下半截身體浸在池水中。

就是這副嬌慵的美態，已足可迷倒萬千衆生。

刀帥把酒瓶放到嘴唇邊，但瓶內美酒，早已點滴無存。

優秀看着他，看了大半天才說：「你若還要喝酒，我可以奉陪。」

刀帥也看着她：「要是我不想再喝酒，又還有什麼事情可做？」

他面對着一個赤裸裸的女子，他說的話也是赤裸裸的。

優秀笑了。

她的笑意，既是千般複雜，也有萬種風情。

她這種「風情」，究竟是眞是假，就連她自己都分不出來。

她只是在笑。

凡是有美麗女人的地方，既可以是個溫柔鄉，也可以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可怖陷阱。

這道理，刀帥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很清楚，但他最喜歡在這些陷阱裏浮浮沉沉，縱使爲了美色而在生死邊緣不斷往返，他卻樂此不疲。

甚至有人說，刀帥每次在美色陷阱下死裏逃生，他的刀法都會更進一步！

是耶是非，當然各有各的看法。

優秀忽然從蒸氣瀰漫的浴池走了出來。

刀帥的瞳孔倏地發亮。

因爲他看見了優秀仙子，彷彿在這一瞬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她還是和平時一般美艷，但平時的她，總是冷冰冰的，就像是一座自亘古以來從沒溶化過的一座冰山。

但此刻的優秀，不但身無寸縷，赤裸裸地從浴池裏冒上來，還有更重要的變化，那是她臉上的表情。

她在笑，忽然笑得極淫蕩極淫蕩。

她扭動着玲瓏浮凸，膚色閃亮的胴體，一步一步向刀帥挪移過來。

（未完・十二）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驅逐韃虜走出山　打探寶庫入王府

汾河的水不嗚咽，汾河的水流得緩，那黃土坡就在河兩邊，不用抬頭也能看見。

只不過有人就是看不見，那人不是瞎子，而且眼睛睜得大，但他爲什麼看不見？嗨，我只一說你便會明白。

只因爲那個人顛倒了，他上身平躺在一艘無艙的小船上，只把一條光溜溜的腿翹得高，想也知道腳上沒長眼，他怎麼能看見？

河水雖然平靜，但小船不平靜，河邊柳林下的這條小船微微地在閃晃，船尾動得有節奏感，便往下流的水紋也是一波一波的怪好看，彷彿大魚啃船邊。

這狀況已經好一陣子了，那條光赤的腿也已換了另一條腿，只不過兩條腿却又不一樣，仔細看的話，一個粗一個細，一個白一個壯，看得人心發慌。

「娘的，在搞什麼古景呀！」

這話本不是什麼人在咕噥，而是四個粗布爛衣的十幾二十歲年輕人相互之間在抱怨。

「別小堪，過去看看呀！」

「去你的，我過去挨罵呀！」

「嘻嘻嘻，別小堪說得對，咱們在百靈禪院的時候，常聽大個子巴大雄對大伙說，野地碰見男女睡會倒大楣的，巴大雄落髮當和尚，他的話我風流丹最信不過。」

「我說風流丹呀，你記錯了，巴大雄的話不是那麼說的，他後來又對我說過，人有四件事，只要碰上一件，今天準倒楣。」

「齊向前，你說說，巴大雄說的是哪四件事？」

姓齊的坐在柳林下，雙腿併伸在地上，他咧開既大又扁的嘴巴，道：「你想知道？」

風流丹與伍不銀，還有個別小堪齊點頭，道：「說呀！」

「嘻……原來你們三個都想知道呀。」

伍不銀道：「快說呀，齊向前。」

姓齊的大嘴又咧，半得意的道：「好，我告訴你們，那巴大雄對我說，人若遇上四件中的一件，趕快回家關上門別開門，否則準會倒大楣。」

別小堪道：「快說呀，你囉嗦什麼呀。」

齊向前道：「眞是的，要說也得說清楚呀，你們三個急什麼？」

他把手一指，又道：「你們瞧，小船還在搖吶！」

是的，小船似乎上下搖起來，看得幾個直瞪眼。

瞪眼連帶心口噗通噗通跳。

＊　＊　＊

跳歸跳，聽還是要聽的，風流丹急問：「說呀，到底哪四件事不

能碰上呀？」

齊向前清清喉，道：「第一件，出門鳥屎拉頭上。」

別小堪點頭，道：「難怪，那天我在禪院松樹下睡午覺，叭嗒一聲一團鳥屎落在我的鼻尖下，操，過午不久，便聽說咱們來叔受了傷，果然不吉利！」

伍不銀又問：「那第二件呢？」

齊向前道：「走路踩在牛糞上，大不吉。」

風流丹笑道：「牛屎一灘，誰會看不見，咱們又不是瞎子！」

齊向前道：「那可不一定，人家把牛糞蓋上一層灰土，就有人一腳踩上去。」

風流丹道：「是倒楣，蓋上土還會杵一腳，當然火人！」

齊向前又道：「山中遇上蛇交配，大不吉。」

風流丹道：「蛇交配與人什麼關係？」

齊向前道：「關係大了，蛇見人撞破牠們好事，立刻罷交，然後認定這人，夜裡找上你，非咬死你不可！」

伍不銀道：「沒聽說過。」

齊向前道：「不信你去問巴大叔呀！」

伍不銀道：「以後回去自然要問巴大叔。」

齊向前又道：「這第四件，乃是房中看到男女睡。」

他此語一出，別小堪立刻拔身欲往船邊跑，却被齊向前拉住，道：「你幹什麼？」

別小堪道：「我去叫來如聲呀！」

齊向前道：「你不怕倒楣？」

別小堪道：「房中遇見男女睡呀，他們不是在房中，他們在船上，便撞見也不會倒楣。」

齊向前道：「我問你，咱們同來哥多大了？」

別小堪道：「咱們年紀都是二十一了呀。」

齊向前道：「今年什麼年？」

別小堪道：「今年呀，我算算……鼠牛鷄兎、龍蛇……喲，今年是蛇年呀！」

齊向前道：「咱們今年屬蛇的，來如聲來大哥也是屬蛇，我問你，蛇在交配你去觸霉頭呀。」

別小堪道：「交配也不能交這麼久吧，來叔受了傷，等着咱們去照顧他呀。」

齊向前道：「也不急在一時呀。」

這四個年輕人又跌坐在樹下了。

這四個人說他們沒來頭，其實來頭還眞大，他們來自熊耳大山中的百靈禪院，都是俠盜來如風領養的流浪兒如今都長大了，這其中來如聲乃來如風的來家村小堂弟。

柳樹下的四個鬼精靈，便是在等來如聲的。

＊　＊　＊

等便等吧，却又聽得遠處傳來奔跑聲，四個小伙子抬頭看，嚄，兩個韃子肩上扛着刀奔來了。

四個人一看不得了，那別小堪也不管了，急忙往小船邊上跑。

他一邊跑一邊叫：「來大哥別搞了，韃子兵來了。」

小船一邊猛一沉，嚄，一個小伙子挺起上身來，這小伙子長得帥，骨是骨來肉是肉，湊在一起像石頭。

爲什麼說他像石頭？那是因爲他長得壯，不但長得壯，男人見了也叫好，當然，女人更是愛他愛得不得了。

說些廢話幹什麼，反正他長得惹人愛。

＊　＊　＊

「快起來，快起來，果然韃子兵來了。」

挺起身來的果然是個十幾歲的俏姑娘。

這姑娘也是巧模樣，除了頭髮有點亂，外罩脫在船一邊，嗨，她的內衣好端端。

她的這種光景，誰說她同男子在野合，擁抱吻吻那可是太平常了。

這男女二人便是在幹「平常事」！

＊　＊　＊

女的拾回外罩穿衣衫，雙手細膩得像葱花也似的在攏她的滿頭烏溜溜頭髮，還拿斜眼看遠方。

遠方，當然是奔過來的韃子兵。

這個地方最僻靜，附近既沒渡口，又少行人，那柳樹蔭都是虬根長，北雁頭上叫，地上落的也不少，可爲什麼會來兩個韃子兵？

船上的男子一瞪眼，別小堪四人已奔過來了。

那別小堪低聲叫：「喲，你們兩個沒玩眞呀！」

風流丹吃吃笑道：「誰不知道咱們來小叔風流而不邪，看你說的。」

就在這時候，遠處黃土坡上奔來的兩個韃子兵漸漸的看清楚了。

看清楚之後，那女的眼最尖，她撫掌一聲笑，道：「不是韃子兵，是大叔同錢爺爺奔過來了。」

別小堪一聽兩眼瞪，道：「怎麼我會看不清？」

風流丹已經迎上去了。

是的，來人正是江湖上「惹人厭」的俠盜來如風，那個與來如風走在一起的光禿老人，敢情正是偷不偷花子不花子的錢如土。

原來這二人分別有五六年沒在

一起了，自從來如風把主意打在太原府七王爺忽必顯的頭上之後，財寶沒弄到，却與花子幫的幫主席美姬攪在一起了。

只不過來如風是個明白人，如今天下大亂，災禍連上了天，他便鼓勵着花子幫的人到南方去造反。

花子幫的高長老與吳長老二人便同意來如風的話，席美姬再是熱愛着來如風，她也只好忍下了。

＊　＊　＊

現在，來如風又把錢如土找出來了。

來如風如果不是遇到難事，他是不會把錢如土從大山裡找出來的，都六十七歲的老漢子了，便是再雄心萬丈，到了這個年紀，世上還有什麼看不穿的，只不過來如風要他出山，他是不會拒絕的。

「喂，你們這羣王八蛋，我知道你們在汾河灣。」

來如聲跑過來，他哈哈一笑，道：「堂兄，你叫我把花牡丹找來了，我昨天就來了，嗨，堂兄呀，南方造反，你怎麼叫咱們來北方，這兎子不拉屎地方，比咱們中原還可憐，我以為……你乾脆當大將軍，百靈禪院小兄弟們就是你的子弟兵呀，嗨，幹不幹？」

來如風的鼻子一聳，叱道：「幹你個頭，這兩天傷已好，如今你看我像不像個當大將軍的樣子呀！」

來如聲道：「吔，那些當大將軍的人可不是祖傳的，我以為你幹上大將軍呀，一定是個好樣的。」

來如風看看正自發笑的錢如土，道：「錢老呀，你看看這些我養大的娃兒們，娘的，鼓動着叫我造反吶。」

錢如土道：「小子，你不已經造反了？」

他拍拍圍上來的幾個年輕人，又道：「小不點們都長大了呀，哈……」

來如風道：「希望他們別叫我失望！」

別小堪道：「來叔，你放心，江湖上又多了幾個來如風，鬧他個黃河水不清。」

來如風道：「你鬧什麼？」

別小堪道：「當然是鬧韃子兵啦！」

來如風道：「咱們閑言少敍，我把事情交代清，你們趕緊去張羅！」

來如聲道：「張羅？幹什麼？」

他說的全是河南來家村土語，來如風當然聽得懂。

只見他自肩頭取下個包袱，交在來如聲手中，道：「去，你帶着這件東西進太原城。」

來如聲道：「幹什麼？」

來如風道：「別急着問，我先問問花牡丹。」

花牡丹便是那個細皮白肉，長得像個粉白花似的姑娘，她如果能再胖那麼一點點，更像一朵白牡丹。

那年頭誰能吃得胖？胖子多半是浮腫，災年吶，要不然南方為何有人在造反？

＊　＊　＊

來如風拉過姑娘花牡丹，他把花牡丹拉到河一邊，低聲的道：「牡丹吶，記得你們花家莊的人逃外鄉的時候，妳才五六歲吧！」

花牡丹道：「來叔，還是你把我送到百靈禪院的。」

她想哭，因為她抽噎的又道：「智慧老禪師死了，來叔又很少回去！」

來如風道：「不是來叔不回去，來叔在外吃風喝辣，風刮日晒帶淋雨，為的是你們大伙吃喝呀。」

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如今看着你們一個個的長大了，也算我沒白養你們！」

花牡丹道：「來叔，牡丹一定全力以赴。」

來如風道：「別這麼說，牡丹，妳這麼說，好像我的行為是想利用妳了！」

花牡丹道：「便是利用吧，牡丹也甘願。」

來如風道：「牡丹，我告訴妳，南方已經打起來了。」

「打仗呀？」

「是的，韃子把中原弄得災荒連年，我說一句妳不一定聽得懂的話，『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南邊有人起義，我得趕去插一腿，所以……」

花牡丹道：「所以來叔也叫咱們一起去？好哇，我們都願意去，什麼時候走？」

來如風搖搖頭，道：「你們不能去。」

花牡丹略帶失望的道：「來叔，咱們也學了你的本事，我看如聲的本事不比你的差，為什麼我們不能去？」

來如風道：「你們進太原城，你們也有更重要的事，我有話交代！」

花牡丹道：「來叔呀，什麼事情快吩咐呀！」

來如風道：「你同如聲二人扮成兄妹模樣，只一到了太原府，你二人只管往七王爺府中走去。」

花牡丹一驚，道：「王爺府呀，幹什麼？」

來如風道：「把那包袱送過去。」

花牡丹急問，道：「來叔，那包袱中包的是什麼東西？」

來如風道：「那是一件袍服，

七王爺早上穿的袍服，上面盡是鮮血。」

一驚，花牡丹道：「我們豈不是去送死？」

笑笑，來如風道：「放心，不但不會死，說不定還有銀子拿……」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千萬不能收他們送的銀子呀！」

「為什麼呢？」

來如風道：「我告訴妳，妳千萬要記住，給金給銀全不要，但求留在王府當丫頭。」

花牡丹道：「叫我為韃子當丫頭？來叔呀，這又是為什麼呢？」

來如風吃吃笑道：「妳當然不明白，但我一說妳就知道為什麼了。」

他回頭看樹下，那些小伙子正圍着他們的錢爺爺在逗笑話吶，不時的會傳來哄然大笑聲。

來如風這裡先是想了又想，道：「我只告訴妳，記住，千萬別走漏口風。」

花牡丹道：「放心吧來叔，咱們不會亂說的。」

來如風道：「我再問妳，妳敢進入七王府嗎？」

花牡丹道：「敢，殺人也敢！」

來如風道：「別說得那麼狠，妳來叔在江湖奔走十幾年，也是在萬不得已時才動刀！」

他拍拍花牡丹，又道：「妳同阿聲入了七王府，呈上七王爺的袍服，便設法留在七王府中工作，知道嗎？」

花牡丹道：「同韃子們住一起？」

來如風道：「牡丹呀，我告訴妳，這次我由南邊急急忙忙的趕回來，為的是弄銀子，造反的英雄們不能餓肚子打仗吧！」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道：「個花子頭，是她弄這個差事逼我回來，你知道嗎……」

花牡丹道：「來叔，我明白了，你叫我同阿聲二人一同進入七王府，設法子弄七王府的銀子呀！」

來如風吃吃笑了。

花牡丹道：「好，我去。」

花牡丹露出十分興奮的樣子，倒令來如風大感安慰，他重重的道：「南方軍情緊急，來叔不能在此陪你們了，所以我把你們錢爺爺找來，遇到重要的事，就由你們錢爺爺做主。」

花牡丹點頭，道：「來叔，錢爺爺老了，你還要他下山來，可也真的難為他了。」

笑笑，來如風道：「我以為妳聽了要進入七王爺府會害怕的，所以特來問妳，哎，也是因為妳的模樣……」

他頓了一下，又道：「牡丹呀，我再問妳一件事，不知妳的想法如何！」

花牡丹的俏嘴一翹，道：「什麼想法？」

來如風道：「聽說王爺府中三公子是好色之徒，妳如果遇上他，妳會不會……」

花牡丹道：「他如果對我無禮，我會殺了他！」

不料來如風一聽，道：「完了，完了！」

花牡丹道：「來叔，怎麼完了？」

來如風道：「妳若殺了他們小王爺，妳也別想再躭在七王爺府了，當然妳的任務也失敗了。」

一怔之下，花牡丹道：「來叔，你的意思叫我對那小韃子好呀？」

來如風開門見山的道：「必要時上床也要幹！」

花牡丹忙搖頭，道：「不，我不同韃子上床，那樣，以後阿聲就不會理我了。」

來如風一嘆，道：「他若不理妳，我揍他！」

花牡丹道：「光理我有什麼用，他不會娶我了！」

來如風道：「他非娶妳不可，一切由我做主！」

花牡丹道：「太對不起阿聲了，我……」

來如風把臉一沉，冷冷道：「咱們這是在荒年，韃子們無道，百姓們受罪，如今正是你們出頭的機會，我不只把你們幾個帶下山，我還打算把山上一百多人都帶下山，妳想想，王昭君為國還嫁胡人，咱們又算什麼人？」

花牡丹一聽，點點頭道：「好，我聽來叔吩咐，你說怎麼着就怎麼着吧。」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誰都知道太原七王府忽必顯有個存寶之地在府內，只要找到那地方，嗨，南方義士們吃上三年也吃不完。」

他拉着花牡丹往大樹下走去了。

＊　＊　＊

「哈哈哈……」

「哈……」

來如風面對錢如土，二人笑得好開心。

這二人為什麼會發笑？那是忍不住的在笑了。

就聽錢如土道：「來如風，你小子不算大丈夫。」

來如風道：「錢老，我什麼時候說我來如風是大丈夫呀？操！」

「我說你不是大丈夫，但却似乎像個大丈夫，你操鳥。」

來如風笑笑道：「錢老，我怎麼又像個大丈夫了？」

錢如土道：「幾年前你在寶山有妻室，人家開飯館的王家姐妹花變成你的老婆，所以我才入山不打攪你們，才兩年，你小子把人家弄死光，你這是怎麼搞的？」

來如風黯然一嘆，道：「都是鬧天災瘟疫呀，他奶奶的等我得消息趕回去，寶山城已死了一半人，我也是沒辦法呀！」

錢如土道：「所以你又去找那個姓席的花子頭！」

吃吃一笑，來如風道：「錢老，你把我來如風看扁了，我是個慾火焚心見了女人就流口水的人嗎？操，這是什麼年頭呀，韃子當道，荒淫無道，綱紀已亂，我哪有閒工夫去同女人胡鬧，你看看，中原連年災荒，瘟疫千里，咱們這神州大地餓殍遍野，不就是你常說的民不聊生嘛？」

錢如土道：「小子，你說的這些我清楚，只不過你把他們幾個交給我，你的目的是什麼？」

他這麼一說，嚄，來如風的臉上似乎擠出個大大的無奈來。

他也表現出一肚皮苦水似的搓搓兩手。

站在他二人身邊的幾個由百靈禪院下來的六個年輕人，可是一直瞪眼看着來如風，大伙等他往下說。

錢如土似乎知道來如風的作風，他不急。

他本來與來如風曾在一起出生入死過，誰的什麼鷄皮鴨脚毛病彼此全知道。

錢如土不急問，他取出個葫蘆喝了一口酒，淡淡的道：「要不要我先去高粱地裡拉一泡你才說？」

來如風哈哈笑道：「錢老，我的時間是寶貝，我原是只想把他們幾人交給你手我就走，可是想想又不妥！」

他突然放低聲音接道：「我現在告訴你們，我在南邊幫人家呀！」

錢如土道：「幫人家？幫花子幫的席美人呀！」

「她不叫席美人，她叫席美姬。」

「我知道她叫席美姬，你以爲我住在老山不知道呀，哼！你錯了，你小子叫那女的迷湯灌得足，爲她玩命你也不在乎，對不對？」

來如風臉皮緊，咬咬牙道：「對個屁！」

這話倒令錢如土一怔，道：「怎麼了？蹬蛋了？操！也只不過是個漂亮花子頭，天下女人多的是，還用得着你生這麼大的氣？」

來如風道：「錢老呀，我是同她在鬧意氣，娘的，我兩人的感情無話說，抱在一起像蔴花一樣，可是，可是她在我面前耍老大呀！」

錢如土道：「她是花子幫幫主呀！」

「狗屁的幫主，自從去了南方，南方也有花子幫，南方的花子幫有人才，他們好像同一個和尚在起義，我看那和尚有一套，我勸席美姬別去幫助一個姓俞的，她不聽，她呀，女人之見。」

錢如土道：「你打算怎麼辦？」

來如風道：「我他娘的還能怎麼辦？一個跳蚤頂不起一張被單，獨木難撐大厦，只不過我也不能撒手不管，替他們弄點吃穿我還可以辦，所以……」

他看看來如聲立刻笑哈哈的道：「我把他幾個找了來，交在錢老你手中，要打要罵全由你，要使喚他們，他們不敢造你的反！」

錢如土道：「聽說你們幾路江湖人物弄死了忽必顯，你是不是想打算叫我替你去出面？」

來如風道：「不是，不是的，我這是打鐵要趁熱，七王死了，我弄來七王的血袍在包裡，着他們送去七王府，設法找個差事幹！」

他一邊又看看來如聲接道：「你同花牡丹是兄妹，二人潛入七王府，沒別的，打探七王的藏寶地，記住，千萬別下手，記好了設法告訴你們的錢爺爺！」

別小堪、伍不銀、風流丹與齊向前四人齊聲叫：「喂，來叔呀，我們四人怎麼辦？」

來如風道：「你們四個自然也不會閒，七王府外面你們四個當要飯的！」

別小堪道：「叫咱們四個人當花子呀！」

來如風道：「花子怎麼了？這年頭當花子也不易，每天難吃飽一頓飯呀！」

他看看正自喝酒的錢如土，又道：「你們的錢爺爺是不會叫你們餓着的，哈……」

突然，錢如土開了腔，道：「小子呀，你這是在分派工作了吧？」

「是呀！」

「那麼，你派我錢老夫幹什麼？」

來如風吃的一笑，道：「錢老呀，普天之下我來如風最是信得過你老，我這幾個小侄兒你也照顧過他們，是材料也是上上選，只差個人來調教，我吶，得趕去濠州見個人，這兒的事你就包辦了！」

錢如土大叫：「哎呀呀，老漢今年六十七歲，山中養老是沒出息，每天只有酒三斤，你小子仍然拖我下水呀！」

來如風笑笑道：「如是天下太平，我早就同你一起上山當神仙了，操！」

錢如土又是那一句：「算啦，

滾你的蛋，去找你的席美人吧，娘的，有一天我還眞要去罵她一頓。」

來如風一怔，道：「你罵席幫主？」

「我少不了罵一頓。」

「你爲什麼罵她？她又沒得罪你。」

錢如土道：「我罵她也是有原因的。」

來如風道：「什麼原因？」

錢如土道：「我罵她爲什麼不把你拴牢，叫你到處亂跑，我罵她爲何貪戀當那個花子頭，不同你攜手躲起來過一過無憂無愁太平日，我罵她白白是個美人兒，偏愛同一羣花子們混在一起，我罵她……」

「好了好了，你罵夠了吧，我的錢祖宗，你也不累呀，罵人是很累人的。」

錢如土道：「你把我找來我更累！」

來如風道：「錢老呀，你是知道的，那些救國救民大道理我不懂，看着咱們百姓受罪可不行，讀書人會辦事，咱們有功夫的人會用刀。」

他咬咬牙，一頓，又道：「娘的蛋，這世上我越看越是不順眼，有錢人一天吃五餐，半夜裡起床來撒泡尿，高興了還再喝一碗三鞭酒，抱住女人他再幹，那窮人嘛，只有一餐還是剩飯，我說錢老呀，這話你都忘記了？」

錢如土道：「誰忘記誰是王八蛋！」

來如風一拍手，笑道：「好，我這就放心了，等我幹完濠州事，立刻再回來，咱們大伙一齊幹。」

他說走就走，拔身便消失在林深處了。

錢如土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他只是喝他的酒。

來如聲與另外幾個直瞪眼，那花牡丹還在抹眼淚。

風流丹道：「哭什麼，來叔一向這個樣，他去百靈禪院看咱們的時候不也是說走就走嘛？」

花牡丹道：「我不是哭來叔走得快，我在哭，咱們來叔爲什麼不爲他自己。」

錢如土接口道：「來家村出了個楞頭青，他呀，爲別人也是有分寸，富人找他他是爺，窮人找他肯拚命，你們以後跟了我，我可要約法一章。」

別小堪道：「約法三章呀！」

錢如土道：「我只約法一章。」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要你們能守住這一章，也就令我老人家高興了。」

別小堪道：「這一章必然很重要。」

來如聲道：「別插嘴，聽聽是什麼！」

錢如土道：「錢如土……」

大伙聽了吃一驚，道：「約法一章怎麼會是你老人家的名字呀？」

錢如土道：「我這一章就是錢如土。」

他又重重的道：「就是視銀子如糞土，你們知道嗎？」

花牡丹道：「錢爺爺，我就不太懂，你老叫咱們視錢如糞土，咱們又何必潛入七王府去找銀子？」

錢如土道：「小姐呀，妳想想，當年你來叔同我一個樣，找來銀子一大把，全部養了你們大伙呀，如今南邊打得凶，他們正需要銀子花，找了七王的寶庫，咱們馬上往南邊送。」

他吃吃冷笑，又道：「那些全是咱們漢家的，搬了也等於搬咱們自己的，對不對？」

風流丹笑道：「對，對，對，韃子們的財寶原就是咱們漢家的。」

錢如土看着幾個小子吃吃笑，道：「好了，好了，咱們今天才見面，我得先認識你們幾個。」

他指着來如聲問：「你是來如風的小堂兄弟呀？」

來如聲道：「我堂兄的曾爺爺同我的曾爺爺哥倆好，我十歲那年是我堂兄把我帶上百靈禪院的。」

錢如土道：「那小子也把你們來家的那幾手絕招傳了你，是不是？」

來如聲道：「來家村的年輕人都愛武兩招，只不過我堂兄的神……」

「你吶？」

「我呀，差不多，馬馬虎虎啦！」

錢如土一笑，道：「操，同那小子的口氣一個樣，武功好，心眼俏，吃香喝辣有一套，你……」

來如聲忙搖手，道：「吃什麼香又喝什麼辣，槓子頭兩個我就往心眼裡笑了。」

「哈……」聽得大伙都笑了。

錢如土也笑，他冷笑。

他指着遠處的城牆，道：「娘的，你小子這不是在百靈禪院中，你已走入花花世界了，等你見了大酒樓，吃了八大件的菜，槓子頭你就搖頭不吃了！」

來如聲想反抗一句，但錢如土已指着別小堪，道：「喂，你也報上名，以後好使喚。」

「我叫別小堪。」

錢如土一怔，道：「娘的，什麼別小看，誰小看你了，你又有什麼了不起，便是你們來叔那小子，見了我還得問三聲好吶，你算哪頭蒜！」

吃吃一笑，別小堪道：「不是

說別小看我，我的名字叫別小堪，別是分別的別，小堪嘛，唉，我好像也不知道我那個餓死在黃河岸的老爹，爲什麼把我的名字叫小堪！」

他想了一想又道：「可能是叫別人休小看我吧！」

錢如土道：「要想叫別人不小看你，你就得學你來叔的行爲。」

他拍拍別小堪的頭，別小堪是個大光頭，問道：「你的本事怎麼樣？」

別小堪道：「錢爺爺，你問我的本事呀，你問文的還是武的？」

錢如土雙目一亮，道：「喲，你小子文武全才呀？」

別小堪道：「馬馬虎虎啦！」

錢如土道：「文的先說，你會什麼？」

別小堪笑呵呵的道：「要說我文的會什麼，錢爺爺，我的點子多，有用不完的點子，另外嘛，哈……吃的得！」

錢如土道：「那個來如風，他有心栽培接班人呀。那麼我問你，武的怎麼樣？」

別小堪道：「馬虎呀，你們一起長大的，口中都是馬馬虎虎，你，到底武功怎麼樣？」

別小堪道：「錢爺爺，你別火，你年歲一大把，發火傷身子。」

他指指頭頂又道：「我上樹不用爬，一蹦就會坐在樹椏上，我還搖吶，要不要我蹦個給你瞧？」

錢如土道：「刀法呢？」

別小堪道：「錢爺爺，咱們都是一根棒，二尺半長一點，可是裡面有刀子呀！」

錢如土笑罵道：「娘的，來如風這小子，便傢伙也傳你們了，妙是妙，不知你們用得是不是比他好！」

來如聲道：「錢爺爺，有機會你自然會知道。」

錢如土一瞪眼叱道：「沒問你少插嘴。」

他這麼一聲叱，來如聲嚇得伸舌頭。

錢如土轉而又問伍不銀，道：「小子，該你報上名來了，叫什麼？」

伍不銀吃吃笑，他本來生得個子小，那年頭吃飽已經不易，當然談不上吃得好，所以他老弟乃是個猴兒樣，這麼一笑，活脫像個包子，因爲鼻子眼睛帶上唇，全都擠在一起了。

這光景看得錢如土也想笑，道：「那個來如風，怎麼會選個小可憐！」

伍不銀笑道：「錢爺爺，包子有肉不在皮上，你別看我長得不怎樣，小鬼見我也發慌。」

錢如土道：「你小子少在我老人家面前耍嘴巴，我問你叫個什麼名？」

「伍不銀。」

錢如土一瞪眼，道：「什麼？你的名字叫『我不仁』呀？娘的，百家姓上沒姓我的吧！」

伍不銀笑道：「錢爺爺呀，你是人老眼花耳不靈，上面吸氣下面就放出溜屁不是，誰不仁吶，我叫不銀，不把銀子看在我眼裡，我還感謝我那被韃子兵一刀刺死的爹，是他老人家爲我取的名。」

他提到他爹，已經不帶傷感了。

錢如土一聽拍巴掌，他老人哈哈笑，道：「娘的，你這麼一解釋，我老人家高興了。你不要銀子，我老人家叫錢如土，咱爺兒倆也算一條心了，好，趕明兒我只一高興，傳你幾手絕活，也算知遇吧！」

伍不銀一聽，立刻笑着一鞠躬，道：「謝謝，謝謝！」

轉過來，錢如土又問另一人。

另一年輕人稍瘦削，個子高佻兩眼有神，他好像等着錢如土問他了，還直搓手。

錢如土道：「你呢，什麼名字？」

瘦兮兮的臉皮再放鬆，瘦子笑道：「我呀，我的名字不好聽，你老叫我小風好了。」

「什麼小瘋？你是瘋子呀！」

瘦子一笑，道：「老爺子，我比個正常人還正常，我怎麼會叫瘋子呀！」

錢如土道：「你調皮不是，叫什麼？」

瘦子道：「風流丹！」

錢如土出手眞叫快，快得幾乎與不動一樣，他已扣住風流丹的右腕，叱道：「好小子，你風流還有膽子呀，看我老人家修理你！」

風流丹急又痛，彎腰急忙解釋，道：「老爺子呀，你聽錯了也。」

「怎麼說？」

「我姓風，百家姓上有這姓，我的名字叫流丹，我爹當年常對人家說，前朝有個文天祥，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也把我叫成流丹，流丹便是流傳的丹心由我繼承的，可不是你老說的風流還有膽。」

「嘻……」

錢如土笑着拍拍風流丹的頭，道：「好名字，你爹必是有學問的人。」

風流丹道：「你才有學問。」

錢如土道：「你爹給你起的名字好呀。」

風流丹笑笑，道：「我生下來

才三天，我爹問我娘，取個什麼名字好？我是獨子呀……」

他似乎想了一下，又道：「我媽說，取個名字叫流長，永遠流不息呀！」

他一笑，又道：「我爹聽了直搖頭，他解說，天下沒人叫風流長，如果有人風流長，常風流死得快，不好，不好。」

風流丹呵呵一笑，又道：「我媽沒主意，我爹有主意了。」

一邊的別小堪道：「你爹怎麼爲你取名呀？」

風流丹道：「你聽我說呀，我爹爲我取個名字風大膽，他說男子漢將來要在外闖天下，沒有膽子怎麼闖？」

他不說下去了，錢如土也似乎在閉眼，只有別小堪，他急急問道：「快說呀，風流丹。」

風流丹指指錢如土，小聲道：「別吵錢爺爺，年紀大的人身子容易累，咱們等等再說。」

突然，錢如土一瞪眼，道：「我不累，你快說。」

風流丹道：「爲了我的名，爹媽二人大吵一架，差一點他二老沒把我摔死在床底下。還是我爹有主意，他叫我媽把個神婆請到家，問一問神婆，哪一個的名字才算最適合我。」

別小堪笑道：「神婆怎麼說？」

「那神婆才有學問，她問我娘取的名字叫風流長，再問我爹取的名字叫風大膽，那神婆一聽就笑了。」

別小堪道：「神婆必然有主意了。」

「不錯，那神婆笑道：『你們的孩子將來有出息，必成大事業的呀。』」

「我娘一聽高興的問神婆：『什麼名字呀？』

「神婆道：『你同娃兒取名流長，娃兒他爹爲娃兒取名叫大膽，那就每人取一字，叫他風流丹，丹心流長，五世其昌，才是好名字呀，嘻……』

「我娘高興得拍巴掌，我爹直說名字好，嚄，好大的一個紅包塞在神婆的口袋中，那神婆如果不是生了兩隻大耳朵堵在她那大腮幫子兩邊，大嘴正會笑咧到脖後根。」

「哈……」大伙兒笑了。

錢如土不笑，他問風流丹，道：「阿丹，你說了半天我才知道你叫風流丹，說，你的武功怎麼樣？」

風流丹道：「我的武功嘛，來叔教的我全會。」

錢如土一拍大腿，道：「好，有你這麼一說，我也就安心了。」

錢如土面對齊向前，道：「小子，你叫什麼名？」

「齊向前。」

「什麼齊向前，還齊後退呢！」

「老爺子，我的名字叫齊向前。」

錢如土道：「嗯，也算好名字，我記住你這黑小子叫齊向前了。」

現在，他對花牡丹道：「妳呢？小姑娘。」

花牡丹道：「老爺子，我叫花牡丹，我姓花。」

「那兒人氏？」

「洛陽。」

錢如土道：「洛陽出牡丹花嘛。」

花牡丹道：「生我的時候正是牡丹開放之時，我娘就給我取上這個名字了。」

「妳的武功……」

花牡丹吃吃笑了。

花牡丹笑道：「老爺子，我以爲你老尋開心呀。」

錢如土一瞪眼，「尋什麼開心？我在山中才開心，如今我還開心呀？屁！」

花牡丹笑笑，道：「老爺子你問我的武功呀，我認爲你早就知道了，何必多此一問？」

錢如土撫掌大笑，道：「哈……還是你這丫頭最精明，不錯，我老人家是多此一問，哈……」

花牡丹道：「我知道，來叔在深山中把你找來此地會合咱們五個人，來叔早就把我們五個人的底細、功夫、毛病，還有什麼怪招吧，全告訴你了，所以你老再問，我認爲你是在開玩笑，尋開心。」

錢如土大笑，道：「個鬼丫頭，來如風那小子接棒有人了，哈……」

「哈……」幾個少年人也笑了。

* * *

錢如土對於來如風調教的這六個年輕男女十分滿意，彷彿在他們這幾個人的身上，又找回早年同來如風在江湖上的那一段十分珍貴的歲月。

錢如土更明白，當今皇帝元順帝，把個朝政弄得一團糟，瘟疫千里他不管，還在後宮同宮女們剝光了衣衫跳舞行樂。

所以，脫衣舞不是起源於外國，咱們在元末就有脫衣舞，還是皇帝老子帶的頭。

* * *

錢如土把別小堪五人集中在他的身邊來，他先是一個一個的相相面，噗嗤一聲笑了。

他這突如其來的笑，倒令六小一瞪眼。

錢如土就開口了：「你們殺過人沒有？」

（未完・一）

上文提要：「誅心會主」嗜殺，滅了「幽靈教」之後，下一個目標是「楓葉山莊」，江鳳儀已被令主控制，結果與兄長江龍飛反目，她欲藉「比武招親」一舉稱霸武林。蕭越外公楊暮雲責問他爲何放走殺母仇人，蕭越不得不告知外公……「孤堡」向以維護武林正義爲己任，如今的蕭越正逢喪母之憂，失去至愛楚香雲之痛，加上江湖上的糾紛，使其憂心忡忡……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羣豪比武選高手　暗埋炸彈施陰謀

江鳳儀哼了一聲，道：「算了，他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裡，否則那晚爲何與楚香雲雙雙不告而別呢？雖然楚姑娘來咱們這兒作了解釋，可是我不會輕信的，試問咱們『楓葉山莊』中會有誰有『奉天令』來誘出他們呢？」

「當然有！」一個聲音起自身後。江鳳儀心中一凜，回轉身來，卻是一張她非常熟悉的臉，這張臉常常出現在她的夢中，可是人却不是眼前這個人。

江鳳儀冷冷地道：「是你！怎麼來得這麼突然？」

來人一笑道：「怎麼？我無意中知道了妳的心事，妳討厭我嗎？其實我同蕭越不是一個樣的嗎？同一張臉……」

「你錯了！」江鳳儀截口道：「雖然你們是孿生兄弟，生得幾乎一模一樣，可是你們的心却不是一樣的，他身上透出的是凜然正氣，而你却只有殺氣。」

這人原來就是蕭文。

蕭文聽了這話，臉上笑容微斂道：「殺氣有甚麼不好？能掃滅天下，唯我獨尊的人，自然得讓人望而生畏才是。」

江鳳儀輕哼了一聲，不願和他多說，只冷冷道：「你這次來，莫非你師父又有甚麼指示嗎？」

蕭文洋洋得意地道：「『幽靈教』已經被徹底消滅了。哼，那個陳天雷眞是沒有用，倒賠了我們四十名高手。」

江鳳儀心下微微一驚，道：「怎麼？『幽靈教』不是在武當山之戰中被消滅了嗎？」

蕭文「哼」了一聲，道：「武當山之戰，是韓威雲施的苦肉計，以他的命爲『幽靈教』保存了東山再起的實力，可惜他却沒料到，會栽在『嗜血霹靂珠』手中，結果連女兒也死了。」

江鳳儀聽到「嗜血霹靂珠」時，微微顫抖一下。

江鳳儀道：「那當然，就憑你武功有多高，也是難逃『嗜血霹靂珠』的殺傷範圍，若放在英雄大會上施用，那麼你師父豈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將天下武林中人全炸死了？」

蕭文一笑道：「那當然，只是『楓葉山莊』怕是難保了，不過妳大可以放心，等武林統一後，自會爲妳重建山莊的。」

江鳳儀道：「你說得倒是好聽。」

蕭文道：「甚麼意思？」

江鳳儀道：「到那時，只怕我早被你們殺了。」

「怎麼會呢？」蕭文一副打包票的樣子。

江鳳儀冷聲道：「我的價值既

然已被利用完了，留着已無用，當然只有殺了省事。」

蕭文嘻嘻一笑道：「不會，妳生得如此美貌，我怎麼會下得了手殺妳呢？」

「你說甚麼？」江鳳儀不由怒斥道，大有立時出手之意。

蕭文竟似沒有注意到江鳳儀的臉色道：「鳳儀，等到天下統一，妳做了蕭夫人，憑妳我的聰明才智，還怕不能稱雄武林嗎……」

他話音未落，江鳳儀已氣極出手。

纖手微揚，如柳枝拂水，直取蕭文胸前大穴。

蕭文想不到江鳳儀竟會突然出手，更料不到江鳳儀武功之强遠出乎於他的意料。

急切間，他身形連閃帶退，竟一連退了七、八九步，然而江鳳儀的指風仍然籠罩在他胸前。

蕭文心下大驚，顧不得憐香惜玉，「血手印」武功隨心發出。

江鳳儀立時覺到一股古怪的腥味撲面而來，頓時覺得一陣暈眩，江鳳儀想也不想，身形立時暴退開了。

蕭文趁勢收住，道：「鳳儀，妳這是何意？」

江鳳儀冷聲道：「鳳儀是你叫的嗎？你別一廂情願，我奉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蕭文微微一笑，道：「自從遇到了妳，我的心就再死不了，無論怎樣，我都要娶妳，走着瞧吧！」

言畢，掠上屋頂，急馳而去。

江鳳儀只氣得臉色發白，嘴唇顫抖不止。

小紅道：「小姐，這人眞是無禮……」

「妳少多嘴！」江鳳儀怒斥道：「去做妳的事吧！」

小紅本想安慰小姐，哪知竟被搶白了一番，委屈得眼淚已在眼眶中打轉。

江鳳儀話一出口，立刻覺得自己其實不該把氣出在小紅身上，不由伸手攏住小紅的肩膀，溫言道：「小紅，是我不好，妳沒有錯，我却拿妳出氣……」

「小姐，妳別這樣說，我知道妳心裡苦……」小紅的眼淚終於順頰流了下來，但已不是委屈的眼淚了。

江鳳儀長長嘆了口氣，道：「我過去從來都不相信，咱們女人離開了男人會活不下去，可是現在……唉，現在我多想讓越哥來幫我，替我出個主意。」

小紅仰臉看着江鳳儀道：「小姐，不如……不如妳去找蕭公子。」

江鳳儀道：「那怎麼可以呢？我就這麼去，却叫我如何向他開口呢？」

小紅道：「小姐，妳一向都是敢做敢爲的，爲甚麼這次就這麼猶豫呢？」

江鳳儀沉吟不語，編貝般的銀牙輕咬着櫻唇，似乎要下某種決心似的。

驀地，遠處空中傳來一陣悶雷。

這是春雷，春天快來了。

可是，殘冬會屈服這初來的春意嗎？

＊　＊　＊

正月十五日，正是傳統的元宵節。

民間却將這個節日稱爲過小年。

翌日清晨，洛陽城裡的人們已全噪動了，但却並非是去集市採辦貨物，而是湧出了東門。

這些人大都是鬚眉大漢，不時地在路上與偶遇的熟人、朋友打着招呼，因爲他們都是來自各地，於是各地方言此起彼伏，倒也蔚爲壯觀。

羣豪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蕭越率領的一干「孤堡」高手了，而和蕭越走在一起的却是「霸王盟」中的其他派的高手。

蕭越數月前在「醉紅老店」將「誅心令主」擊退的事早已被人們傳頌了，而且越傳越玄奇。

這就使得江湖中黑白兩道的人物全都對蕭越產生敬意，要知「誅心令主」出道江湖月餘，便殺得武林中人聞風喪膽。

「武林盟」雖屢派高手剿殺，却總是損兵折將，而蕭越一出馬，立刻便將「誅心令主」擊退。

這便使武林中人對他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安全信任感。

羣豪走了約莫二十里，才見到「楓葉山莊」的雄姿。

遠遠的一羣人迎了過來。

爲首一人是一名體態婀娜的少女，只可惜臉上蒙着一幅白色絲巾，使人們無法窺見她的容貌。

這反而更增了一份神秘感，使人們更想知道這少女是否眞有貌美如花的容顏。

因爲，她那線條優美的身段已令人們心醉了。

這白衣少女輕啓朱唇道：「各位英雄遠道而來，風塵僕僕，本莊招待不週，還望各位英雄原諒，家兄不幸練功有誤，現在正閉關休養，故此次大會只得由妾身主持了。」

這少女的語音輕靈柔媚，婉轉動聽，眞是令羣豪心弦俱是一顫。

同時，他們也知道了，眼前這女子就是要做此次大會所選的武功第一之人的妻子。

於是人們更想看這白衣少女的

容貌了。

因爲，許多人都想，這女子身段絕佳，想必容貌自然是傾國傾城的。

這白衣少女又道：「各位英雄，請先入莊吧！」

言畢，當先行去。

一干羣豪立時跟在她身後，進入了「楓葉山莊」。

有些人過去曾到過「楓葉山莊」，今日見到重建後的新貌，便覺得更富麗堂皇。

走在最後的便是少林掌門了雲大師率領的「武林盟」中的各派高手。

羣豪三轉兩折，忽地覺得眼前豁然開朗，已來到了一片十分空曠的場地中。

只見這場中早已擺滿了凳椅，而在正北處却是一座用圓木搭起的擂台。

場中有三十六名年輕俏麗的少女，她們此刻正殷勤地將羣豪引入座中。

這三十六名少女似乎早已經過訓練似的，居然井井有條，千多人轉眼間已被她們引入座中坐下了。

場面略靜了靜，只聽那白衣少女道：「各位英雄！今日將各位請來共推天下武功第一高手，以便對付『誅心令主』。『誅心令主』爲禍武林，殺人如麻，已使人神共憤，但各位若畏縮不前，不敢出頭除掉他，這只會讓『誅心令主』更加猖狂。所以，妾身只好出此下策，不惜以名利和妾身自己爲代價，激各位英雄露出眞本事來。」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語聲微頓，接着又道：「妾身深知此次大會必須要有可使大家信服的公證人，爲此妾身將三位公證人介紹給大家認識。」

她說到這時，擂台後已轉出三位老人家。

當先一個是衣衫襤褸的叫化子。

白衣少女江鳳儀道：「這位大家可能有人認識的，他便是當年以一根竹棒十招內擊敗『中原十三霸』的『鐵膽義丐』董老前輩。」

台下轟然一陣叫好。

原來這「鐵膽義丐」董鐵心幾十年隱身風塵之中，不僅武功高，而且爲人仗義，常暗中幫助別人。

台下這許多人中竟有小半的人都受過他老人家的恩惠。

接着江鳳儀又指着第二位儒裝老者道：「這位便是『銀劍君子』高修文高老前輩。」

台下又是一片驚異之聲。

「銀劍君子」成名於三十年前，十五年前便封劍退隱。

可是江鳳儀居然能將這位老英雄請出來，當眞不簡單。

第三位剛一站到台前，那少林派掌門了雲大師已匆匆站起，走到台前，合什施禮道：「少林第二十八代掌門了雲見過師叔祖。」

了雲大師一語出口，不啻是晴天霹靂驚住了在場衆人。

想不到這白眉老和尚竟是少林掌門的師叔祖。

哪知那老和尚却向旁邊一閃，避開了了雲大師的行禮。

白眉老和尚道：「阿彌陀佛！老衲已非少林弟子，自然也並非是你們的師叔祖了，你不必這麼多禮。」

了雲大師一呆，只得退回了座位。

江鳳儀這才介紹道：「這位曾是少林派的弟子，可是如今已脫離了少林派，他就是玉明大師。」

台下有一些知道玉明大師底細的人便紛紛講出了玉明大師的「才學」。

玉明大師做事極有分寸，在江湖上聲譽本是很高，本來少林掌門非他莫屬，可是在是否對「孤堡」兵刃相加這件事上堅持了自己的觀點，極力反對這麼做，結果和師尊吵翻了，便憤然離開少林。

玉明大師自離少林後，二十多年來不知所踪，哪知道江鳳儀竟能將他請來。

玉明大師一向公正無私，這是江湖人有口皆碑的事。

雖然他二十年未現江湖，但他的事蹟廣爲傳頌，就是近幾年才出道的後生晚輩也知道玉明大師這個人。

江鳳儀聲音輕柔地道：「各位英雄！」

她聲音雖然不大，但在場上千人聽得却清清楚楚，這份功力眞可睥睨羣雄了。

三位公證人在擂台一側坐了下來。

江鳳儀接着道：「公證人既已有了，比武可以開始了。哪位英雄先上來呢？」

她語聲嫵媚動人，令台下那些粗豪的漢子心裏酥癢癢的。

她語聲剛落，已有數人躍上了擂台。

江鳳儀微微一笑，身形曼妙無比地從台上飄落下來，蓮步款款地走向擂台左側的一張桌前坐定。

她的目光有意無意地望向蕭越的臉上。

那是一張充滿個性的臉，嘴角含着一絲自信的笑意。

便在此時，一名中年婦人快步走到江鳳儀身旁，低首在她的耳邊低語。

江鳳儀頓時臉露驚色，起身與那中年婦人向後面走去。

台上的兩人正鬥得激烈，台下的羣豪並沒有發現江鳳儀的離去，可是却有一人注意到了這點。

這人站了起來跟了進去。

他整個人包在一件寬大的灰袍中，甚至連頭也罩了起來。

可是，竟沒有一個「楓葉山莊」的武士來阻止他。

他很輕易地進入了深邃高牆深院中。

他目力所及，江鳳儀和那位中年婦人的身形剛好還能看見。

三繞兩轉，他看見江鳳儀進了一間上房。

這灰衣人身形如鬼魅般閃現在窗前，一指戳破了窗紙，順破洞向裏望去。

屋內，江鳳儀、中年婦女面向窗子，而另外一名白衣人却背對着窗子而立。

只聽白衣人道：「咱們的眼線有消息傳來，蕭越企圖用他親自訓練的快劍手對付咱們的霹靂殺手，而且我派去截殺各派的霹靂殺手已敗在他的快劍手中，如今蕭越手中也有『嗜血霹靂珠』了。」

江鳳儀道：「那麼咱們的計劃豈不是要更改了？」

白衣人點了點頭，道：「還好，我早就有了預先的防範……」

江鳳儀道：「主人有了甚麼防備？」

白衣人道：「幸虧咱們預先解決了眞的江鳳儀。哼！她居然敢去勾結蕭越背叛咱們。不過還好，我早就預料到她江鳳儀不是誠心誠意與咱們合作的。」

「江鳳儀」吹捧道：「主人智珠在握，豈是江鳳儀那等人可以比擬的呢？」

白衣人道：「我已在會場中埋下了千斤炸藥。嘿嘿，韓威雲使用過的這法子還是很管用的。」

他語聲微頓一下，又道：「你們可得看好江氏兄妹。雲娘，這件事可交給妳了。」

說到這兒，他加重語氣道：「另外『楓葉山莊』那些不肯歸順的人，妳負責將他們都解決了，別留下一個活口。」

那個喚作「雲娘」的中年婦人道：「屬下遵命。不過，主人何以不殺江氏兄妹呢？」

白衣人道：「凡事必須留着後路，以蕭越的武功，只怕炸不死他，若以江鳳儀爲人質，便可用以挾他，至少也可全身而退。至於江龍飛夫婦，我想有機會利用他對付江鳳儀。」

「江鳳儀」道：「主人，蕭越武功眞的那麼高嗎？他竟能躲過那麼强烈的爆炸威力嗎？」

白衣人一嘆道：「咱們掃滅『幽靈教』時，蕭越也在場，可是三十餘枚『嗜血霹靂珠』，將『幽靈教』的近上百名高手盡數炸死，而僅有他一人逃脫了此劫，所以不能不防。」

窗外的灰衣人已不知何時走了，房內的談話仍在繼續……

當「江鳳儀」回到前面時，比武已進行好幾批人了。

她坐下後，目光又瞧了蕭越一眼。

他依然還是那副神情，仍如她離開前一樣，嘴角上仍帶着自信的笑意。

「江鳳儀」很放心地坐在椅子上。

她剛一坐下，便聽見一個聲音在耳旁響起：「姑娘，妳到底是誰？爲何冒充江姑娘？」

「江鳳儀」一聽到這話，差點蹦了起來。

她不由地游目四顧。

那個聲音又起：「妳不必四處張望，妳看不到我的。其實我猜也該猜到妳是『誅心令主』的人。」

「江鳳儀」猶豫不定，不知該如何是好。

就在此時，廣場周圍的屋頂上，閃出許多白衣蒙面人來。

「江鳳儀」心頭頓時一鬆。

她知道自己的人已開始行動了。

這場面立時使擂台上正鬥得兇的二人罷手了，羣豪此時全都驚懼之極。

這些突然出現的白衣人渾身充滿了殺氣，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同時，每位在場的人都熟悉這些人的服飾，他們正是與那些以「誅心令主」之名出面的「誅心使者」的服飾一樣。

就在這場面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一條白色人影飛掠到衆人面前。

這是一個白衣蒙面人。

不過他的服飾與衆不同，胸口繡着一灘鮮艷的血。

蕭越自然已走到了衆人前面，並在少林派了雲大師開口之前，道：「閣下就是『誅心令主』？」

白衣人竟不理睬蕭越。

白衣人轉身面對着出現的衆多白衣人道：「主人有令，咱們這就走！」

話音中，許多白衣人身形已動。

突然間，那些白衣人所站立的地方，腳底下突然閃出了一大片劍光。

多數白衣蒙面人在還沒有反應過來，究竟如何時，却已經做了劍下之鬼。

羣豪正自驚詫之際，屋頂上像平空冒出來似的，許多紅衣蒙面人取代了適才那些白衣蒙面人。

目睹此情景，那名胸繡鮮血的白衣蒙面人身形微微顫抖，他實在不明白，自己的屬下何以突然來到「楓葉山莊」的。

他早就將令主的命令傳達下去，放棄了進攻「楓葉山莊」的計劃，可是怎麼……

他雖想不通這一點，但亦知此刻必須逃命。

他身形才動，蕭越已到了他的面前。

他心中發慌，手中長劍却已然刺了出去！

可是他却再也刺不出去了。

因爲蕭越已點了他的穴道。

蕭越冷聲道：「你不是『誅心令主』？」

這白衣人顫聲道：「我當然不是『誅心令主』囉！不過，你們也活不了多久了……」

「你說什麼？」蕭越沉聲地問道：「難道你們還有什麼更惡毒的計劃嗎？」

白衣人道：「那是自然，你們……」

他的話音還未了，却已再也不能開口說話了。

蕭越身形閃動，已到了「江鳳儀」身前。

蕭越冷冷道：「姑娘，妳以爲殺人就可以滅口了嗎？可惜，妳殺人後自己也來不及逃走的。」

他這話一出口，在場羣豪全都一驚。

因爲「江鳳儀」出手時，竟無一人看出，而她又是名門出身，又怎會與白衣人有糾纏呢？

「江鳳儀」道：「怪了，我爲何要殺他滅口呢？」

她口中雖然强硬，但心中却忐忑不安，這不僅是因爲「誅心令主」未到，而且炸藥也即將要爆炸。

蕭越平靜地道：「因爲妳不是江鳳儀！」

話音中，「江鳳儀」臉上的白色面紗已被蕭越揭開，露出了眞面目。

「江鳳儀」不由一聲驚叫！

蕭越一看到她的臉也楞住了。

羣豪中只有了雲大師見過江鳳儀。

此刻，了雲大師不由輕聲道：「女施主果眞不是江鳳儀，這眞是有些奇怪了。」

而蕭越却脫口道：「菲兒，怎麼會是妳？」

這白衣少女竟然就是憤離蕭越的蘇菲兒。

此刻，蘇菲兒反而平靜了。

她盯着蕭越，冷冷地道：「爲何不能是我呢？你自命風流，實則薄情寡義，我就是要報復你！」

蕭越不由打了個寒噤。

蘇菲兒這話說得如此怨毒，却是令他大爲震驚。

蕭越道：「菲兒，雖然我對不起妳，可是妳也不應該自甘墮落，和『誅心令主』混在一起啊！」

蘇菲兒哼了一聲，道：「你拋棄我，我也不會讓你好過，『誅心令主』他願幫我除掉你身邊的女人，我又爲什麼不能幫他呢？」

蕭越驀地一呆，臉色變得異常冷峻。

蕭越道：「這麼說，七里坪掌傷寒雪兒、『誅心令主』消滅『幽靈教』、殺掉韓玉華，又將香雲……如今又把江鳳儀抓住，都與妳有關嗎？」

蘇菲兒冷笑道：「可以這麼說！」

蕭越只氣得臉色發靑，一字一句地道：「那我就要妳償命！」

蘇菲兒倏地大笑道：「哼！我也不用你來殺我，我們腳下的炸藥立刻便會爆炸，你我都將葬身於此，能和你死在一起，也是我的心願。」

驀地一個陰冷的聲音道：「只怕妳是難以如願了。」

蘇菲兒猛然側轉過身，一個灰衣人緩步走了過來，臉上蒙着面巾，只露出一雙憤怒的目光。

蘇菲兒驀地心中冒起一股寒意，這雙眼睛她很熟悉，這目光中的神情，她永生難忘。

兩月前的那段日子中，這雙目光從那些野獸般的男人的身下向她射來時，就使她心底發悸，當時她却以得意、瘋狂的大笑掩蓋了這一切。

事後她後悔之極，可是如今，在此時此地，當這目光再度射向她時，她的精神幾乎要崩潰了。

灰衣客聲音冰冷地道：「妳和『誅心令主』企圖把這裡的武林英豪們通通炸死的美夢已難圓了，腳底下的那些炸藥永遠也不會爆炸了。」

適才，羣豪聽說自己站在上千斤立時便要爆炸的炸藥上時，幾乎七魂出竅，有的便想逃跑。

如今聽了這灰衣客的話後，不由都放下心來。

蘇菲兒臉色蒼白地呆立着。

她實在想不透精心安排的這一計劃，何以會讓灰衣客知道的，她感到十分奇怪。蘇菲兒奇道：「你究竟做了什麼？」

灰衣客道：「我只是將旁邊花園水池的水灌進了埋有炸藥的地方而已。」

蘇菲兒完全絕望了。

她倏地抽出長劍向灰衣客衝去。

灰衣客不閃不避，不退反進，身法極是詭異，手中的長劍已揮向蘇菲兒。

只聽嗤嗤聲不絕於耳。

蘇菲兒暴退而出，她的衣裳竟被灰衣客的劍氣削成一條條，一片片，玲瓏剔透的胴體已若隱若現了。

「啪噠」一聲，一個畫軸從蘇菲兒的破衣裳中滾落在地，展開了。

蕭越本來不想插手，可是一見這畫軸，心中不由一陣激蕩。

蕭越身形一晃便攔住了灰衣客，道：「你要殺她便殺好了，何必這般侮辱她呢？」

他話音才落，身後一聲悶哼傳來。

蕭越一轉身，頓時怔住了，蘇菲兒已將手中的長劍刺進了自己的腹中。

蘇菲兒目光中一片哀怨，口中顫聲道：「我以一國公主的身份配你，你却三心二意，我做的錯事都是因爲你，可是現在你能爲我出頭，我已很……滿足……」

聲音愈來愈弱，最後完全消失了。

蕭越只覺得蘇菲兒的話如重錘擊在心上，一時竟感到茫然無措。

身後忽傳來一聲幽嘆：「自古多情空餘恨！」

聲音又漸漸遠去……

蕭越一驚，這聲音多麼熟悉，他趕緊回頭。

灰衣客人已到了數十丈外的屋頂上。

「香雲，妳別走！」蕭越大叫道，人已如離弦之箭追了過去。

不，確切一點，他的速度比離弦之箭快了何止一倍？

羣豪全都沒想到，今日英雄大會竟成了這副模樣，連主辦這大會的主人都已被「誅心令主」捉去了。

蕭越追了一陣，眼前竟失去了楚香雲的踪影，不由得五內俱焚。

他索性一氣奔了下去。

此刻，會場上亂哄哄的，大多數人乘興而來，却敗興而歸，似乎有些心不甘。

適才那些接待他們的少女早已不知所踪了。

驀地，聽見正亂哄哄地湧向莊門的羣豪中，傳出了一連串的慘叫聲音。

接着，便有人驚呼道：「『誅心令主』！」

不錯，死在地上的那些人，死狀全與這幾個月來死在「誅心令主」之手的人一樣。

衆人全都停下了腳步，四處張望着。

一時間，死亡的恐懼籠罩着衆人心間。

倏地，衆人眼前一花，一名身材修長的白衣蒙面人立在衆人面前數丈處。

「誅心令主」此時惱怒之極，自己苦心策劃的計謀全被蕭越所識破，更被他將計就計將自己的屬下全殺了。

原來，蕭越早已派人跟踪蕭文，從而，才得知「誅心令主」的巢穴所在。

他便讓外公楊暮雲率領「孤堡」大批高手襲擊「誅心令主」的巢穴。

而在此之前，由於得知「誅心令主」變更計劃，林子南便假冒「誅心令主」，將霹靂殺手全部引到「楓葉山莊」來。

因爲蕭越原先料定「誅心令主」會使用「嗜血霹靂珠」，故將快劍手全部部署在「楓葉山莊」了。

但這也使「楓葉山莊」的「誅心令主」知道計劃受擾，於是才急急趕回巢穴，却碰上了楊暮雲一干人押着蕭文向「楓葉山莊」而來。

「誅心令主」深知「大魔仞」楊暮雲武功不弱，且又有「孤堡」衆多高手相助，要向這批人出手，顯然是不明智的。

「誅心令主」遂用他那冠絕天下的「變影奇踪」的身法向楊暮雲展開突襲，居然被他得手。

不僅楊暮雲被擊成重傷，以及十餘名高手死傷外，蕭文也被他救了下來。

當下，他和蕭文便急急向「楓葉山莊」趕來，希望炸藥能炸死蕭越，從而達到他們的目的。

哪知他們趕到之時，却見炸藥並沒爆炸，而在場羣豪正想離去，蕭越却不在，當下「誅心令主」氣極之餘，遂猝下了殺手。

「誅心令主」這着棋也是走得險，此刻只有他和蕭文兩人，而面對的是上百名武林豪傑，稍有差池，便將引得羣起而攻之，只怕他是難以抵擋這麼多高手的。

「誅心令主」見既已走到這地步，欲罷也是不能了，且看見衆人被他的殺氣懾服，不由覺得有了幾成勝劵。

當下，他沉聲道：「本令主並非要與各位爲敵，只是見武林紛亂，本令主希望能組成一支力量，維護武林的安寧，各位中若有意加入，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他說到這兒，話鋒一轉，陰沉的道：「否則……」

他一陣冷笑，將他未盡之意全表達了出來。

驀地，響起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自出道以來即濫殺無辜，哪裡是爲了武林安寧，希望施主放下屠刀。」

少林派掌門了凡大師已站在羣豪前面。

「誅心令主」心中盤算：「這裡蕭越不在，只有這老禿驢是衆人的主心骨，只要我解決了他，必可控制整個局面。」

當下他冷哼一聲，道：「大師若不服，盡可出手！」

了凡大師道：「我『武林盟』本來就要將你治罪，今日自是不會放過你的。」

他的話音未落，只覺眼前一花，「誅心令主」已欺近身前了。

了凡大師見狀大驚，身形暴退之際，佛門神功已經佈滿了周身。

「誅心令主」估計不到了凡的佛家罡氣竟如此深湛，當下不敢怠慢，腳下「變影奇踪」身法更是使得快到極至。

衆人只看到一團人影不住地圍着了凡大師轉，而了凡大師低眉闔目，雙手五指不斷彈動。

起初，「誅心令主」離了凡大師尚遠，可是越轉越迫近了凡大師。

衆人見狀，便知了凡大師難以抵擋「誅心令主」。

兩名少林弟子救師心切，揮棍殺向「誅心令主」。

哪知他們竟在離兩人一丈遠處被震了回來，口中鮮血噴出，人已栽倒在地。

這情景直看得羣雄驚心動魄，哪裡還有人再敢衝上去救了凡大師。

眼看了凡大師將無法倖免……

驀地，一條灰色人影自天而降，竟恰好從兩人中間插了下去。

「砰，砰」兩聲，「誅心令主」和了凡大師兩人同時退後了數步。

衆人這時才看見那個灰色的人影，却正是適才去而復返的灰衣客。

只見他靜靜地站在那兒。

衆人吃驚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想不到這灰衣客居然能承受當世兩大高手的全力一擊，而毫髮無傷。

他們已知道這灰衣人就是數年前令黑白兩道高手聞風喪膽的「江湖血雨香花現」的「香花令主」，也就是「龍虎山莊」的後人楚香雲。

他們却不知楚香雲此刻的感受。

而此刻，楚香雲只覺得體內五臟六腑似乎都翻遍了，鮮血數次要脫口噴出，却都被她强自壓了下去。

此刻，若有人看見她的臉色，只怕那將是天下最蒼白的一副面孔了。

「誅心令主」吃驚之極，他實在想不出這灰衣客的來歷。

但是，無論如何，他必須出手，否則便無法控制局面，那樣就會陷於衆人的圍攻了。

「誅心令主」心念動間，身形已動。

他此刻已打定了主意，要速戰速決，因而，他一出手就是「血手印」武功。

楚香雲此刻已乘隙調息了一下，雖然內傷極重，但她却仍然出手了。

她那日離開蕭越時，拿走了那支「奉天令」。

本來，她傷心之際，便想從此埋首荒山，青燈古佛了此殘生，哪想竟然無意中發現了「奉天令」的秘密。

於是，她發誓要以血洗刷所受的汚辱。

一個多月的時間，竟被她習練成了「奉天令」的武功，唯一不足之處，是她的內功火候還不夠。

楚香雲見「誅心令主」出手，頓覺他那一招破綻十分之多，當下，她踏上一步，袖中長劍微微斜指。

「誅心令主」立時覺得自己無論怎樣進攻，都可能會傷在那位灰衣客的劍下，心頭不由一凜，身形立時後退。

可是楚香雲却也未追擊。

「誅心令主」大是迷惑，一咬牙再度出手！

楚香雲長劍由斜指變爲正刺。

「誅心令主」硬生生地刹住身子，否則只怕已撞在劍尖上了。

此刻，他已由迷惑變爲驚懼了。

衆人見他兩次將擊中灰衣客時，却又放棄而退後，都覺得奇怪，因爲灰衣客所施的招式實在笨拙。

「誅心令主」眼見衆人臉上已露出疑色，知道再不擊敗這灰衣客，必然無法懾服羣雄，而自己若要稱尊武林，不收服這個灰衣客，那麼，必然是幻想。

「誅心令主」不再猶豫了，寧可拚個兩敗俱傷，也得設法擊敗這灰衣客。

他再度進擊了！

他這次却並非像前兩次那樣直接出手。

而是以「變影奇踪」的身法迷惑灰衣客的眼睛。

楚香雲利用這有限時間，進一步調息了自己的內傷，只是傷勢太重，這樣的調息作用也不大。

她一見「誅心令主」這次進攻的勢頭，心知一場硬碰硬的較量是在所難免的了。

楚香雲心中只有仇恨支持着她，她竟然閃電般的擊出一劍。

人影乍合乍分。

兩聲悶哼傳出，同時血光迸現。

但見楚香雲一連退了十餘步方拿樁站穩，並一連噴出數口血，顯見傷勢加重。

而「誅心令主」也退了四、五步，手臂上有一道極深的傷口，若不是楚香雲身受重傷，只怕這一劍勢必已將他左臂砍下來了。

楚香雲身形剛站穩，又再度揮劍衝了上來。

「誅心令主」不由一陣心驚，不得不被迫再度出手。

於是，「誅心令主」胸口又增了一道血口，而楚香雲却又吐了幾口血。

楚香雲此時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殺死「誅心令主」，以此洗刷自己被汚的恥辱。

她一連衝擊了三、四次，每一次都在「誅心令主」身上留下一道傷口，而自己也吐了數口血。

她的身體已越來越虛弱了。

但她仍然直立着。

「誅心令主」只覺得一陣膽寒，這等不要命的人實在是他生平中很少見的。

此刻，他也嚐到了騎虎難下的滋味。

他心裡想，此時若退走，勢必又要等上十幾年才能捲土重來，而又已經沒有那麼多時間了。

「誅心令主」再也顧不得尚有那麼多敵人環伺周圍，他揮掌再上。

「砰」一聲，他頓時覺得有一股極大的內力震得自己內腑氣血翻湧不止，險些當場暈倒。

他急忙細瞧過去，不由得他倒抽一口冷氣。

蕭越正冷冷地盯着自己。

蕭越是如何出現的，沒有人發覺。

因爲他的身法快得已不是凡人所能達到的了。

「誅心令主」知道計劃已泡湯，當即轉身開溜。

衆人不由叫好：「蕭堡主，好樣的！」

叫聲中已有許多人向「誅心令主」逃走的方向追去，因爲這些人都知道「誅心令主」受傷極重，殺之輕而易舉。

誰要是殺了「誅心令主」，必然可一舉成名。

這種便宜不去撿，那眞是愚不可及了。

蕭越本待要追，却見楚香雲身形搖搖欲墜。

蕭越一步上前扶住楚香雲，他伸手已揭去了蒙在楚香雲臉上的被鮮血濕透的面巾。

楚香雲那絕美的面容此刻毫無血色，嘴角血汚了一片。

「越哥，追……殺死『誅心……令……』」楚香雲話未說完，身形已歪倒在蕭越懷中。

蕭越心中一陣劇痛，迅快地從懷中的藥瓶中傾出一顆白色藥丸餵入楚香雲的口中，以保住她那越來越微弱的氣息。

蕭越將楚香雲抱在懷中，腳下已飛快地奔了出去。

他那絕世的輕功一旦施展開來，人如流星，似閃電般直瀉而去，雖然懷抱一人，却絲毫不影響他的速度。

許多先他追去的人，都被他抛在身後，最後他已將那些人遠遠地抛開了……

* * *

「誅心令主」和蕭文兩人一路急馳。

雖然他們很是狼狽，如喪家之犬一般模樣，却沒有到了慌不擇路的地步。

他們折入了一個山谷中。

却又從旁邊的崖壁攀越了一座山樑，進入了另一個山谷。

這山谷此時已是滿谷鮮花盛開，爭相鬥妍。

一條清澈的小溪在谷中蜿蜒流過，發出潺潺的流水聲，不時傳來幾聲鳥鳴，令人產生一種花香鳥語，如臨仙境之感。

而在谷中的一片小樹林前，有幾間竹屋。

「誅心令主」帶着蕭文快步走到竹屋前。

屋門啓開，從裡閃出來一位老者。

老者略顯驚異地道：「啊！主人回來了！」

「誅心令主」點點頭道：「青竹兄，又要麻煩你了。」

青衣老人道：「主人眞是太客氣了，但有吩咐，我青竹山人必然全力以赴。」

三人進了屋裡。

「誅心令主」問道：「青竹，那件事辦得怎麼樣了？」

「主人放心！」青竹山人頗有些得意地道：「屬下做事一向都是有把握才做的，我已將藥物都準備好了，江氏兄妹等三人都是一流高手，內功都是上乘火候了，只要將他們的功力轉移到主人身上，可使主人憑增幾十年功力的。」

「誅心令主」笑道：「如此最好，此次失敗就是因爲功力不如蕭越而吃虧的。」

他語音微頓，又道：「眞是奇怪，這蕭越數月前的功力還不及文兒，可是今日却遠勝於我。」

青竹山人道：「屬下以爲，必定是有高人將自身的內功傳給了他的。」

「誅心令主」點頭道：「也只有這個原因了。文兒，你去瞧瞧江氏兄妹。」

蕭文立起身來，走出房門向左邊的屋子走去。

只見他大步走去，到了門口，却又轉身輕盈地到了原先那屋的窗下。

只聽裡面「誅心令主」問道：「青竹兄，你如何能將他三人的功力轉入我的體內呢？」

青竹山人微微地一笑，接着將施術的方法對「誅心令主」細細地敍述了一遍。

蕭文在窗外聽得一字不漏，便轉身而去。

他推開左邊屋子的門，見江龍飛夫婦和江鳳儀均被點了穴道，坐在屋中。

蕭文一臉愠色，走近三人，道：「你們知道我師父和蕭越之爭是輸了還是贏了嗎？」

江鳳儀哼了一聲，道：「這還用猜嗎？自然是你們敗了。」

蕭文道：「妳對蕭越倒是很有信心，雖然妳與他勾結，故意與妳哥哥反臉來搏得我師父的信任，可惜妳還是騙不了我師父。不過，我們的確是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他說到這兒，目光掃過三人，又接着道：「三位可知道我師父要憑什麼東山再起嗎？」

江鳳儀道：「只怕你們已無所恃了。」

蕭文道：「妳錯了，我師父就要靠你們三人東山再起，他已讓青竹山人研究出從武林高手身上竊取內功的方法，你們都是一流的好手，功力加在一起，總有六、七十年了。」

江龍飛道：「不知他如何從我們體內吸取內力呢？」

「這種方法太殘忍了，那是將你們先行加上各種珍貴藥物一起蒸過，可是這樣蒸法你們却又死不了。然後再割開你們的血管，將你們的血一點一點地放出來服用，就這樣邊蒸你們，邊喝你們的血，最後割開你們的頭，將腦漿也一齊喝了，直至把你們蒸成肉乾，最後這肉乾還要在十日之內全部吃完。」

江氏兄妹等三人只聽得毛骨悚然。

江鳳儀忽道：「你把這些告訴我們做什麼？」

蕭文道：「鳳儀，妳該明白，我是多麼愛妳，我怎麼可以見妳受這種罪呢？」

江鳳儀道：「那你能做什麼呢？」

蕭文倏地臉上露出一副堅定的神情。

蕭文道：「我只好叛師了，就算是殺了師父，我也要救妳，只是我師父一向防範極嚴，不容易下手。」

江鳳儀道：「既是如此，我就信你一回吧！」

她略頓一下，接道：「你可知道『無情公子』這個人嗎？」

蕭文點頭道：「聽說過，他三十餘年在江湖中曇花一現，但他的無腸令所到之處却無對手。」

江鳳儀道：「你對他了解得實在太少，無情公子的無腸令，外人總以爲是那件奇形兵刃，實則是那兵刃所發出的毒氣，這種毒氣無色無味，無論多麼精明的人，哪怕他也是個使毒高手，都無法逃避。」

蕭文臉露驚色，道：「妳如何會知道這許多內情的？」

江鳳儀肅然道：「無情公子便是我師尊。」

蕭文不由一驚，忽地他明白了江鳳儀提到她師尊的目的了，便道：「莫非妳將這無腸令帶在身邊了嗎？」

江鳳儀道：「你眞是聰明。」

江龍飛道：「妹妹，妳不可將無腸令交給他！」

蕭文微微一笑，道：「龍飛兄，我這可是爲了救你們三位呀！」

他說着已走向江鳳儀。

江鳳儀道：「我知道你不會爲我解開穴道的，因爲無腸令便在我的腰間。」

蕭文道：「妳放心，對於妳，我只有出自內心的愛，絕無半點邪念。」

說完，他伸手在江鳳儀的腰間一摸，便解下了一件奇怪兵刃。

他果然沒有乘機揩油。

蕭文問道：「鳳儀，如何使用呢？」

江鳳儀將使用方法告訴了蕭文。

蕭文道：「那麼三位就靜等我的好消息吧！」

他說着走向門口，忽又轉過身來，道：「鳳儀，妳似乎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沒有交代吧？」

江鳳儀詫然道：「還有什麼事？」

蕭文一嘆道：「我知道妳信任我，可是妳還沒給我解藥呢，若無解藥，我放出這毒氣，豈不是連我也一併毒殺了？」

江鳳儀恍然道：「我眞是給忘了，解藥便在我的包內。」

蕭文取出解藥，道：「如何用法？」

江鳳儀道：「很簡單，將解藥塞在鼻中即可。」

蕭文依法施爲後，這才出了房門，向正屋跑去。

一進門，他便嚷道：「師父，你瞧這是什麼？」

驀地，蕭文楞住了，只見青竹山人已經死在地上，而他師父正在打坐調息着。

「誅心令主」睜開眼，一見蕭文手中的奇形兵刃，不由脫口道：「無腸令！你是從哪裡得來的？」

蕭文早已將機關打開，對準「誅心令主」放出了毒氣。

蕭文道：「我是從江鳳儀手中得來的，原來江鳳儀是無情公子的高徒呢！」

（未完・廿三）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艾慈懲寇惹麻煩　小賊尋仇三官廟

上文提要：小子艾慈見當日貪心的馬麻子帶了廿餘人來三官廟搶劫，艾慈出手殺死了馬麻子手下多人，智慧老禪師於心不忍，要趕艾慈離開三官廟，幸得法了和尚等人的苦求才暫時留下來。艾慈砍柴時口中哼着梆子調引來了一位老者，此人乃是艾慈師父趙光斗在世時的好拍檔，名叫勞克，兩人的「神偷俠道」大名曾顯赫江湖……

「我這種朋友那裡找？可惜的是趙光斗死了。」

他伸出手又道：「拿個饅頭來，老夫餓了。」

小子艾慈取出個大饅頭，道：「你吃着，我要上山砍柴去啦！」

說完，轉身就要走。

勞克接過饅頭，橫手一攔，道：「你賣柴？」

「賣柴？沒有啊，我砍柴。」

勞克道：「那你住那裡？」

「我住在廟裡。」

「想當和尚呀？」

「當和尚，那多沒意思！」

勞克笑道：「對，當和尚沒肉吃，還得天天唸經，枯躁無味令我頭痛。」

小艾慈嘻嘻笑道：「照樣有人愛當和尚。」

勞克道：「我知道有人當和尚，三官廟住了十一個，那地方我去過。」

「三官廟？」小艾慈叫道：「你提起三官廟，我得快上山砍柴了，老人家，再見啦！」

小艾慈錯身往山中走，老頭子手一讓却又不開口。

不知怎麼的，那把斧頭就在勞克的手上了。

小子艾慈走了三里遠，忽然發現斧頭不見了。

奇怪，這怎麼可能？

然後，他想起了老頭兒。

老頭兒自稱是神偷，一定是老傢伙搗的蛋。

找他去！

小子艾慈回頭發足卯勁的走，遠遠的，忽見老人家奔過來，他還未開口，便見老人已自身邊往山道上閃。

「還想裝做沒事人的樣子？」小子艾慈開口道：「等等！」

勞克站定身子，道：「你不是要上山砍柴嗎？」

小子艾慈伸手道：「老人家，別開玩笑了，快把斧頭拿來吧！」

勞克哈哈笑道：「你怎麼知道我拿了你的斧頭？」

小子艾慈理所當然地道：「你是神偷呀！」

勞克沉聲道：「我偷銀子寶物，偷你的斧頭幹什麼？」

這倒是實話。

不過小子艾慈道：「這裡除了你，沒有第二人了，快拿來吧！」

勞克怒道：「你小子找挨打。」

「不還我斧頭你才挨打。」

「打就打，小子，你來吧！」

小子艾慈心一橫，拋下扁擔就往老人身上挨過去。

勞克見小子艾慈出手，他再也不敢輕心，雙掌交揮，一招「鎖五龍」，直封艾慈雙掌。

小子艾慈一聲暴喊，猛往一側

閃掠，半空中突然點出一指，不料老人快不可言喻的自他背後掠過。

小子艾慈落地，還要再上，老人已大喝道：「小子呀！你好混蛋，你王八蛋，同你師父一樣不要臉。」

小子艾慈一瞪眼，道：「還敢罵人？」

勞克道：「你的斧頭插在你身後面，爲何找我要斧頭，可惡！」

「什麼？」小子艾慈忙回手腰上摸，不由驚訝地道：「哇！怎麼剛才我沒有發現？」

這是什麼情形嘛！

勞克忽然拍手笑道：「所以我罵你小狗蛋！」

小子艾慈道：「什麼叫小狗蛋？」

勞克道：「混蛋加上王八蛋就是小狗蛋，你師父最是淸楚。」

小子艾慈道：「我師父怎麼知道？」

勞克道：「因爲我常罵你師父小狗蛋！」

小子艾慈又是一瞪眼，道：「說來說去你還是在罵我，老傢伙！我要揍你！」

勞克冷冷地道：「你看你，眼裡還有敬老尊賢？簡直就是個小太保。」

小子艾慈又是一呆，道：「什麼又是小太保？」

勞克嘿嘿笑道：「小太保你也不知道，眞是孤陋寡聞，我告訴你，天是老大，地是老二，唯我獨尊，什麼也不怕的半大不小像你這模樣的小傢伙，就是小太保。」

小子艾慈道：「他們可惡嗎？」

勞克道：「他們的父母可惡，而你……你師父可惡，不該教出你這麼個混蛋小子。」

小子艾慈怒道：「你拐個彎還是在罵我呀！」

勞克走上前，捋着鬍子笑道：「好了，好了，我不躭擱你砍柴，老夫還有事，我要走了。」

小子艾慈道：「紅心老克，我只有一句話對你說。」

勞克拍拍小子的背，道：「你說。」

小子艾慈翻了個大白眼，道：「我給你吃我的大饅頭，還挨你的罵，心裡眞不是味。」

勞克道：「江湖上有許多人，老夫連罵也懶得罵他們一句，你有福了。」

這是什麼話，尋人開心啊！

小子艾慈沉聲道：「福你個頭，我走了。」

他轉身就走。

他實在不願意再多同老克說半句。

他知道再說只有挨罵，薑是老的辣。

＊　＊　＊

小子艾慈走出十幾丈，忽聞得身後傳來「彭！」地一聲響，他猛回頭看，只見老克在樹邊吃吃地笑，紅鼻子聳得快要抖下來了。

眞是難看。

小子艾慈一怔，便不由得停下不走了。

他伸手去摸背後的斧頭。

斧頭又不見了。

小子艾慈不用想，一定是這老克在弄鬼，因爲他是江湖神偷。

老克在向小子艾慈招手，他還咧嘴在笑。

小子艾慈走近老克道：「拿來。」

老克道：「拿什麼？」

「我的斧頭。」

「你看見是我拿了？」

小子艾慈撇撇嘴道：「我若看見，你這神偷招牌就砸了。」

老克笑笑道：「我沒拿。」

小子艾慈道：「我的斧頭沒長翅膀，不是你拿才怪。」

老克道：「强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小子少來。」

小子艾慈道：「你拿不拿來？」

「拿什麼？」

「老頭兒，你同我師父有交情，那是你們的事，你與我可沒交情，逼急了，我照樣修理人，你信不信？」

老克臉皮一緊，道：「老夫不信你能打得過我。」

小子艾慈心一橫，道：「那你就試試看。」

他話聲甫落，忽然騰身撲上，雙掌平推，猛往老克胸口印上去。

老克見小子出手快又狠，立刻伸雙掌迎過去。

空中一聲脆響，四掌剛接又分離，便見小子艾慈忽然空中一個倒翻，雙足猛往老克踹去。

原來他雙掌是虛，雙足才是實，老克一楞未及閃開，雙手疾拍業已遲了半步。

他一聲吼道：「好一招『怒踢金牛』。」

吼聲裡，使一招鐵板橋，疾往後倒下。

「噗！」小子艾慈的雙脚還是踢在老克的雙肩上。

老克應變得快，換了別人難免被踢得口吐鮮血。

翻個觔斗落在地，小子艾慈道：「你的武功也不賴嘛！」

老克道：「別吃我的老豆腐了，我挨了你這一踹，使我發覺，你同你師父的武功差不多。」

小子艾慈笑道：「拿來吧，我的斧頭。」

聽到別人讚美自己的武功和師父一樣，小子艾慈當然高興得笑了。

老克道：「你先別要斧頭，我想同你商量一件大事情。」

小子艾慈道：「什麼大事情？」

老克道：「你是愛司，我是老克，老克永遠打不過愛司，老克只有同愛司再合作。」

他頓了一下，又道：「剛才見識到你本事，你師父趙光斗把你命名愛司，我就知道是叫你來壓我的。」

小子艾慈道：「說了半天，你還未說出你有什麼大事情對我說。」

心想：老頭兒可眞夠囉嗦的。

老克道：「想當年我同你師父合夥走江湖，老夫就以他馬首是瞻，我只管偷，他專門替我保鏢，東西到手，二一添作五，每人一半，這幾年沒有他的影子，好幾樁大買賣眼睜睜的不敢動手拿，可惜呀。」

小子艾慈莫名地道：「對我說這些幹什麼？」

老克道：「合作呀，你師父死了，由你同老夫合作，你小子的武功不錯，足可以當老夫的保鏢，好小子，怎麼樣？你琢磨琢磨。」

小子艾慈猛搖頭道：「沒聽說過小偷還要請個保鏢的，鮮事。」

老克道：「你幹不幹？」

「我不幹！」

「小混蛋一個，你不幹？」

「你怎麼又罵我？」

「我還想揍你，你師父都幹，你爲什麼不幹？」

「我說過，那是我師父同你之間的事，你別來找我。」

老克忽然哈哈笑道：「我忘了，我還沒有解說清楚，小子，事情是這樣的，我有三不偷。」

小子艾慈道：「什麼三不偷？」

「第一，忠臣義士的錢財我不偷；第二，善人孝子的錢財也不偷；第三，可憐的窮人我也不偷。」

「你還算有點良心。」

老克道：「我有三偷。」

「那三偷？」

「惡霸一定偷，貪官汚吏我偷，看不順眼的我更偷。」

看不順眼的人他偷，那這標準可難說了，也許就有好人被他偷了呢！

就見小子艾慈噘着嘴，道：「你看我不順眼，所以你偷我的斧頭，是嗎？」

老克道：「不一樣，你同這些人不一樣。」

「什麼地方不一樣？」

老克笑笑地道：「因爲我要你小子留下來，我不想你吃苦受累砍柴，小子，你就跟我闖江湖去吧！」

小艾慈皺眉道：「跟你去當小偷？」

老克道：「當高級小偷，有什麼不好？」

小艾慈狀似不屑地道：「反正是小偷。」

老克臉色一沉，道：「小偷有什麼不好？小子呀！你想想，那些惡霸弄了許多的昧心錢，他們花不完，窮人多可憐。」

小子艾慈點點頭道：「說了半天，你只有這幾句話還有點道理可言！」

老克大喜道：「你同意跟我闖江湖了？」

小子艾慈翻着白眼，道：「我要去砍柴。」

老克臉色一寒，道：「儒子不可教也，你小子是一堆提不起來的爛豆腐，你是個只有啃吃窩窩頭的賤命。」

小子艾慈怒道：「你又要罵我？」

老克頭不轉，他伸手往樹上指，吼道：「老夫罵你也是多餘的，拿了你的要飯斧頭，你快走，走得遠遠的，別再叫我看了你煩心。」

小子艾慈抬頭往樹上看，斧頭正砍在樹枝間。

那個地方足有三丈高，這可難不倒他。

扁擔拋在地面上，小子艾慈腰一矮，「咻」一聲，上了天。

他好像故意在老克面前賣弄一番。

只見他在空中挺腰打個轉，「噗！」一聲，人已落地，手上已握住砍柴的斧頭。

小子艾慈看了看老克，扛起了扁擔就上山去。

爲了忘掉剛才的不愉快，他開口就高唱梆子腔：

「陰司裡有一個五閻王，
他掌管陽間寃死的人。
你如果自認是屈死的鬼，
你別急，走過來對我言，
我艾慈同閻王老子結過金蘭
吶……咳！」

小子艾慈走出不多遠，這腔調便立刻勾起老克的回憶，他伸手招呼，又大聲地叫：「回來！回來！你唱錯了，梆子腔不是這味道。」

小子艾慈回過頭來，笑道：「錯不了，我師父就是這麼唱的。」

老克大聲的說道：「最後一句不是你，而是你師父趙光斗，嵩山老怪自認同閻老五結拜過。」

小子艾慈嘻嘻地道：「現在輪到我了，我接棒，我承先啓後還等着繼往開來吶。」

老克大聲笑道：「那就別去砍柴，跟我走。」

小子艾慈道：「我師父教我學武功，他可沒叫我跟你去做小偷，哈哈……」

老克頓足嘆道：「吾道孤矣，小子不與我合作。」

沒辦法，誰叫趙光斗死前沒有提到老克呢！

老克擰着紅鼻頭，他看看小子艾慈往山中走，自言自語地道：「你小子總有一天知道我『紅心』老克的能耐，好小子，過些時候老夫再來找你。」

江湖上提起神偷「紅心」老克，不少人不自覺的手捂口袋而又提高警覺，想不到「紅心」老克却鬥不過小子艾慈，他拿艾慈沒有辦法。

「紅心」老克遙望山那面，他得意地笑笑，又道：「你只要住在三官廟，你小子就跑不了，哈哈！」

這老頭兒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紅心」老克拍拍衣服便往山下走去，轉眼間已不見了，誰也不知道他跑來大山裡幹什麼。

反正這老偷兒，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到處亂跑慣了。

天上的日頭剛偏西，三官廟走進三個人。

這三人不是來燒香的。

他們是來殺人的。

三人中間有個馬麻子，廟裡的和尚都認得，正是那晚暗中溜走的馬麻子。

不怕死的馬麻子又來了。

馬麻子又帶來了兩個厲害的人。

這兩個厲害的人長得很怪，一個瘦來一個胖，瘦子像竹竿，身高足有七尺半，高聳的顴骨發着光，稀稀的鬍子泛着紅，活像個外國人呢！

那胖的胖得不像話，有點像屏東橋下的大西瓜，連腰腿也難分辨，下巴上沒鬍子，肥肉倒繞了兩三圈。

馬麻子最可憐，右臂吊在脖子下，還用木板挾，好像有人把他那斷腕給接上去了。

三官廟的廟門是被馬麻子一脚踢開的。

這樣方能顯示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的威風。

* * *

三官廟廟門被踢開，智慧禪師正在佛堂上唸經，他回過頭來看，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

馬麻子的行動眞快，他一把揪住老和尚胸前，沉聲地道：「禿驢，你還認得馬大爺嗎？」

老和尚不擔心馬麻子，他擔心的是胖瘦兩個人。

智慧禪師可是個識貨的。

瘦子手中一根鐵眉棍，明晃晃的足有鴨蛋粗，七尺長，就好像一根金箍棒，瘦子若是矮一半，還眞像花果山下來的孫猴子。

那胖的也很會選兵器，手上提着個冬瓜鎚。

很顯然，這胖子一定有力氣，因爲，那個短把冬瓜鎚，看上去足有四十斤。

智慧禪師忙對三人道：「阿彌陀佛，三位施主有什麼要緊的事找老僧。」

馬麻子抖手一嘴巴掄過去，吼道：「那夜殺了我兄弟七八個，你忘了？」

智慧禪師道：「馬施主是來報仇的？」

馬麻子怒道：「老子不是來進香的，老禿驢，快把那個小潑皮叫出來。」

叫人家得道高僧「老禿驢」，這馬麻子也眞是沒禮貌。

智慧禪師道：「他不在。」

馬麻子吃吃笑道：「那小子若不在，你們就完了。」

他回頭對那二人說道：「張豹、朱八你們聽着，今天找不到那小子，放火燒了三官廟。」

那瘦的叫張豹，他開口就像破鑼聲，說道：「馬大哥，咱們桃園三結義，你說怎樣就怎麼辦。」

胖子的聲音像公猪叫，道：「你是大哥呀，我二人都聽你的。」

喲！這馬麻子眞能混，到哪裡都是大哥。

馬麻子得意地對智慧禪師說道：「聽見沒有，這二人可是大大的有名，在關洛道上的名字響，提起『關洛雙雄』那就是我這兩位好兄弟，也是寶山城金刀熊大爺的好哥們，老和尚你惹得起嗎？」

智慧禪師道：「老僧不想惹任何人。」

馬麻子叱道：「那就快把那小子揪出來。」

瘦子的鐵棍頂向老禪師胸口，吼道：「找死，是嗎？」

智慧禪師道：「你找的人不在廟裏，三位不信儘可以去搜。」

馬麻子道：「去哪裡了？」

「不知道。」

馬麻子又是一掌打過去，不過這一掌被老禪師躲過了，他沒打中。

一掌落空，馬麻子火大了。

他哇哇叫着：「老子放火燒你們個鳥蛋精光。」

智慧禪師道：「廟房已被你們燒掉了三間，罪過呀！」

馬麻子哈哈笑了起來。

罪過？他要是知道什麼叫罪過，他還會去幹土匪？

馬麻子三人正要動手燒廟房，忽然間，從廟後面飄來一陣香風。

張豹一聲叫，道：「我餓了。」

朱八掄着冬瓜鎚，道：「我也想吃東西，最好來他娘的五斤高粱酒。」

馬麻子嚥下一大口口水，向老禪師道：「可有酒喝？」

智慧禪師道：「三官廟只有粗茶淡飯，三位施主如果想吃東西，大概剛出籠的饅頭在掀鍋，小菜也不缺。」

馬麻子對張豹二人道：「走，先把肚皮塡飽！」

朱八點點頭道：「吃飽了打仗有力量。」

這三人實在是很過份，來人家家裡打人，還想吃一頓飽再打。

馬麻子到過三官廟，他領着二人就往廟後闖。

後面跟着老和尚，他眞怕這三人到了後面亂殺人。

老和尚一路跟着，一路還大聲喧道：「阿彌陀佛！」

聲音直傳到廟後院。

其實，後面的人早就知道了。

三十八個娃兒躲的躲藏的藏，只留下九個大和尚。

本來有十個大和尚，只有法了和尚悄悄的往山中跑了。

九個和尚見馬麻子三個人闖進來，他們一個也不逃。

他們很有禮貌的迎上去，恭敬地對馬麻子三個人行禮。

這一回馬麻子可樂了。

有道是：「伸手不打笑面人。」

馬麻子三人就算殺人，這時候也得把凶性捺一捺。

馬麻子活像個大人物。

自從他由偷變爲搶以來，他就把自己當成大人物。

站在台階上——上回他就站在那兒看小子艾慈殺人。

他還不知死活，冷冷地道：「什麼好吃的全端上桌，若有怠慢，敲碎你們的光腦袋。」

朱八很會配合，冬瓜鎚「咚」地一聲砸在石地上，四塊石磚已被他砸得稀巴爛。

九個和尚一瞪眼，有人已低聲驚呼：「眞厲害。」

把個朱八說得得意洋洋的。

便在一陣低呼裡，九個和尚一齊忙了起來。

只見端菜的，上湯的，熱氣直冒的大饅頭一盤子就是二十個，外加一盆地瓜稀飯。

這原是廟裡的第二餐，有一半全上了桌。

三官廟一天吃兩頓，那年頭已經算是不容易的了。

自己種糧食嘛，總不能虧待自己吧！

桌上端的四樣菜——白菜炒豆腐，豆腐燒辣椒，蘿蔔豆腐皮，另外一大盤豆芽菜。

馬麻子一看翻了臉，他大聲罵道：「他奶奶的，這些菜都刮腸子，一點油水也沒有。」

這麻子說話也不看地方，眞是廢話，難道還想在廟裡吃魚、吃肉不成？就算有，能吃到「素」鷄就不錯啦。

張豹道：「大哥，廟裡沒有肉，廟裡一定有酒喝，我們去找找看。」

馬麻子道：「何用我們找，叫他們自己送上來。」

老禪師忙上前，道：「和尚不吃酒。」

馬麻子道：「老和尚你說謊，濟公不是個酒肉和尚？花和尚魯智深就在開封相國寺裡當和尚。」

智慧禪師道：「三官廟沒有人喝酒。」

馬麻子道：「我不殺人你是不會拿出來的。」

智慧禪師道：「千萬別殺人。」

朱八的冬瓜鎚又擧了起來，他的鎚指向老和尚。

要出人命啦！

但，就在這時候，忽然一聲叫道：「酒來了。」

果然是個瓦罐壺，模樣兒眞的像酒壺，壺嘴半寸那麼寬，只是稍嫌大了些，足有鴨蛋那麼大，仔細看，壺嘴地方似乎還在冒白煙，想是熱的酒一壺。

送酒的人並不高，還用汗巾蒙着半張臉。

這人提着瓦罐壺，匆忙的走到桌前面，很快的放了三隻大海碗，每人面前斟滿一碗。

馬麻子指着黃澄澄的酒，怒喝着老禪師，道：「好個老禿驢，你敢騙我沒有酒？嗯！」

智慧禪師正要開口，只見送酒的把酒碗送上馬麻子，道：「大老爺，你喝口酒壓壓氣，不夠我再給你弄一壺。」

馬麻子氣唬唬的接過來，他表現得海量，仰起脖子一口便喝精光了。

馬麻子緊皺眉。

咦！酒都喝了，還皺個什麼眉呢？

另一面，張豹已開口道：「酒是喝了，可是有些酸。」

朱八已叫道：「他奶奶的，倒像拉的一泡尿！」

蒙面人哈哈笑道：「只有你識貨，你猜對了，正是我拉的一泡尿，味道不錯吧！」

馬麻子三人聞得喝的酒是尿，一個個伸手在喉管裡面掏。

當然，他們是掏不出什麼鳥來的，別說是尿，就是大便也吞下肚了。

馬麻子伸手去扯那人的面巾，不料面巾由那人自己取下來。

馬麻子一看，破口罵：「他奶奶的，又是你這個小子王八蛋！」

來的正是小子艾慈，他是被法了和尚匆匆忙忙找回來的，他聽馬麻子又回來了，柴也不砍便奔了回來。

他展開輕功跑得快，法了還在半道上呢！

＊　＊　＊

小子艾慈指着馬痲子，道：「好個痲子，你同三官廟卯上了，你又來鬧，什麼東西嘛！」

馬痲子指着小子艾慈對張豹朱八二人道：「就是這小子，殺了我們弟兄七八人，做了他。」

張豹看看小子艾慈，不由得冷冷笑道：「胎毛未淨的小傢伙，你吃得住張大爺一棍子打？」

小子艾慈撇嘴不屑道：「你好像根活竹竿，論到打，誰怕誰？」

張豹哈哈笑道：「你小子知道爺是誰？」

小子艾慈翻翻白眼，趾高氣昂地道：「我不想交你這號朋友，所以也就不想知道你是誰！」

朱八又氣忿地罵道：「就是這麼個娃兒嗎？奶奶的，他叫咱們喝尿，咱們就叫他吃屎。」

那個朱八就好像餓虎撲小羊似的——好凶。

他掄着冬瓜鎚直逼小艾慈。

小子艾慈反手抽出砍柴斧頭，馬痲子已不自主的摸摸右腕，又摸摸頭。

那夜他看到小子艾慈用斧頭盡往人的腦袋上砍，活像砍西瓜。

馬痲子大聲喊：「小心這小子的斧頭！」

朱八聞得這小子就是殺死七八個兄弟的人，他立刻又退了三大步。

他不是畏縮，也不是害怕，他從腰間拉出一條鍊子來，匆忙地扣在冬瓜鎚的鐵把上。

只見他運臂旋起來，冬瓜鎚被他掄得虎虎生風。

小子艾慈驚奇地看着冬瓜鎚，覺得還眞好玩，十個和尚則被嚇得急忙躲在台階上。

小子艾慈躍身在院子裡，智慧禪師已高聲叫道：「艾慈，你還不快逃？」

小子艾慈回頭笑笑，信心十足地道：「師父別害怕，看我收拾他。」

張豹雙手端着七尺大鐵棍，大踏步地走下來，道：「就這麼個小娃兒，用得了我們一齊出手？我一個人便叫他去見閻王。」

朱八已高聲大叫道：「張兄退一邊，你看我砸爛這小子腦袋，奶奶的，他竟敢叫我們喝尿！」

冬瓜鎚忽前忽後，閃左又閃右，帶起的勁氣發出「轟」聲不絕。

小子艾慈的頭隨冬瓜鎚不停的左轉右看，不一會兒便有些頭昏眼花的不自在。

他沒有對敵經驗，有些受制於敵人的感覺。

朱八暗自歡喜，這小子等着挨砸吧！

張豹還故意嘿嘿大笑，高聲道：「老朱呀，這小子是你的了。」

馬痲子急忙高聲叫：「你們還是兩個一齊上，小心大意失荊州。」

話還沒說完呢，空中飛旋的冬瓜鎚，便自反方向斜着砸向小子艾慈的後腦勺。

小子艾慈大吼，他忽然平着往敵人頭上飛。

他比那鐵鎚飛得還快，一刹間越過朱八的頭，他又閃向另一面。

「叭！」

朱八的右手抖着血，飛回的鐵鎚又擦着他的頭皮往身後飛，「卡！」地一聲，砸在灶房的小牆上，激起一片塵土。

小子艾慈沒把斧頭招呼在朱八的頭頂上，這可不是他的沒準頭，而是老禪師不許他殺人。

他那一斧砍在朱八的手背上，他幾乎把朱八的右手掌給砍下來了。

馬痲子驚怒交加地吼道：「快上啊！張豹！」

張豹也暗吃一驚，一招之間就傷人，這小子是那裡學來的大本領。

他心中想着，手裡的七尺鐵棍已攔腰打，口中厲吼道：「我看你往那裡跑！」

小子艾慈笑嘻嘻地道：「誰跑誰是王八蛋，大個子，你那兩條竹竿腿，比我砍的柴火怎麼樣？」

他「咻」地一聲，直往大鐵棍影中掠去，利斧發出奪目的冷焰，嚇得張豹忙收棍，豎起棍來就回身閃。

小子艾慈搶得先機，他彎着腰，只見他反手右一斧，左一斧，右一斧……一掄就是十八斧，張豹被他逼得連連後退，連一棍子也打不出手。

小子艾慈利斧只對準張豹的兩條腿，逼得張豹團團轉，氣得馬痲子吹鬍子瞪眼直叫喊。

張豹忽然一聲怪叫，道：「奶奶的，老子的腿任你砍，我一棍子打爛你的頭，看看誰先死吧！」

他果然不再閃了。

一棍子直往小子艾慈的腦門搗。

小子艾慈躲，而且躲得十分巧妙，他躲到房門邊，順手拾起尿壺來，一旋身迎着打來的棍子送上去。

「叭！」

尿壺碎了，壺裡的尿濺了張豹一身。

小子艾慈還哈哈笑起來。

當然笑，這是他的傑作吔！

張豹大怒，雙手舞動大鐵棍，猛地直往小子艾慈席捲過去。

張豹豁上了。

只見滿院的勁氣廻蕩，棍影重重，老和尚也被逼得站回台階上，他直唸阿彌陀佛。

小子艾慈繞着院子轉了三轉，就在張豹橫着一招「怒打南山猛虎」剛出手，他已快不可言喻的一個觔斗栽進棍影裡，他的利斧出手了。

「叭！」

「啊！」

眞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一打一叫聲。

張豹的鐵棍打在石地上，他的鐵棍再也拿不起來了。

張豹的肩頭在冒血，刹那間染紅了一大片。

他若個子矮半尺，小艾慈那一斧頭一定送上他的腦袋正中央。

那就眞的開花啦！

＊　＊　＊

智慧禪師大聲叫道：「艾慈，你又殺人？」

小子艾慈回身笑，道：「老師父，我不想挨鐵棍。」

就在這個時候，馬痲子一把揪住老禪師，他厲聲吼道：「好哇，你廟裡養了個殺人王，我兄弟又被他砍傷了，你說，怎麼辦？」

智慧禪師說道：「馬施主，很好辦，只要你們以後別來三官廟鬧事，這兒便不會出人命。」

小子艾慈冷冷地道：「馬痲子，且讓我砍掉你一條腿，往後你就不會再來了。」

馬痲子聞言暗自一哆嗦，他拉住老禪師死也不放手。

他大聲吼道：「老和尚，你聽聽，我兄弟還在流血，這小子還不罷手，他還想砍斷我一條腿。」

小子艾慈舉着利斧逼了過來，馬痲子直往老禪師的身後躲，他不但躲，而且還挨着老禪師大聲叫：「好小子，你若再過來，老子一刀就解決你老師父。」

他的左手握着一把刀，刀尖抵住老禪師。

馬痲子開始用威脅啦！

小子艾慈楞了一下，道：「放開我老師父。」

「不放！」

「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聽老師父的話。」

小子艾慈眼睛眨了眨，道：「什麼話？」

馬痲子大聲吼罵，道：「你小子害了健忘症，還是得了糊塗病？你大師父不許你殺人。」

小子艾慈齜牙咧嘴道：「我殺人也是你找上門逼我的。」

馬痲子道：「算我倒楣，以後不來了。」

小子艾慈凶巴巴道：「今天非砍你一條腿不可。」

馬痲子忽然抱住老禪師叫起來，道：「老和尚，這小子不聽你的話了。」

智慧禪師道：「你們快走吧，他不會再傷你們了。」

馬痲子道：「這要小子親口說才算數。」

智慧禪師對小艾慈說道：「放他們走吧！」

小子艾慈唉聲嘆氣地收起斧頭揮揮手，然後不甘不願地道：「三位，你們死不了啦，請吧！」

馬痲子立刻走向張豹與朱八二人面前低聲道：「光棍不吃眼前虧，快走！」

這一回馬痲子夠朋友，沒有自己先溜。

你眞的以爲他夠朋友嗎？

其實是因爲大白天溜走不好看，更重要的是張豹朱八沒有死，他怕他二人將來會找他的痲煩。

如果眞如此，那他就會死得很難看了。

小子艾慈走近老禪師：「老師父，嚇着你了，是我不好。」

智慧禪師嘆了一口氣。

他的臉上有些許的無奈。

嘆氣的人都有些無奈。

馬痲子衝進房子裡，桌上的熱饅頭他抓了七八個，一口氣奔到外面來，他在張豹與朱八二人的懷裡各塞了兩個，大聲叫道：「我們走！」

（未完・四）

上文提要：康少峯繼任了龍虎門為第三代掌門人，技藝一日千里，已成為頂尖高手，途中遇到「白龍莊」莊主衞道父子，並將衞宏濤一掌打死，繼而將黑道梟雄易明用殘琴砸死，又遇兩鬼追殺武林四老，先將無影二鬼挫敗，再和他倆的主兒楊威拚鬥，楊威追問小峯與左玄的關係，衞道以為有機可乘，便將小峯的身世告知……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集賢莊喜事成兇　不速客上門討債

衞道被撞，歪歪斜斜的倒退七八步，仰面栽倒在地。

康少峯耳聞目見，氣得七竅生煙，忍無可忍之下，再也顧不下恩師的囑咐，跨步上前道：「姓楊的，你六親不認，冷酷無情，簡直豬狗不如，小俠今天要為被你欺凌過的女子討公道！」

殘琴嗚嗚聲中，劈頭蓋面打過去。

幽冥秀士楊威避過來招，目注殘琴道：「本教主正要找你，這把殘琴可是死神左玄給你的？」

「既已知曉，何必多問！」

「如此說來，娃兒是死神的衣缽傳人？」

「小俠豈止是他老人家的傳人，更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要為先師報仇雪恨，代師祖他老人家清理門戶，殺掉你這個欺師滅祖的叛徒！」

康少峯情急道出實情，引起幽冥教主楊威的萬丈殺機，白骨劍與陰風掌雙管齊下，似出柙猛虎，若怒海狂濤，發瘋也似的猛攻康少峯。

死神左玄之言不假，楊威的功力的確高不可測，十招之內尚可勉力招架，十招一過便敗象畢露，有點力不從心。

猛可間，琴、劍相撞，兩掌接實，人影倏合乍分，小峯跟跟蹌蹌連退十幾步，一屁股坐了下來。

死神左玄的全部功力，以開頂大法完全移入小峯體內，豈可等閒視之，幽冥秀士楊威雖然技高一籌，亦被反彈的力道震退五六尺，略一沉吟，已瞭然於胸，道：「我道左玄那老鬼怎會死得那麼快，原來已將數十年的性命交修之學移入娃兒體內，左老鬼愛你實是害你，你小子今天非死不可！」

眸光四掃，見小燕生得妍麗嬌媚，楚楚可人，頓生歹念，望了仍自栽坐不起的小峯一眼，對吸血鬼王道：「這小崽子是死神的門徒，寶圖及龍虎玉符想必在他身上，搜出來把他幹掉，棄屍荒郊，讓狠吃狗拖好啦。」

「是，教主！」

吸血鬼王躬身一諾，遵命行事。

幽冥秀士指一下神劍衞道，又對攝魂判官道：「你也別閑着，這個老東西最愛攀親拉戚，亂認女婿，留着他浪費糧食，殺！」

攝魂判官領命行事，楊威則獸性大發，竟欲非禮自己親生的女兒。

「你不是人，是魔鬼，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康少峯只是被撞得暈頭轉向，一口氣上不來跌坐在地，其實並無大礙，見幽冥教主欲對小燕不利，

霍地挺身一躍而起，先賞了吸血鬼王兩琴一掌，趁他敗退閃躲之際，早如脫韁野馬，撲向楊威。

新仇舊恨，齊湧心頭，康少峯話未落地，已連攻三琴三掌。

楊威眼見康少峯功力深厚，而且是個拚命三郎，虎目一瞪，道：「左老鬼的徒弟果非庸手，可惜跟本教主相比還差一大截，去陰曹地府找你那老鬼師父去吧！」

暗將功力叫足十二成，衝着他的殘琴掌影，呼！呼！呼！連劈三掌。

這三掌，力道之大駭人聽聞，三掌滙集一處，好似焦雷瀉電，萬馬奔騰，小峯喘氣都感覺困難，琴勁掌力全失，倒退丈許遠，張嘴噴出一股血箭。

楊威眼中兇芒閃閃道：「哼，左老鬼一生好勝，臨死也沒找到一個好徒弟，去地獄當你的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去吧！」

手中白骨劍泛起一縷森森寒氣，猛刺康少峯心窩要害。

吸血鬼王、攝魂判官怕他抵死反撲，也齊步攏來為教主掠陣，以防不測。

單憑楊威一個人，小峯已感窮於應付，如今再加上無影二鬼，那裡還有活命的機會，心說：「完啦，師父的心血行將付之東流，由於一時氣極難忍，暴露身份，斷送了他老人家的全盤計劃。」

轉念一想，即使是死也要拉上楊威墊底，好為死去的娘與恩師出一口怨氣。

孰料，方待集中全力，與楊威決一死戰，吸血鬼王驚呼道：「教主快看，那條血紅色的人影會不會是……」

攝魂判官定目一看，果見一條血紅如火的人影正朝這邊飛奔而來，嚷嚷道：「糟啦，是血女，這個女魔頭可不好惹。」

血女等於是死亡的代名詞，楊威同樣吃驚不小，道：「魔女劫後餘生，重履江湖，再度瘋狂屠殺，喪命在她手中的已有百人之多，血女當年是被龍虎門所敗，咱們曾是龍虎門弟子，必然懷恨極深，在二十四張寶圖及龍虎玉符未全部到手之前，還是暫避為佳，犯不着跟一個女瘋子拚命。」

話雖婉轉，談虎色變的事實仍在字裡行間表露無遺。

掃了康少峯一眼，楊威忽又變得客氣起來，道：「嚴格來說，咱們是師叔侄，我只因一點芝蔴蒜皮小誤會，和你師父鬧翻，現在左師兄已死，一切已事過境遷，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也該一筆勾銷，咱們找個地方好好談談，看該如何來重振龍虎門的聲威。」

剛才還殺氣騰騰，一下子又擺出和藹可親的模樣，而且還伸出了友誼之手，去拉康少峯，小峯對楊威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有點手足無措。

然而，苦難使小峯早熟，仇恨更使他警覺性特別高，腦中靈光一閃，已明白了八九分，霍地暴退三步，反手掃出一琴，惡言惡語道：「楊威，少來這一套，別在少俠面前耍花槍，弄詭計，咱們勢不兩立，沒有什麼好談的。」

楊威見血女近在眼前，不願惹這個女魔頭，又不甘心就此放過康少峯，故而改弦更張，想先把他帶走再說，沒想到康少峯軟硬不吃，轉守為攻，不禁勃然大怒，對無影二鬼道：「上！情勢緊急，動作要快，必須一招畢命！」

三個人的招式一樣的疾逾迅雷，一樣的辛辣狠毒，從三面猛攻康少峯。

「住手，以多為勝，勝之不武，你還要不要臉？」

一聲嬌叱，一條麗影，楊威等三人招出一半，血女已蹈虛而至，人在空中，連發十二掌，楊威與無影二鬼心裡發毛，頭皮發炸，被強而有力的掌風逼退開去。

血女飄然落地，眼觀四方，神態舉止彷若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冷若冰霜地道：「死神左玄的人皮是誰剝走的？自己拿出來，本姑娘懶得動手。」

言來從容不迫，氣勢冷傲逼人，根本不將幽冥教放在眼內。

幽冥教主楊威自視甚高，目空一切，雖說對血女不無三分忌憚，但既已被堵上，雖仍處之泰然，但怎能嚥得下這口氣？怒氣衝天道：「賤婦休得妄自尊大，接招！」

白骨劍「萬紫千紅」，陰風掌「古道斜陽」，搶先發難，猝然施襲。

面對一代殺人女魔王，無影二鬼怎敢作壁上觀，分從兩旁側擊，與楊威成鼎足之勢。

血女以一對三，不慌不忙，鎮靜異常，攻守有序，進退自如，右手銀針繞體疾劃三匝，左手連點二指，外加一掌。

銀針過處，白光閃爍，勁風如刀，無影二鬼的白骨劍陰氣頓減，只有招架的份兒，沒有還手的力氣。

楊威功力深厚，奮勇相抗，雖將局面穩住，但與血女硬拚三掌後，已知對方不愧為是第一號魔頭，內力源源不絕，如江河倒瀉，合三人之力，想要取勝，機會依然少之又少。

血女翠眉一挑，忽道：「你們這三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的確有點道行，是姑奶奶重履江湖以來罕見的高手，今天倒要好好陪三位

玩玩，一定會讓你們死得心服口服。」

瞧一下康少峯，又道：「且先別忙，等我把這位好朋友送走之後再奉陪。」

蓮步輕移，至小峯面前三尺處才停下，嬌滴滴的說道：「本姑娘出道之初，便已許下心願，除了你康少峯母子二人之外，決心要把所有的武林中人趕盡殺絕，絕命谷內的各門各派，休想有一人活命，你還是趁早離開吧。」

可把幽冥秀士楊威給弄糊塗了，怎麼也想不通死神的傳人怎會跟血女扯上關係，目注無影二鬼，若有所謀。

康少峯同樣一頭玄霧，始終不明白血女爲何對自己另眼相看，疑雲滿臉道：「妳究竟是誰？爲何一再施恩於我？可知小峯生來不願受人涓滴之惠，尤其是不明不白的施捨！」

血女含情脈脈的瞧着他，柔聲道：「叫你走你就走吧，問那麼清楚幹嘛，反正是爲你好，絕無惡意，也不想要你報答。」

小峯傲骨天生，本不願臨危退縮，但憶及師父遺言，忽萌去意，心想：「算啦，大丈夫爭千秋，不爭一時，此時逞强無益，何不照師父遺言行事，等把呂松林、夏宏光手中的寶圖討回，參悟透徹後再找楊威算帳也不遲。」

心轉意決，隨即對血女說道：「在下一向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今日援手之恩，日後必有回報，不過，下次見面，芳駕若再故弄玄虛，不肯說出妳自己的身份來歷，可別怪我康少峯對你不客氣！」

話落人起，轉身就走，連一聲謝謝都懶得說。

血女輕輕一嘆，眸中珠淚欲滴，在心底深處幽幽怨怨的自語道：「多年不見，他的性子還是這麼倔强，看來我如不表明身份，說不定會弄巧成拙。」

心語甫畢，幽冥教主楊威大吼一聲，領着二鬼追殺康少峯。

人是血女放走的，豈肯坐視，當下銀針如梭，掌出似電，擋住三人去路。

康少峯去意已決，勢如奔馬，轉眼工夫便在大家的視線內消失。

＊　＊　＊

浙西仙霞嶺集賢莊呂家，這日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

他不是來成親的。

亦非來拜師學藝。

而是來執行師命，討回銀圖秘籙，並且要斬斷神州一奇呂松林的一條腿。

小峯會在集賢莊小住數月，給他留下不少溫馨的回憶，呂松林對他有恩，呂盈盈對他有情，可是，飛來峯的重誓他必須遵守，因此他來到了集賢莊，爲的就是履行承諾。

今日舊地重遊，心情格外沉重，由於是熟客，未經通報便長驅直入，繞朱樓，轉翠閣，過天井，長廊的盡頭便是呂松林居住的靜室。

集賢莊的總管張德正巧從附近經過，一眼瞧見了康少峯，顯得喜不自勝的樣子，一邊朝靜室跑，一邊大聲嚷嚷道：「老主人，好消息，康少峯回來啦。」

張老頭話剛出口，呂松林已自室內衝出，一見果然是康少峯，說多高興就有多高興，道：「小峯，你可回來啦，可把老夫給急壞了，也把你盈盈妹子害得臥病不起，茶飯不思。」

康少峯强作歡顏道：「都是晚輩不好，累老前輩與盈盈姑娘操心。」

呂松林笑呵呵地道：「回來就好了，還提這些作甚。」

見他滿臉風塵，又道：「現在什麼都別談，先回房去梳洗一下，然後再慢慢的說。」

不管小峯是否願意，拉着他就往靜室走。

呂松林膝下無子，獨生女又與小峯情投意合，早將他當作一家人，這一來，使康少峯更加痛苦，暗道：「呂老前輩對我這麼好，叫我如何下手，唉！」

進得靜室，呂松林有感而發道：「小峯，不瞞你說，自你不辭而別後，老夫一直心緒不寧，總覺得虧待了你，不該聽信九州羅漢的話，改變收徒授藝之心，實在非常抱歉。」

康少峯欠身道：「那裡，前輩言重了！」

呂松林忽然想到一件大事，轉對管家張德道：「老張，快去告訴小姐，說康少俠回來啦。」

「是，老奴這就派一個丫頭去稟報小姐。」

張德已去不遠，呂松林又補充道：「順便把病叟龍大俠也請來吧。」

康少峯錯愕一下，道：「龍老前輩也在集賢莊？」

呂松林振振有詞道：「嗯，你去後不久，死神左玄肆虐江湖的事便傳揚開來，老夫曾與天下英雄大戰老魔於天目山百丈峯，斬斷他的一條腿，後又圍攻死神於黃山飛來峯。不料，此魔據險死守，大逞兇鋒，後遭血女、鬼谷谷主及幽冥教的人趁火打劫，以致義師受挫，無功而返。

「離開絕命谷後，便與龍大俠

結伴同返集賢莊，一則叙叙離情別意，二則共商尋找你的良策，三則是想共同參研銀圖秘籙上所載武學，以備他日爲消滅血女、鬼谷谷主、幽冥教而奉獻心力。」

這一番話，跟事實大致脗合，呂松林不失爲是一位謙謙君子，令小峯不敢苟同的是，將羣豪私心自用，爲了爭奪寶圖而不擇手段的劣行說成是替天行道的義師，恩師爲自保而反擊，却認爲是大逞兇鋒的惡魔。

正想藉此機會，說明來意，早作了斷，免得愈陷愈深，忽聞屋外有一個熟悉、嬌嫩、纖弱而又帶有幾許驚愕的聲音道：「爹，小峯哥哥眞的回來了嗎？」

「眞的，當然是眞的，盈兒快進來。」

「不！人家頭未梳，臉未洗，衣裳不整，怎麼見人嘛。」

接聞門外響起一陣衣袂飄拂之聲，呂盈盈似已轉身離去。

康少峯從門縫望出去，僅看到呂盈盈瘦削的背影，秀髮蓬亂，人比黃花瘦，不由的心中一陣酸，一陣痛，一陣惆悵。

呂松林似自語，又似對康少峯笑嘻嘻地道：「盈盈這孩子也眞是的，就愛漂亮，偏偏害上相思病，把自己折騰成這個樣子，却又冒冒失失的跑出來。」

衝着小峯深意的笑笑，快步追出去。

女兒情深，父親義重，人家父女把他當作一家人看待，康少峯却不得不恩將仇報，心情惡劣至極，呆若木鷄似的楞在房中。

門外傳來呂松林的話語：「盈盈，別這樣，進去吧！你們早已訂有婚約，馬上就是夫妻了，還講究這些幹什麼，小峯那孩子最是老成持重，不會計較妳的外表的。」

邊說邊拉，父女二人拉拉扯扯的進入靜室。

呂盈盈淚痕未乾，花容憔悴，儘管病懨懨的樣子，仍難掩她麗質天生的俏模樣。

身邊跟着兩名丫環，小心翼翼地攙扶着。

一見夢中愛侶就在眼前，再也控制不住滿腹的相思，推開婢女，奔向意中人。

康少峯仍傻乎乎的楞在那兒，想迎上去，又怕對伊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呂盈盈發覺事有蹊蹺，忽又停了下來，珠淚一顆、二顆、三顆……終於結成串，滾滾而下。

她，呂盈盈深情款款的望着心上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不是她沒有話說，而是要說的話太多，千言萬語不知該從何說起。

他，康少峯一臉尷尬，滿臉愁容，却搶先開口道：「呂姑娘，太對不起妳了，請大量海涵。」

這一聲對不起，包含了兩層意義，過去已經發生的事，以及將要發生的一切。

呂盈盈沒有聽出來，展顏一笑，聲若出谷黃鶯般嬌笑道：「峯哥快別這樣說，回來就好，我們可以再重新開始。」

重聚的夢，她渴望已久，乍相見，似眞似假，如在夢中，仍自珠淚難收。

神州一奇呂松林招呼大家坐下，笑呵呵地道：「久別重逢，應該歡笑才是，怎麼反而哭哭啼啼的，好像將有什麼禍事要發生似的。」

一句戲言，正中要害，康少峯心痛如絞，暗自嘆息道：「唉！你說對啦，禍事馬上就會降臨到你老人家的身上。」

女爲悅己者容，呂盈盈聽完老父之言，忙將眼淚擦乾，對小峯輕聲細語道：「小妹聽說峯哥回來了，一時高興，忘了梳洗，就這麼蓬頭垢面的跑過來，太失禮啦，請就此辭，好回房去……」

原想回房去打扮打扮，被老父及時阻止，叫她好好陪陪康少峯，叙一叙離情別意。

見管家張德已返，呂松林立道：「龍大俠現在何處？數月來也一直在爲峯兒下落不明而憂心不已。」

管家張德回道：「龍老爺子正在行功打坐，馬上就到。」

呂松林沉吟一下，道：「老張，吩咐廚下，準備一桌上好的酒席，老夫要爲康少俠洗塵接風。」

張德甫去，病叟龍雲便大步而入。

鬼谷病叟神采依舊，還是一身破衣，幾根瘦骨，拉起小峯的手，似罵非罵道：「你跑到那裡去了？把我們找得好苦，呂大俠父女對你義重情深，怎可不辭而別，害得人家盈盈賢姪女一病不起，放着現成的安穩日子不過，偏要去四處流浪。」

語多責備，却隱含着多少關懷，多少愛護，康少峯辯解道：「老前輩教訓得是，不過，晚輩寄居集賢莊，爲的是拜師學藝，呂老前輩既然聽信九州羅漢之言，不肯收我爲徒，只好離開此地，另訪名師。」

呂松林哈哈一笑，道：「好了，事情已成過去，不必再提，這一次就算九州羅漢再現集賢莊，老夫也決心收你爲徒。龍大俠常說你資質絕佳，膽識過人，是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的上駟奇才，他也將會在此長住，與老夫合力調教，除我

們二人傾囊相授外，還要你鑽研銀圖秘籙上的功夫。」

這番話，每一字一句，都像是一把尖刀，刺痛康少峯的心，皺眉道：「謝謝兩位前輩的愛戴，小峯會牢記在心，此次重返集賢莊，並非爲了學藝……」

正欲說明來意，早作了斷，免得在情感上多受折磨煎熬，管家張德入內稟道：「老爺子，酒席業已備妥，康少俠的新衣、湯水也準備好了，是否先去沐浴更衣？」

神州一奇呂松林頷首道：「小峯，你旅途勞頓，滿臉風塵，快去梳洗一下，咱們再淺酌漫談。」

康少峯有異議：「謝了，在下馬上就要走，不必……」

話還沒有說完，呂松林父女已臉色大變，病叟龍雲不悅道：「胡說，你要到那裡去？集賢莊就是你的家，不許你再東飄西蕩。」

康少峯直截了當的說：「不！晚輩此來的目的是要……」

龍雲不想聽他解釋，道：「不管你目的何在，先進去換洗一下再慢慢說，數月不見，怎麼變得吞吞吐吐，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小峯知病叟純出一片好意，再拒絕未免太不近人情，只好勉强應命，進入另一間房內沐浴更衣。

呂松林已察覺情形有點古怪，道：「龍兄，這孩子打從一入莊就神不守舍的樣子，好像有什麼心事，莫不是仍在記恨不會收他爲徒？」

病叟龍雲想了想，道：「應該不會才是，此事罪在九州羅漢，小峯是個明理的人，沒記恨呂兄的道理，我很懷疑他離此之後有什麼不尋常的遇合，故而性情大變，但念在飛雲堡主康大俠的情份上，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再流落市井，飽受饑寒風霜之苦。」

呂松林道：「龍兄之言甚善，老夫亦有如此同感，並且已有萬全的打算。」

「呂兄有何打算？我病老頭子倒要聽上一聽。」

呂松林胸有成竹道：「小女盈盈，早已許配小峯爲妻，老夫想在正式收徒授藝之前，先把他們的婚事辦完，這樣也許能讓他安心的住下來。」

可把一旁的呂盈盈喜煞了，也羞煞了，臉泛桃紅，粉頸低垂，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走不是，不走也不是，雙手不停的撥弄衣襟，不知該如何才好。

呂松林看在眼中，樂在心中，對病叟道：「盈盈最怕羞，馬上就要做新娘子，還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妮子。」

一扭頭，又對盈盈身旁的丫環道：「快回房去陪小姐梳粧打扮一下，準備行禮，順便告訴全莊的人，即刻張燈結綵……」

康少峯礙於情面，入內稍事梳洗一下，依然穿着那一套少襟沒袖的破衣裳走出來，聞言追問道：「張燈結綵做什麼？」

呂松林見他並沒更衣，臉色微變，笑道：「今天是個黃道吉日，老夫打算就此完成你和盈盈的終身大事。」

病叟龍雲不等小峯開口，便接着說道：「眼看就要做新郎了，可不能這樣破破爛爛的，快進去換一換，別跟我病老人家學。」

康少峯聽得一呆，欲語未語，呂盈盈瞟了小峯一眼，羞答答地道：「龍伯伯、峯哥哥，你們談，盈盈要失陪了。」

在婢女的簇擁下姍姍而去。

病叟龍雲拍一拍康少峯的肩膀，道：「小峯，不可以再叫呂前輩，要改口叫老丈人了。」

大家興高采烈，一心一意準備辦喜事，康少峯則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鼓足勇氣道：「呂老前輩，小峯有一事相詢，如有冒犯之處，幸勿見怪。」

呂松林道：「有話但說無訪，老夫不會介意的。」

康少峯字斟句酌道：「敢問可曾在百丈峯砍斷死神左玄的一條腿，得到四幅銀圖秘籙？」

對呂松林而言，這是他過五關斬六將的賞心樂事，據實相告道：「不錯，老夫確曾與衆多武林高手圍攻死神左玄於百丈峯，毀了他的一條腿，奪下一幅寶圖，等你和盈盈成婚後，咱們就共同來參悟秘籙上的蓋世武學。」

康少峯多麼渴望，恩師的一條腿不是毀在呂松林之手，神州一奇却毫不保留的滿口承擔下來，讓他叫苦不迭，遲疑再三後道：「實不相瞞，晚輩此來的目的是爲了……」

適在此時，推門走進四名僕役，每人手中各捧着一個大托盤，何消片刻工夫，便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席。

神州一奇呂松林揖客入座，道：「小峯，不管你爲何而來，咱們先喝一杯再說。」

康少峯身世悲涼，生活坎坷，沒有太多喝酒的機會，自然也很少有需要喝酒的衝動，此刻心亂如蔴，不但想喝，而且還想大喝特喝，最好長醉不醒，把所有的恩怨愛恨忘個一乾二淨。

心存此念，欣然接受，立與病叟、呂松林擧杯暢飲起來。

小峯心中煩悶，以酒澆愁，一杯接一杯的猛往下灌。

神州一奇發覺情形不對，忙取過他的酒杯，道：「別喝啦，再喝

就會醉倒，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新郎醉倒新娘會難過的。」

病叟龍雲也在一旁幫腔道：「是啊，喜事就該快快樂樂，不能讓盈盈受半點委屈，你來此的目的究竟何在，就乾脆說出來吧，天大的事你老丈人也可以替你扛下來。」

康少峯此時已有六分醉意，橫一橫心，開門見山的說道：「晚輩是奉恩師遺命而來，要斬斷呂老前輩的一條腿，並且代他老人家討回四幅寶圖。」

此話一出，二老大吃一驚，想那死神左玄殺人無數，雙手血腥，是個罪該千刀萬剮的殺人魔王，做夢也想不到他倆最器重最賞識的康少峯居然是他的門徒。

茲事體大，二人不願輕易置信，異口同聲道：「你說什麼？你是死神左玄的弟子？」

康少峯一字一句道：「沒錯，在下的授業恩師正是死神左玄。」

病叟龍雲道：「別說話，我問你，左玄的貌相如何？你們在那裡相遇？」

「恩師際遇奇慘，處處遭人追殺，雙腿全斷，長髮遮胸覆臉，小峯拜師學藝的地點在黃山飛來峯。」

「我病老頭子還是不信，你既然跟死神在一起，可知有那些人曾攻上飛來峯？」

「血女、鬼谷谷主、幽冥教主、雙奇四老以及冷面人魔夏宏光等多如牛毛。」

「可知我病叟龍雲在不在裡面？」

「在！你與神叟余千知、醉叟解千愁從山右聯袂上山。」

言來有板有眼，絲毫不差，病叟不信也得信，酒杯砰然落地，心情變得異常沉重。

神州一奇呂松林比他更凝重，道：「龍兄，看來這孩子誤入魔道，當眞被左魔收歸門下。」

病叟龍雲一言不發，出去端了一盆冷水回來，手起盆翻，將滿滿的一盆冷水全部潑在小峯頭上。

以康少峯此時的身手，想躲當然躲得開，但他沒有躲，任令冷水澆頭，弄得滿頭滿身都是水，好像一隻落湯鷄。

小峯穩坐如故，不言不動。

病叟龍雲道：「你酒醒了吧，再說一遍，可是死神左玄之徒？」

康少峯斬釘截鐵道：「晚輩沒醉，頭腦十分清醒，的的確確是死神左玄之徒。」

病叟龍雲鬚髮怒張道：「如此說來，你眞的是滿懷敵意而來，要替左魔報仇雪恨，追討失圖？」

「是的，先師遺命要斷呂老前輩一條腿，追回四幅秘圖。」

「既然是這樣，爲何不早說？呂大俠把你當作乘龍快婿，集賢莊喜氣洋洋，不料新郎居然是個兇神惡煞，要恩將仇報，簡直豈有此理！」

康少峯辯解道：「不是在下不想說明來意，而是兩位前輩根本不給我表白的機會，幾次三番想道出來意，都被打斷了。」

病叟心火大發，欲再苛責，呂松林從旁勸解道：「龍兄請息雷霆之怒，事實既然如此，怒火何益？大家何妨心平氣和的談談。」

病叟龍雲不快道：「呂兄有何高見？」

「老夫想把四幅銀圖秘籙送給小峯。」

「什麼？你要把寶圖送給死神左魔之徒？」

「對，呂某確有此意。」

「爲什麼要這樣做？須知左魔殺人盈野，人人可得而誅之……」

「龍兄請勿意氣用事，是送給康少俠，不是還給老魔頭，回想當初小峯不辭而別，拜死神左玄爲師，你我都有責任，甚至問心有愧，假如不聽九州羅漢之言，早收他爲徒，今日之事就不會發生，何況你我都有意與他共同研修寶圖之心，提早交給他，有何不可？」

病叟龍雲大搖其頭道：「我病老頭子認爲還是不妥。」

呂松林道：「龍大俠爲何一再反對？」

龍雲振振有詞道：「死神左玄是個殺人魔王，心腸之狠，手段之辣，與血女不相上下，康少峯繼承左魔衣缽，耳濡目染，勢必會心性大變，萬一變得跟老魔一樣瘋狂殘暴，那還得了，你把寶圖給他，無異如虎添翼，豈不要天下大亂？」

康少峯忍無可忍道：「龍老前輩請口下留德，別一再侮蔑先師清譽！」

這話語氣稍重，病叟本要發作，呂松林搶先說道：「小峯，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死神是你師父，感恩圖報，固是人之常情，是非黑白也不能不顧，左魔千眞萬確是個十惡不赦之徒，否則，老夫歸隱多年，絕不會號召武林各派與他血戰二次。」

康少峯據理力爭道：「請恕在下斗膽直言，你們的目的並不單純，除去爲天下除害之外，沽名釣譽和爭奪銀圖秘籙的成份可能也不低。」

呂松林倒很坦白，直言道：「無可諱言，奇書瑰寶，人見人愛，但老夫捫心自問，並無半點私心，追殺左魔，斷他一腿，純粹是爲武林安危着想，所得銀圖亦無據爲私有之心，將供天下英雄共覽。」

康少峯道：「前輩說得頭頭是道，正氣凜然，把先師當作邪魔歪

道，敢問二位前輩，可知恩師他老人家的來龍去脈？」

這一問，可把兩位大宗師給問住了，搖頭不語。

病叟龍雲道：「娃兒別賣關子，左魔到底是何路數？」

康少峯肅容滿臉道：「先師是宇內一聖張子漁的首座弟子，也是龍虎門的第二代掌門人。」

呂松林以懷疑的口胳道：「殺人魔王會是張大俠的首座弟子？不太可能吧，想那宇內一聖張子漁乃大智大仁之人，當年奮不顧身，與血女鏖戰甚久，至今仍傳為武林佳話，他的傳人斷不會動輒殺人，為害天下。」

康少峯將龍虎門慘變的事說了個大概，道：「呂前輩請勿誤信流言，先師隱姓埋名，一心只想俟機重振龍虎門，絕無與人為敵之心，殺人實在是迫於無奈，為了自保才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先師是因懷璧而招災，死掉的武林人物則是因貪婪而喪命。」

好一個「因懷璧而招災，因貪婪而喪命」，說得呂松林啞口無言。

病叟仍心有疑慮，道：「老夫生來有個毛病，除非親眼目睹之事，絕不輕易置信，左魔是否龍虎門中人大有疑問，誰敢保証不是他事先編造好的欺人之談？」

康少峯為了取信於二老，只好取出龍虎玉符，雙手遞給病叟道：「老前輩對先師似乎成見極深，在下即使說破嘴皮也沒用，好在他老人家臨終之前，命小峯接掌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之時，曾親手將本門的掌門信物交給我，請兩位前輩過目。」

二老其生也早，與宇內一聖張子漁曾有數面之緣，見過龍虎玉符，至此，對死神左玄的身份始確信不疑，而眼前這個受盡苦難與凌辱的孤兒眞的已當上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了。

眞相既明，呂松林立刻入內取出左玄右腿上印有四幅銀圖，曾經靈藥處理，至今仍完好如新的人皮，連同龍虎玉符，一併交還康少峯，道：「老夫一時愚昧失察，致鑄成大錯，撫今思昔，實感惶愧萬分。」

病叟龍雲亦有此同感，悻悻然未發一言。

康少峯將人皮、玉符收好，道：「晚輩來集賢莊共有兩件事要辦，如今寶圖業已取回，可否請呂前輩再自斷一腿？」

一句話驚嚇了兩個人，呂松林瞠目結舌，病叟則怒不可遏道：「你小子說什麼？將銀圖給你還不滿足，還要得寸進尺毀掉你老丈人的一條腿？」

小峯不亢不卑道：「在下是遵照先師遺命行事，師命難違，請兩位前輩見諒。」

「呂大俠對你恩深義重，怎麼這樣忘恩負義，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晚輩行事一向恩怨分明，有仇必報，有恩必還，兩位前輩對我恩重如山，小峯以後必有厚報，但此事礙於師命所限，却無法通融。」

「照你這麼說，娃兒是決心恩將仇報了？」

「小峯係遵照先師遺命行事，並非有意如此。」

「假如我病老頭子不答應呢？」

「此事與龍前輩無關！」

既然與龍雲無關，也就無權過問，病叟當然聽得懂，猛一拍桌子，怒髮衝冠道：「這事老夫非管不可，呂大俠答應我病老漢也不答應！」

病叟功力深厚，一拍之力不小，一張上好的檜木桌子立告四分五裂，龍雲欺身探臂，復將康少峯的右腕扣住。

龍雲猝然施襲，康少峯冷不防被制，激怒了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怒沖沖地道：「龍前輩對我康少峯不薄，實在不願翻臉動手，請適可而止。」

「辦不到，除非你小子改變主意，不然，要教訓教訓你不可！」

「只怕龍前輩無此能耐。」

「笑話，短短時間之內，老夫就不信老魔能傳授你多少！」

「好，小峯就讓你試試看，放肆了！」

了字出口，閉住腕上經脈，將內力蘊集右臂之上，猛然用力一抖。

一抖之勢，力逾千鈞，饒他龍雲身手了得，照樣承受不了，但覺臂痳腕痛，血氣翻滾，有一股剛猛的暗力排山倒海而來，悶哼聲中，倒退三步，康少峯已脫手而出。

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此乃眞才實學，如非親目所見，任誰都不信康少峯會突然躋身武林高手之列，二老皆看傻了眼。

病叟仁心俠骨，管盡了天下的是非不平，從未遇上一件管不了的事，今日陰溝裡翻船，對手又是自己付出心力最多的康少峯，叫他如何能嚥下這口氣？

只見他鋼牙緊咬，聲冷色厲道：「好啊，娃兒好大的狗膽，竟敢出手對付龍某，今天就算把我這把老骨頭留在集賢莊，也要先將你打死，免得日後為禍武林，多造殺孽，成為第二個死神、血女！」

「翻雲覆雨」、「孔雀開屏」，全力連攻兩掌。

康少峯先是大怒，欲待反擊，忽又想起病叟對自己的諸多愛護，心生不忍，暗道：「無論如何，我不能冒犯龍老前……」

二人近在咫尺，病叟又是挾憤出手，可謂間不容髮，小峯一念未竟，龍雲掌風已到，當胸吃了一掌，頓覺血湧氣翻，馬步不穩，後退三步。

這還是呂松林及時橫劈一掌，卸去不少力道，如果全部打實，情況會更嚴重。

康少峯被病叟激怒了，氣忿忿地道：「龍前輩在鬼府之內對在下的知遇救命之恩，小峯永銘五內，終生不忘，不過，人急拚命，狗急跳牆，盼勿欺人太甚，一旦忍無可忍，說不定會鬧出人命來。」

龍雲怒火難收，出手無情，又連攻三掌，道：「娃兒好大的口氣，上呀，我老人家要是殺不了你，情願血染黃沙。」

振臂一抖，又增三分力，整個斗室如置狂風暴雨中。

康少峯一再忍讓，不曾還手，躲過兩招，又被第三掌掃中，登時頭暈目眩，金星如豆，差點栽倒下去。

至此，小峯也心火大發，反手握住殘琴，迎勢猛撞上去。

呂松林見勢不妙，深恐越弄越糟，忙挺身暴進，往二人中間一站，聲急語快道：「二位快請住手，千萬不要傷了彼此的和氣。」

晚了，二人招式俱已遞滿，雖將暗力强行收回一大半，呂松林還是吃不消，彭！的一聲，撞在牆上，搖擺了好幾下才勉强立身站穩。

小峯傲然卓立，未再出招。

病叟怒容滿臉，還想再幹。

呂松林微一運氣之後，道：「龍兄，事已至此，動手發怒皆非上上之策，你我既然會愛他助他於前，何妨全始全終，再幫他了却心願。」

病叟一楞，道：「呂兄的意思是……」

呂松林一臉肅穆道：「小峯有師命在身，老夫不斷掉一條腿恐怕是難以善罷甘休，我如果自斷一腿，助他完成師命，便可化干戈為玉帛，以免集賢莊憑添幾許不幸的刀光劍影。」

可不是說着玩，從牆上取下一把寶劍，當眞照着自己的右腿砍。

病叟龍雲大驚，急忙上前攔阻，並道：「呂兄，使不得，這小子鬼迷心竅，一心恩將仇報，倘若遂了他的訛詐，助他實是害他，日後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六親不認的殺人魔王。」

神州一奇呂松林從容不迫道：「龍兄仁心俠骨，義貫日月，老夫銘記在心，不過，此事純屬我和小峯之間的私事，龍大俠最好不要過問。」

話雖委婉，病叟仍聽得出有怪他多事之意，霍地一跺脚，翻臉吼叫道：「呂松林，你嫌我病老頭子多管閑事？好好好，龍某就此告辭，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再見！」

話不投機半句多，立即拂袖而出。呂松林忙道：「龍兄別走，請勿誤會……」

康少峯截口道：「哼，走了最好，免得礙手礙脚。」

呂松林的好話沒有喚回病叟，康少峯的一句惡言却激怒了龍雲，猛地轉身回撲，劈面就是一掌，道：「我病老人家本來不想再多管閑事，你小子既然這樣無禮，龍某決定管到底！」

小峯閃身避開，道：「只怕龍前輩想管也管不了。」

「笑話，老夫跑了大半輩子的江湖，管盡天下的是是非非，還沒遇上一件管不了的事。」

「恭喜你，今天就遇上了，這件事你就管不了。」

「誰說的？」

「我！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

（未完・十三）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奪魂血咒

上文提要：李家寨的寨主李存正爲探藍寶石下落，派李石增與李用前往甜水鎮，夜裏李石增二人潛上呂不邪屋頂，看到呂不邪傷臥床上獨自欣賞寶石，藍光四射令人心醉。又見其大小老婆一爲呂不邪洗濯下體傷處，一爲他按摩理療，夫妻間爲藍寶石心懷鬼胎。李石增二人闖入想奪寶，却遭傷害……



夫妻翻臉不留情　爲護寶石棄糟糠

只見房中的呂不邪似賊一般的左手勾緊了房樑，右手在樑背上一探之間，手中立刻藍芒四射。

呂不邪只看了幾眼，愉快的又把那顆滿天星藍寶石藏在粗樑的暗孔中，一個身法又落在大床上。

呂不邪坐在床上臉上現得色，又叫了。

「阿花呀，妳睡着了沒有？」

石玉花一聽當然不回答，她正在大窗外呀！

石玉花拔身便跑，三五步間，她又躍進自己的房中滾在床上裝睡着。

呂不邪立刻又叫：「阿花，阿花，妳在哪兒呀？」

石玉花沉聲叫道：「又叫，又叫，人家剛睡着，你又把我叫醒，幹什麼呀？」

只見呂不邪一個大喘氣，他笑道：「沒事沒事，睡吧，我也睡了。」

石玉花道：「別再犯神經了，沒寶時候像個人樣，甜水鎮上你是受尊敬的大夫，有了寶你變了，唉，倒不如沒有寶的好。」

呂不邪不回答，他得意的睡着了。

那石玉花也得意，只不過她臉上掛滿了冷笑。

* * *

從甜水鎮奔出兩個人，兩個人一上一下的看不清怎麼一回事，如果仔細看，才看見那是一人背了另一人，這光景還眞的是瘸子與瞎子在逃命。

果然是瞎子背着瘸子跑。

李石增的兩條腿幾乎被石玉花打斷，此刻腫得大。

李用也呼痛，兩眼難睜痛得慌。

這二人邊往李家寨跑邊叫罵，那李石增大罵石玉花婊子養的臭女人，李用大罵呂不邪狗東西。

二人一路罵進李家寨，過那座木橋的時候幾乎跌落河水裡。

二人叫開寨門，那已是四更天快五更了，原是可以早回來，兩地不過三十幾里路，只因爲人背人累死人，這才走到五更天。

二人進了李家寨再也忍不住的倒在地上大喘息，這時候李家寨中走出李兆升，這人乃李紅的老爹，一大早他起來練功夫，一見地上躺着李用與李石增，急忙叫人來把兩人架進大寨的李存正大院的正廳上。

李存正夫妻二人起來了，黃山劍客李存正發覺李用二人受了傷，急忙叫人爲二人治傷。

李存正問李用，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李用抬頭難開眼，他的雙目直流淚，他也難開口，直在大喘氣。

一口氣背個李石增走了三十多里路，恁誰也吃不消。

李石增忍住腿上痛，道：「寨主大伯呀，那顆寶石果然被甜水鎮上的呂不邪搶走了。」

李存正道：「他不來咱們李家寨？他也沒去四鄉義診？」

李石增道：「兩個卵子被摘掉，他在呂家藥舖後院在養傷吶！」

李存正道：「他也殺了段家父子二人？」

李石增道：「不錯，他也承認了。」

李存正道：「太好了，只此一來，咱們就可以去找上他了。」

他冷聲的一笑，又道：「段家父子借了我們李家寨銀子尚未清還吧，咱們同段家父子有關係，你二人只管養傷，我再策劃去找呂不邪！」

江湖上原來就是强梁對强梁，端看何人運用得妙，講眞理說仁義，那就乾脆回家去。

* * *

就在第二天夜晚，李存正單槍匹馬出動了。

黃山劍客李存正在這黃山地面何等身份，然而提到藍寶石，光景他也按捺不住的心動了。

這夜是個月黑頭，一般人走到路上摔觔斗，因爲秋夜無月光大道也模糊，李存正不在乎，他行走在道上如飛一般的，幾乎只不過大半個時辰便到了甜水鎮的街頭上。

快三更天了吧，李存正剛在街頭站定，猛古丁一道藍光衝天而起，那眞叫人難以相信，世上還有這種奇怪的事情發生。

李存正雖然是大俠，但他也難免吃一驚，李存正抬頭打量那藍光，好像就是來自呂家藥舖的後院屋頂上。

李存正在看這藍光，忍不住的叫道：「美吔，這光芒宛如蒼天藍幕，太美了。」

就在他的讚嘆中，忽見一條纖影自屋頂上飛起，只閃晃間不見了。

藍色光焰也消失了，這光景看得李存正吃一驚，這人會是誰？

李存正剛剛到院墻下，就聽院裏面屋內有人粗聲大叫：「什麼人偷盜呂某的寶物？」

他這麼一吼，從對面廂旁中奔出兩個女人來，這二人正是呂不邪的大小老婆。

石玉花急問：「寶呢？」

呂不邪指向屋頂，道：「有人掀起瓦片進來盜走了藍寶石，快去追呀！」

石玉花道：「怎麼追，都是你，費了如此大功夫弄到手的寶石，你不對我說，自己藏起來，好，好，現在什麼也沒有了。」

呂不邪道：「還不快追呀，妳嘮叨什麼？」

石玉花道：「怕是追不上了。」

忽聽呂不邪嘿嘿冷笑，道：「那就叫這人與藍寶石同歸於盡吧！」

一楞間，石玉花道：「當家的，你這話……」

得意的又是一聲冷笑，呂不邪道：「阿花呀，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在那顆藍寶石上動了點手脚。」

「什麼樣的手脚？」

「我在藍寶石上抹了一層毒物，恁誰只要手摸寶石，只需半個時辰，這人就會慢慢毒發而亡，而且也死得很慘。」

「什麼毒藥？」

「化肌蝕骨追魂散，無色無味無臭，妳想想這個人一旦發覺自己中毒，那種後悔必令人見了開心，哈……」

石玉花忽的一把扣住呂不邪，道：「快，快呀！」

一驚，呂不邪道：「幹什麼？」

「快拿解藥！」

「難道是妳……」

石玉花忿忿的道：「不邪呀，我們夫妻三十多年了，我一向忠於你的，也愛你，我們應是一條心的，可是自從有了這藍寶石以後，你變了，你只知道有藍寶石而不認我是你的妻子，看也不叫我看一下，我不甘心！」

她另一手指着呂不邪的下面，又道：「你想想，你已受了重傷，怎麼去保護這今世無雙的寶物？何不由我替你收着，我永遠也不會離開你的。」

呂不邪木然的道：「別人沒搶走我的寶物，却被自己妻子盜去。」

石玉花道：「不是搶走，是替你保存。」

呂不邪道：「快把藍寶石拿來，我再爲妳解毒，要快，慢了毒入血脈就遲了。」

石玉花立刻奔出房，旋即把她在房上盜走的「滿天星藍寶石」取了回來。

呂不邪寶石接在手中，他隨手取了一粒紅藥丸對石玉花，道：「快吞下去。」

石玉花把藥丸放入口就吞，而且還衝着呂不邪微微笑了笑。呂不邪道：「好了，妳解脫了。」

石玉花還笑吶，但當她聽到解脫二字，臉色大變，立刻又去抓呂不邪，只不過這一回呂不邪不讓她抓了，呂不邪出掌撥擋，冷然的道：「我會厚葬妳的。」

石玉花閃開一大步道：「藍寶石上根本沒有毒，是不是？」

呂不邪道：「虛虛實實，虛實並用，有毒無毒，誰能確定？」

石玉花道：「你騙我？」

呂不邪道：「那是因爲妳貪心。」

石玉花道：「可是我已還你了，你仍然要我命呀！」

呂不邪道：「妳不忠，我不要一個不忠的人在身邊，早晚你會把寶物帶走，更何況……」

他帶着些許黯然的，又道：「我的年事已老，下部傷殘，妳們……早晚會棄我而去……」

二姨太忙道：「不，我不會……」

石玉花道：「三十多年夫妻了，我怎麼會拋下你呀，你……要拿出良心來……」

呂不邪叱道：「有良心妳也不會盜我的寶物……」

他指向屋頂，又道：「當妳掀瓦的時候我就發覺了，但當我發現是自己妻子，我好心痛，阿花呀，寶石上沒毒，但我在藏寶石的附近下了毒，唉！」

他好深沉的逼視着石玉花，又道：「我應該叫妳死的，但是三十多年夫妻啊！」

石玉花聽得一怔，旋即喜道：「不邪，你果然還念着多年夫妻之情啊！」

呂不邪道：「那粒紅丸救妳一命，在這緊要關頭，咱們三人要齊心協力，我不想此刻鬧內鬨。」

石玉花道：「剛才你嚇死我了，還以爲你定要我死，還說什麼厚葬我。」

呂不邪道：「如果我身沒受傷，妳就活不成了，妳呀，千萬戒之勿貪。」

石玉花道：「我再也不摸那勞什子的藍寶石了，差一點嚇死我。」

二姨太也笑了。

呂不邪道：「好了，天也快亮了，妳二人去睡吧，我也要睡了。」

石玉花拉着二姨太又退回另一房中，如今呂不邪疑心最重，他絕不要兩個女人同他一張床。

* * *

石玉花見二姨太睡着了，她立刻楞然的坐起來，只見她雙手托着腮幫子在低聲喃喃了。

她咕嚷些什麼，沒有人知道。

只不過附近有個人靜靜的把這一齣好戲看了個清楚。

這人正是黃山劍客李存正。

李存正自從發現藍光之後，立刻被藍光吸引來了，於是他靜靜的看着房中的這一幕。

李存正本來欲取那藍寶石的，但聽附近佈有毒，他才沒立刻下手。

李存正久走江湖，他已看出呂不邪同他老婆二人已至面和心不和了，不出多久，不是男死就是女亡。

於是，他冷笑了，他決定人在暗中不出面，且等他們窩裡反。

* * *

李存正並沒立即回李家寨，他在甜水鎮上等機會，他斷定呂不邪的命不長了。

呂家藥舖沒開門，大門關得緊，門上貼了告白：「休業十天」。

爲什麼休業十天？甜水鎮上只此一家藥舖，十天不算短，三個伙計被遣回家渡假了。

呂不邪最擔心的就是附近李家寨，李家寨的人已經知道他害死了段家父子二人，而且也知道他奪了那顆藍寶石到手，李家寨是不會甘休的。

更重要的是他也傷了李家寨的兩個人，這二人絕不會就此罷休。

呂不邪不怕李用與李石增二人，他最擔心的就是那號稱黃山劍客的李存正。

只不過事情又過了三天整，一切好像很平靜，這種平靜是令人窒息的，好像就是人們說的那句話：「山雨欲來風滿樓」吧！

呂不邪心中不爽，當然石玉花的心中也緊張，石玉花再也不能失手了。

石玉花何許人也，當年江湖上的「一點紅」也是個响字號人物，跟了呂不邪她裝做「乖寶寶」似的過日子，如今一旦又動了凡心，她的狠勁又來了。

呂不邪應該明白這一點的，但呂不邪重傷在身，需要他的女人侍候，他只是用了手段嚇嚇石玉花，這麼一緊一鬆的一心要控制這女人別再歪心造他的反。

然而石玉花火來了，她這兩天在製造機會，她下決心了，再動手絕不手軟。

* * *

甜水鎮的那條街上有兩家酒舖，有一家門口高掛着「太白遺風」的大酒招子迎風招展，這家酒館內此刻正有七八個客人圍着三張桌子在喝酒，只有靠窗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一個紅面老者，這人不是別人，黃山劍客李存正是也。

李存正坐的地方只要隔窗望出去，就能遠遠地看到呂家藥舖的大門口。

李存正對於呂家藥舖緊關大門並不放在心上，他相信這樣更方便潛入呂家後院。

李存正已經在這家酒館中喝了兩天酒，而李存正很會僞裝自己，他把自己裝扮成北方客的模樣，便這家酒館的老板也沒瞧出來這人就是李家寨寨主黃山劍客李存正。

原來這黃山劍客李存正雖不善易容之術，可也能把易容訣竅瀟洒的運用出來，只見他一頂英雄巾斜插一朵藍絨花，腰纏寬帶，燈籠褲下緞帶紮起褲腿，一雙紫色緞靴是鹿皮製底，看上去他是個武士模樣，一把劍斜靠在桌角一邊，有一塊紫巾繞在他的脖子上，如果他走在街上，就會有人以爲他是北地來的走鏢客。

* * *

天快黑了吧，李存正忽見街頭走來一個年輕人，他立即站起來，放下一塊銀子便猛向外走去。

李存正迎向進鎮內的那年輕人，此時年輕人也發現了李存正。

李存正雙目一厲，示意別打招呼便往鎮外走去。

年輕人遂也回身往鎮外就走，直到鎮外的一片樹林下才見李存正站定。

樹林一邊就是那條小河叫甜水河，李存正面向河水，道：「正孝，幹什麼來了？」

年輕人忙低聲道：「爹，你三天沒回家，大家都不放心，所以……」

「回去，立刻回去，叫他們別來此地。」

「爹，你打算何時回去？」

「很難說，你立刻連夜回去。」

他想了一下，又道：「對了，李用與李石增二人的傷怎麼樣了？」

李正孝道：「用哥的雙目紅腫，很慘，也不知會不會瞎掉，石增哥的腿骨裂了，包紮以後躺在床上。」

李正孝道：「回去，派人到蕪湖請大夫前來爲他們醫治，大地方有好大夫。」

李正孝道：「只怕不易請來，所以娘說套車送他二人去醫治。」

李存正點點頭，道：「這樣也好，對你娘說，我同意送他二人去蕪湖醫傷。」

李正孝道：「爹，你自己多加小心了。」

一笑，李存正道：「知道。」

李正孝施了一禮轉身便往李家寨走去，李存正卻帶着一分得意之色又回去甜水鎮了。

* * *

夜已深了，呂家藥舖的後大院很靜，算一算日子李存正已是第四次潛來這兒了。

李存正潛在後院一處死角，那兒不會有人發覺有人直不楞的站着，那兒是個堆積柴薪的地方，李存正只要把一大綑柴抱在懷中，他幾乎與柴毫無兩樣。

現在，呂不邪的二姨太又端了一盆熱水走入呂不邪的房中了，這時的石玉花正在剝着個碩大的石榴，她把石榴一把把的往呂不邪口中塞着。

呂不邪仍然半躺着，他那地方似乎不痛了，否則他也笑不出來了。

「哈……再過個三幾天，我這地方也可以脫皮掉痂了，哈……餘下的便是如何把我的傢伙整治得一如往昔。」

石玉花笑笑道：「便是你的傢伙以後不成氣候又怎樣？咱們一樣的過日子是不是？」

房門口二姨太端水進來了。

「來了，來了，可以泡藥了。」

二姨太甚是關心呂不邪的傢伙，無他，她才四十整的虎狼女人吶。

二姨太取過藥泡在水盆中，然後攪拌着熱水，再看那石玉花，她也正自挽起衣袖來準備爲丈夫泡洗了。

呂不邪眞的以爲他能把變成太監的身子再度的神氣起來，只看他的臉上充滿着信心，就給人以爲他會成功。

* * *

移動着身子，熱水盆放在呂不邪的身子下面，石玉花已爲呂不邪輕鬆的洗了起來。

再看二姨太，嘍，她又脫了，脫了個溜溜光，也許脫的次數多了，她還會扭動着細柳般的腰肢在呂不邪的面前扭呀扭的蹭呀蹭，而引得呂不邪忍不住的伸手去撫摸。

呂不邪吃吃笑，二姨太也倒下了，她宛似靈蛇一般的在呂不邪身上「糾纏」起來。

只不過二姨太扭了一陣之後，正面泡水的石玉花低聲一嘆，道：「毫無起色呀！」

呂不邪道：「這是必須耐心的工作，妳以爲這藥水是神水呀，那我豈不是神仙了？」

二姨太很老練，她把呂不邪的面頰托着，然後一陣熱吻，她擁得十分熱烈，吻得也實在……

這光景被李存正看了個清楚。

李存正嘿嘿吃笑，他心中在罵：「個老不修，你都受了重傷，還把女人當成你的玩物呀！」

李存正不知道呂不邪這是在對傷處作物理治療，還以爲呂不邪老不羞。

但就在這時候，忽聽呂不邪一聲尖吭的大叫：「唉……唷……」

「咻……」石玉花在尖笑中一彈而起，人已落在三丈外的大窗邊，她閃過呂不邪那要命的一刀。

只見呂不邪張口噎氣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他斷斷續續的道：「妳……這婆娘……人……無傷虎意……虎有……傷人心……我早……該殺

了……妳的……」

纏在呂不邪身上的二姨太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見石玉花冷厲而又得意的站在窗前，又聽呂不邪的忿怒聲，不知他二人弄什麼呢，直待呂不邪忽的一聲叫：「痛死我也……」

突的，呂不邪全身一挺仰面栽倒，嚇得二姨太一個哆嗦疾滾向床沿而去了。

這時候就聽石玉花吃吃笑，道：「是你說的，如果你沒受傷，你就會殺了我，我會等你把傷養好嗎？我們這多年夫妻你不珍惜，你太愛那寶物了。」

緩緩的，石玉花手指向呂不邪受傷的下面，對驚嚇過度的二姨太，道：「大妹子，妳別怕，他已經死了。」

二姨太道：「妳殺了他？」

「我爲了保命。」

「他是我們丈夫呀！」

「有了藍寶石他性情大變，我們還不如一個寶石重要，他會殺我，當然也不會放過妳。」

二姨太道：「可是我只關心他的人，我不關心什麼藍寶石的。」

冷然一笑，石玉花道：「我們也該分手了，我不想再留在甜水鎮了。」

只見她伸手到呂不邪受傷的下體處，緩緩的以手指捏着一根尖尖的刺針，稍用力間便拔了出來。

那是有八寸長，上面帶出了血與碎肉來，原來這石玉花發了狠，一根刺針扎入呂不邪受傷之處直入肚子裡，呂不邪就這樣再也無法坐直身子，慘呼一聲當場死去。

石玉花把尖尖的刺針擦拭乾淨，她對二姨太道：「妳對那顆藍寶石，打算如何處置？」

二姨太道：「處置？我從未曾想那寶石呀。」

冷冷一笑，石玉花道：「我這就取那寶石了，我帶寶石走他鄉，妳在此地過日子，老鬼留下的家當應夠妳過下半輩子了。」

二姨太道：「我可以同姐姐一起走嗎？」

石玉花道：「兩個女人怎麼過？」

她說完立刻找來呂不邪的一個瓷瓶，石玉花明白那是呂不邪裝的解毒丹，她吞了兩粒下肚，抬頭看向橫樑，立刻拔身而上，石玉花伸手摸過去，她又摸到那顆天下至寶「滿天星藍寶石」了。

心中一陣欣喜，石玉花明白這是因爲呂不邪重傷無法行動，才只好又把寶物放回高處樑上，若是他能走動，必會更換另一個地方。

石玉花飛落地面上，她舉着藍寶石迎着燈光瞧了一眼，忍不住嘖嘖稱奇，道：「看吶，無數星星在寶石裏面宛似星河吔。」

她忽然把寶石揣入懷中，對二姨太道：「我走了，這兒由妳當家了，記住，妳厚葬咱們當家的呀！」

二姨太不敢多言，她在石玉花揣起藍寶石的時候，似乎發現一股殘忍的光芒在石玉花的眸子裏一閃。

二姨太不會武功，石玉花如果殺她，她只有挨宰。

聽了石玉花的話，二姨太忙點頭應是不迭：「是，姐姐交代我一定照辦。」

石玉花再看看屋內，一頓之間她穿窗而出。

石玉花人已躍在圍牆上了，她突然全身一緊，回頭看向屋內，有一股無法克制的忿怒出現在她的雙目中，那還眞的邪門，因爲她在腦海中有了殘酷的思忖。

她在牆上喃喃的道：「不行！」

只這麼兩個字，石玉花又飛身進了屋子裏，二姨太見她又回來，而且雙目睜得嚇人，便知道難逃這一劫。

「姐呀，妳回來是爲了我嗎？」

「妳很明白嘛！」

「姐呀，妳要殺我滅口？」

石玉花道：「原是未曾想到，只不過寶物在身絕不能有第二人知道。」

二姨太嘆口氣，道：「我知道姐是不會饒我的，我也不多求了，只有一件事，求姐答應。」

石玉花道：「妳說吧。」

二姨太道：「我不想流血掉肉而死，我服毒吧，當家的有一種十分厲害的毒藥，只一入腹就會人亡。」

她在呂不邪的身上取出個玉瓶，又道：「就是這紫色的藥丸。」

石玉花點點頭，道：「我見過這樣的藥丸，那麼，妳自己取了吃下去吧！」

二姨太果然毫不猶豫的服了幾粒毒藥，一邊站的石玉花露出一副殘忍的面孔，冷視着二姨太慢慢的倒下去，而且七孔也流了鮮血。

也許這二姨太眞的是好人，她落了個全屍，而石玉花仰天一聲嘿嘿笑，再也不管那麼多了。

她這一回一躍而出了呂家藥舖的後院牆，拔腿奔出甜水鎮外去。

石玉花以爲天下再也無人知道那顆藍寶石到了她的身上，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覺。

* * *

石玉花奔得快，天亮的時候她已奔了二十多里外，從方向上看來，石玉花好像是往黃山百丈峯方面走，也只有一條山路東南向的。

有一條不算寬的河從山中流過來，有人說這條河就叫甜水河。

甜水河經過甜水鎮，也經過李家寨，過了甜水河之後便更荒涼了。

石玉花幽靈也似的到了甜水河岸邊，一片朝陽射得河水一片金星在閃爍，只不過當石玉花摸摸懷中的藍寶石時候，她得意的笑了。

石玉花心中在想，別看河中金星美，如果她取出藍寶石，就比這河中照射的金星更美。

石玉花走到渡船邊，只見一個老人家正在弄早飯，船尾上架着小鍋灶，竹篙平放在船邊，花啦啦的河水響得似唱歌，附近林中的烏鴉在「吵架」。

石玉花往渡船上招手，道：「船家，渡我過河。」

船家回頭只瞄了一眼：「來了，來了。」

這船家抓起竹篙撥船身，打橫把船沿靠岸，石玉花一個大步上了船，「辛苦了。」

石玉花眞客氣，人有精神笑顏開，說出的話眞和氣。

船家的風帽拉得低，弓腰駝背的頂着竹篙便往河對岸撐去了。

「到那兒呀？」船家在問石玉花。

石玉花笑笑，道：「杭州啦！」

「唔，杭州是個好地方也……」

石玉花笑笑，道：「大家都知道杭州是個好地方。」

船家嘿嘿一笑，道：「去投靠什麼人吶？」

石玉花一怔，她仔細看這船家，立刻發覺不大對勁，一般船家因爲常年在河上受那風刮日晒兼雨淋之苦，必然是皮粗又泛黑，是滿臉風霜之人，但此人臉帶紅光，雙手細膩。

石玉花心中震驚，但她暗中抓着她的兵刃，膽子也放大了。

忽聽船老大道：「杭州地方雖好，如果帶了滿身罪孽的人，便眞的住在杭州也是終日不得安生的，是不是？」

石玉花冷笑，道：「你是誰？」

「刷」的一聲抖落外罩，「噗嘟」又一聲，船老大把竹篙也投入河中了，船在河中央便開始往下游疾漂而去。

石玉花的尖刺拔出來了，她冷笑道：「老小子，你好像是打劫的口吻呀，你是誰？」

船老大哈哈一笑，道：「我是等你的人。」

「你這老狗，早就在此地等我了？」

「不錯，這一路我算準妳會打此經過。」

「船家呢？」

「五十兩銀子船家哈哈笑，這艘破船老夫買下了。」

石玉花雙目一厲，道：「你從甜水鎮追來？」

「妳猜對了。」

「你打算……」她在找機會下手。

那老者冷冷道：「老夫衡之再三，覺得什麼地方也沒有此地安全可靠，船到河心，妳是插翅難飛。」

他反手亮出一把精鋼劍來，又道：「石玉花，妳可眞狠吶！」

石玉花道：「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老者冷厲的道：「人言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二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妳這女人正是如此。」

石玉花心中有些怯，因爲她發覺這老者有些懾人的威儀，非普通之人。

她心念間，全身突然一震，因爲她想到了一個人。

「你……莫非就是黃山劍客李存正嗎？」

老者忽的仰天一聲哈，道：「嗯，妳總算想到老夫是何許人了。」

他忽的伸手：「拿來！」

石玉花道：「你老叫我拿什麼？」

老者，他正是李存正，此刻他一副篤定的道：「當然是那顆藍寶石了。」

石玉花道：「什麼藍寶石呀，我可未曾聽過你說的什麼藍寶石。」

「哈……」李存正笑得宛如獅子吼，震得石玉花全身一陣哆嗦。

「妳這毒婆娘，先是傷了我李家寨兩個人，他們回去就已經對我說個明白，老夫這才親自出馬，這幾天費了大工夫在你們藥舖外面探查，只是你們正在內鬨，老夫便來個漁翁得利守此地了。」

石玉花也豁上了，她冷笑道：「姓李的，原來你這一代大俠也是個人面獸心的僞君子啊！」

「哈……」李存正笑得很坦然。

石玉花又道：「就不怕壞了你一世英名呀！」

李存正道：「江湖上的事妳這老婆子應不陌生吧？人在朝網爭的是名，名之到手便是利，名利二字是分不開的，江湖上則把這二字反轉來說，咱們江湖人爭的是利字，有了利自然有名。」

他得意的笑笑，又道：「石玉花，妳與呂不邪夫妻三十年，仍不免爲了一顆寶石而把呂不邪刺死在床上，二姨太又有什麼罪，妳仍不放過她，妳不是比之蛇蠍更毒百倍嗎？妳這就一走了之？」

石玉花道：「原來這一切早在你的陰謀之中了。」

李存正大吼一聲，道：「妳還

不快把藍寶石拿出來？」

石玉花冷笑，道：「我寧可投河……」

李存正指着湍湍的河水，笑道：「好，妳投河吧，老夫絕不攔妳。」

他這表情就是有恃無恐的樣子，石玉花眞的被他唬住了，她忿怒的道：「你這老狗，你軟硬兼施，不擇手段，欺人太甚了。」

李存正坦然的道：「這也是江湖，弱肉强食的江湖，石玉花，當妳刺殺妳丈夫的時候，妳就應該想到這些了。」

石玉花道：「老匹夫，咱們就在這河面上殺出個結果來吧。」

她再也忍不住了，右手尖刺平刺而上，左手短刺便也側身遞出了……那支短刺也正是她刺死呂不邪的傢伙。

石玉花乃當年江湖上的狠毒人物，「一點紅」的名聲不少人聽了爭先走避，後來遇上了年輕有醫道的呂不邪，她便死心塌地的跟定呂不邪了。

＊　＊　＊

此刻，李存正四平八穩的站在船上，見石玉花尖刺扎來，他竪起長劍猛一圈又推，一圈劍虹起處，直把石玉花阻在他的劍光之外。

石玉花頓覺有劍山之感，才知姓李的果然了得，黃山劍客並非浪得虛名。

但石玉花也是狠角色，渡船在河心往下游漂中，她奮起全身力道，雙手併舉長短尖刺厲吼一聲：「老娘同你拚了！」

李存正冷叱：「妳不配！」

只聽金鐵撞擊中，那平飛而上的石玉花抖着右腕鮮血飛灑倒摔在船頭上，她差一點跌落河中。

李存正果然不怕她掉河裏，並沒出手横攔。

石玉花右手短了一大截，那是被李存正一劍削在她握刺的手臂上削斷的。

石玉花像寒鴉尖叫般一聲「呀……」

鮮血流得她上身也快染紅了，李存正連聲的道：「痛不痛呀，不拚命了吧？」

石玉花道：「姓李的，你會不得好死的！」

李存正道：「那是李某人的事，妳還不快把藍寶石拿出來？難道非由老夫劈了你後自己動手拿？」

石玉花忽的咬牙切齒，道：「給你，你不會好死的，就如同我夫妻的下場是一樣！」

她果然自懷中摸，立刻間一片蔚藍的光芒四射，照得比頭頂上的藍天還藍，還美，眞令人吃驚。

李存正低呼：「難道這眞是當年江湖傳言的『滿天星藍寶石』又出世了？」

就在他的震驚中，忽見石玉花舉着那顆藍寶石大吼一聲便往水中投去！

石玉花不投水，他把那顆無價之寶的藍寶石抛入水中去了，她以爲這樣李存正必飛身入水去找寶石，豈知李存正一聲暴吼：「妳找死……」

「咻」聲，隨李存正的喝叱中，一道青光閃過挺立在船頭的石玉花，石玉花只叫了半聲人頭已噗通掉入河中了……

李存正奮起一腿，直把石玉花那無頭之軀也踢落在這甜水河中了。

李存正踢落石玉花，他急急的在船上連跺三跺，跺得渡船砰砰響。

於是，就見一個半百老人自船尾下面雙手攀住船邊滿頭是水的道：「李大俠，我在這兒……」

「穩船！」

「是！」

這半百矮粗老者跳上船來，船頭上他用力把個十字錨往河心中抛去，立刻間把船穩在河中央……

李存正指着藍寶石落在河心的方向，對這半百老人道：「就是那個方向，快去把那顆藍寶石找來，我有重賞！」

原來這半百老人才眞正是船家，甜水鎮上他常走動，甜水河上他討生活，算算日子也有四十春，他當然也認得黃山大俠李存正。

＊　＊　＊

這時候，這船家一個青蛙跳水式，已自水下往李存正指的方向潛過去了。

石玉花要投水的時候，李存正並不出手去攔阻，原來李存正也收買了船家，爲的就是防備石玉花跳水遁走……

果然薑是老的辣，紅花綠葉難長久，樹身樹根不怕凍，只這一手巧安排，李用就差遠了！

＊　＊　＊

此刻，那船老大潛在水中半天沒見冒出水面來，李存正在船上急得直拍巴掌，忽然的道：「個臭婆娘，妳竟然把那麼珍貴的寶物投入河水中，太可惡了！」

半天，忽見河中一道急流湍過，船老大游到了船邊直眨眼。

「找到了嗎？」

船老大指着河水面方向，道：「李大俠，沒有呀！」

李存正道：「快去再找，就是那個地方！」

船老大喘氣了半晌，才點頭道：「是，是，我這就再去找找看。」

「嘩」的一聲響，船老大又潛入水中去了。

要知在水面游不如水下潛得快，其原因就是因爲水流的關係。

李存正可也急得只想脫了衣衫褲子自己也下水去找！

就在一陣等待中，那船家又在船邊冒出頭來，船家衝着船上李存正直搖頭，氣得李存正一瞪眼。

「再找，今天非把這藍寶石找到不可，否則咱們不離開，知道嗎？」

船家點點頭，道：「李大俠，你放心，我會盡力找，一定盡力找！」

「不只是盡力找，而且也要把它找到！」

「是，是，你安心地等！」

「嘩」的一聲，船老大又潛入水底去了。

船上坐的李存正已開始心生懷疑，寶石尚未找到，他已不知自己是何許人了！

＊　＊　＊

船老大至少在水中摸索探找一個多時辰之久，他在無奈何中攀上船來。

李存正忿怒的叱道：「寶沒找到，上來何事？」

船老大苦苦的道：「李大俠，天剛亮你趕來甜水河渡口，我聽你的巧安排，可是，我還沒吃早飯，如今午飯也快到了！」

他指指水下又道：「人在水中餓得快，不吃東西難幹活，再說，你李大俠也要吃些東西吧？」

李存正看看天空，果然已近中午了，他這才點點頭道：「好吧，吃了東西你再下水找！」

船家急忙走到船尾去，他吃的十分簡單，一鍋米飯吃三天，爲的是船上省柴火。

只見他鹹魚一盤端出來，又端出兩碗冷飯來，一壺熱水冲在冷飯上，吸，這就湊和着吃一頓了！

「李大俠，你也將就着吃一碗吧！」

李存正一看，這算甚麼人生呀，就爲塡飽個肚皮呀，太可憐了吧！

但他也覺餓了，便端起飯碗來挾了兩條小鹹魚吃起來，他吃了半碗就不吃了。

船家吃得多，一共三滿碗，吃着，他又看看河面，道：「怎麼會找不到呢？」

李存正雙目一亮，道：「那麼晶瑩亮麗的藍寶石，你在水中就看不到嗎？」

船家聽得一驚，道：「眞的沒看到，李大俠！」

李存正冷冷道：「你不會臨時起歪念，想吞了老夫快到手的寶物吧？」

船老大一聽忙跪在船上，道：「李大俠，我一生淡泊，從不以爲有發財的命，早上已收了李大俠的銀子，怎好再吞寶物？」

「你不會嗎？」

「絕對不會，李大俠放心啦！」

李存正道：「且等寶物找到，你跟老夫回李家寨去，這一輩子你有享不盡的福了！」

船老夫立刻叩了個頭，站起來，道：「李大俠，你只管船上坐，我便是把河底弄翻個身，也要把那個寶石爲你李大俠找到。」

李存正心中稍安，他微微點頭，道：「去吧，只要把寶石找出來，你就是走運了！」

「噗通」一聲跳入水中，船老大潛入水中去了。

這時候渡口來了一批人，那是一批江湖人物！

這批人站在渡口等渡船，他們已等了兩個時辰了，就是不見有渡船。

這些人中有人叫罵：「他奶奶的，船老大把船弄到那裡了，操！」

這口音只一聽知道是江北來的人，也許是關洛來的人物，而且其中還有幾個道士在內！

他們怎知渡船在山的另一邊河的下游吶！

甜水河岸渡口的這批人等得久了，便有人提議到附近找戶人家問一問這地方的渡船在什麼地方，這時候已經又聚了不少欲過河的人，有人就在說，昨日渡船還在，今天怎麼不見渡船了。

別管是怎麼一回事，大伙等了一個時辰之後便紛紛的走回頭路了。

＊　＊　＊

現在，渡船仍然抛錨在河中央，李存正仍然是那麼的焦急等着，他不時地注視着水面上，只要水花出現，他便急忙瞧過去，但當水花消失掉，他却十分失望的又跌坐在船板上。

眼看着船老大在水中過了一個時辰之久，李存正突然醒悟過來，喃喃的道：「可惡啊！這老狗莫非得了藍寶石而在水下潛走了嗎？」

李存正心念之間，立刻站在船艙上四下的觀看，他也看向兩岸，心中那股子忿怒就難以形容了。

就在黃山劍客李存正忿怒至極的時候，突然一片亂石岸附近傳來一聲大叫：「李大俠，找到了！」

李存正忙回頭瞧去，果見船老大自那片水花飛濺的亂石堆處站出來了。

船老大興奮得高舉着右手，左手用力在划水。

李存正滿臉堆笑的道：「辛苦了，辛苦了，太好了，老夫必重重謝你，哈……」

船老大游到渡船邊，他興奮的

舉着手中亮晶晶的石頭，道：「李大俠，你瞧這寶石眞大，像個小雞蛋還帶着幾分透亮，吶！」

李存正立刻臉色凌厲，道：「可惡，你弄個石頭來欺騙老夫，去，不是此石。」

船老大「忽」的喘着氣上了船，道：「李大俠，你看這寶晶瑩透明，八成是塊寶石，至少也是一塊上等美玉呀！」

李存正突出一掌，直把船老大手上的晶石打滾在河中，叱道：「這不是老夫要的藍寶石。」

他似是失去控制的一把揪住船老大，又叱道：「是藍寶石，你聽到了嗎？發藍光的寶石，而不是你在河底拾的這透白玉石。」

船老大吃驚，但他仍然點頭苦笑，道：「李大俠，我知道了，是藍寶石，你李大俠別發脾氣，找不到我再下去找，一定爲李大俠把藍寶石找到。」

他看看天色，又道：「天已晚，我看該吃些東西了，沒力氣怎能爲李大俠辦事呀？」

李存正只吃過一碗水泡飯，如今經過船老大提起，便點點頭道：「也罷，你休息一下也好。」

船老大忙至船尾把水燒開，於是，又見一碟鹹魚端到艙面來。

船老大把一碗冷飯泡開水之後遞給李存正，道：「李大俠，你吃。」

李存正道：「怎麼又是這水泡飯，你……」

船老大一嘆，道：「想吃肉，那得等到過年過節才有得吃，李大俠，老漢有這口飯吃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李存正不再多言，接過碗來便吃，他似乎覺得比午時好吃得多了。

其實他是餓了，一個餓肚子的人什麼東西也好吃多了。

＊　＊　＊

晚霞自黃山第七道山峯脊那面照過來，霞光萬道直射在甜水河上，只見金光閃閃宛似一河金星爭輝。

李存正對船老大道：「天快黑了，你能夜間入水找物嗎？」

船老大道：「李大俠，天下無人能黑夜入水找東西，除非有燈光，可是船難移動呀！」

李存正也無法可施，忍不住的拍着巴掌，道：「可恨，可恨，那婆娘是怎麼抛的，好端端的一顆稀世寶物被她投擲在河水中，氣人吶！」

船老大在收拾碗筷，他不敢多言。

李存正又道：「老夫一時大意，沒想到這婆娘有此一着，當初眞不該在船上等她了。」

這也算是百密一疏，李存正正在後悔。

於是，天色漸漸的黑了，再抬頭，天上的星光比那月牙兒還亮，李存正見船老大窩在船尾，他嘆了一口氣，不知這寶石落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時候，忽聽船老大道：「李大俠，你去艙中睡，我在船尾睏，等明天咱們再找。」

李存正道：「你睡吧，我自會進艙睡。」

他站在船上四下看，心中那股子後悔就難以形容了。

＊　＊　＊

黃山劍客李存正自那矮艙中又出來了，這一回應該是他第七次走出艙門外，他難以安枕吶，想着那麼美的寶物落在水底，他輾轉反側的又起來了。

甜水河面仍然有湍流，偶爾傳來「花啦」聲，李存正嘆口氣，道：「難道我無福氣擁有這樣的寶物嗎？」

就在他這話聲甫落，河面上突然冒出一片藍光來，看上去宛似有人在水下舉着一盞晶亮的藍燈，這光景看得這位黃山劍客李存正也楞然。

「寶，寶出現了吶！」

他這聲音叫得大，把船老大驚醒了。

船老大急急走到李存正身邊，道：「李大俠，你看到什麼了？」

李存正指着十多丈的上游，道：「瞧，那個地方冒出了藍光。」

船老大看了一下吃驚的道：「那是什麼？」

「寶物呀！」

船老大道：「李大俠，我看不是的，這兒有水鬼呀，鬼火就是那光芒。」

李存正叱道：「那裡來的鬼火，那明明是寶物的光芒，你還不快快去找來。」

船老大道：「水鬼等着找替身就是這光景呀！」

李存正道：「老夫在此你怕什麼？」

船老大見李存正手中長劍一抖，他膽怯了，道：「好吧，老漢便是明知危險，但爲了替李大俠把寶物找回來，說不得只好下水了。」

李存正道：「我不會白叫你爲我工作，我有重酬。」

船老大一咬牙，他把身子用力的一陣扭動，再把十指在頭上一陣亂抓，口中大叫：「朋友呀，咱們無怨無仇的，你別拉我這老頭兒陪你呀！」

他這是對河中水鬼說的話，隨之一聲「噗通」，水花四濺，船老大入水了。

李存正在船上看得清，見船老大在水中往上游潛去，由不得又緊張起來。

再看那船老大，自水底潛得快，雖然深秋河水有些冷，但他在河上討生活慣了，自然也不覺得冷。

要知船老大有經驗，下水以前那麼全身抖動又抓頭皮，那就是去寒的方法。

＊　＊　＊

只不過半盞熱茶工夫，忽聽遠處水面上傳來船老大的歡呼聲，道：「找到了，找到了呀！」

他手在水面高舉，一道藍光四射着，船上的李存正大樂，叫道：「是它是它，快回來呀！」

船老大好高興啊，他來個仰式順流下，沒幾下便到了渡船邊，順勢猛一抓，船老大抓住了船邊不鬆手。

李存正道：「快拿來吧，眞辛苦你了。」

船老大人在水中一手攀住船邊，他高興的把另一手舉上去，笑道：「吺，李大俠，這眞的是寶物，一片藍光在水中，太美了！」

李存正急忙接在手中，他仰天得意的大叫：「我得到了，我得到這滿天星藍寶石了吔，哈……」

忽然間，他又不笑了。

那只是一閃間的模樣，有一股令人難以相信的邪惡眼光自李存正的雙目中流露出來，就好像一頭凶殘的惡狠流露無限陰毒的厲芒似的。

李存正從未有過這種眼光，然而當他手握了滿天星藍寶石之後，人就全變了。

李存正只不過得意的笑了五、七聲，他忽的低頭看向船邊的船老大。

船老大也高興，因爲他就要得到一大筆銀子，而且還要去李家寨白吃白住一輩子了。

有了這種事，他怎麼能不高興？

船老大準備自船邊爬上船了，他想着只要拉起錨來，他有辦法把船攏靠岸。

豈料當他抬頭看到李存正的眸芒時候，不由得大吃一驚，他好像看到了鬼。

李存正見船老大要往船上爬，不由一聲冷笑，道：「老夫對不住你了！」

「咻」的一聲起處，李存正的長劍直往船老大扎刺過去，那眞的是好狠的一劍。

「啊！」

蒼老的哀號聲自甜水河面往遠處送去，蒼茫的黑夜裡聽得令人膽顫心裂，李存正的劍自下面抽上來的時候河面上只有一道血流，船老大不見了。

李存正舉着滿天星藍寶石仰天大笑，寒霜深秋，山水淒蒼，他笑得宛如梟鳴，嚇得熟睡的山鳥也振翅狂飛尖叫。

李存正變了！

只見他「刷」的一聲削斷繫錨繩纜，那渡船立刻往下游漂去，而且十分快速。

李存正忽的又是一聲沉吼，他雙足在船上使力，雙腿發出那無形眞力，直把渡船往岸邊壓，只不過半里水程，就在河道轉彎處渡船距離岸邊不足三五丈遠，李存正雙臂箕張便騰空而起落在岸邊。

回頭看去，渡船又漂向河心了，李存正已忘了他曾殺死了船老大的事情。

李存正拍拍袋中的滿天星藍寶石，滿臉愉快之情溢於言表，他看看自己站的方向，便大步往下游走去。

他怎知那麼尊貴的寶石會帶給他的是野蠻與貪婪，甚至六親不認，當然，他更不會知道那滿天星藍寶石早已附了奪人心志與泯滅人生的血咒！

＊　＊　＊

甜水河似乎在嗚咽，那原本潺潺似樂章的流水聲，如今變得淒蒼與悲涼，當那條無人在上面的渡船在河面上漂過的時候，河岸邊已有人在大叫：「喂，船家！」

於是又見昨日未曾過河的七八人聚在河岸一邊衝着渡船在大聲呼叫。

還未曾大亮，天色帶着幾分灰暗，就好像有一種鬱邑的沉悶令人難以喘息，就在衆人相互在岸邊追那漂流在一里多遠之時的渡船，有個道士開口了。

「別追了，船上沒有人！」

另一個毛臉大漢，道：「船上的人去他娘的甚麼地方了？」

這人又高又粗大，這人不是別人，乃是卜通與卜道這兩個堂兄弟的表弟，關洛道上的大刀片子余大牙是也。姓余的才眞正算得上正邪人物，因爲他只一到荒山，搖身一變是山大王，有時候他改變模樣又是善良的老百姓，對於卜道在武當出家，他就曾罵過卜道，這一回南下，也是因爲聽了表兄卜通死了，才隨同卜道南來的。

余大牙很喜歡卜通，卜通只逢年過節，必會自南京託人爲余大牙帶些銀子，這已是行之有年了。

隨同卜道前來的尙有四道二俗，曾與卜道來過黃山的三人之外，還有一道便是四人的四師叔玉眞子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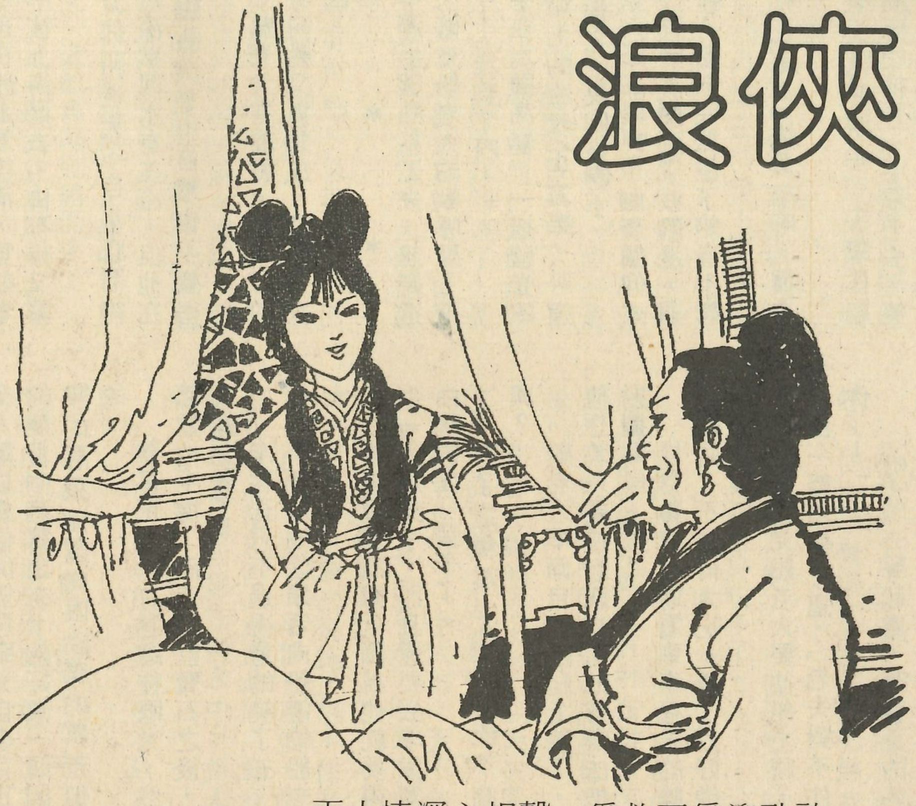
還有二俗則是以刀法辛辣的洛陽雙俠丁兆堂與丁兆玉兄弟二人。

（未完．七）

上文提要：「南海一萍生」胡笙將蕭露擄回巢穴，熱情招待，胡笙對蕭露說明他只深愛柳盈盈，因爲當年柳盈盈爲他擋住十幾支毒箭而身殘。十多年來胡笙溫柔體貼照顧入微，並對她唯命是從，因爲柳盈盈想擁有胡笙的親骨肉，便慫恿他到處去找女人，包括蕭露母親在內，蕭露雖不是胡笙的骨肉，但他却視她爲女兒一般……

浪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兩小情深心相繫　爲救至愛迎勁敵

此刻只有任她撫摸，蕭露却大罵，道：「瘋女人，別人如此亂摸妳的下體，妳也能逆來順受嗎？」

「別人不成，妳成，妳來摸吧！」

她張開雙腿，蕭露這才發現她少了一腿，也少了一臂。大概也少了一乳，因爲左乳隆起，右乳平扁。

蕭露道：「妳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看起來很討厭？」

「不，我只有無限的同情與憐……」

「不要說出來！」她忽然怒極道：「我永遠不要別人的憐憫與同情！不要，妳給我出去！」

盲婦掩面而泣，蕭露感到十分抱歉。

蒙面人示意叫她不必出聲，掏出手帕爲他擦淚，道：「盈盈，妳該沐浴了吧？洗澡水準備好了沒有？」

丫頭道：「已經弄好了！」

蒙面人抱起她進入浴室，親自爲她脫衣，爲她擦洗，任何一處都擦洗得很乾淨，最後擦乾身子後，她嗅嗅自己的身子道：「還不乾淨。」

蒙面人道：「哪一部位。」

「下體！」

蒙面人道：「丫頭再弄些水來，重洗下體。」

洗好之後還親自嘴了一陣，道：「盈盈，這次不會有味道了。」

蕭露就在浴室門口看到這一幕。

世上居然有這樣有耐心的男人。

「嗨！也許是你命中無子，那麼多的女人，不是一個不生，就是只生女兒不生男孩，這能說不是命中註定？」

「盈盈，妳放心！我一定能給妳一個兒子。」

「別再騙我了。」

「眞的，還有一個女人，昔年和我有一段露水之緣，如果她生育了，估計目前有十六七歲了吧！」

盲婦興奮地道：「那太好了，你快去找這個女人。」

蒙面人道：「我這就去找。」

盲婦道：「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蒙面人道：「她叫長孫蓉。」

蕭露心中一動，會不會長孫虎就是他的兒子？這也許正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吧！

如果這盲婦不殘，她可能是世上最完美的女人，眞正是天妒紅顏，這樣的尤物竟然致殘。

蒙面人爲她穿上衣衫，餵她吃了宵夜，退出此院。

蕭露道：「她是你的原配妻

子？」

蒙面人道：「不是。」

「是第幾個？」

「她根本和我不是夫妻名份，但情感超越夫妻百倍。」

「這女人的確很美。」

「並非因美才使我矢志不移，而是她昔年爲我擋了十一支毒箭，救了我一命，而她自己却不能不鋸去一乳、一臂和一腿。」

「啊！原來如此。」

蒙面人嗓音沙啞，道：「她殘了之後，毫無怨言，只想要個男孩子，但她一直不生，就鼓勵我到外面去找女人，妳不知道，除了她，我不會喜歡別的女人。我和她們接近，只爲要她們生個男孩而已。」

「但沒有一個能完成你們的心願對不？」

「是的。」

「你要去找那個可能爲你生了個兒子的女人？」

「不錯。」

「我可以告訴你，有個人可能是你的兒子，但有個條件，那就是必須讓我看看你的眞面目以及放了我。」

蒙面人道：「妳答應過我，絕對爲我保密。」

「是的，我答應過的，永不失信。」

「妳發個重誓吧！」

「如果失信把你的秘密洩漏於人，就讓我今生嫁不出，嫁出也是一個自己討厭的人，且讓我死得淒慘。」

「好！我信妳的誠心。」說着，面罩已落。

蕭露大爲震駭，蒙面人居然是這個人。

也可以說這個人居然是蒙面人。

誰會想到？沒有人會想到。

這工夫蒙面人已把面罩又戴上，道：「千萬要守信！說吧，有個人可能是我的兒子，他是誰？」

「他就是長孫虎。」

「多大年紀？」

「和我差不多，頗英俊。」

「妳可知他的身世？」

「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和蘇可香之女蘇喜走得很近，假如蘇可香和你有過夫妻之實，你最好立刻加於阻止她和長孫虎結合。」

「爲什麼？」

「他們很可能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蒙面人道：「妳說得對極了，我立刻去找他。」

蕭露道：「你的武功可是『鬼舞籙』上面的？」

「是的，包括這一點，也要保密。」

「只怕這已經不是秘密了，因爲施展開來，有如可怖而森厲的舞蹈，高手一看便知。」

蒙面人道：「露兒，我答應放了妳，絕不食言，但要在找到長孫虎之後才放妳，不管他是否我的兒子，我都放人。」

「你這樣算不算失信？」

「絕對不算失信，妳要原諒我。」

蒙面人走後，蕭露一試眞氣，竟然時聚時散，知道已被作了手脚，看蒙面人的行徑，又不像殘暴蠻橫之人。

如是那種人，不會對那殘廢的美婦那樣體貼。

一連過了三天，蕭露的衣食都有人照料，十分周到，就是不准她出院到處亂走，她很想見見那美婦。

因爲她的母親也曾經和這個美婦一樣，是蒙面人的人，却沒有得到同樣的待遇，內心十分不平。

蕭露竄過短牆，勉强還行，終於沒被發現，來到美婦院落中，已累得半死了。

「是誰？」

「是蕭姑娘！」丫頭已發現了她。

「請進來吧！」

丫頭肅客，蕭露又進入美婦屋中。

美婦見她還在喘氣，道：「是偷偷來的？」

「是的，因爲我的內力不聚。」

「他不想讓妳到處亂走。」

「反正我也跑不了。」

「妳找我一定有什麼重要的話要問吧？」

「是的，妳想要一個兒子，爲什麼自己不生？」

「我根本不能生育了。」

「自己不能生，却要丈夫去和別的女人接近，妳不怕他變心嗎？」

「是的，最初會的，但後來我發現他不愛任何女人。」

「那對其他的女人是不是侮辱包括家母在內？」

「是的！」

「我現在已經知道他的身份了，妳也知道吧？」

「是的，咱們二人是整個武林中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

蕭露道：「妳不以爲他這麼胡搞沒有好下場？」

「我當然也知道，嗨！」

「知道爲何不阻止他，因爲妳是唯一能勸阻他的人。」

「妳知道什麼，他這麼做，正是爲了我。」

「爲了妳？」

「是的。」

「我不懂。」

「妳不必懂，孩子，懂了也無

能爲力，我明知他這樣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但不這樣做，他會更快地倒下去。」

「我希望知道，爲什麼會如此？」

「這是個大秘密，孩子，我們二人發過誓不告訴別人，妳想，我怎麼能失信洩露秘密呢？」

蕭露此來就是爲了挖掘這個秘密的，怎肯罷休。

「阿姨，妳告訴我好不好？」

「丫頭，妳不但長得美，嘴也很甜。」

蕭露道：「如果令我討厭的人，我絕不會在他面前嘴甜。」

「這個我信。」

「阿姨，把妳的秘密告訴我好不好？其實我和妳的女兒一樣，妳和我的親娘也是一樣的。」

「丫頭，妳的嘴太甜，我反而不敢告訴妳了。」

「妳不說就算了，阿姨，我絕不會恨妳的。」

「眞的不恨？」

「眞的，阿姨，我以爲像蒙面人這個梟雄，殺人不眨眼，兩手血腥，獨能對妳如此體貼入微，妳一定有太多的優點。」

「謝謝妳！阿露，我雖然想兒子快想瘋了，但有個女兒也不錯，妳願不願意做我的義女？」

蕭露道：「願意，但我一定要知道妳的秘密之後再作斟酌，認義女和認義母都不可輕率。」

「好！說得好！」婦人道：「我可以告訴妳，妳必須發重誓，不告訴任何人，除非我允許妳說妳才能說。」

蕭露道：「如我洩露了阿姨對我說的秘密，就叫我一輩子也嫁不出去，死在千刀萬剮之下。」

「行了！姑娘，我相信妳是可以信賴的。」

柳盈盈道：「這要回溯到二十餘年前，那時我才十七歲，和師兄即蒙面人跟綠袍老祖學藝，他是中原人與交趾國的混血兒，本性野蠻不馴，想不到他竟然動門下的念頭，那時我十七歲，正是青春年少之時，某夜他喝了點酒，想對我非禮，幸我師兄早知他有此企圖，在屋後面放起一把火把他引去，我們盜了他的秘笈逃走了。」

「什麼秘笈？」

「鬼舞籙。」

「綠袍老祖爲什麼沒有到中原來找你們？」

「我們也不知道，近年來我們估計他應該已經死了。因爲那時他已近七十，現已九十多歲了。」

蕭露道：「鬼舞籙不是由歷代會主保管嗎？」

「不錯，自上任會主曹伯年起，即由他保管，但他被殺死，蕭松樵繼任，只怕也凶多吉少，如今『北海神龍』又出頭爭這會主之位，眞是不知死活。」

「上任會主曹伯年是何人所殺的？」

「應該是綠袍老祖。」

「什麼？不是他。」

「不是，但綠袍老祖似想嫁禍於我們。」

「那麼商鴻、雲中豪、朱濤、冷芳、單于高及阮逢時加上不久前死去的『千手熊』龐仲連呢？」

「部份是關、崔師徒殺的，也有一部份是綠袍老祖殺的。」

「這麼說他一個人也沒有殺？」

「這個我不大清楚。」

「綠袍老祖殺這些人的目的爲何？」

「嫁禍於我們。」

「以他的身手，何不直接擒住他要回『鬼舞籙』？」

「因爲『鬼舞籙』不是放在伸手可及之處，另外，他想要他把我交還給他，如果他知道我已殘成這樣，不知他是否還會要我？」

外間有人接道：「要，一定會要，我最清楚他的脾氣了。」有個人走了進來，正是蒙面人。

「蕭露，妳知道得太多了，妳不能立刻回去。」

「你要失信？」

「不是失信，而是妳知道的已經超過妳應該知道的。」

蕭露道：「多久才能放我？」

「最快也要三個月。」

蕭露道：「我一直想不通，綠袍老祖爲何不出面，以他的功力，當今武林只怕無人能敵了。」

「也不能說就沒有敵手了！」

「也許『不老仙』勉强可以。」

蕭露被送回原來的院落中。

她信不信柳盈盈和蒙面人的話呢，她只信了一半。

這天晚上，蒙面人又出去了，這兒的安全不由「守護十三聯」負責，另有二十八宿警戒。

蕭露晚飯後正要打坐調息，看看自己能不能使眞氣順暢，忽然後窗微响，屋中站定一人。

「誰？」

蕭露沒有下床，發現一個四十多歲，目光炯炯有神的中年人站在床側，蕭露雖沒見過，却似曾相識。

「相信在下與姑娘沒見過面。」

「不錯。」

「但姑娘對在下似曾相識對不？」

「是的。」

「這就是了，姑娘請看……」他忽然壓低聲音，道：「長孫虎像不像在下？」他面對蕭露。

蕭露恍然道：「果然像，對，原來你像長孫虎。」

「正是，因爲長孫虎是我的兒子。」

「你的？可是蒙面人說他和長孫蓉……」

「長孫蓉是我的女人，他只不過是强暴了她而已。」

蕭露吶吶道：「如此說來，長孫虎的確是你的骨肉。」

「沒錯。」

「蒙面人說謊？」

「他大部份的話都是說謊。」

「你聽到我和他的交談了？」

「而且也聽到妳和柳盈盈交談的內容。」

「你以爲柳盈盈也在幫他說謊？」

「我想，是他騙了柳盈盈。」

「你以爲他對柳盈盈的眞情也是假的？」

「據我所知……」他又靜靜地聽了一會，道：「柳盈盈是綠袍老祖的歌伎，他把她拐跑且偷了綠袍老祖的『鬼舞籙』秘笈。」

「那你爲何作他的部下，聽他驅使？」

「我在找機會。」

「您貴姓？」

「我叫黃鼎元。」

「似乎蒙面人並不知道你是長孫蓉的前夫。」

「不知道，如果知道他早就把我宰了。」

蕭露道：「蒙面人有什麼打算？」

「不久就要競爭會主之位。」

「他和誰爭？」

「和目前的會主爭。」

「風聞會主有意讓賢，不打算連任。」

「那是以前，現在已改變了主意。」

蕭露故作恍然大悟道：「爲什麼？」

黃鼎元道：「因爲白道人士慫恿他一定要爭取連任，不然的話，『北海神龍』作了會主，必然武林大亂。」

蕭露道：「只有他們二人出面競爭？」

黃鼎元道：「武林中想染指會主之位的人不在少數，自然會分成兩派，會主這邊代表正義的白道，『北海神龍』那邊代表黑道，最後勝利者即爲會主。」

蕭露想了好一會才想通。

因爲她不知道誰是「北海神龍」。

黃鼎元道：「蕭姑娘要不要逃走？」

蕭露道：「當然想。」

「在下可以助蕭姑娘一臂。」

「黃大俠會不會受到連累？」

「不會，在下只要告訴妳一條通往外面的秘道即可。」

「原來黃大俠也知道秘道。」

「其實秘道有兩道，一條由『守護十三聯』使用，再下面的二十八宿不知道，另外還有一條。」

「另一條只有蒙面人知道？」

「大概是的。」

蕭露道：「黃大俠要不要一起走？」

「我一走，他就知道是我放妳走的了，再說，我留在這兒，還要找機會報仇，所以我暫時不走。」

黃鼎元把蕭露送到暗道入口處，蕭露道：「黃大俠救我，不知我能否爲黃大俠效勞？」

黃鼎元道：「如果蕭姑娘出去遇到長孫蓉或長孫虎二人，一定要傳達我的意思，叫他們小心迴避蒙面人。」

「這消息我一定能傳達到，至少我找長孫虎並不難。」

「多謝蕭姑娘，見到他們後，千萬要叮囑他們不要來此涉險。」

「我會叮囑他們的，黃大俠保重！」

蕭露正要往地道石階走下，忽然傳來了叫囂聲。

蕭露道：「黃大俠，您快回去吧！」

黃鼎元側耳聽了一下面色微變道：「眞不巧！」

蕭露道：「黃大俠，甚麼事？」

「好像是郭羣郭少俠闖了進來。」

小郭闖入，當然是來救蕭露的。

她內心一陣激動，這是龍潭虎穴，饒他再厲害，隻身涉險，脫身的機會也微乎其微。

蕭露道：「黃大俠，我不走了！」

黃鼎元道：「蕭姑娘，妳不走是不智的，因爲妳的內力不聚，留在此處也幫不上忙，反而是他的累贅，妳自管走，我會設法暗中相助。」

蕭露道：「除非黃大俠能讓他現在就和我一起走，不然的話，我暫時不走了！」她眞的放棄了隻身逃走。

小郭眞的闖了來，但立刻被二十八宿發現，像狠羣糾纏猛虎一樣，十四個困住他一人惡鬥。

十四對一，還是困不住他，且戰且走。

有時他還能脫出圈外，但又會被另外一些人困住。

現在困住他的是十三聯中七個人。

十三聯中七人比二十八宿十四人管用得多。

不到兩盞茶工夫，已傷了三個。但又補上四個。

黃鼎元暗暗焦急，心餘力絀，不知如何幫他？

黃鼎元於是也加入戰鬥，却以「蟻語蝶音」道：「郭少俠，我是長孫虎的生父，在此臥底，請跟我走，我知道蕭姑娘的住處……」

小郭不由驚喜，放目望去，見黃鼎元向他點頭。

甚至小郭也隱隱看出，此人的身胚果然有點像長孫虎。

此刻四面八方攻勢狂猛，十三聯半數竟然無法擋住此人，實在臉上無光，這工夫黃鼎元已退出。

小郭大發神威，十餘人困住他，却只見到他的劍光流瀉縱橫，其他的兵刃幾乎完全被壓制下來。

小郭猛攻七劍，當者披靡，向黃鼎元處掠去。

但未想到，此刻又來了一個蒙面人。

本來「守護十三聯」以及二十八宿全部蒙面，但這個蒙面人，正是那個和「北海神龍」一起的。

事實上，他可能就是「南海一萍生」胡笙。

此人一到，小郭就走不了哩，劍氣如虹，小郭的優勢立刻改觀，況且，還有兩個「守護十三聯」的人助攻。

黃鼎元和蕭露乾焦急，却無能爲力。

小郭雖然威風八面，但時間一久，必然力盡被擒。

近一百五十招時，爲首的蒙面人劍勢一變，似要施出看家絕招，劍尖上發出「嘶嘶」聲，見有淡淡的白氣氳氳洩出。

小郭知道厲害，長劍平伸，劍身的前半段結了一層白霜，兩劍一接，蒙面人的劍被盪開。

在功力上，蒙面人似乎稍遜半籌。

在此同時，又是七個十三聯中人四面撲上。這樣死纏，再厲害的人物也受不了，小郭曾有兩次失力，雙膝一軟，差點跪下。

體能負荷已達極限，他的身子在震動，那是地殼和上面十餘件兵刃的壓力所致。

就在這時，四面八方的數十根火把全部熄滅。

接着，一道人箭凌空飛掠而來。

就像巨鷲攫小雞一樣把小郭抓了起來，凌空而去。這是人還是神？人類的體能可以作到嗎？

在一陣大嘩中，羣起疾撲。

這個救小郭的人來得太快，加之數十根火把剛熄，大多人都不習慣這種由明乍暗的視覺，所以未看清楚。

救小郭的人去了黃鼎元相反的方向。

只不過，最後却又轉了方向，把小郭放在蕭露的院中，道：「小郭，咱們在外面見了……」

小郭自然知道他是誰。

此刻蕭露也猜出他是誰了。

大概也只有這位人物，沒有人能在刀林劍樹中把他救出。

兩小擁抱在一起。

「阿露，妳還恨我嗎？」

「嗯……」

「那不是我的錯，想想看，誰知道用竹筒窺伺胴體的把戲，會被人看到？分明是蘇喜暗中看到了我們的事。阿露，老頑童把我弄到你這兒來是甚麼意思？」

「因爲我知道出去的通路……」

「是誰告訴妳的？」

「黃鼎元黃大俠，他是『守護十三聯』中成員之一，他也是長孫虎的生父，他在此候機報仇。」

「怎麼？他和蒙面人有仇？」

「是的，長孫虎之母長孫蓉和黃鼎元成婚不久，已懷了長孫虎，但被蒙面人强奸了。」

小郭道：「原來，長孫虎也有這麼一段曲折。」

「走吧！再遲也許就走了不哩！」

蕭露帶路來到秘密地道口處。絕對未想到，剛才那個蒙面人（胡笙）已守在這兒。

小郭道：「妳先下地道，我自信能擺平他。」

蕭露道：「我等你一起走！」

「妳走了我才沒有後顧之憂啊！」

蕭露只好先走。這工夫小郭和蒙面人已動上了手。

小郭希望別人還沒有到達之前擊敗此人。

那知才二三十招，又來了五個「十三聯」的人，於是又陷入苦戰。

小郭已經力盡，但他必須支持到蕭露出了地道之後。此刻「守護十三聯」二人自地道另一端鑽出來。

其中之一道：「看她如何逃得了？」

那知背後有人道：「她如果逃得了你是甚麼？孫子？」

二人悚然一驚，回頭望去，一塊石碑頂上坐着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二人不由一驚。交換一個眼色，雙雙撲上。

二人撲上時已撤出兵刃！兵刃自老人脚下呼嘯而過，老人仍然坐在石碑頂上，道：「再試！」

二人果然再試三試，還是一樣，老人仍坐在碑頂上。

二人知道是白費力氣，道：「請問這位是不是『不老仙』老前輩，我們二人有眼無珠，得罪了前輩！」

老人道：「你們兩個果然有眼無珠，我要你們在此睡上一覺，以免礙手礙脚……」自碑躍起，未出

一招半，二人倒下，被藏在墓後。

這兒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墓地。荒塚累累，碑碣如林。就在一具最大的石翁仲之下。

但是，就在蕭露剛出地道，乍見老人不由愕然時，一個蒙面人凌空而至。站在「不老仙」面前。

「老小子，這是遲早的事。」

「不錯，我是眞不願意和你這僞君子動手。」

「看來今天是非動手不可了！」

蒙面人道：「我們以五十招爲限，如你能接下我的五十招，小郭和蕭露都可以揚長而去。」

「不老仙」道：「你眞會吹牛！」

二人都不用兵刃，赤手相搏。

今天蒙面人才眞正使了他的看家本領。

過去，他都多多少少藏了拙，今天，當然不會，而且還要不遺餘力，不留任何一招一式，全力拚搏。

毫無疑問，「不老仙」也沒有留任何餘力。

蒙面人眞是一代梟雄，他的功力眞正是莫測高深。

五十招已過，並未分出勝敗。而此刻，小郭和蕭露却已自暗道中走了出來。蒙面人道：「老頑固，咱們還有機會一拚，你先不要得意。」

「不老仙」道：「老夫一點也不得意，因爲老夫這兩手未必是你的敵手，過去總是把你估低了些。」

蒙面人陰笑一陣道：「低估我的人太多了！」長身而起，一晃不見，「不老仙」道：「小子，咱們走吧！」

蕭露道：「若非老前輩現身，這老賊是不會知難而退的。」

「不老仙」連連搖頭道：「丫頭，妳把老夫估高了。」

「不會吧！老前輩，當今之世，誰是蒙面人的敵手？」

「他！」他指指小郭。

「他？」蕭露道：「快別爲他臉上擦粉哩！」

「不老仙」道：「丫頭，妳不會懂的。」

「我當然不懂，只不過我却知道，每次小郭和蒙面人遇上，總是稍落下風，這會是假的嗎？」

「不老仙」道：「事實上他們雙方都在藏拙。」

蕭露愕然道：「老前輩，他們爲什麼要藏拙？」

「因爲他們可能是最後壓軸戲的兩個主角。」

「老前輩，你在爲他戴高帽。」

「老神童」不出聲了，二人迅速離開了墓地。

蕭露道：「老前輩既是小郭的師父，爲什麼小郭、小郭地稱呼他？爲什麼他也不叫你師父？」

「不老仙」道：「老夫也沒有資格稱他爲徒。」

「爲什麼？」

「因爲他是老夫的師弟。」

蕭露不由陡然愕住，做夢都未想到小郭居然是「不老仙」的師弟，以前就連小郭是「不老仙」的門下都以爲他在吹牛呢，所以蕭露還不大相信。

蕭露半天才吶吶道：「二位的師尊是誰？」

「不老仙」道：「徒不言師名，此次例外，他就是『大頭翁』歐陽北！」「不老仙」和小郭都肅然起敬。

蕭露道：「這位曠世奇人，歐陽北老神仙還健在吧？」

這一次小郭和「不老仙」都沒有說話。

蕭露不敢再問。

小郭道：「老哥，蒙面人勢在必得會主之位。」

「不老仙」道：「當然。」

「你可知他勢在必得的原因？」

「不正是他對蕭露丫頭說的嗎？」

小郭道：「蕭露，他怎麼說的？」

「也許他希望我叫他一聲爹，什麼往事，什麼過去的秘事都說出來了，那兒有個他最愛的女人。」

「最愛的女人？」小郭嗤之以鼻。

「我最初也不信，因爲他的女人太多了。」

小郭道：「這個『愛』字對他眞是一個大諷刺。」

蕭露說了他對柳盈盈體貼入微，以及柳盈盈想要一個兒子，蒙面人以爲他和一個叫長孫蓉的女人有露水之情。

小郭道：「那不就是長孫虎之母嗎？」

「是的，可是，正好長孫虎之父正是『守護十三聯』中份子之一，據他說長孫虎是他的骨肉，只不過蒙面人汚過長孫蓉一次。」

小郭道：「是不是蒙面人要去找長孫虎？」

「不錯，因爲他對柳盈盈眞是無微不至，他親手爲她洗澡，包括任何部位，一次洗不乾淨再洗第二次。」

小郭道：「爲了色情，男人什麼事都會做。」

「不然，此刻的柳盈盈雖然面孔仍然嬌好，但已經失去一乳、一腿和一臂了，她已經是嚴重地殘缺。」

「是怎麼回事？」

「昔年她爲蒙面人擋了十一支毒箭。」

小郭和「不老仙」不再出聲。

這樣一個女人，沒有任何一個

男人會忘記她。

這樣的女人，即使她殘得再嚴重些，也不會受到冷落。

「不老仙」臨走時交代小郭，某月某日某時要到某地去受訓，千萬不可忘記，然後揮手而別。

蕭露道：「小郭，他是你的師兄？」

「可以這麼說。」

「這就難怪你的身手足以和蒙面人抗拒了。」

他搖頭道：「目前還差點。」

「你是說連『不老仙』也治不了蒙面人？」

「雖不會敗於蒙面人，挫敗他却也未必。」

蕭露道：「這世界上還有人能制得住他嗎？」

「當然有，但不多。」

「誰能制得住他？」

「妳要記住，『天下無敵』這句話是誇大形容，世上沒有天下無敵的人，也不會有天下無敵的事。」

＊ ＊ ＊

長孫虎又來到蘇喜的住處。

他不能忘懷蘇喜，即使蘇喜和別人有過肌膚之親也是一樣，正是所謂：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讀書者不以忙閒作輟。

他來到她的外室，不由心花怒放。

室內雖然無燈，却發現蘇喜裸臥床上。

「這是等我，她終於知道我對她是眞心的了。」

長孫虎幾乎有如渴驥奔泉，得償夙願。

蘇喜一身濃烈的酒氣，他居然也未覺察。

原來蘇喜爛醉如泥。

她近來十分消極，因爲小郭表現得十分强烈，絕對不會考慮她，即使她的母親和蕭母成爲手帕交之後，小郭的表現仍是如此，她感到羞怒。

這等於送上廟門的豬頭沒有人要。

今天她痛飲數斤烈酒，她以爲醉死算了，沒想到神差鬼使，正好長孫虎來此，以爲是爲他備好的一道大餐。

長孫虎這幾年來的朝思暮想，一旦化作了眞實的行動，那熱情的動作是粗獷狂猛的。

一直到她稍稍醒來，長孫虎已經是盡了興。

「你……你是誰？」

「長孫虎……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

「你……」一掌摑去，長孫虎沒有閃避。

事實上這一巴掌也軟弱無力。

「你不是人，你……你是畜牲。」

「蘇喜……我來時……妳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我以爲反正我對妳今生不渝，所以就……」

「我不是等你……你難道還不知道？」

「但你要記住，小郭眞正喜歡的是蕭露，他的個性妳應該知道，他不要的他永遠也不會要。」

「你滾！你沒有資格管我的事。」

「蘇喜，我是眞心的，全心全意地愛妳。」

「你滾！滾！」

長孫虎默默穿衣，正要離去，蘇喜又道：「怎麼？玩了個夠就這樣拍拍屁股就走了。」

「蘇喜，是妳要我走的。」

「我要你去吃屎你也要去吃屎？」

長孫虎道：「蘇喜，如果妳眞的要我去吃屎，我就去吃。」

「呸！」蘇喜大聲道：「你還算個男人嗎？」

「我當然是個男人，我剛剛所表現的男子作風，如妳是清醒的，一定會十分欣賞的，可惜妳……」

蘇喜道：「你剛剛說過，我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是不是？連屎都能吃，做別的事也一定會去做對不？」

長孫虎道：「不錯。」

「好，你把劍拔出來。」

「幹什麼？」

「不必問理由。」

長孫虎抽出了長劍。

蘇喜道：「把你那個惹禍的東西割去。」

「甚麼惹禍的東西？」

「你裝甚麼糊塗？」

長孫虎道：「這東西一旦削去，甚麼都完了！」

「完了是活該！誰叫你讓它進進出出地窮忙豁？」看來她不是剛醒，她早就醒了却裝着未醒。

長孫虎道：「妳既然早醒了爲何不阻止我？可見她也很有興趣。蘇喜，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小郭不會要妳，妳又何必剃頭擔子一頭熱呢？」

「放屁……」她抽出床上的長劍，一劍掃去。

劍在被窩中抽出沒有聲音，這一劍既狠又快，長孫虎已無法全身而退，只能盡全力去閃避。

就在長孫虎閃無可閃，眼見腰上會挨上一劍時，突然人影一閃，「嗆」地一聲，蘇喜的長劍被碰飛。

蘇喜驚嘶着。

長孫虎死裡逃生，餘悸猶存。

來人冷冷地道：「關於你們的事，近來我在旁邊冷眼觀察，長孫虎固然是有點勉强，但他與妳相交數年，把妳當作終生伴侶又有何不可？」

「妳是甚麼人？」蘇喜厲嘶着問。

來人道：「而妳明知小郭眞正愛的是蕭露，人各有志，怎可勉强，妳却紆尊降貴，冒充蕭露獻身給小郭，事實上一個君子佔了那種便宜也不會領妳的情，以及妳百般糾纏，小郭無動於衷，妳本該知難而退，再退而求其次，長孫虎哪裡不好，你竟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蘇喜道：「妳……妳是長孫虎的甚麼人？」

「我是他的母親，當然，他的行爲也有不當之處，作母親的，也該予以糾正處罰！長孫虎，跪下！」

長孫虎眞的乖乖地跪下了。

「面對蘇喜，自摑二十個耳光。」

長孫虎眞的用力摑耳光二十下，口角淌下了血漬，可是蘇喜却冷冷地道：「你們母子的雙簧我却不領情。」

長孫蓉道：「我處罰我兒子，不是作戲給妳看的，妳接納他也好，不接納也好，都由妳決定。」

蘇喜大聲道：「不接納！不接納！」

長孫蓉道：「長孫虎，我們走吧！」

「走？天下還有這等事？玩了人說走就走？」

長孫蓉道：「事情已發生，本來一切都由妳抉擇，妳不接納，這是妳自己決定的吧……」

這工夫蘇喜已穿上了內衣，一劍刺向長孫蓉。

長孫蓉閃了開去。蘇喜連刺七八劍都是刺空氣。

蘇喜一時氣極擲劍在地，長孫母子走了。

不久，蘇可香來到，見女兒衣衫不整，劍在地上却在流淚，道：「喜兒，是怎麼回事啊？」

最初蘇喜不出聲，最後說了一切。

蘇可香早有讓女兒打退堂鼓的意思。因爲蘇喜和小郭的事是她自已一廂情願，如今和長孫喜有了夫妻之實，也就順理成章了。

「娘，我不喜歡長孫虎。」

「小喜子，娘是過來人，有時喜歡一個人，並非眞的喜歡，只因爲有很多人喜歡他，所以跟着也喜歡。」

「不……不是的。」

「是的，那人也許很適合別人，但不一定適合妳。」蘇可香道：「世上有很多這種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追到手了，却發現並不是很適合自己的……」

「不……娘……」

「小喜子，這些日來，娘暗中觀察，蕭露這個丫頭秀外慧中，文事底子也很深，眞正是淑女，不是爲娘袒護別人，她的條件的確比妳好！」

「娘……妳偏袒別人！」

「小喜子，娘怎會偏袒別人，但人必須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不可一味地迷信自己的長處！」

在此同時，長孫蓉母子已在十里外。長孫蓉道：「虎兒，這件事你理屈在先，要是蘇可香護犢，還眞麻煩！」

長孫虎道：「娘，令狐阿姨爲人正直，這件事妳求她出面打圓場，一定能圓滿結束的。」

長孫蓉道：「虎兒，不是娘放馬後炮，蘇喜這個姑娘太隨便，如果沒有發生今夜的事，娘反對這門親事。」

長孫虎道：「娘，孩兒喜歡她……」

「刷刷刷」三條身影，由石壁上飛落，一律蒙面。

長孫虎低聲道：「娘，這八成是『北海神龍』的人。」

長孫蓉道：「看三位的輕功，必非泛泛之輩。」

三人聳聳肩不出聲。

長孫蓉道：「有此身手却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三人不出聲，却出了手。

兩人對付長孫蓉，一人對付長孫虎。

兩個對付長孫蓉的，顯然是「十三聯」中人物。

單獨對付長孫虎這個人，自然不是「十三聯」中人，應該還高一層，大概是「南海一萍生」胡笙。

二對一長孫蓉並不含糊，有攻有守。

一對一的局面就不同了，三十招以後，長孫虎已是守多攻少。

又過了十來招，還不到六十招，蒙面人劍勢乍變，凌厲詭奇，長孫虎露出一個空門，被人家的劍柄連點兩大要穴，挾起來疾掠而去。

這邊兩個蒙面人對付長孫蓉，勢均力敵，長孫蓉見兒子被人制住劫走，一時大急，就亂了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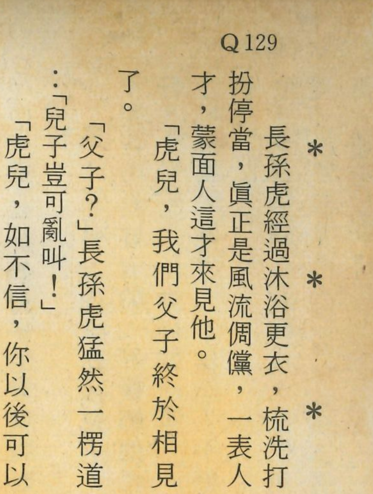
一旦亂了章法，對方二蒙面人要逞她之危並不難，但奇的是，二人同時收手，向相反方向掠奔而去。

長孫蓉立刻循着那蒙面人所去之方向追去。

那知那蒙面人奔出二里即轉了方向。

如果長孫蓉向最後兩個蒙面人去追，也許可以追上。

然而，追上又如何？她一個人怎會是三個人的敵手？」



＊　＊　＊

長孫虎經過沐浴更衣，梳洗打扮停當，眞正是風流倜儻，一表人才，蒙面人這才來見他。

「虎兒，我們父子終於相見了。」

「父子？」長孫虎猛然一愣道：「兒子豈可亂叫！」

「虎兒，如不信，你以後可以問你母親……」

「不，我絕不是你的兒子。」

「那麼母親對你說過誰是你的父親嗎？」

「我母親雖然未說，但絕不會是你。」

「爲甚麼就不會是我？」

「連眞面目都不敢示人之輩，絕非我父。」

「這其中另有原因，虎兒，我是你父是不會錯的。」

「不，父子關係不可亂叫。」

「你母親呢？她在何處？」

「這不關你的事，你說我是你的兒子，可知我母是甚麼樣子？」

「當然，當然，你母親中等身材，鵝蛋臉，柳葉眉，但比較疏淡，鼻子很美，稍嫌瘦些，嘴也很好。」

長孫虎以爲，這不是胡扯的。

蒙面人續道：「而且你母親的肌膚白嫩細緻，頭髮黑細，如果一定要找出一點小瑕疵的話，那就是牙齒不太整齊。」

長孫虎心頭一震，他說的果然一點不錯。

只不過，這也不能確定他就是自己的父親。

昔年見過他母親的男人很多，他道：「我還是不信，你能拿出一件我母親給你的任何信物嗎？」

「這……」蒙面人想了一下，道：「有是有，但却也不算甚麼信物。」他自衣袋內取出一隻耳墜。

他托在掌心上，長孫虎第一眼就看出是他母親之物。

因爲這隻耳墜很特別，是一隻用貓兒眼雕成的蜘蛛，像個順絲而下的樣子，他沒見過別人戴過。

「怎麼樣，這不能證明一切嗎？」

「要我信必須見過我娘，經她親口承認才行。」

「你眞倔强，好吧！你先自己好好想想！過兩天再說。」

蒙面人走後不久，又來了一個蒙面人。

「你又是誰？」

「我才是你的生身之父。」

「滾！別來侮辱我和我娘！一會這個是我的生父，一會那個又是我的生父，滾！我不吃這一套。」

「不要這樣，」蒙面人道：「這樣你永遠也脫不了身。」

「就是死了我也不會胡亂承認的。」

「我眞的是你的父親，但你看了以後一定要沉住氣。」

長孫虎轉過身去，連看也不屑看了。

這人扯下面罩道：「長孫虎，你看看。」

「我不屑看。」

「你不看可能會遺恨終生。」

「不會的，你們都不是東西！」

「你看看吧！你看的機會恐怕不會太多了……」

這語音中充滿了哽咽和悲愴，長孫虎身不由己地轉過身來，他仔細打量此人，一種與生俱來的孺慕之情油然而生。

這的確是他的生父，不然的話，不會這麼像他。

那鼻子、耳朶和眼神，都十分傳神。

「你……你眞是我的父親？」

「當然。」

「那你爲什麼會在此人手下作『守護十三聯』殺手？」

「一言難盡，總之一句話，我要找機會作致命的一擊。」

「這麼久以來你一直沒有找到機會？」

「當然，此梟非比等閒，要不，爲什麼會在整個武林中博得如此佳評，你聽到有人說他壞話嗎？」

長孫虎道：「你能拿出信物嗎？」

「太多了，只怕你未必認識……」

他首先拿出一個錦囊，中有一綹秀髮。

這是長孫蓉的秀髮。

另外他還保留了一隻繡鞋，長孫虎見過另一隻。

還有繡帕一方，上面是長孫蓉親手綉的「珍重」二字，還有她自己的「蓉」字。這些證物已經夠了。

長孫虎茫然道：「你眞是我爹？」

「你現在千萬別叫我爹。」

「爲什麼？」

「因爲你在虎穴之中，萬一不小心叫出，你我二人都沒有命了，我死了算不了什麼，你還年輕，也是你娘的精神寄託，千萬記住！」

「那蒙面人到底是誰？」

「你最好不要及早知道他是誰，那沒有好處，誰知道他是誰必死無疑，其實你猜也能猜出來。」

「他爲什麼要認我爲他的兒子？」

「虎兒，你最好別問……」

「爲什麼不能問？」

「因爲你知道了之後，必會不顧一切地復仇。」

「不，我會見機行事。」

（未完・二十）